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錢若利題



〔重刊訂正本〕

中國醫學大成

〔四五〕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醫學大成 (全套共五十冊)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四五〇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十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

三十二開

精裝

總字數二二,七九〇,〇〇〇

總印張八六一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九〇年六月第一次印



C0158980

葉選醫衡

〔清〕葉天士 選定

醫學源流論

〔清〕徐大椿 著

慎疾芻言

〔清〕徐大椿 著

醫暇卮言

〔清〕程林 輯

原 編 曹炳章

總審定 裘沛然

總審閱 蕭敏材 朱邦賢 沈麗君

重刊訂正《中國醫學大成》序

《中國醫學大成》一書，我鄉先輩四明曹炳章先生所輯集，爲發揚中醫學，保存古醫籍，以饗同道並惠後學作也。曹氏纂集是書時，正值西學東漸，國內淺見倖進之徒，競尙浮華，大肆鞭撻我國文化固有之精英，如民族醫學，悉在消滅之列，中醫學不絕如縷。而先生乃在此時從事中醫叢書巨著之編輯，姑不論其學術價值，獨其保存民族文化精粹之苦心孤詣令人可敬，其卓識遠見，又何其可欽也。

楊志一在原書序中有說：『大凡學術之成立，歷久而不敗者，必有其真實之價值在。』善哉言乎！中華民族立國數千年而得以生存繁衍，如無優秀之文化及可貴之醫學，則亦何逃於優勝劣敗之例。尤

其在科學迅猛發展之今日，百技更新，而古老之中醫藥學日益引起國內外有識之士之重視。各類中醫藥研究所之建立，亦爲保護人民健康之需要，順應世界醫學發展之潮流而設。凡此種種，夫豈偶然。

惟中醫學歷史悠久，濫觴於炎黃，昌盛於漢唐，歷代醫家多有創見，其學術經驗載於文獻者浩如煙海，遺佚者可弗論，僅就先生纂集之時，存書尙達萬種，學者既不能盡讀，又無力購置，且諸書精粗雜糅，版本文字舛誤殊多，使學習中醫者常興望洋之嘆。先生乃爲之博採精選，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凡理論、方藥、臨床各科咸備，別爲十三類，書計三百六十五種，分醫經、藥物、診斷、方劑、通治、外感病、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針灸、醫案及外集雜著各類。其中傷科、眼科及五官病歸入外科，推拿、手術歸入針灸，醫論、醫話、醫史歸入雜著。所收各書，皆中醫要籍，大都內

容精粹，切合實用，版本亦從精選，並加句斷。各書之首，皆列著作校刊略歷及內容提要，以便讀者入門粗知梗之助。

中醫學歷來叢書頗少，是書搜羅廣而選擇精，洵爲前所未有之巨著。惜全書印刊未半而抗戰軍興，烽煙迷漫，醫籍出版被迫中輟。而已印行之一百三十六種，今亦散佚不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爲應學者需求，重爲付梓，並影印以存原貌。書中明顯錯訛者，由我院及中醫文獻研究所等有關單位專業人員校勘改正，使之益臻完善。

夫文以載道，中醫學爲我國醫學之重要財富，文獻則是寶庫中之重要內容。故有志斯道者，務求先通中醫之理論法則、方藥效用和臨床處置，使對中醫學有全面之理解，更須驗之臨床，以汲取其理論精華與豐富經驗。學問之事，原恃艱苦以求而非獵取可得。昔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衆方；孫思邈青衿之歲，高尚是典，白首之

年，未嘗釋卷；葉香岩以不讀破萬卷，不敢輕言醫。茲三人者，皆由勤奮好學而成一代高醫，故學習中醫宜下一番札實工夫。在此基礎上運用現代科學技術研究和整理中醫學，才有闡明和提高希望。中西醫結合，亦將另具特色。以務實精神，走中醫現代化循序而進之道路，勇於繼承，敢於創新，使傳統醫學有所發現與創造。苟能如此，不僅爲祖國爭光，並將爲人類造福。

本叢書一百三十六種，分爲五十冊；每冊後並皆附有全部書目。它的出版，爲中醫和愛好中醫者提供珍貴之醫學文獻，讀者勤習而深研之，必能奠定中醫學根柢，大有助於中醫事業之繼承與發展。

裘沛然

一九八八年六月作於
上海中醫學院

〔清〕

葉天士

選定

葉選醫西衡

中國醫學大成

葉選醫衡提要

清、葉桂輯撰。桂字天士。又號香岩。吳縣人。據柳序云。晉魏以降。醫術流爲方技。士大夫恥習其業。墜緒茫茫。不絕者如縷。宋政和開和劑惠民等局。以療民病。今太醫院試其通於靈素之理者。授之以官。於是醫學稍稍振興。劉李朱張各家崛起。金元間。或論溫熱。或主脾胃。或專滋陰。或任攻伐。家各爲說。人持一是。靡所折衷。明代王損庵等諸賢輩出。拾遺補闕。闡發經旨。斯道昌明。於斯爲盛。厥後獨立門戶者。如張鳳達之論暑。吳又可之論疫。喻西昌之補秋燥。張介賓之辨陽虛。皆能於此道中開徑自行。至清季葉天士之論溫熱。其發明證治。足補前賢之遺闕。示後學以指歸。言皆精要。語不游移。洵可法可傳之作。而溫邪犯肺逆傳心包一語。猶爲後人指摘。則信乎著述之難。而醫理之不可不衡以壹是也。香岩之作醫衡。雖多採自前人。而網羅宏富。抉擇精嚴。其不愜於理者。又經改定。間附論說。以補闕漏。所謂衡之以理而衷於一是者。此書其庶幾乎。又葉氏自序有云。余早歲業醫。深陋俗習。渴欲抗衡前人。以爲近日醫流砥柱。彙採前人論病論脈論治精確。

不磨之說。以成上下卷。標其目曰醫衡。垂作楷模。則三因辨虛實分。自無籠統用藥之弊。不特後學可爲衡鑒。卽余之惟日孳孳。長恐誤人者。亦未嘗敢越此衡中也。竊願持衡不失。得進而抗衡前人。斯幸矣云。

曹序

嬴秦燔書。古籍灰燼。惟醫書及周易得免斯厄。良以醫之精理。參天地。通陰陽。實與易相表裏。而非區區方技家所能該也。又非末學淺夫所得管窺而筵撞也。軒岐以來。代有傳書。汗牛充棟。非精識之士。不能讀也。卽讀矣。而旁鶩岐出。未得宗旨。徂古方以診百病之變遷。猶患其顧此失彼。適燕趙而不改南轅也。然則醫之難如是。讀醫書之難如是。苟得一窮究醫理。卓然成家。搜羅羣籍。提要鉤元。豈非快事耶。吾吳葉香巖先生。嘗哀集古今醫書。削繁就簡。折衷一是。爲醫衡若干卷。雖篇頁無多。而去取有法。圭臬不遠。實淮南枕中鴻寶也。顧其書不少概見。庚申之變。板燬於兵。識者病焉。恆家自高曾以來。潛心醫理。不乏藏書。俱付劫火。恆幼承先大父命。考求醫學。勿敢有間。二十年來。徵集舊帙。百不獲一。猶復臨診鮮暇。偶一治書。輒感慨係之。常熟繆丈少初。久宦中州。循聲卓著。今以假歸。嘗出是編示恆。曰。君世習醫。將謀重鍰。以資利濟。君不可以無言。竊惟是書簡而有法。純而不駁。擴充之。可得醫學源流。卽墨守是編。已足爲南鍼之指。夫醫道不明久矣。

淺陋者。逐利而不足言。博雅之士。膠柱鼓瑟。狃於一偏。病淺而求諸深。病易而求諸難。班志所謂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者。戛戛難之。今繆丈重鎔是編。津梁後學。洵仁人之用心哉。吾知是編之出。有目共賞。不脛而走。無待贅言。異日更著活人之書。作萬家生佛。召父杜母。流聲馥蘭。恆且仰睇之。而未有艾也。爰不揣固陋。而誌其緣起云。

光緒十六年歲在上章攝提格壯月吳縣曹元恆敘

柳序

醫學肇於靈素。猶儒家之有六經。乃衆理之總匯。證治之極則。所謂不廢江河萬古流也。長沙張仲景出。實有以紹軒岐之傳。廣湯液之用。於醫門推爲至聖。洵不誣已。魏晉以降。醫術流爲方技。士大夫恥習其業。墜緒茫茫。不絕者如縷。宋和政間。開和劑惠民等局。以療民病。令太醫院試其通於靈素之理者。授之以官。始令爲醫。於是醫學稍稍振興。劉李朱張各家崛起金元間。而或論溫熱。或主脾胃。或專滋陰。或任攻伐。家各爲說。人持一是。正如漢儒說經。各承家法。靡所折衷。明代王損庵等諸賢輩出。拾遺補闕。闡發經旨。斯道昌明。於斯爲盛。其中矯然特出。獨立門戶者。則如張鳳達之論暑。吳又可之論疫。喻西昌之補秋燥。張介賓之辨陽虛。皆能於此道中開徑自行。不爲舊說所蒙。然或嫌其略。或失之粗。或辨焉而過於刻深。或論焉而涉於膚淺。亦猶宋儒鑽研性理。疏說經義。非不各有心得。可以扶翼聖道。而各得一偏。要未能悉歸至當。則甚矣。斯理之精深。而不可無以衡之。以衷於壹是也。我朝醫學昌明。名流迭出。吾吳葉天士先生。以穎敏之才。探靈蘭

之奧。一時活人之名。震乎宇內。惜乎求治者多。其生平精力。殫於治病。未遑有所著述。世傳醫案數種。亦非其所手定。其中真贋相參。瑜瑕不掩。讀者病焉。外如景岳發揮一書。雖有闡發而言多憤激。似非著作體裁。又有本草經注。本事方釋義。兩種類以五行五藏配合敷衍。絕少精意。似亦非先生手筆。或者先生名重當時。門弟子竊其緒論。著爲成書。遂託其名於先生歟。惟溫熱論一卷。雖篇帙無多。而其中發明證治。補前賢之遺闕。示後學以指歸。言皆精要。語不游移。洵可法可傳之作。而溫邪犯肺逆傳心包一語。猶爲後人指摘。則信乎著述之難。而醫理之不可不衡以壹是也。審矣。甲午長夏。晤繆君少初於石梅精舍。縱譚醫理。繆君不以詒爲固陋。出先生所著醫衡一書見示。而索序焉。詒受而讀之。其書雖採自前人。而網羅宏富。抉擇精嚴。其不愜於理者。又經改定。間附論說。以裨闕漏。所謂衡之以理。而衷於壹是者。此書其庶幾乎。繆君以賢宰官乞退。關精廬於湖山佳處。怡情松菊。寄傲烟霞。蓋有古人之高致者。而惓惓於是書。刊以行世。蓋以極斯人之疾苦而登之仁壽。其猶是賢宰官愛人無已之心也。夫繆君深於斯理。而不屑以醫名。爰書此以質之。或者其有以教我乎。卽幸甚。

光緒二十年甲午中秋前二日江陰後學柳寶詒書於琴川舟次

繆序

余本不知醫。少年奔走四方。見夫率爾操觚。草菅人命者。指不勝屈。心竊憫之。由是稍稍涉獵方書。又苦諸家持論不同。或拘泥古法。或固執偏見。或徇於門戶習氣。各承師說。聚訟紛紜。淺識者寡陋孤聞。易爲搖惑。博覽者依違兩可。靡所適從。是醫書愈多。醫學愈雜。誠不如不服藥之爲中醫也。嘗欲訪求專門名家。足以抗衡前人者。相與考核羣編。鑒空衡平。權衡至當。俾業醫者折衷壹是。奉爲定衡。庶不至倒行逆施。旁騖歧出。爲醫書之枕中秘。卽爲醫學之指南鍼。豈非杏林橘井之集大成者耶。惜乎有其志而無其人也。嗣遊京師。獲交會稽呂梅卿先生。見其衡診立方。舉重若輕。適如分量。不偏不倚。直可合劉李朱張爲一家。向之所謂抗衡前人者。先生其庶幾乎。心折旣深。時從請益。臨別乞授片言。先生曰。吁。古今醫書。汗牛充棟。烏能以管窺蠡測。謂遽可融會而貫通耶。雖然。有執簡御繁之一法。有由博返約之一法。子吳人也。亦知吳中有葉先生乎。曾見其醫衡一書乎。誠得是書。翻覆玩索。卽不啻三折肱矣。余恍記曾經寓目。歸而搜諸敝簏。原書具在。狂

喜不禁。然不知吳中先未刊行。竟爲絕無僅有之本。陽湖管君敬伯。長洲彭君簫九。皆奄貫百家。尤精軒岐學。僉稱見所未見。囑卽補刊。以廣其傳。攜歸里門。適楊濱石太常。養疴家居。假觀逾月。凡字句訛闕處。逐一添注塗改。悉臻完善。請製弁言。則以醫非夙習辭。維時以醫道著名。繼葉先生而代興者。吳門則曹君智涵。澄江則柳君穀孫。均已樂爲之序。備述此書功效。余但記校刊緣起。并諸君之相與有成云。

光緒二十年甲午季秋虞山繆萼聯識於伊園

金序

醫道至微。蓋難言喻矣。天有六淫之感。人有七情之擾。人在氣交之中。好惡動於內。利欲奪於外。曷能免是。則百病從此出矣。病之由輕而致愈。由重而致殆。其生死之權。醫操之也。得醫而良。則病可免。得醫而庸。則夭枉不可勝數矣。然而爲醫者。莫不喜良而惡庸。脫庸者。亦必自詡爲良。此人之情也。無如明理者少。而悖理者多。一爲資質所限。一爲師心自用。遂致流於庸者一途。而不自知也。苟欲明理。非博考方書。研究病情不可。然自軒岐而下。方書汗牛充棟。高明者好爲穿鑿。或失之泛。固陋者苟守繩墨。卽失之隘。誠欲一編簡明詳盡。理暢辭達者。而不可得。學者病之。我朝葉天士先生。以天縱之才。秉穎敏之質。又復潛心好學。孳孳不倦。想因診事忙碌。未遑有所著述。然此醫衡一書。乃先生哀集先賢精論名言。其中論脈論症論治。靡不詳且備焉。吾知是編一出。學者庶得有所遵循。而無多歧之感矣。願君渭川才廣學博。藏書數百種。暇輒手握一卷。以自遣。其於五運六氣之不齊。南北方土之異宜。人身經絡之支別。營衛運行之離合。以及臟腑脈理病情。

變化。莫不窮源竟委。洞燭機宜。以余之愚。猶復虛衷辱問。雖土壤細流。無裨大益。然其胸懷過人處。有非平常所可幾及者。今以重刊醫衡。以便同志探討。索序於余。余卽以平日所言者銓次之。用敢質諸先生。先生其有以教我乎。

宣統二年十一月下浣元和繹聲金文鐘識於海上寄廬

顧序

余自束髮受書以來。即喜岐黃家言。暇輒涉獵之。雖稍稍有所進益。然無師承。終以未得門徑爲憾。及冠。從家叔兆麟。專習醫理。自黃帝內經。神農本草而下。熟讀者數十種。披覽者百餘卷。潛心十餘年。頗得此中奧妙。以應病者之求。十愈七八。顧未能萬全也。心竊愧之。旋逢同志創立醫學研究所。復蒙上海道憲頒給鈐記。以鄭重衛生。研究醫學爲宗旨。然上古醫學。莫要於鍼灸。至今幾湮沒不聞。良可惜也。乃在所內復設鍼灸傳習所。聘請教員以教諸生。余均與其事。二年畢業。後始覺斯道大明。蓋鍼灸與湯藥。法雖不同。而理實一貫。誠以治病之要。首先辨證。辨證不明。鍼藥奚從。考古方書。汗牛充棟。聚訟盈庭。各鳴一得。或以陽氣爲重。或以陰血爲主。或講脾胃。或論溫熱。淺學讀之而搖惑。高明觀之而用歧。因思葉天士先生有醫衡一書。皆搜羅先賢精傑之作。或抽揚脈理。或闡發病機。其論旁通曲達。義明辭顯。可爲醫家模範。奈世少傳本。坊刻多謬。余乃將藏本細加校正。誤者改之。缺者補之。付之石印。以便同學由此書先行研究。然後博覽羣籍。即不爲

異說所惑。始可升仲景之堂。而入軒岐之室。豈僅抗衡前人而衷於一是者乎。然則是編也。不惟爲湯藥之津梁。抑且爲鍼灸之指南焉耳。

宣統二年葭月孟河顧夢熊渭川撰於上海醫學研究總所

自序

近世醫理不明。醫學荒雜。治病不辨三因虛實。一概籠統用藥。以致虛虛實實。殺人如麻。曷勝悼歎。良由不肯留心前人論病論脈論治諸說。遂至越規矩。棄繩墨。師心自用。若欲脫去陳方舊論。而獨闢新奇。殊不知仲景而下。如河間、丹溪、東垣、潔古、海藏諸賢。衡證衡脈。用藥立方。絲絲入扣。不偏不倚。如物之有衡焉。法有定衡。不及於衡者。擴而充之。太過於衡者。約而斂之。庶可以起沉疴而不誤人命。余早歲業醫。深陋俗習。渴欲抗衡前人。以爲近日醫流砥柱。彙采前人論病論脈論治。精確不磨之說。以成上下卷。標其目爲醫衡。垂作楷模。則三因辨虛實分。自無籠統用藥之弊。不特後學可爲衡鑒。卽余之惟日孳孳。長恐誤人者。亦未嘗敢越此衡中也。竊願持衡不失。得進而抗衡前人。斯幸矣。

古吳葉桂天士書

葉選醫衡目錄

卷上

| | |
|----------------|----|
| 養身論····· | 一 |
| 運氣說····· | 三 |
| 奇經八脈大旨····· | 五 |
| 六脈綱領····· | 六 |
| 血營氣衛論····· | 八 |
| 君臣佐使逆從反正說····· | 九 |
| 吐汗下該盡治法論····· | 一〇 |
| 補瀉當分緩急有無說····· | 一二 |
| 推內經不宜主王氣說····· | 一三 |
| 陽有餘陰不足論····· | 一四 |

| | |
|----------------|----|
| 病有真假辨····· | 一五 |
| 虛損宜分陰陽施治論····· | 一七 |
| 因病似虛因虛致病論····· | 二〇 |
| 中風五派異同論····· | 二二 |
| 中風證治論····· | 二四 |
| 酒人多中風說····· | 二六 |
| 痺證析微論····· | 二七 |
| 痿論····· | 二八 |
| 風痺痿論····· | 三〇 |
| 厥論····· | 三一 |
| 風厥辨····· | 三三 |
| 傷寒約法····· | 三三 |

| | |
|------------|----|
| 論六經無再傳 | 三五 |
| 論寒證無傳經 | 三九 |
| 訛稱陰證辨 | 四一 |
| 釋六經七日病愈 | 四二 |
| 溫病熱病解 | 四四 |
| 辨正風溫溫瘧溫毒溫疫 | 四七 |
| 溫疫論 | 四九 |
| 中暑中熱論 | 五一 |
| 附傷暑脈證論 | 五三 |
| 濕論 | 五三 |
| 霍亂證治論 | 五四 |
| 瘧疾證治論 | 五六 |
| 痢疾證治論 | 五七 |
| 泄瀉九法論 | 六二 |

卷下

| | |
|----------|----|
| 脚氣論 | 六三 |
| 燥論 | 一 |
| 火論 | 三 |
| 痰論 | 四 |
| 咳嗽要論 | 六 |
| 虛勞論 | 七 |
| 吐血三要論 | 九 |
| 諸血病論 | 一〇 |
| 內傷餘議 | 一三 |
| 五鬱六鬱解 | 一七 |
| 諸氣不當作寒治論 | 一九 |
| 腫脹引經別證辨 | 二一 |

| | |
|-------------|----|
| 腹脹禁用攻瀉論 | 二四 |
| 喘脹標本論 | 二五 |
| 喘哮短氣氣逆息賁辨 | 二六 |
| 噦逆欬逆乾嘔嘔吐五證辨 | 二八 |
| 噎膈反胃本於陰枯陽結論 | 三〇 |
| 三消證治論 | 三二 |
| 三消從火斷論 | 三四 |
| 消渴亦有屬寒辨 | 三五 |
| 首痰論 | 三六 |
| 心胸胃脘脇腹諸痛辨 | 三八 |
| 心痛解 | 四〇 |
| 痛無補法辨 | 四一 |

| | |
|---------------|----|
| 痲癖等七種釋名論 | 四二 |
| 治積按初中末法論 | 四三 |
| 蟲積論 | 四四 |
| 黃疸證毋拘五證宜別三焦論 | 四五 |
| 陰黃說 | 四六 |
| 七疝解 | 四七 |
| 淋閉證治論 | 四八 |
| 精濁論 | 五〇 |
| 精滑便濁分別辨 | 五一 |
| 遺精白濁皆由心腎兩虛辨 | 五二 |
| 老年人耳聾與少年人異治法論 | 五三 |

葉選醫衡目錄

| | |
|-------|----|
| 自汗盜汗論 | 五四 |
| 癲癇狂辨 | 五六 |
| 驚悸恐辨 | 五八 |
| 驚風論 | 六〇 |
| 七情考 | 六二 |
| 寢食說 | 六四 |

葉選醫衡

清 古吳 葉 桂天士選定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上

養身論

李南豐著

猗歟哉。歷代醫書之盛。凡三百七十九家。五百九十六部。一萬三千一百餘卷。反復詳明。其要主於却病而已。然內經有一言而可盡廢諸書。則不治已病治未病是也。此說一出。而後多以修養爲言。不知夫修養與保養。原自有異。修養則雜於方外元遠。而非恆言恆道。保養則於日用飲食。而爲可法可經。如運氣之法。運任督者。久則生癰。運脾土者。久則腹脹。運丹田者。久則尿血。運頂門者。久則腦泄。其餘丹砂烹煉之說。遺禍累累。然則修養之與保養。不大相逕庭哉。請述保養之法。上古天真論曰。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故形與神居。

而盡終天年。度百歲乃去。此保養之正宗也。蓋有節有常。則氣血從軌。而無事於搬運之煩。精神內守。則身心寧定。而無事於制伏之強。形與神居。而神不離形。形不離神。而無損天年之慮。保養既若是之易且顯。何今之夭者多而壽者少歟。蓋香醪美酒。陳於前。雖病所忌也。而弗顧。情況意興。動於中。雖病所禁也。而難遏。貪名競利之心。急。雖勞傷過度而不覺。何況心神百結。斷耗多端。劉孔昭曰。萬人操弧。而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炫燿。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卽有少知。收斂精神。安居靜養者。又不知百年機括。希求不死。雖終日閉目。祇是一團私意。靜亦動也。若識透百年定分。而事事循理。不貪不躁不妄。可以却未病而盡天年矣。蓋主乎私。則生死念重。而昏昧錯妄。愈求靜而不靜。主乎理。則人欲消亡。而心清神悅。不求靜而自靜。此吾所以但言保養。而不言修養也。然則保養之法。不亦盡廢諸書乎。避風寒。以保其皮膚六腑。則麻黃桂枝溫中四逆之劑。不必服矣。節勞逸。以保其筋骨五臟。則補中益氣。劫勞健步之劑。不必服矣。戒色欲。以養精。正思慮。以養神。則滋陰降火。養營凝神等湯。又何用哉。薄滋味。以養血。寡言語。以養氣。則四物四君十全三和等湯。又何用哉。要之血由氣生。氣由神全。神乎心乎。養心莫善於

寡欲。吾聞是語。未見其人。不得已而仍從一萬三千一百餘卷中。更覓一治已病之法也。

運氣說

張景岳著

運氣之說。有太過不及。而勝復由以生焉。太過者。其氣勝。勝而復制。則傷害甚矣。不及者。其氣衰。衰而復尅。則敗亂極矣。此勝復循環之道。出乎天地之自然。而亦不得不然也。故在天有五星勝氣之應。在地有萬物盛衰之應。在人則有藏府疾病之應。如木強勝土。則歲星明而鎮星暗。土母受侮。子必復之。故金行伐木以救困土。則太白增光。歲星反晦也。凡氣之現于上者。則災應乎下。宿屬受傷。逆犯尤甚。正運互爲勝復。其氣皆然。至其爲病。如木勝肝強。必傷脾土。肝勝不已。燥必復之。而肝亦病矣。燥勝不已。火必復之。而肺亦病矣。此五藏互爲盛衰。其氣亦皆然也。夫天運之有太過不及者。卽如人身之有虛實也。惟其有虛而復。強者勝之。有勝而復。承者復之。無衰。則無勝矣。無勝則無復矣。其氣和平。焉得有病。恃強肆暴。元氣先盡。焉得毋虛。故曰。有勝則復。無勝則否。勝微則復微。勝甚則復甚。可見勝

復之微甚。由變化之盛衰。本無其常也。六元正紀論所載天時地化人事等議。至詳至備。蓋以明其理之常者如此也。卽如周易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乃闡明易道之微妙。教人因易以求理。因象以致變。故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此其大義。正與本經相同。夫天道元微。本不易測。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不知焉。故凡讀易者。當知易道有此變。不當曰變止於此也。讀運氣書者。當知天道有是理。不當曰理止于是也。然變化雖難必。而易盡其機也。天道雖難測。而運氣盡其妙矣。自余有知以來。常試以五大之義。逐氣推測。則彼此盈虛。十應八九。卽有少不相符者。正如井蛙之見。而見有未至耳。豈天道果不足憑耶。今有味者。初不知常變之道。盛衰之理。孰者爲方。孰者爲圓。孰者爲相勝。反勝主容承制之位。每執鑿經文以害經意。徒欲以有限之年晨。概無窮之天道。隱微幽顯。誠非易見。管測求全。陋亦甚矣。此外復有不明氣化。如馬宗素之流者。假仲景之名。而爲傷寒鈐法。用氣運之更遷。擬主病之方治。拘滯不通。誠然謬矣。然又有一等偏執己見。不信運氣者。每謂運氣之學。何益於醫。且云。疾病相加。豈可依運氣以施治乎。非切要也。余喻之曰。若所云者。是真運氣之不求。而運氣可易言哉。觀歲運之流行。卽安

危之關係。或疫氣遍行一方。皆病風溫。或清寒傷臟。一時皆犯瀉痢。以衆人而患同病。謂非運氣之所使然歟。

奇經八脈大旨

李時珍著

人之一身。有經脈。有絡脈。直行曰經。旁行曰絡。凡經有十二。手足三陰三陽是也。絡有十五。乃十二經各有一別絡。而脾又有一大絡。并任督二絡。爲十五絡也。共二十七氣。相隨上下。如泉之流。如日月之行。不得休息。故陰脈榮於五藏。陽脈榮於六府。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入於奇經。轉相灌漑。內運藏府。外濡腠理。奇經凡八脈。不拘制於十二經。無表裏配合。故謂之奇。蓋奇經猶夫湖澤。正經之脈隆盛。則溢於奇經。秦越人比之天雨下降。溝渠溢滿。滂沛傍行。流于湖澤。此發靈素之秘也。八脈散在羣書。略而不悉。予雖不敏。謂陳大旨。八脈者。陰維也。陽維也。陰蹻也。陽蹻也。衝也。任也。督也。帶也。陽維起於諸陽之會。由外踝而上行於衛分。陰維起於諸陰之交。由內踝而上行於營分。所以爲一身之綱維也。陽蹻起於跟中。循外踝而上行。身之左右。陰蹻起於跟中。循內踝而

上行身之左右。所以使機關之躋捷也。督脈起於會陰。循背而行於身之後。爲陽脈之總督。故曰陽脈之海。任脈起於會陰。循腹而行於身之前。爲陰脈之承任。故曰陰脈之海。衝脈起於會陰。夾臍而行。直衝於上。爲諸脈之衝要。故曰十二經脈之海。帶脈則橫圍於腰。狀如束帶。所以總約諸脈者也。是故陽維主一身之表。陰維主一身之裏。以乾坤言也。陽躋主一身左右之陽。陰躋主一身左右之陰。以東西言也。督脈主身後之陽。任脈主身前之陰。以南北言也。帶脈橫束諸脈。以六合言也。八脈之中。惟任督二脈。爲人身之子午。爲升降之道。交媾之鄉。如鹿運尾闥。能通督脈足于精。龜納鼻息。能通任脈足于氣。是以二物得壽。此奇經八脈之大旨。至於經穴病狀。具見瀕湖脈考中。

六脈綱領

張會卿著

靈樞以緩急大小滑濇六脈而定病變。可謂總諸脈之綱領。素問則曰。大小滑澁浮沉難經曰。浮沉長短滑濇。而仲景則曰。弦緊浮沉滑濇。此六者。名爲殘賊。能爲諸脈作病。滑伯仁曰。大抵綱領之要。不出浮沉遲數滑濇六脈。所謂不出者。以其

足統夫表裏陰陽虛實冷熱風寒溼燥臟府血氣之病也。浮爲陽爲表。證爲風爲虛。沉爲陰爲裏。證爲濕爲實。遲爲在臟。爲寒爲冷。數爲在府。爲燥爲熱。滑爲血有餘。濇爲氣獨滯也。此諸說者。詞雖少異。意實相通。若以予見言之。總不出乎表裏虛實寒熱六者而已。如浮爲在表。則散大而芤可類也。沉爲在裏。則細小而伏可類也。數爲熱。則洪滑疾促之屬可類也。遲爲寒。則濇結代緩之屬可類也。虛爲不足。則短弱濡微之屬可類也。實爲有餘。則弦緊動革之屬可類也。然卽此六者之中。又復有大相懸絕之要。則又不可不知。夫浮爲在表。而凡陰虛者。脈必浮而無力。是浮不可槩言表矣。可升散乎。沉爲在裏。而凡邪初感之甚。陰寒束於皮膚。陽氣不能外達。則脈必先現沉緊。是沉不可槩言裏矣。可內攻乎。諸數爲熱。而凡陰虛之候。陰陽俱虛。氣血散亂者。脈必急數。愈數者愈虛。愈虛者愈數。是數不可槩言熱矣。可寒涼乎。微細類虛。而痛極閉塞者。則多伏匿。是伏不可槩言虛矣。可驟補乎。弦數類實。而真陰大虧者。必關格倍常。是弦不可槩言實矣。可消伐乎。夫如是。卽於綱領之中。而復有大綱領者存焉。設不以四證相參。而孟浪任意。未有不覆人於反掌間者。此脈道所以難言。而毫釐不可不辨也。

血營氣衛論

周汝鳴著
沈明生刪

氣取諸陽。血取諸陰。人生之初。具此陰陽。則亦具此氣血。氣血者。其人生之根本乎。血何以爲營。營行脈中。滋榮之義也。氣何以爲衛。衛行脈外。護衛之義也。然則營與衛。豈獨無所自來哉。曰。人受穀於胃。胃爲水穀之海。灌溉經絡。長養百骸。五臟六腑。皆取其氣。故清者爲營。濁者爲衛。營衛之氣。周流不息。一日一夜。脈行五十度。平旦以復會于氣口。所謂陰陽相貫。如環無端。則是二氣恆相隨而不相離也。夫惟血營氣衛。常相流通。則人何病之有。一有窒礙。百病由此生矣。故氣之作養。發而爲喜怒憂悲驚恐寒熱思勞。聚而爲積痞癥瘕癖。上爲頭旋。中爲五膈。下爲臍間動氣。或喘促。或咳噫。聚則中滿。逆則足寒。凡此者。皆氣使之然也。血之爲患。其妄行則爲吐衄。其衰涸則爲虛勞。畜之在上。其人妄。畜之在下。其人狂。逢寒則筋不營而攣急。挾熱則內瘀而發黃。在小便則爲淋痛。在大便則爲腸風。在婦人月事進退漏下崩中。病尤不一。凡此者。皆血使之然也。夫血譬之水也。氣譬之風也。風行水上。卽氣血之義也。蓋氣血之帥也。氣行則血行。氣止則血止。氣溫

則血活。氣寒則血凝。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病出於血。調其氣猶可以導之。病原於氣。區區調血何與焉。人之一身。調氣爲主。是亦先陽後陰之義也。若夫血有敗瘀。泥滯乎諸經。則氣之道未免有所壅遏。又當審所先而決去之。經所謂先去其血而後調之。又不可不通其變矣。然則調氣之劑。以之調血則兩得。調血之劑。以之調氣則乖張。如香附、木香之類。治氣可也。治血亦可也。若以歸地輩論之。則其性纏綿於胃氣。有虧矣。用藥者審之。

君臣佐使逆從反正說

倪仲賢著

君爲主。臣爲輔。佐爲助。使爲用。制方之原也。逆則攻。從則順。反則異。正則宜。治病之法也。必熱必寒。必散必收者。君之主也。不宜不明。不授不行者。臣之輔也。能授能令。能合能分。佐之助也。或劫或開。或擊或散。使之用也。破寒必熱。逐熱必寒。去燥必濡。除溼必滲者。逆則攻也。治驚則平。治損須益。治留須攻。治堅須潰者。從則順也。熱病用寒藥。而導寒攻熱者。必熱。如陽明病發熱。大便秘者。大承氣湯。酒製大黃。熱服之類是也。寒病用熱藥。而導熱去寒者。必寒。如少陰病下利。服附子、乾

薑不止者。白通加人尿。猪膽之類是也。塞病用通藥。而導通除塞者必塞。如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者。柴胡加龍骨牡蠣之類是也。通病用塞藥。而導塞止通者必通。如太陽中風下利。心下痞硬者。十棗湯之類是也。反則異也。治遠以大。治近以小。治主以緩。治客以急。正則宜也。至真大要論曰。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淡味滲洩爲陽。鹹味湧泄爲陰。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栗或堅。或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之平。故味之薄者爲陰中之陽。味薄則通。鹹苦鹽平是也。氣之厚者爲陽中之陽。氣厚則發熱。辛甘溫熱是也。氣之薄者爲陰中之陽。氣薄則發洩。辛甘淡平溫涼是也。味之厚者爲陰中之陰。味厚則泄。鹽寒酸苦是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故治病制方者。須本此說而推之。

吐汗下該盡治法論

張戴人著

人身不過表裏。氣血不過虛實。良工先治其實。後治其虛。粗工或治虛。或治實。謬工則虛虛實實。惟庸工但補其虛。不敢治其實。舉世不省悟。此余所以著三法也。

夫病非人身素有之物。或自外入。或自內生。皆邪氣也。邪氣中人。去之可也。攬而留之可乎。留之輕則久而自盡。甚則久而不已。更甚則暴死矣。若不去邪。先以補劑。是盜未出門。而先修室宇。正氣未勝。而邪氣已橫。驚矣。惟脈脫下虛。無邪無積之人。始可議補耳。他病惟先用三法。攻去邪氣。而元氣自復也。素問一書。言辛甘發散。滲淡爲陽。酸苦涌泄爲陰。發散歸於汗。涌歸於吐。泄歸於下。滲歸解表。解表同於汗。泄利便同於下。殊不言補。所謂補者。辛補肝。鹹補心。甘補腎。酸補脾。苦補肺。更相君臣佐使。皆以發腠理。致津液。通血氣而已。非今人所謂用溫燥邪僻之補也。蓋草木皆以治病。病去則五穀果菜肉皆補也。又當辨其所宜。使無偏傾可也。若以藥爲補。雖甘草人參。亦有偏勝之患。是故三法猶刑罰也。梁肉猶德政也。治亂用刑。治治用德。理也。余用三法。常兼衆法。有按有蹻。有擗有導。有增減。有續止。醫者不得余法。而反誣之。哀哉。如引痰。漉涎。取涕。迫淚。凡上行者。皆吐法也。熏蒸。燂洗。熨烙。針刺。砭射。導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積。逐水。破經。洩氣。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天之六氣。風寒暑濕燥火。發病多在於上。地之六氣。霧露雨雪水泥。發病多在於下。酸苦甘辛鹹淡。發病多在於中。發病者三。出病亦三。

風寒之邪。結搏於皮膚之間。滯於經絡之內。留而不去。或發痛麻淋痺腫癢拘攣。皆可汗而去之。痰飲宿食。在胸膈。發爲諸病。皆可涌而去之。寒熱痼冷火熱客下焦。發爲諸病。皆可泄而出之。吐中有散。下中有補。經言知其要者。一言而終。此之謂也。

補瀉當分緩急有無說

張戴人著

經言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二句爲治病之大關。其詞甚顯。其義甚微。敢爲詳辨。蓋實言邪氣實。宜瀉也。虛言正氣虛。宜補也。凡邪正相搏而爲病。則邪實正虛。皆可言也。故主瀉者。則曰邪氣盛則實。當瀉也。主補者。則曰精氣奪則虛。當補也。各執一詞。毫無確據。藉口文飾。孰得言非。是以至精之訓。反釀莫大之害。不知理之所在。必有不可移易者。奈醫者不能察耳。余請析之爲四。孰緩孰急。其有其無也。無虛者。急在邪氣。去之不遠。留則生變也。多虛者。急在正氣。培之不早。臨期無濟也。微虛微實者。亦治其實。可一掃而除也。甚虛甚實者。所畏在虛。但固守根本。以先爲己之不可勝。則邪無不退矣。二虛一實者。兼其實。開其一面也。二實一虛

者。兼其虛。防生不測也。總之。實而誤補。固必增邪。猶或可救。虛而誤攻。真氣忽去。勢必難回。此虛實之緩急。不可不思也。所謂有無者。察邪氣之有無也。凡風寒暑濕燥火。皆能增邪。邪之在表在裏在藏。在府。必有所居。求得其本而直取之。此所謂有。有則邪氣之實也。若非六氣之邪而病出之陰。則皆情欲以傷內。勞倦以傷外。似邪非邪。似實非實。此所謂無。無則病在元氣也。不明虛實有無之人。必致以逆爲從。以標爲本。絕人長命。可不慎哉。

推內經不宜主王氣說

張戴人著

經言治其王氣者。謂病有陰陽。氣有盛衰。王則治之反甚。如陽盛陰衰者。陰虛火旺也。治之者。不知補陰以配陽。而專用苦寒治火之王。豈知苦寒皆沉降。沉降則亡陰。陰愈亡則火愈盛。故服寒反熱者。陰虛不宜降也。又如陽衰陰盛者。氣弱生寒也。治之者。不知補陽以消陰。則寒愈甚。故服熱反寒者。陽虛不宜耗也。又如夏令本熱而伏陰在內。故多中寒。冬令本寒而伏陽在內。故多內熱。設不知此。而必欲用寒於夏。治火之王。用熱於冬。治寒之王。則有中寒隔陽者。服寒反熱。中熱隔

寒者。服熱反寒矣。是皆治王之謂。而病之所以反也。

陽有餘陰不足論

虞花谿著

夫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在天地則該萬物而言。在人身則該一體而言。非直指氣爲陽而血爲陰也。經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正所謂獨陽不生。獨陰不長也。姑以治法兼證論之。曰。氣虛者。氣中之陰虛也。治法以四君子湯補氣中之陰。曰。血虛者。血中之陰虛也。治法以四物湯補血中之陰。曰。陽虛者。心經之元陽虛也。病多惡寒。責其無火。治法以補氣藥中加桂。甚則三建中湯。正陽散之類。曰。陰虛者。腎中之真陰虛也。病多壯熱。責其無水。治法以補血藥中加知柏等藥。或大補陰丸。滋陰地黄丸之類。夫真元極衰之候。初不可服桂附等藥。恐反助火而燬真陰。元陽虛脫之軀。亦不可投芎苓等辛散淡滲之劑。恐反開腠理而洩其氣。昧者謂氣虛卽陽虛。止宜用四君。斷不可服芎苓之屬。血虛卽陰虛。止宜用四物。切不可用參耆之屬。殊不知血脫補氣。昔賢之治法也。惟真陰虛極。將爲勞蒸咳嗽。必用參耆。恐肺熱傷肺。不能抵當。而反益其病。可勿泥也。

病有真假辨

虞花谿著

經云。病有逆從者。以病有微甚。病有微甚者。以證有真假。不知寒熱有真假。真者正治。知者無難。假者反治。乃爲難耳。如寒熱之真假者。真寒則脈沉而細。或弱而遲。爲厥逆。爲嘔吐。爲腹痛。爲飧泄下利。爲小便頻。卽發熱必欲得衣。此浮熱在外。沉寒在裏也。真熱則脈數有力。滑大而實。爲煩躁喘滿。爲聲音壯厲。或大便秘結。或小便赤濇。或發熱掀衣。或脹痛熱渴。此皆真病。真寒者宜溫其寒。真熱者宜解其熱。是當正治也。至若假寒者。火極似水。陽證似陰也。外雖寒而內則熱。脈數而有力。或沉而鼓擊。或身惡衣。或便熱秘結。或煩渴引飲。或腸垢臭穢。此則惡寒非寒。明是熱證。所謂熱極反兼寒化。亦曰陽盛格陰也。假熱者。水極似火。陰證似陽也。外雖熱而內則寒。脈微而弱。或數而虛。或浮大無根。或弦芤斷續。身雖熾熱而神色自靜。語雖譫妄而聲音則微。或虛狂起倒而禁之則止。或蚊跡假斑而涉紅細碎。或喜冷水而所飲不多。或舌面赤而衣被不徹。或小水多利而大便不結。此則惡熱非熱。明是寒證。所謂寒極又兼熱化。亦曰陰盛格陽也。此皆假病假寒者。

清其內熱。內清則浮陰去舍矣。假熱者。溫其真陽。中溫則虛火歸元矣。是當從治者也。又如虛熱實熱。實則瀉之。虛則補之。此不易之法也。然至虛有盛候。則有假實矣。大實有羸狀。則有假虛矣。總之虛者。正氣虛也。爲色慘形瘦。爲神衰氣怯。或自汗不收。或二便不禁。或夢遺精滑。或嘔吐鬲塞。或久病攻多。或短氣似喘。或勞傷過度。或暴困失志。雖外證似實。而脈弱無神者。皆虛證之當補也。實者邪氣實也。或外閉於經絡。或內結於藏府。或氣壅而不行。或血流而凝滯。必脈病俱盛。乃實證之當攻也。然而虛實之間。最多疑似。有不可不辨其真者。如經云。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此虛實之大法也。設有人焉。正已奪而邪方盛者。將顧其正而補之乎。抑先其邪而攻之乎。見有不的。則死生係之。此其所以宜慎也。夫正者本也。邪者標也。若正氣既虛。則邪氣雖盛。亦不可攻。蓋恐邪未去而先脫。呼吸變生。則措手無及。故治虛邪者。先當顧正氣。正氣存。則不至於害。且補中自有攻意。未有正氣復而邪猶不退者。此治虛之道也。若正氣無損者。邪氣雖微。自不宜補。蓋補之則正無與。而邪反盛。適足藉寇兵而齎盜糧。故治實證者。必直去其邪。邪去則身安。但法貴精專。使致速效。此治實之道也。要之能勝攻者。便是實證。不能勝攻

者。便是虛證。惟是假虛之證不多見。而假實之證最多也。假寒之證不難治。而假熱之證治多誤也。世有不明真假本末。而云知醫。我敢輕許乎哉。

虛損宜分陰陽施治論

虞花谿著

夫病有虛實。虛因正氣不足。實因邪氣有餘。凡外入之病多有餘。如六氣所感。飲食所傷之類。內出之病多不足。如七情傷氣。勞慾傷精之類是也。實者宜瀉。經曰。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堅者削之。客者除之。結者散之。留者攻之。濕者行之。強者瀉之。之屬。皆用瀉之法也。虛者宜補。經云。散者收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脆者堅之。衰者補之。勞者溫之。損者益之。驚者平之。之屬。皆用補之法也。虛實之治。大概如此。但當今之人。實者無幾。虛者七八。病實者。其來速。故其治易。病虛者。損傷有漸。不易復元。故其治難。治實者。但知爲少壯新邪。則可攻可拔。猶足無慮。治虛者。但察其根本有虧。有倏忽變幻。可無慮乎。故治實之法。外有餘。可散其表。內有餘。可攻其裏。氣有餘。可攻其滯。血有餘。可逐其瘀。方法星羅。可無贅也。惟虛損之治法。有未盡。不得不詳其要也。夫人之虛損。有先天不足。有後天不足。先天者。由於稟

受。宜倍加謹慎。急以後天之事補之。庶可延年。使覺之不早。而漫不爲意。則未有不夭折者也。後天者。由於勞傷。宜速加警省。卽以性情藥石調攝之。使治之不早。而遷延諱疾。則未有不噬臍者也。凡勞傷之辨。勞者勞其神氣。傷者傷其形體。如喜怒思慮則傷心。憂愁恐哀則傷肺。是皆勞其神氣也。飲食失度則傷脾。起居不慎則傷肝。色慾縱肆則傷腎。是皆傷其形體也。損其肺者傷其氣。爲皮焦而毛落。損其心者傷其神。爲血脈少而不榮於藏府。此自上而傷也。損其肝者傷其筋。緩而不能收持。損其腎者傷其精。爲骨髓消滅。痿弱不能起。此自下而傷也。損其脾者。傷其倉稟之本。爲飲食不爲肌膚。此自中而傷也。夫心肺傷而神色敗。肝腎損而形體痿。脾胃傷而飲食不化。感此病者。皆損之類也。難經云。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營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此治損之法也。然所損雖分五藏。而五藏所藏。無非精與氣耳。夫精爲陰人之水也。氣爲陽人之火也。水火得其平。則爲精爲氣。失其和。則爲寒爲熱。此因偏損。所以致有偏勝。故水中不可無火。無火則陰勝而寒病生。火中不可無水。無水則陽勝而熱病起。但當詳辨陰陽。則虛損之治。無餘議矣。如水虧者。陰虛也。則

宜大補真陰。不可再伐陽氣。火虧者。陽虛也。只宜大補元陽。不可再傷陰氣。蓋陰既不足。而復伐其陽。陽亦亡矣。陽既不足。而復伐其陰。陰亦損矣。夫治虛治實。本自不同。實者陰陽固自有餘。但去所餘而得其平。虛者陰陽本有不足。再去所有。則二者俱敗。其能生乎。故治虛之要。凡陰虛多熱者。最忌辛燥。恐助陽邪也。尤忌苦寒。恐伐生陽也。惟喜純甘壯水之劑。補陰以配陽。則剛爲柔克。虛火自降。而陽歸乎陰矣。陽虛多寒者。最嫌涼潤。恐助陰邪也。尤忌辛散。恐傷陰氣也。只宜甘溫益火之品。補陽以消陰。則柔得其主。而沉寒自斂。而陰從乎陽矣。是以氣虛者。宜補其上。精虛者。宜補其下。陽虛者。宜補而兼煖。陰虛者。宜補而兼清。此固陰陽之治辨也。其有氣因精而虛者。自當補精以化氣。精因氣而虛者。自當補氣以生精。又如陽失陰而離者。非補陰何以收散亡之氣。如陽失火而敗者。非補火何以甦隨散之陽。此又陰陽相濟之妙用也。故善補陽者。必於陰中求陽。則陽得陰助。而生化無窮。善補陰者。必於陽中求陰。則陰得陽而升。泉源不竭。故以精氣分陰陽。則陰陽不可離。以寒熱分陰陽。則陰陽不可混。此又陰陽邪正之離合也。知陰陽邪正之治。則陰陽和而生道得矣。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

因病似虛因虛致病論

沈明生著

萬病不出乎虛實兩端。萬方不越乎補瀉二法。顧治實之法。猶易知易行。姑置弗論。惟是治虛之法。自古難之。世運日衰。元氣日薄。虛病日衆。方書日繁。而治法日誤。何歟。良由誤於因病似虛。因虛致病之分耳。請得論之。所謂因病似虛者。其人为本無他恙。或感六淫之邪。或傷飲食之積。或爲情志怫鬱。或爲氣血瘀留。以致精神昏昧。頭目昏花。懶於言語。倦於動作。口中無味。面目痿黃。氣短脈沉。厥冷泄瀉。種種見證。羸狀雖彰。而鬱邪內固。病者每多不謹於恆。無不以虛自據。而畏攻畏涼。傍人但執外見之形。無不指其虛而勸補。醫者復多不明標本。專聽陳言。病源輒投補劑。卽有明者。知其因病似虛。而又首鼠兩端。恐遭疑訕。遷延時日。坐失機宜。邪得補而愈甚。積得補而愈深。怫鬱者。解散靡從。瘀留者。滋蔓益甚。又安知此病之所爲。非虛之所致也。苟非先去其病。安能卽療其虛。譬之城池失守。而寇盜得以乘之。乃不事驅攘。惟汲汲於增墉置障。終當劫資燔舍。斬關排闥而後已。亦何益於事哉。故曰。因病似虛者。病爲本而虛爲標。治本而標自已。與其畏虛而釀

成不可起之病。孰若去病而猶冀有可補之虛也。倘有以養正則邪自去。君子進則小人退之說爲喻。是故大虛之中兼有實者論也。若夫因病似虛之不可補。又如一齊衆楚。雖進君子之藥。轉爲小人進之用矣。所謂因虛致病者。其人先天之賦稟素弱。後天之調養復乖。或縱慾而傷精。或心苦而神耗。或處境有凍餒勞役。或任情有驕姿宴安。精傷者腎曠其作強之官。神耗者心失其君主之用。形寒飲冷傷肺。飢飽勞役傷脾。貧賤者多有之。大怒逆氣傷肝。醇醴厚味傷胃。富貴者多有之。內藏既傷。外患易作。以致陽虛惡寒。陰虛惡熱。上氣喘滿。脅脹腹膨。前後不通。躁擾悶亂。飲食不入。脈大無根。種種形證。虛而類實。雖肌肉未脫。而神宰消亡。卽起居如常。而患端萌伏。然變證百出。本乎一虛。於此應補之際。而病人旁人轉生疑慮。或謂外邪未散。或謂內積未除。欲補陰畏寒涼之傷脾。欲補陽畏燥熱之助火。加以無斷之醫。遷就苟合。倖試圖功。殊不知此病之所爲。皆虛之所致也。苟不專治其虛。安能分治其實。譬之旱澇相仍。四民失業。盜賊因而蠭起。使非青災施救。發粟賑貧。而猶以征誅爲事。恐誅之則不可勝誅。盜賊未靖而元氣益受困矣。故曰。因虛致病者。虛爲本而病爲標。亦治本而標自已。與其去病而虛不可

保。毋寧補虛而病可漸除。倘醫者徒知應補。而又不別夫營衛陰陽逆從反正。陽虛而補陰。則如水益深。陰虛而補陽。則如火益熱。猶之因病似虛之法。而治因虛致病之訛也。辨此二者。則虛證治之斯易。又何有方書日衆。治法日誤之慮哉。

中風五派異同論

杜銅峰著

中風暴仆癱瘓等證。古昔所論。皆爲外中風寒有餘之證。而用大小續命八方等湯。辛熱疎散之藥。及劉河間出。以爲中風癱瘓者。非肝之風實。亦非外中之風邪。良由將息失宜。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熱氣佛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知。亦由喜怒憂恐驚。五志過極。皆爲熱甚。俗云風者。言末而忘其本也。至東垣則又云。中風非風。乃本氣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氣衰之際。或因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證。壯歲之時。無有也。若肥盛者。間有之。亦是形盛氣衰所致。然亦有賊風襲虛而中風者。有三焉。中府者。病在表。多著四肢。故肢節廢。中藏者。病在裏。多滯九竅。故性命危。中血脈者。病在半表半裏。故口眼喎斜。丹溪則論之曰。諸書則謂外中風邪。惟劉河間作將息失宜。水火不濟。極是。若真中風。

邪。則東垣中腑中臟中經之說甚好。然地有不同。西北氣寒。真爲風所中者有之。東南氣溫。皆是濕生痰。痰生熱。熱生風耳。有血虛。有氣虛。血虛者。左手足不仁。氣虛者。右手足不仁。此三子之論。異於古說者也。至王安道出推河間。東垣非風之說。丹溪濕痰之言。遂以古論爲真風。三子論爲類風。愚竊有疑焉。夫河間旣曰中風非風。又曰風者言末而忘其本也。就風末言。則有風存之意。及用防風通聖藥。品雖瀉火而實以治風。東垣旣曰中風。何又辨有三中之異。及致詳於治風之法。丹溪旣云濕生痰熱。而何以又曰生風。予因知皆未嘗外於風。今別之爲類風者。又何足以盡三子之旨乎。予考六經中善行數變者。莫如風也。挾寒而爲風寒。挾暑而爲風暑。燥爲風燥。濕爲風濕。兼熱則成火。兼鬱則類氣。古昔類風止作風寒。而不及招風取中之因。冷熱虛實之變。有非辛熱之可通治。故諸子之論。各明其因也。所謂非風者。是矯飾之辭耳。何則。凡外邪之中人。皆由氣體先虛。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且古之通稱風從汗散。而不審虛極者。難施辛散之藥。恐泄其真氣。愈虛其虛。是以東垣發氣本之論。俾學者知風因虛而中。當分虛實以治。又風雖爲涼氣。若因火熱自甚。肝風燥動。腠理疏豁。風乘熱中。從火爲邪。豈可例用辛

溫。是以出火熱之論。深知世俗止知風末。而不知有火邪之本也。又東南二地。素鮮烈猛風寒。雖風不易中。間有中者。悉皆火熱內盛。因虛而致。非若北地常有太風甚寒。人體略虛。衣或單薄。純被風寒逼中也。是以丹溪深韙河間之說。以西北真爲風所中者有之。東南之人。多由痰熱生風也。風本無意中人。人自取於風也。故風本一邪。有內外出入寒熱虛實之異。諸子各摘精論。何嘗外於真風。而別爲類風哉。但當以古論爲風寒邪實外至之證。是天致病於人也。三子論爲痰熱氣虛內致之因。是人取病於天也。本乎外者。內輕而外重。取法於古。因於內者。內重而外輕。始從三子定中風論。

中風證治論

張景岳著
朱端生改

風之爲病。最易誤治。誤治者。在不明其表裏耳。蓋外風者。八方之所中。內風者。五臟之本病也。八方自外而入。先有發熱惡寒。頭痛身痛之證。此因於外者。顯然有可察也。五風由內而病。則絕無外證。而忽病如風。其由內傷可知也。然既非外感。而經曰。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風掉眩。皆屬於肝。何也。蓋肝爲東方之藏。其藏血。

其主風。血病則無以養筋。筋病則掉眩強直之類。諸變百出。此皆肝木之化。故云皆屬於風。謂之屬者。以五氣各有所主。如諸濕腫滿。皆屬於脾之類。其義同也。蓋有所中者。謂之中外感也。無所中者。謂之類中內傷也。故王安道有類中真中之辨。後世不明此義。不惟以類風者。認爲真風。而且以內奪暴厥等證。俱認爲風。誤亦甚矣。夫外感者。邪襲肌表。故多陽實內傷者。由於酒色勞役七情口腹致傷藏氣。故多陰虛。凡臟氣受傷。脾虛者。病在四肢。或多痰飲。腎病者。或在髓。或在二陰。心病者。或在血脈。或在神志。肺病者。或在營衛。或在聲音。肝病者。或在筋爪。或在脅肋。故東垣曰。有中風卒然昏憤不省人事者。此非外來之邪。乃本氣自病也。夫人生於陽而根於陰。凡陽虛則氣衰耗。故病在元神。神志爲之昏亂。陰虧則形體壞。病在精血。故肢體爲之廢弛。俗以神離形壞之證。不求根本之虛。而以風治。鮮不危矣。然外感者。非云絕無虛證。氣虛則虛也。內傷者。非曰必無實證。有滯則實也。治虛者。當察其在陰在陽。而直補之。治實者。當察其因痰因氣。而暫開之。此於內傷外感虛實攻補之間。最當審其有無微甚。而配其治也。甚至有元氣素弱。猝然仆倒。上無痰。下失禁。瞋目昏沉。此厥竭之證。尤與風邪無涉。使非大劑參附。

或七年之艾。破格挽回。又安望其復真氣於將絕之頃哉。倘不察表邪。不辨虛實。但以之爲名。多用風藥。不知風藥皆燥。燥復傷真陰。風藥皆散。散復傷元氣。以內傷爲外感。以不足作有餘。此促人之死也。可不慎哉。

酒人多中風說

沈明生著

按中風之證。先哲皆尙論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而未嘗言虛之所自。乃後世輒指之曰。某中風。因少年曾多斷喪也。某中風。因高年尙有侍姬也。以余視之。房勞致虛者固衆。而沉湎致虛者尤多。蓋嘗歷治中風之人。強半係善飲者。亦大明驗也。按內經云。飲酒中風。亦名酒風。醫壘元戎云。酒濕之爲病。亦能作痺證。口眼斜歪。半身不遂云云。丹溪亦曰。頭風之病。多見於嗜酒之人。頭風眩暈。卽中之漸也。是知酒人多中。洵不誣也。蓋酒性溫散。善解腠理。衛虛則外邪易入。酒氣濕熱。能釀痰涎。痰多則內風易動。當少壯時。血強氣雄。不能爲害。中年以後。經脈骨肉。皆糟粕之味。所積穀食漸減。蒸胃腐腸。雖或色澤榮華。而中實敗壞。譬之本根朽蠹。未遇狂風耳。丹溪論中風主濕與痰。雖未嘗專指麴蘖。然致痰濕者。莫盛於酒。豈徒

以衽席議虛哉。若酒色並嗜之流。又爲雙斧伐木。其仆可立而待。不得獨寃狂樂矣。

痺證析微論

沈明生著

痺者閉也。皮肉筋骨。爲風寒濕氣雜感。血脈閉塞而不流通也。三氣之中。一氣獨盛。卽能爲痺也。內經痺名甚多。不能細數。如云風痺寒痺濕痺者。指病之因。行痺痛痺著痺者。言病之狀。脾肝心肺腎痺者。言病之所屬。筋脈皮肉骨痺者。言病之所在。故昔人云。風寒濕氣所謂行痺痛痺著痺。又以所遇之時。所客之處。而命其名。非行痛著之外。別有何脈之五痺也。今世有憤憤者。問及痺證。輒曰。此痛風之類耳。亦不謬哉。惟近代王損菴列證最爲有見。旣以痺字提綱。復分條而直斷之。曰。行痺者。行而不定。世稱走注。疼痛之類是也。痛痺者。疼痛苦楚。世稱痛風。白虎。歷節之類是也。著痺者。著而不移。世稱麻木不仁之類是也。又走注與歷節不同。但支節疼痛。未必流行也。至於治痺之要。治行痺者。散風爲主。祛寒利濕。仍不可廢。大抵參以治血之藥。蓋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也。治痛痺者。散寒爲主。疎風

燥濕仍不可缺。大抵參以補火之劑。非大辛大溫。不能釋其凝寒爲害也。治著痺者。利濕爲主。祛風解寒。仍不可少。大抵參以補脾補氣之劑。蓋土強可以制濕。而氣自足。自無麻頑也。然痺而因三氣者。治之宜然。若邪鬱病久。風變爲火。寒變爲熱。濕變爲痰。卽當易轍尋之。以降火清熱。豁痰爲主。參以通經活血。流散邪滯之劑。安可全作三氣治哉。此義惟丹溪得之。在內經原自有熱痺之證。非鑿說也。故凡痺而知痛。知癢。易治。不紅不痛而痺者。難醫。又宜圖之於早。遲則必至煩悶喘嘔。肺傷。上氣。嗌乾。腹滿。心傷。多飲。數洩。夜臥則驚。肝傷。尻以代腫。脊以代頭。腎傷。四肢懈惰。發咳嘔沫。脾傷五藏。證險而難愈矣。外有胞痺。腸痺。周痺。血痺。支飲作痺等證。仍當博考羣書。以求全旨。

痿論

杜銅峰著

經曰。神傷思慮則肉脫。意傷憂愁則肢廢。魂傷悲哀則筋攣。魄傷喜樂則皮槁。志傷盛怒則腰脊難俯仰。所以筋攣不便之證。爲內因之病。不可倒作風治。然五痿論云。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肺熱葉焦。皮毛枯燥而生痿。名曰皮毛痿。悲哀太

甚。則經絡絕。名曰脈痿。思慮無窮。熱入於肝。致出白淫。名曰筋痿。感於卑濕。土氣傷脾。致肌肉不仁。名曰肉痿。勞倦熱渴。陽氣內乏。熱舍於腎。腰脊不舉。甚則骨髓枯減。名曰骨痿。夫皮毛筋脈三痿。固爲內因。而骨肉二痿。又屬外感。況生氣通天論云。因於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軟短。小筋弛長。軟短爲拘。弛長爲痿。觀此則痿亦有外感者矣。丹溪以痺爲外感風寒實邪。痿爲內因濕熱本虛。愚謂痺乃正氣本和。因外感之風寒冷濕。爲剛烈之邪。當以有餘名之。痿乃正氣本虛。致成怫鬱懈惰之病。爲柔緩之邪。當以不足名之。故或因初感七情。及飲食厚味。中焦鬱積。淫氣不清。濕熱乘虛而痿者有之。或因初感濕痺。鬱久成熱。氣血漸虛。爲痿者有之。難以拘論也。至於治法。如濕勝者。則有脾胃虛濕之證。脈微而緩弱。宜滲水燥土。熱勝者。則有內傷鬱熱之證。脈虛而浮大。宜益氣清熱。此內經治痿獨取陽明之法也。如肝腎精血虛而濕多者。謂之正虛。宜溫補精髓。內雖有熱。乃爲虛熱。補之自除。若真火熱勝者。謂之偏虛。脈必沉數。及兼遺精白濁。陰火等證。宜滋陰降火。熱甚者。宜服瀉火表劑。以救肺熱。此丹溪治痿瀉南補北之法也。有用愈風湯健步丸。以治濕熱相半之痿。愚謂止可施於挾風之證。若風邪甚者。又爲痺矣。

風痺痿論

梅公燮著

風者。以病因而爲名者也。痺與痿。以病形而爲名者也。夫風爲六淫之長。痺則三氣雜合。故有以風痺同稱者。因其病形之相似也。痺與痿。俱有筋骨皮肉脈五者之分。又俱有氣血不行。肌肉不仁。四肢不用等證。故有以痺痿同稱者。因其病形之相似也。至於風與痿。則不可概而稱。又不可概而治。此丹溪所以斥局方之非。正千古之誤。而徐彥純特分風痿爲二門。有功於來學不小。雖然。寧獨風與痺不可混。卽風證與痿皆不可混。如風證之四肢不用。分左癱爲血虛有痰。右瘓爲氣虛有痰。痺證之四肢不用。乃濕從土化。重著不移。傷於風。則陽受之。感於風寒濕。則陰受之。是風與痺之不可混而稱。亦不可混而治也。痺者。三氣雜至。爲外來有餘之邪。法當疎風散寒利濕爲主。則氣行血順而愈。痿則積虛內熱。而後病及於藏。爲內生不足之證。法當獨取陽明。或兼瀉南補北。則氣升血旺而愈。是痺於痿之不可混而稱。亦不可混而治也。然則三者。旣不可混。將安別之。亦在夫脈與證相參而已。如因中風卒倒之後。以至半身不遂。或手足不隨。兼有痰不語。口眼歪

斜等證。雖有氣虛血虛之分。然留而不去。其病則實。此風證也。其脈必浮而滑。如因汗出當風。坐臥卑濕。涉水衝寒。以至骨節疼痛。皮膚不仁。肢體重著。四肢緩縱。引急等證。雖與風證同係外邪。然引痛重著。自有三者之狀。此痺證也。其脈必緊而濇。如因七情勞役。酒色無節。既非衝寒受濕之邪。又無卒倒暴厥之證。日漸痿疲。而至精枯髓減。筋骨痿弱。緩縱不收。此痿證也。其脈必虛而數。明乎此。則三證之不可混。洞若觀火。又安得有混治之誤哉。

厥論

王損菴著

厥者。手足逆冷。陰陽不相接之謂也。凡陰虛而不接者。則溫之。陽陷伏而不相順者。則下之。熱邪入而未深者。則散之。皆四肢逆冷之厥也。至於內經厥意。則不然。以足三陰起於足趾之端。足三陰聚於足心之下。若陽氣盛。則陰氣虛。陽乘陰位。故熱厥。必從足下始。而陰虛之病。足心多熱也。若陰氣勝。則陽氣虛。陽不勝陰。故寒厥。必起於足五指而不行於膝。其寒非從外入。皆由內生。所以陽虛之證。四肢多不溫也。論得寒厥之由。則謂其人自恃質壯。於秋冬陰盡之時。縱慾以奪精。精

虛於下。寒氣因而上逆。陽衰不能滲營其經絡。而手足寒也。論得熱厥之由。則其人醉飽入房。酒穀之氣相薄。耗竭真元。脾腎之陰傷於內。元陽無制。而手足熱也。夫陰陽內外各有所司。陽主表。其氣溫。陰主裏。其氣寒。表裏之脈。循環相接於四肢。故舉傷於酒色。以陰陽二厥之大者為例。著於篇首。續序十二經病形。皆不言手足之厥。亦不及受病之因。謂二例在前。可因此而推之。故葉氏曰。內經所謂寒熱二厥。乃陰陽氣逆而爲虛損之證。寒厥補陽。熱厥補陰。正合王太僕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益火之源以消陰翳之法。仲景河間安道所論。乃傷寒手足之厥冷也。證旣不同。治法亦異。可稱明辨。他如煩勞過度。陽氣必張。陰精內竭。積至於夏。則爲煎厥。大怒傷肝。形氣暴絕。血菀於上。則爲薄厥。亦名氣逆。二陽一陰發病。則爲風厥。五絡俱竭。或飛尸鬼擊。卒然中惡。則爲尸厥。惡血冲心。則爲血厥。痰涎迷悶。則爲痰厥。因醉得者。則爲醉厥。因飽得者。則爲食厥。此皆卒中暴仆之厥也。外有骨枯爪痛爲骨厥。身立如椽爲肝厥。漏而強直爲陽明厥。長蟲吐出爲蛇厥。與夫厲頭痛。厥心痛。厥腰痛。厥疝。痿厥。痺厥。脚氣厥等。此因有逆氣而名厥者也。學者詳其治以施之。

風厥辨

王損菴著

內經風厥並陳。後世不察。概以卒倒暴厥之急候。名爲中風。僅以手足逆冷。則名爲厥。抑何顛倒之甚也。經云。暴厥者。不知與人言。又云。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爲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又云。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五絡俱竭。令人身脈俱動。而形無知。其狀若尸。或曰尸厥。觀此。則不但手足之謂。辨之之法。靜而不搖者爲厥。動而伸搖者爲風。脈微身冷者爲厥。脈浮身煖者爲風。風爲邪氣有餘。病多經絡之受傷。厥爲正氣不足。或挾氣食卒倒。純係外邪。病形俱實者。乃爲中風。氣衰邪犯。形虛病實者。卽名風厥。絕無外邪。形病俱虛者。是名暴厥。又若因氣因食因邪祟暴仆之證。既可名中氣中惡中食。亦可名氣厥食厥尸厥也。如此則經旨彰明。風厥有別。而從來類中風證紛紛辨喙可息矣。

傷寒約法

從李念義刪本

張會卿著

傷寒一法。變態不測。其中立言之善。無出仲景。用藥之善。須遜節菴。其於曲折之

微。靡不詳盡。余復何言。然猶有不能已於言者。在於條目之洪繁。而後學求之不易也。陶節菴曰。得其綱領。易如拾芥。脈證與理而已。求之多歧。則支離破碎。如涉海問津矣。脈證者。表裏陰陽虛實寒熱也。理者如其常。通其變也。多歧者。蔓衍之方書也。余有感於斯言。約六法以盡之。曰。汗吐下溫清補。汗者。治其表也。而汗法有三。一曰溫散。寒勝之時。陰勝之藏。陽氣不充。則表不解。身雖有大熱。必用辛溫。一曰涼解。炎熱熾盛。表裏枯涸。陰氣不榮。亦不能汗。宜用辛涼。一曰平解。病在陰陽之間。既不可溫。又不可涼。但宜平用。期於解表而已。吐者。治在上也。吐中有發散之意。可去胸中之實。經曰。在上者。因而越之。是也。下者。攻其裏也。而下法有五。痞滿在氣。燥實在血。四證具者。攻之宜峻也。但見滿燥實者。攻之稍緩。但見痞實者。攻之更緩。或行血畜。或逐水停。輕重緩急。隨證變通也。溫者。溫其中也。藏有寒邪。不溫則死。夫氣爲陽。氣虛則寒。故溫卽是補。又名救裏者。以陽虛可危。急當救裏也。清者。清其熱也。有熱無結。本非下證。若不清之。熱何由散。下後餘邪亦宜清之。補者。補其虛也。古人言之已詳。今人畏而不用。使傷寒犯虛者。坐而待斃。大可憾也。如屢發而汗不解。陰不能達也。人知汗屬於陽。升陽可以解表。不知汗生於

陰。滋陰可以發汗也。又如內熱不解。屢清火而不退。陰不足也。人知寒涼可以退熱。不知壯水可以清火。又如正虛邪熾。久而不痊。補正則裏自除。溫中則邪自散。此必見衰微之陰脈者也。傷寒論曰。陰證得陽脈者生。陽證見陰脈者死。人皆奉其言。未知釋其義。夫正氣實者。多見陽脈。正氣虛者。多見陰脈。證之陽者。假實也。脈之陰者。真虛也。陳氏曰。凡察陰證。不論熱與不熱。惟憑脈用藥。最爲穩當。不論浮沉大小。但指下無力。重按全無。便是伏陰。然則沉小者。人知爲陰脈。而不知浮大者。亦有陰脈也。是則傷寒雖有萬變。虛實二字。可以提綱。正勝則愈。邪勝則死。正氣實者。雖感大邪。其病亦輕。正氣虛者。雖感微邪。其病亦重。氣實而病者。攻之即愈。雖不服藥。經盡亦安。何足慮也。所可慮者。惟挾虛耳。奈何庸淺之輩。不察虛實。但見發熱。動手便攻。虛而攻之。無不死者。且曰傷寒無補法。謬之甚矣。獨不觀仲景三百九十七法。而治虛寒者。一百有奇。垂一百一十三方。而用人參附桂八十有奇。東垣丹溪。節菴。亦有補中益氣。回陽返本。溫經益元等湯。未嘗不補也。而謂傷寒無補法可歟。

論六經無再傳

闡要編

傷寒傳變。邪熱漸入。而六經以次受之。六經傳盡。無出而再傳之理也。欲知其傳之始末。先別人身六經。足太陽爲三陽。最在外。陽明爲二陽。在太陽內。少陽爲一陽。在陽明內。此三陽爲表也。皆由內以數至外。故一二三之次第如此。傷寒由表入裏。邪氣漸以深。傳六七日厥陰也。此論其常耳。變則不可拘於次第。拘於日數。其傳至厥陰。爲傳經盡。再不復傳。成氏曰。六日厥陰傳經盡。七日當愈。七日不愈者。謂之再傳。言再自太陽傳至厥陰。謂傳經盡。十三日當愈。十三日不愈者。謂之過經。謂再過太陽經。以次而傳也。謬矣。馬仲化曰。自太陽以至厥陰。猶人由戶登堂入室。厥陰復出而傳於太陽。奈有少陰太陰少陽陽明以隔之。豈有遽出而傳於太陽之理。此斥再傳之非。誠千古斷案。惜乎釋七日病衰。猶有未明。使後人於傳經不無障蔽耳。然則邪氣之入。果無由裏而出於表者乎。其在太陽篇曰。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汗出欲解也。此以脈浮知邪氣還表。知是向安之地。不待更用湯藥。邪自外散者。散則復何傳焉。須知裏邪不出則已。出則欲愈。非欲傳也。或曰。太陽篇云。太陽病頭痛。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針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此非一日至六日傳三陽三陰。

經。至七日當愈。不愈者。則太陽之邪再傳陽明者歟。曰。傷寒始於太陽受病。以次而終於厥陰。爲傳經盡。諸經受病。凡七日自愈者。爲行其經盡。太陽病至七日頭痛自愈者。以行太陽經盡也。邪氣行來始終。則在太陽一經而盡。其七日當愈之數也。太陽篇曰。發陽者七日愈。以陽數七故也。若七日以上不自愈。欲過太陽一經。當針足陽明經。迎而奪之。使不傳陽明則愈。玩其行經之句。不曰傳經盡。則仲景之意昭然矣。成氏誤以行其經盡。爲傳遍六經。則厥陰之邪。再傳太陽。太陽再傳陽明。則宜厥陰未傳太陽之前。預針太陽矣。何必欲傳陽明而後針陽明哉。或曰。霍亂篇有曰。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經盡故也。此非傷寒傳變三陽三陰。後六日再傳經盡。十三日當愈者歟。太陽篇有曰。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故也。當以湯下之。此非十二日再傳經盡。十三日不愈者。謂之過經者歟。如太陽行其經盡之謂也。由太陽受病於一日至七日。爲行太陽經盡之理推之。則諸經皆屈指而期矣。陽明受病於二日至八日自愈者。謂行陽明經盡。少陽受病於三日。至九日自愈者。爲行少陽經盡。却四五日至三陰上。次第至十二日自愈者。爲行厥陰經盡。十三日當大氣皆去。精神爽慧之期也。故曰。若過十三日不間。尺寸

陷者爲大危。其曰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正以當解之期。不解乃過於經。而入於裏。此爲內實。而熱結於裏也。當以湯下之。此泛言過經。不專指何經者也。何嘗有再傳經盡。謂之過經之旨哉。詳考過經之意。或有言過太陽經成裏證者。或有專言過太陽經者。或有泛言過太陽經者。可引而證之。陽明篇曰。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爲風也。過經乃可下之。蓋謂燥屎在胃中。而譫語者。其風邪在表。而汗出。其燥屎在胃中。而當下。須過太陽經。無表證。而結於裏。乃可下之。此言過太陽經而成裏病者也。果如成氏十三日再傳經盡。謂之過經。則燥屎在胃。乃待十三日乃可下之乎。於此則註曰。須過太陽經。無表證。乃可下之。則無再傳經盡。謂之過經者。相矛盾也。太陽篇曰。太陽過十餘日。及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湯。蓋謂太陽經無太陽表證也。然裏證未具者。未如下。及二三下之。後四五日。當有少陽柴胡證者。須與小柴胡湯。此則專言過太陽經者也。霍亂篇曰。下痢後。當便鞭。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則復過一經。過一經能食。過一日當愈。不愈則不屬陽明也。此承上文言下痢霍亂後亡津液。而便鞭。鞭而能食者。愈。屬陽明胃氣和也。今反不能食。傳入後一經中。頗能食。是復過一經能食。

矣。此暴熱使之能食。非陽明胃氣和也。此泛言過經者也。何嘗有再傳經盡謂之過經之旨哉。况邪傳六經。豈有三度之理。朱氏釋仲景書。闡明奧旨。惠及後世多矣。猶於傳經少達。乃至穿鑿之甚。蘊要祖成氏之註。其過經不解例註曰。經言傷寒十三日不解。謂之過經。仲景焉有此話。是以成註爲經矣。其六經傳變論又曰。過經不解。乃爲壞病。夫仲景所謂壞病者。言爲逆犯所壞也。蘊要之說。訛上之訛也。陶尚文曰。傷寒汗不愈而過經。其證尙在而不除者。亦溫病也。更不可曉。

論寒證無傳經

闡要編

太陽篇曰。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此言寒邪直中陰經之寒證也。始終則在一經。非若熱證之傳經者也。人傷於寒者。自表而始。則皮膚受傷。陽氣不能伸越。乃鬱而成熱。是爲發於陽之熱證。表邪不解。則以次而傳經。若夫非表始而直入於陰經。不由陽鬱熱而來。初起便手足厥冷。或惡寒倦臥。成無熱惡寒之證。始於陰經。是爲發於陰之寒證。三陰所見。雖有吐痢。語證稍異。如自利不渴。屬太陰。自痢而渴。屬少陰之類。皆起於無熱惡寒。乃其常耳。惟少陰有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以

罕有是證。故語其變而曰反也。然則發於陰經之寒證。豈可與發於陽經之熱證並論哉。熱證屬陽。寒證屬陰。陰陽動靜。造化自然。陰寒直入。只在一經無傳之理。何成氏昧於此。謂其從太陽始。亦以次而傳變六經。且以再傳三傳推之。有是理乎。少陰篇曰。少陰病。脈微細。但欲寐者。陰主靜也。乃註曰。邪氣傳裏深也。若此之類。無始得便厥之文。蓋誤認爲熱證。無惑乎傳裏之說也。厥陰篇曰。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爲進。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爲凶也。夫先厥四日者。寒邪直入厥陰。陰勝也。熱後三日。陽氣欲復耳。非變爲傳經之熱證也。復厥五日者。陰氣勝陽。陽不能復。故曰病進。乃註曰。先厥四日。却熱三日。七日傳經盡當愈。若不愈而復厥者。再作傳經。蓋再從太陽傳裏之謂也。陽經受病。必鬱而成熱。有先厥者乎。靈樞曰。邪之中人。或中於陰。或中於陽。何嘗必自太陽始耶。蓋因其或寒或熱。不知始終。只是厥陰證。亦無惑乎傳經之失也。至若辨脈篇曰。其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鞭。名曰陰結也。期十四日當劇。註曰。沉遲陰結也。不能食。身體重。陰證也。陰病見陰脈。則當下。今大便鞭者。爲陰氣結固。陽不得而雜之。是名陰結。成氏知其寒證爲純陰矣。而復以傳經至再三釋之。夫旣爲陰氣結固。則結

固於裏者。能出而傳之表乎。不可下篇曰。無陽陰強。大便鞭者。必清穀腹滿。此卽陰結之寒證也。成氏亦註曰。陰強者寒多。陰結卽裏寒之證。其有傳經者哉。總由不知傷寒有直入三陰之寒證。又不知寒邪與熱病大不相同。其意混謂中寒則必傳經。故雖知寒氣勝而先厥者。概以自表而傳論之。三陰註釋。誤者紛紛。立言垂訓之士。胡爲若此。學者明於取舍。始得尙友之道矣。

訛稱陰證辨

沈明生著

人傷於寒。有陰陽二證。陽證不具論。如所謂陰證者。傳經之陰證。卽三陽熱病。以次及於三陰。而見腹滿咽乾。口燥渴。煩滿。囊縮。諸證是也。有直中之陰證。乃寒邪不由陽經直入三陰而來。無熱惡寒。唇青舌卷。厥冷自痢等證是也。有傳陽變陰之陰證。卽陽病汗下太過。真氣虛脫。或病中不慎。保攝失宜。以致熱邪變寒。亦如直中陰經之證是也。舍二者無所謂陰矣。乃今吳下俗傳。凡係人房後而感寒邪。輒名證陰。殊屬不解。若乃男因女而得曰陰。則女因男而得者。當名陽證矣。夫既有訛稱。則必誤治。而投溫補之劑。設令其人陽虛感邪。猶有邪得補而愈甚之誤。

若精虧火旺。與熱邪並熾者。其誤可勝言哉。使房勞受寒。謂之邪乘虛入則可。直曰陰證則不可也。誤稱之害小。誤治之害大。不得不辨。

釋六經七日病愈

聞要編

六經以漸受病。其愈皆以七日爲期。陽數七故也。傷寒例曰。其不兩感於寒者。更不傳經。不加異氣者。至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稍歇。九日少陽病衰。耳聾漸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乾已而噤。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此論六經七日病愈。本諸素問論熱篇。彼此註釋者。皆不能無誤。旨未明也。敢釋之曰。其者指傷寒也。不兩感於寒者。不是一日並傳陰陽二經也。更不傳經者。邪在此經。更不傳彼經也。不加異氣者。傷寒病熱不重。感寒感風感溼感溫熱而變他病也。夫如是。則可期六經病愈日期矣。太陽篇曰。發於陽者七日愈。以是數計之。乃知六經之病。自一日受者。七日當衰。二日受者。至八日衰。亦是七日之數也。故七日邪在太陽。幸而更不傳陽明。更無變證。則至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如或二

日邪受陽明。更不傳變。至八日而陽明病衰。身熱少愈。又或邪受少陽。更不傳變。至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如四日邪傳少陰。更不傳變。至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乾已而嘔。又或六日邪傳厥陰。傳經盡而更不傳變。至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也。大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此二句總承六經而言。如言或傳或不傳。當病衰時。則皆大氣去而精神慧也。成氏註曰。六經傳變。則與更不傳經之說背矣。素問馬氏註七日之際。巨陽病衰。頭痛少愈。正以初時所感之邪太盛。既以二日傳之陽明矣。而其未盡傳者何。在太陽至此。而比之一日之際少愈焉。六日傳至厥陰。而其未盡傳者。尚在少陰。至十二日比之六日之際少愈焉。如果傳至陽明。由此而傳之厥陰。當六日之時。前之邪氣未盡。傳者俱如太陽之尚在。自頭痛以至囊縱。諸證紛紜。甚於兩感矣。七日之際。焉得不死。反曰病衰乎。况太陽受病。若必傳變六經。則二日陽明。三日少陽。本經猶有頭痛。至四日傳太陰。太陰經不至頭。當腹滿咽乾之時。不得有頭痛矣。何必至七日而頭痛少愈也。或曰。太陽傳陽明。其未盡傳者。尚在太陽。豈無是證歟。曰。有之。是太陽陽明并病之證也。若釋太陽證衰而傳之陽明如此。則非矣。由岐伯無更不傳經。不加異氣三句。而馬

氏註素問。遂失合仲景之意耳。或曰。所謂更不傳經者。謂六經傳遍。七日當再傳太陽也。噫。此因成氏註釋之謬。後世有是說耳。然已辨之詳矣。或曰。子謂更不傳經。如曰太陽更不傳陽明者。有據乎。太陽篇曰。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謂不傳也。少陽篇曰。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爲三陰不受邪也。是皆當傳不傳者也。雖仲景此篇似有可疑。曰頭痛少愈。身熱少歇。耳聾少聞。少腹微下。是病衰而未全愈也。曰腹減如故。渴止舌乾已。大氣皆去。而後爲全愈也。六經病衰與愈。何不同歟。要之。仲景之論。本之素問。學其大體而已。卽六經病衰之期。寧無先之者乎。後之者乎。傷寒原不以日數拘也。況傳經六日。至於囊縮。危且急矣。得至十二日病衰而囊縱者。不可以爲常也。學者當以圓通得之。

溫病熱病解

原病集

朱端生改

傷寒者。以病因而爲病名者也。溫病熱病。以天時與病形而爲名者也。由三者皆起於感寒。或者通以傷寒稱之。夫通稱傷寒者。原其因之所自耳。至於用藥。不可

以一例施也。何也。人之傷寒。蓋於霜降後。春分前。天令嚴冷之時。感而即發。寒邪閉其腠理。故非辛甘溫之劑。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所以桂枝麻黃等湯之必用也。溫病熱病。在霜降後。春分前。感不即發。寒邪伏於肌肉。至春夏天令暄熱之時。怫然自內達外。鬱其腠理。無寒在表。此非辛涼之劑。不足以解之。此桂枝麻黃等湯之所以不用也。而後人所處。沖和湯。通解散。解肌湯。調和表裏者。之所以可用也。夫即病之傷寒。有惡風惡寒之證者。風寒在表。而表氣受傷故也。後發之溫病熱病。有惡風惡寒之證者。重有風寒新中。而表氣亦受傷故也。若無新中之風寒。則無惡風惡寒之證。即間有之。亦因病人表氣本虛。熱達於表。又重傷表氣。故不禁風寒。非傷風惡風。傷寒惡寒。但衛虛則惡風。營虛則惡寒耳。故仲景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不惡寒。則病非外來。渴則明其熱自內熾。溫病如此。則熱病可類推矣。凡不渴而惡寒者。非溫病熱病明矣。然溫病熱病。亦有先見表證而後入裏者。由怫鬱自內達外。熱鬱腠理。不得外泄。遂還裏而成。可攻之證。非如傷寒從表而始也。或者不悟此理。乃於春夏溫熱病。而求浮緊之脈。不亦疎乎。不知緊爲寒脈。有寒邪則見之。無寒邪則不見也。豈其本然哉。又或者不識脈形。但

見弦便呼爲緊。斷爲寒而妄治。蓋脈之盛而有力者。每每見弦。豈可錯認爲緊而斷爲寒。夫溫熱病之脈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甚於左手。誠由怫鬱在內故也。其或左手盛或浮者。必有重感於風寒。否則非溫熱病。暴感風寒之病耳。凡溫熱病。若無重感表證。雖見而裏熱爲多。故不渴者少。治法當以清熱爲主。而解表兼之。亦有治裏而表自解者。余每見世人治溫熱病。或誤攻其裏。猶無大害。誤發其表。變不可言。此足以明其熱之自內達外矣。其間有誤攻裏而致大害者。乃春夏暴寒所中之疫證。邪純在表。未入於裏故也。寧可與溫熱同論哉。夫惟世以溫熱病混稱傷寒。故每混寒熱二字。以求浮緊之脈。以用溫熱之藥。又方書多混稱四時傷寒。每以春夏之溫熱病。與秋冬之傷寒一類治之而無別。不知秋冬之傷寒。真傷寒也。春夏之傷寒。疫病也。與溫病自是兩塗。豈可同治。况傷寒之有直傷陰經與太陽。雖傷不及鬱熱。卽傳陰經爲寒證而當溫者。又與溫熱大不相同。其可妄治乎。或者知一不知二。謂仲景發表之藥今不可用。而攻裏之藥乃可用。嗚呼。其可用不可用之理。果何在耶。彼時行不正之氣所作。及重感異氣而變者。又當觀其何時何氣。參酌傷寒溫熱之法。損益而治之。尤不可例以仲景卽

病傷寒之藥通用也。

辨正風溫溫瘧溫毒溫疫

從喻嘉言春溫論校訂

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論熱溫病之大原也。傷寒論云。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尙引日。再逆促命期。此論溫病之大勢也。自王叔和論溫條中。有風溫溫瘧溫毒溫疫四變之說。而其旨反晦。蓋冬傷於風。至春始發爲風溫。冬傷寒。至春始發爲溫病。其理一也。觀仲景於溫字上加一風字。正以別夫傷於寒者耳。汗後身反灼熱。脈陰陽俱浮。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一一盡顯傷風之因。則不可復從溫病之傷寒施治矣。故溫爲怫鬱。自內達外。不可發表。風溫爲衛虛自汗。更不可發表。卽誤下亦致表邪內陷。誤火亦致外助溫氣。皆爲促其死亡。後人不察。惜其有論無方。詎知森森治法。全具於傷風傷寒證中。正賴後人之因時設施乎。叔和不究精微。

之用。謂風溫卽是溫病之變。不知仲景正特出手眼處。見冬不藏精之人。兩腎間先已習習生風。得溫風相召。而病發於春。溫病中之風溫。亦猶冬寒證之有傷風也。後世喻嘉言別其重感重變之誤。誠爲卓識。但謂溫病發於太陽經。風溫中於少陰經。誤之甚矣。風溫如果中於少陽。則下之必致死亡。熏之必得少解。焉有初起反發熱脈浮。誤下止便不利。誤火則一逆再逆哉。至若溫瘧者。因冬不藏精。邪本輕淺。故止成瘧。寒熱時發時止。非外感之正病也。內經云。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燥。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俱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名曰溫瘧。可見溫瘧爲冬不藏精。故風寒得以入腎。又見溫瘧。遇溫尙不易發。必大暑大汗始發之也。叔和以重感於寒立說。豈其不讀內經乎。又如溫毒者。因久病不解。熱邪熾甚。亦溫病中之一病也。溫證之有溫毒。亦如傷寒之有陽毒陰毒耳。仲景不以傷寒中之寒毒另爲一證。叔和何得以溫病中之溫毒別立一名。更如溫疫。因時下另感一氣。乃溫病而加時加疫。又非溫證之比矣。其辨詳於喻氏溫疫論中。

溫疫論

喻嘉言著

聖王御世。春無愆陽。夏無伏陰。秋無淒風。冬無苦雨。乃至民無夭札。物無疵癘。太和之氣。彌滿宇宙。安有所謂溫疫哉。然而周禮難以逐疫。方相氏掌之。則溫疫之由來久矣。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飲。芳香之藥。上已採蘭草以襲。芳香之氣。重絛穢也。後漢張仲景著傷寒論。欲明冬寒春溫。夏秋暑熱之證。自不能并入疫病以混常法。然至理已畢具於脈法中。叔和不爲細繹。乃謂更遇溫氣。變成溫疫。又謂春應溫而反大寒。夏應熱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熱。冬應寒而反大溫。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多病相似者。此時行之疫氣也。又謂從春分節以後。至秋分節以前。天有暴寒。皆爲時行寒疫。是皆使人不能無疑者耳。蓋四時不正之氣。感之者。因而致病。初不名疫也。因病致死。病氣尸氣。混合不正之氣。斯爲疫矣。以故雞溫死雞。猪溫死猪。牛馬溫死牛馬。推之於人。何獨不然。凡饑饉兵凶之際。人體虛乏。所以溫疫病盛行。大率春夏之交爲尤甚。因溫暑溫熱之氣。交結互蒸。人在其中。無隙可避。故沿門合境。受之者。無不渾身壯熱。眩暈嘔逆。病如一類。

况乎共室連床。邪穢尤易相親。尸蟲載道。呼吸即能相染哉。是以盛夏溫熱之病。即藏濕熱在內。一人受之。即爲濕溫。一方徧傳。溫爲疫也。然世俗所稱大頭瘟者。頭面腮頰腫如瓜瓠是也。蝦蟆瘟者。喉痺失音。頸節脹大是也。瓜瓠瘟者。胸脇高起。嘔汁如血是也。疔瘡瘟者。遍身紅腫。發塊如瘤者是也。絞腸瘟者。腹鳴乾嘔。水泄不通是也。軟脚瘟者。便清泄白。足重難移是也。小兒痘疹尤多。以上疫證。倘不明治法。咸委之劫運。謂非醫者之罪耶。觀仲景於平脈篇中云。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於上焦。濁邪中下焦。清邪中上。故名潔也。濁邪中下。故名渾也。陰中於邪。內必慄也。凡二百六十九字。闡發奧理。全非傷寒所有之事。乃邪疫從入之門。受病之總。人自不識耳。篇中大意。謂人之鼻氣通於天。故陽中霧露之邪。爲清邪。從鼻息而上入於陽。入則發熱頭痛項強頸攣。正與俗稱大頭瘟、蝦蟆瘟之說符也。人之口氣通於地。故水土之邪。爲飲食濁味。從口舌而下入於陰。入則人必先內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下重。臍築攢痛。正與俗稱絞腸瘟、軟脚瘟之說符也。然從鼻口所入之邪。必先注於中焦。以次傳布上下。故中焦受邪。因而不即治。則胃中爲濁。營衛不通。血凝不流。其病變即在中焦。俗稱瓜瓠瘟、疔瘡瘟。

等證。則又陽毒癰膿。陰毒偏身青紫之類是也。凡傷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由外廓而入。故邪在表者。汗之即散。邪在裏者。下之即解。溫疫之邪。則直行中道。散漫三焦。故雖表之不散。攻之復合。此疫證與傷寒表裏諸法。所以略無干涉也。治者於未病前。先飲芳香正氣藥。使邪不能入。邪既入。則以逐穢爲第一義。斯又得焉。上焦如霧。升而逐之。中焦如漚。疏而逐之。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各兼以解毒。使營衛既通。乘勢逐拔。病安從奈我哉。

中暑中熱論

王安道著

潔古云。靜而得之爲中暑。動而得之爲中熱。中暑爲陰證。中熱爲陽證。東垣云。避暑熱於深堂大廈得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頭痛惡寒。身形拘急。肢體疼痛而心煩。肌膚大熱而無汗。是爲房室之陰寒所遏。使周身陽氣不能升越。大順散主之。若行人或農夫。於日中勞役得之者。名曰中熱。其病必苦頭痛。發躁惡熱。捫之肌膚大熱。大渴引飲。汗大泄。無氣以動。乃爲天熱。外傷肺氣。蒼朮白虎湯主之。余竊謂之不然。蓋暑熱者。夏之令也。大行於天地之間。或勞動。或饑餓。元氣虧乏。不足

以禦天令亢熱。於是受傷而爲病。名曰中暑。亦名中熱。其實一也。今乃以動靜所得分之。何哉。夫中暑熱者。因多在勞役之人。勞役則虛。虛則邪入。邪入則病不虛。則天令雖亢。亦無由以傷之。彼避暑於深堂大廈。得頭痛惡寒等證。蓋亦傷寒之類是耳。烏得以中暑名之耶。其所以煩心與肌膚大熱者。由身中陽氣。爲陰寒所遏而作。非暑邪也。苟欲治之。非辛溫發散之劑不可。今乃以大順散治之。吾恐不能解表。反增內煩矣。夫大順散一方。原其初意。本爲冒暑伏熱。引飲過多。脾胃受寒濕而立。故甘草薑皆經火製。又用肉桂而非桂枝。蓋溫藥也。內有杏仁。不過取其能下氣耳。今世俗往往不明。類曰夏日陰氣在內。大順散必用之藥。吁。其誤也不亦甚歟。夫陰氣非寒氣也。以夏月陽氣發散在外。故陰氣在內耳。豈得治陰氣爲寒氣而用溫熱之藥乎。陰果爲寒。何以夏日則飲水乎。其白虎湯雖宜用。亦不可視爲通行之藥。必參之治暑諸方。隨所見證而用之。然後合理。若所謂靜而得之之證。雖當暑月。原非暑證。宜分出治之。使後人勿致有似同而異之感。

附傷暑脈證論

王安道著

觀仲景論傷寒。則知中暑中暍中熱。同一夏令之病。但其脈證有虛實耳。何潔古強以動靜分暑熱。而與夏日傷冷之病並稱乎。此亦名不正矣。大約暑之傷也。勞苦多得之。闡要云。暑邪中太陽。開腠理。奪正氣。若隨汗大泄。邪不入裏。所謂精氣奪則虛。而發熱者。虛火是也。脈當遲細。宜扶正氣為主。帶祛暑邪。清暑益氣湯之類是也。東垣又有血虛發熱。證類白虎。惟脈不長為辨。此又似中暑而非中暑。類傷寒又有類中暑。辨不可不明。治豈可不慎哉。

濕論

杜銅峰著

濕者。天地間陰陽蒸潤之氣也。所感之由。或因霧露之侵。或因陰雨所客。或因汗出沾衣。為風所闕。或因涉水行泥。為寒所鬱。或因引飲過多。或以卑濕之地。有傷於皮肉筋骨。或感頭面四肢。尤多患於腰脚者。蓋傷濕則下先受之也。更喜侵於脾胃者。以其同氣相感也。大抵濕之為病。感於寒則為寒濕。兼於風則為風濕。動於火則為濕熱。逆於氣則為濕氣。鬱聚於中則為痰。流注於下則為水。入皮膚則為頑痺。入氣血則為倦怠。入肺則為喘滿。入脾則為濕痰腫脹。面目萎黃。入肝則

脇滿而四節不利。入腎則腰痛胯痛。身如板夾。脇如沙墜。入府則麻木不仁。入藏則肢體強直。注於關節。或腫或疼。流於經絡。難伸難屈。滯於經脈。則爲脚氣等疾。若內素有寒濕。或初患浮腫等證。又重感外濕。以致內外交攻。正氣衰竭。卒倒無知。似乎中風。其脈沉澹細遲者。卽中濕也。凡治者。宜分其屬寒屬熱以施之。濕熱者。脈必洪數沉實。證必溺赤口渴。如水之瀦蓄而無從得出之。故宜利小便爲主。卽開溝渠以泄水之義也。寒濕者。脈必沉細緩弱。證必倦怠濡泄。如地雨泥而不能生物之象。故用燥脾土爲主。猶用乾灰以收泥濕之義也。外如中濕者。乃寒濕之甚。陽氣衰微。非參芍桂附等甘溫辛熱之劑。不能治之。又如積凍凝陰。雨雪相繼。而求開霽回春於和氣杲日之義也。是以濕之爲病。所在皆有。而人不知治者衆矣。醫者宜審之。

霍亂證治論

王損菴著

霍亂之治。嘗考之內經。有太陽所致。爲中滿霍亂吐下。有土鬱之發。民病嘔吐霍亂。注下有歲土不及。風乃大行。民病霍亂飧泄。有熱至則身熱霍亂吐下。靈樞曰。

足太陽之別。名曰公孫。去本節後一寸。別走陽明。其別者。入絡腸胃。厥氣上逆則霍亂。實則腸中切痛。虛則蠱脹。有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行。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腸胃。爲霍亂。至巢氏病源。因此一條。乃云。霍亂者。由清濁二氣相干於腸胃間。因遇飲食而變。發則心腹絞痛。挾風而實者。發熱頭痛體疼。虛則但心腹痛而已。亦有因飲酒食肉。腥膻生冷過多。居處不節。或露臥濕地。或當風取涼。冷風之氣。歸於三焦。傷於脾胃。水穀不化。皆成霍亂。自巢氏之說行。後世守之爲法。無復知有內經諸條者矣。至河間云。吐下霍亂。三焦爲水穀傳化之道路。熱氣盛則傳化失常。而吐瀉霍亂。火性燥動故也。世俗止謂是停食者。誤也。轉筋者。亦是脾胃土衰。熱氣燥燥。夫筋則筋攣而動。非寒也。夫論病當從內經。隨宜施治。安可執一端而已哉。張戴人則以風濕。喝三氣合而爲邪。以脾濕土爲風木所剋。鬱則熱乃發。發則心火炎上。故嘔吐。嘔吐者。喝也。脾濕下注。故注瀉。注瀉者。濕也。風急則轉筋。轉筋者。風也。可謂善推病情者乎。海藏亦謂風濕熱外至。生冷內加。內外合病者。此條殆似之矣。然則此病當何以爲要。謂脾胃之濕爲本。諸邪感動者。爲病之由。而其間脾胃有虛有實。邪有陰陽相感之孰甚者。皆宜消息處治。至若明

理論謂傷寒吐利者。由邪氣所傷。霍亂吐利者。飲食所傷。其有兼傷寒之邪。內外不和。加之頭痛發熱而吐利者。是霍亂傷寒也。原仲景之意。豈必在飲食始爲病哉。由寒邪傳入中焦。胃久因之不和。陰陽否隔。故得至此耳。不然何以用理中。四逆等湯治之。然病有乾霍亂。濕霍亂。乾霍亂死者多。濕霍亂死者少。蓋濕者上吐下利。則所傷之物得以出泄。胸中水穀盡則止。所以死者少。乾者上不得吐。下不得利。則所傷之物不得出泄。擁閉正氣。乖隔陰陽。煩擾悶亂。喘脹而死者多矣。嗟乎。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寧有此證耶。

瘧疾證治論

張景岳著

內經論瘧多以風寒暑濕爲言。然風與暑。陽邪也。寒與濕。陰邪也。得病之由。多因夏傷於暑。汗大泄。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悽愴之水。寒邪先伏於皮膚。及遇秋令。而新涼束之。則表邪不能外越。於是乎陰欲入而陽拒之。陽欲出而陰遏之。陰陽相搏而病作矣。其證大抵多熱多寒。或單寒不熱。或單熱不寒。或先寒後熱。或先熱後寒。或有汗無汗。或汗多汗少。或頭疼骨痛。大渴引飲。或嘔吐不思食。或煩躁不

得眠。或大便燥結。或腹滿瀉利。其淺者。病在三陽。能隨衛氣以爲出入。而一日一作。其深者。病在三陰。則邪氣不能與衛氣並出。故或間日一作。或三四日作。作愈遲者。其病愈深。是以瘧之輕重。惟在陰陽淺深。於本經則有寒溫瘧瘧。及六經五臟之分。語無漏義矣。丹溪復有水食痰飲敗血之別。此不過瘧之兼證耳。豈果因此而成瘧哉。其外如瘧瘧者。出嶺南瘧濕之地。牝瘧者。多生陽氣不足之人。勞瘧者。表裏氣虛。因勞所發。鬼瘧者。本無瘧鬼。邪氣亂神。故治瘧者。當察其邪之深淺。證之陰陽。必令其自藏而府。自裏而表。由陰而陽。由晏而蚤。引而散之。升而舉之。使邪氣得出。自然和矣。至於痰食血氣。內寒內熱等證。不過隨其甚者而兼治之。弗得以此爲主而兼補。然邪在陽者。取汗易。邪在陰者。取汗難。又熱多者。涼藥爲靈。寒多者。溫藥爲主。其有外受風寒。內傷生冷。表裏俱虛。則瘧痢並作者。以瘧感由經。痢感由藏。但兼表裏而去。其溫濕之本。亦必漸愈也。

痢疾證治論

張景岳著

痢疾卽古所稱腸澼也。自仲景而後。又謂之滯下。其所下者。或赤或白。或膿或血。

有痛者。有不痛者。有裏急後重者。有嘔惡脹滿者。有噤口不食者。有寒熱往來者。雖有變態多端。終不外乎表裏寒熱。而於虛實之辨。更爲切要。若以表裏言之。如經云。春傷於風。夏爲飧泄。腸澼。又曰。虛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之間。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澼出如糜。是皆由於外邪。卽時氣相傳之屬也。凡邪在表者。必有表證。但兼其表而行散之。邪解而痢自愈。如無表證。則必由口腹。悉屬內傷也。但傷於內者極多。因於表者間或有之。此表裏之不可不辨也。若以寒熱言之。則古以赤者爲熱。白者爲寒。至劉河間非之。如赤白相兼者。豈寒熱俱盛於腸胃。而同爲痢乎。蓋白者肺之色也。青者肝之色也。黃者脾之色也。赤者心之色也。至色黑而亦言爲熱。由火過熱。反兼勝己之化。故色黑也。或言痢色青白爲寒者。誤也。若果爲寒。則不能消穀。何由反化爲膿乎。又曰。若完穀不化而色不變。吐痢腥穢。澄澈清冷。小便清而不濇。身涼不渴。脈遲細而微者。寒證也。凡消穀者。無問痢色及他證。便爲熱也。其言治曰。苦能燥濕。寒能勝熱。或微加辛熱以佐之。又曰。行血則便膿自愈。調氣則後重自除。此皆河間之說也。丹溪則引之曰。赤利乃自小腸來。白痢乃自大腸來。皆濕熱爲本。自二子言出。而後世莫違之。雖

二家方書。非無從溫之治。然亦不過備立言之缺略。而其大意。則專以濕熱為主。今之醫家。悉宗此訓。一見痢證。無分寒熱虛實。或謂欲清其火。非芩連不可。欲去其積。非硝黃不可。欲行血者。必用當歸。延胡之類。欲利水祛濕者。必用五苓。益元之類。欲補中行滯者。必用檳榔。木香。枳實之類。欲和血涼血者。必用丹皮。白芍。地榆之類。朝夕更改。不過如是。及至臨危。猶云濕熱未除。積滯未消。舉世皆然。可勝其害。愚見則大不然。夫瘧痢疾發於夏秋。本因溽暑。豈云非熱。但炎蒸之令。本乎天也。苟能順天之令。焉得有病。惟因熱求涼。過於縱肆。則病由乎人耳。故凡風寒之中於外者。其邪在經。病多爲瘧。生冷之傷於內者。其邪在藏。病多爲痢。或表裏俱傷。則瘧痢並作。未有不中於寒而爲瘧。爲痢者。此致病之本。其爲寒爲熱。可知也。若暑邪之鬱久而成熟。所以痢多熱證。此固自然之理。然有貪食瓜果。過傷生冷。未及鬱積。隨觸而痢者。豈是鬱熱耶。又有素慎口腹。或中雨水陰寒。或因飲食之相犯。皆能致痢。是又何熱之有哉。且凡病痢者。必有膿血。使無膿血。焉得爲痢。蓋傷其藏腑之脂膏。動其腸胃之脈絡。故或寒或熱。皆成膿血。若謂膿血必因乎熱。豈痢疾絕無寒證耶。使必待完穀不化。痢色不變。及澄澈清冷等證。始認爲寒。

則其陽已盡去。脾已盡敗。幾於危矣。豈無其漸而遽至是哉。不知至此之由。卽寒證也。矧痢因於濕生於土。夫五行之理。熱因火化。寒因水化。此陰陽之不易者也。惟濕土寄旺於四者之中。故從乎火則陽土有餘。而濕熱爲病。從乎水則陰土不足。而寒濕爲病。故但言濕熱而不去寒濕。豈非醫家之誤乎。至於以赤白分寒熱者。是古法本不爲謬。而河間乃謂白者屬肺。赤者屬心。蓋謂白主乎氣。赤主乎血。亦近理也。若以愚見言之。則赤中未必無白。白中豈必無赤。赤白兼者。豈其寒熱同病乎。但其清濁微甚。是有陰陽可辨耳。雖赤痢亦有寒證。然終是熱多。白痢亦有熱證。然終是寒多。其有白而熱者。則證脈必熱。赤而寒者。則證脈必寒。亦易辨也。若謂白必屬肺。恐白痢非血化。赤必屬心。恐血痢不離乎氣。此寒熱之不可不辨也。再以虛實言之。如頭痛身熱。筋骨酸痛者。表邪之實也。脹滿惡食。急痛拒按者。裏邪之實也。舉按滑數。往來有力者。脈息之實也。煩渴引飲。喜冷畏熱者。陽邪之實也。舍此之外。無可言實矣。今有以口渴爲熱者。不知凡係瀉痢。必亡津液。液亡於下。則津涸於上。焉得不渴。故當以喜熱喜冷分虛實也。有以腹痛爲實者。不知痢出於藏。則腸胃必有損傷。膿血切膚。焉得不痛。故當以痛之緩急按之可否。

藏之陰陽。腹之脹與不脹。分虛實也。有以小水之黃赤短爲實熱者。不知水從痢去。溲必不長。液以亡陰。溺因色變。故當以便之熱與不熱。液之涸與不涸。分虛實也。有以裏急後重爲實熱。但知濕熱壅於大腸。因而重墜。不知氣陷則倉廩不藏。陰亡則門戶不攝。故當以病之新久。質之強弱。分虛實也。若邪正不明。禍如反掌。此虛實之不可不辨也。以治法言之。則當求其所入之邪。所受之藏。以明致病之本。其他所變。皆爲標也。如因於濕熱者。去其濕熱。因於積滯者。去其積滯。因於氣者。調其氣。因於血者和其血。新感而實者。可以通因通用。久病而虛者。當以塞因塞用。是皆常法。無待言矣。第見今人之病痢者。虛常六七。而治利者。補無一二。氣本陷矣。而復行其氣。後重不將甚乎。中本虛矣。而再攻其積。元氣不將竭乎。濕熱傷血。自宜調血。若過用推陳。血愈傷矣。津亡作渴。自宜止渴。若專於滲利。津愈亡矣。使必待血和痛止而後補。則事已無及矣。此無他。本末未明。但舉現在有形之疾病。不知可慮者。在無形之元氣也。苟未省夫寒熱新久而一概混治。其能免於虛虛實實之誤哉。

泄瀉九法論

李念莪著

內經之言泄瀉。或言風。或言濕。或言熱。或言寒。此明四氣皆能泄也。又云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此明脾虛下陷之泄也。統而論之。脾土強者。自能勝濕。無濕則不瀉。故曰濕多成五泄。若土虛不能勝濕。則風寒與熱皆得干之而爲病。其治法有九。一曰淡滲。使濕從小便而出。如農人治潦。導其下流。雖處卑濕。不憂巨浸。經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又云。在下者。引而竭之是也。一曰升提。氣屬於陽。性本上升。胃氣迫注。輒爾下陷。升柴羌葛之類。鼓舞胃氣上騰。則注下自止。又如地下淖澤。風之即乾。故風藥多燥。且濕爲土病。風爲木藥。木可勝土。風亦勝濕。所謂下者舉之是也。一曰清涼。熱淫所致。暴注下迫。苦寒之劑。用滌煩蒸。猶溽暑伊鬱之時。而商飈颯然。倏動。則炎熇如失矣。所謂熱者清之是也。一曰疏利。痰凝氣滯。食積所停。皆令人泄。隨證祛逐。勿使逗留。經云。熱者洩之。又云。通因通用也。一曰甘溫。泄利不已。急而下趨。愈趨愈下。泄何由止。夫甘能緩急。善禁急速。且稼穡作甘。甘爲土味。所謂甘以緩之是也。一曰酸收。瀉下有日。則氣散不收。無能統攝。則注下何時而已。酸之一味。能助收攝之權。經云。散者收之是也。一曰燥脾。土德無慙。水邪不溢。故瀉者。皆成於土濕。濕皆本於脾虛。倉廩得職。水穀善分。虛而不培。濕淫

轉甚。經云。虛者補之是也。一曰溫腎。腎主二便。封藏之本。位雖屬水。真陽之火寓焉。少火生氣。火爲土母。此火一衰。何以運行三焦。熟腐水穀乎。故積虛者必挾寒。脾虛者必補母。經云。寒者溫之是也。一曰固瀉。注瀉日久。幽門道滑。雖投溫補。未克奏功。須以瀉劑。久則變化不愆。揆度合節。所謂滑者瀉之是也。夫是九者。治泄之大法。業無遺蘊。至於先後緩急之權。豈能預擬。臨證之頃。圓機靈變。可以胥天下并登於壽域矣。

腳氣論

王損菴著

按脚氣之病。自古無有稱之。自晉蘇敬始。其頭痛寒熱類傷寒。而病起足膝腫痛。則與傷寒異。其逆氣上行。類風厥而痛甚。乃至悶倒。則與風厥異。其兩足軟弱。類痿痺而時發時止。痛惟在足。則與痿之一廢不復。痺之無定所者異。致此之由。多因美飲醇醪。上承濕熱之下注。踏寒涉水。下吸清濕之上升。兩者交成。故名壅疾。自東垣有南方脚氣。外感清濕作寒治。北方脚氣。內傷酒乳作濕熱治之論。致使後人泥之。遂成南北兩派。互相拘執。不知北方縱無地之卑濕。其冒雨露。履汗襪。

與夫脫卸靴履。汗出而風吹之。致血凝於足。豈不與南方卑濕同類。盡屬外中者乎。南方縱無潼乳之濕。其酒食過多。與臟腑所傳津液水穀停積於中而下注者。豈不與北方潼乳之濕同類。盡屬內傷者乎。學者苟能圓通活變。斯萬舉萬當矣。

葉選醫衡

清 古吳 葉 桂天士選定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下

燥論

沈明生著

至真大要論列病機一十九條。而遺漏燥證。爲其兼乎風熱之化。故但言風熱而燥在其中矣。河間特補此義於原病式中。然義有未悉。敢再陳之。夫燥兼風化者。經云。風能勝溼。溼去則燥自生。始因風甚而燥及於肺。則木氣有餘。侮所不勝。而金更微邪。復因燥甚而病及乎肝。則木氣亢害。承者制之。而金行報復。故筋脈勁強。口噤風癰。皮膚燥屑。收斂急切之病生矣。燥兼熱化者。熱即火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始由真陰耗竭。致有尅金之火。而燥乃成。金受邪。不能生制火之水。而燥益甚。故消穀善飢。噎膈胃枯。二便閉塞。燥烈枯涸等證生矣。由熱生風。由風

生燥。燥又生熱。循環勝復。至於髓液咸枯。燥非淺患明矣。致燥之因。或遇陽明司天。燥化大行。或久勞於風日之中。頻適於火燥之畔。外因也。七情不節。神傷血耗。及大病吐汗下。尅伐太過。亡其津液。內因也。食味辛熱過多。虛勞誤投溫補。與夫服食家金石之劑。發燥。不內外因也。凡此諸論。皆令熱極生風。風火相煽。陰中伏火。煎熬津液。而燥證深矣。是以燥在外。皮膚皴揭。疥癢爪枯。燥在中。脾胃乾涸。消穀善飢。燥在上。則鼻燥咽乾。燥在下。則便難癰閉。兼熱則手足痿。兼風則瘰癧作。虛而燥熱。必致勞咳。實而燥熱。必見癩狂。挾痰食者。終爲噎膈等證。治燥之法。當觀沸釜之理。以血喻湯。而氣喻火也。若火猛湯沸。當沃薪滅火。不使絕竭。猶用芩連、梔、膏、朴、硝、大黃、大苦至寒治標等劑。清降火邪。則血不爲衰。而燥不爲甚也。若沸久將乾。又將添益新水。使能勝火。猶用地黃、門冬、參、耆、歸、芍、甘寒甘溫治本之劑。氣血雙補。則燥得所潤。而火有所制也。昔賢云。休治風。休治燥。治得火時。風燥了。然則獨無寒燥者乎。嘗考醫壘元戎有五方治燥諸法云。北方其脈遲。寒燥也。宜溫熱藥治之。如桂、附、硫黃、良薑、巴豆之屬。是知燥亦兼寒。張景岳論消渴亦云。陽勝固能消陰。陰勝獨不能消陽乎。經云。移寒於肺爲肺消。飲一溲二。死不治之。

證。曾以八味丸、歸脾湯。治一縉紳得愈。又如大便燥結。有係藏寒。則血枯。藏冷。則氣滯。食少。脈微。爲陰結者。宜半硫丸、香附湯治之。夫消渴閉結。燥證之大者。乃有屬於陰寒。海藏非鑿說矣。知常識變。圓妙無窮。始得不愧爲司命。

火論

劉宗厚著

火之爲病。其害甚大。其勢生彰。其死甚暴。何者。蓋能燔灼焚燄。飛走狂越。銷鑠萬物。莫能過之。遊行於三焦虛實之兩途。故凡動皆屬火。化火不妄動。隨觸而發。夫人在氣交之中。多動少靜。欲無觸發。可得乎。火一妄行。元氣更傷。動之極也。遂與元氣不兩立。經云。一水不能勝二火之火。出於天造。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龍火、雷火也。經所謂一水不勝五火之火。出於人爲。蓋大怒則火起於肝。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火起於腎。悲哀動中。則火起於肺。心爲君主。自焚而死。此五志厥陽之火也。又考內經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可見火熱致病者甚多。然五志之火。詳於河間。君相二火。辨自丹溪。可謂無漏義矣。其見之於證也。上爲喘嘔吐酸。吐血衄血。氣逆臍脹。脊痠冒昧。喉痺耳鳴等證。下爲暴注下迫。下血溺血。小便淋。

瀝。大便閉結。霍亂轉筋等證。或爲瘡腫癰疽。寒熱戰慄。擾躁狂越。證見於外。或爲悲哭譫妄。驚悸怔忡。骨蒸咳嗽。證發於內。凡諸火邪。不一而足。其形之於脈也。浮而洪數爲虛火。沉而實大爲實火。見於兩寸爲上焦之火。心肺是也。見於兩關爲中焦之火。脾胃肝膽是也。見於兩尺爲下焦之火。腎與膀胱是也。滑數而舉按皆有力。真火也。浮而重按全無。假火也。其藥之所主也。君火可以經伏。可以水滅。可以直折。黃連之屬可以制之。相火不可以水折。當從其性而伏之。惟黃柏之屬可以降之。然黃連瀉心火。黃芩瀉肺火。芍藥瀉脾火。柴胡瀉肝火。知母瀉腎火。此皆苦寒之味。能瀉有形之火耳。若飲食勞倦。內傷元氣之火。宜以甘溫之劑除之。如陽亢陰微。煎熬血液之火。宜以甘寒之劑降之。如門冬、地黃之屬。若左腎真陰失守而火熾。則地黃、元參之類。可以壯水制陽。若右腎命門虛弱。火衰則桂附之類。可以消陰益火。若胃虛過食冷物。抑遏陽氣於脾土之中。則升麻、葛根。可以升散鬱火。不明此類而求治火病。未免實實虛虛之誤矣。

痰論

徐用誠著

痰之爲病。仲景論四領六證。無擇敘內外三因。俱爲切當。蓋四領則敘因痰而顯諸證者。三因則論因有所傷而成痰者也。惟王隱君論人之諸疾悉出於痰。此發前人所未論。可謂深識痰之情狀而得其奧者矣。製滾痰丸一方。總治斯盛。固爲簡便。較之仲景。無擇。有表裏內外而分汗下溫利之法。則疏闊矣。况又有虛實寒熱之不同哉。夫痰之爲病。有因熱而生痰者。熱則熏蒸津液而成痰。亦有因痰而生熱者。痰則阻礙氣道而生熱。有因風寒火熱而得者。有因驚而得者。有因氣而得者。有因飲酒而得者。有因食積而得者。有脾虛不能運化而生者。有腎虛水泛爲痰者。風痰多成中風癱瘓奇證。寒痰多成冷痺骨痛。火痰多成煩熱喘嗽。溼痰多成倦怠嗜臥。驚痰多成心痛癰癩。氣痰多成胸腹膨脹。酒痰多成嘔吐泄瀉。痰飲多成脅滿胸臂痛。食積痰多成癖塊痞滿。脾虛之痰。因勞倦傷脾。痰清食少。腎虛之痰。因房勞傷腎。痿冷昏暈。然亦有痰冷而屬熱者。其爲病狀種種難名。王隱君論中頗爲詳盡。學者當察其病形脈證。則知所挾之邪。隨其表裏上下虛實治之可也。大凡病久淹留。卒不致死者。多因食積痰飲所致。此何以故。蓋胃氣亦賴痰積所養。飲食雖少。胃虛猝不便虛故也。亦有治痰用峻利藥過多。則脾氣愈虛。

津液不運。痰反生而愈甚。法當補胃清中氣。則痰自然運下。此法之本也。

咳嗽要論

張會卿著

咳嗽必由於肺。而內經則曰。五藏六腑。皆令人咳。是不獨在肺矣。蓋痰有內傷外感之分。故自肺而傳及五藏者有之。自五藏而傳及於肺者亦有之。如風寒暑濕傷於外。則必先中於皮毛。皮毛爲肺之合。而受刑不解。此則自肺而復傳於諸藏也。勞慾情志傷於內。則藏氣更傷。先由陰分而病及上焦。此則自藏而傳於肺也。但自表而入者。其病在陽。故必自表而出之。治法宜辛宜溫。求其屬而散去外邪。則肺氣清而咳自愈矣。自內而生者。傷於陰也。陰虛於下。則陽浮於上。水涸金枯。則肺苦於燥。肺燥則癢。癢則咳不能已。治此者宜甘以養陰。潤以養肺。使水壯氣復。而肺自寧也。大法治表邪者。藥不宜靜。靜則留滯不靜。久則必變生他病。故最忌寒涼收斂之劑。如五臟生成篇所云。肺欲辛者此也。治裏證者。藥不宜動。動則虛火不寧。真陰不復。燥癢愈增。病必日甚。故最忌辛香助陽等劑。如宣明五氣篇所云。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者此也。然表者雖宜動。動以散邪。若形病俱虛者。又

當補中而佐以和解。倘專於發散。恐肺益弱。腠理益疎。邪乘虛入。病反增劇也。治裏者。雖宜靜以養陰。若命門火衰。不能歸元。則參耆桂附。在所必用。否則氣不化水。終無補於陰也。至若因於火者。宜清。因於濕者。宜利。因痰者。降其痰。因氣者。理其氣。雖方書所載條目極多。求其病本。則惟風寒勞損二者。居其八九。風寒者。貴在陽實。勞損者。貴在陰虛。此咳證之綱領。其他治標之法。亦不過隨其所見之證。調之而已。至於老人久咳。則元氣既虛。本難全愈。多宜溫養脾肺。或兼治標。但保其不至羸困。則善矣。觀者詳之。

虛勞論天士改

李念莪著

按內經之言虛勞。惟是氣血兩端。至巢氏病源始分五藏之勞。七情之傷。甚至分六極三十二蒸。本事方更分傳尸鬼疰。至於九十九種。其鑿空附會。重見複出。固無論已。且使學者惑於多歧。伊誰之咎乎。蓋以內經爲式。第以脾腎分主氣血。約而該確。而可守也。夫人之虛。不屬於氣。卽屬於血。五藏六腑。莫能外焉。而獨居脾腎者。水爲萬物之元。土屬萬物之母。二藏安和。一身皆治。百病不生。夫脾具土德。

脾安則土爲金母。金實水深。且土不陵水。水安其位。故脾安則腎愈安也。腎兼水。火。腎安則火不挾肝上泛而凌土濕。火能益土。運行而化精微。故腎安則脾愈安也。孫思邈云。補脾不如補腎。許學士云。補腎不如補脾。兩先生深知二藏爲生人之根本。又知二藏有相贊之功能。故其說似背。其旨實同也。救腎者必本於陰血。血主濡之。血屬陰。主下降。虛則上升。當斂而抑。六味丸是也。救脾者必本於陽氣。氣主煦之。氣爲陽。主上升。虛則下陷。當升而舉也。補中益氣湯是也。近世治勞。專以四物湯加知柏。不知血藥常滯。非痰多食少所宜。血藥常潤。久行必至滑腸。且知柏性苦寒。能瀉實火。名曰滋陰。其實燥而損血。且苦先入心。久而增氣。反能助火。至其敗胃。所不待言。丹溪有言。實火可瀉。虛火可補。勞證之火。虛乎實乎。瀉之可乎。矯其偏者。輒以桂附爲家常茶飯。此惟火衰者宜之。若氣血燥實之人。能無助火爲害哉。大抵虛勞之證。疑難不少。如補脾補肺。法當兼行。然脾喜溫燥。肺喜清潤。保肺則礙脾。補脾則礙肺。惟熱燥而甚。能食而不瀉者。潤肺當急。而補脾之藥不可闕也。倘虛羸而甚。食少瀉多者。雖喘嗽不寧。但以補脾爲急。而潤肺之藥宜戒矣。常見勞證之死。多死於泄瀉。泄瀉之因。多因於清潤。司命者能不爲之兢

競耶。又如補腎補脾。法當兼行。然方欲以甘寒補腎。其人減食。又恐不利於脾。方欲以辛溫快脾。其人陰傷。又恐愈耗其水。兩考衡量。而較重脾者。以脾土上交於心。下交於腎也。若腎大虛而勢危篤。又不可拘執。當隨時參活法耳。前哲有言。土旺而金生。勿拘拘於保肺。水壯而火熄。毋汲汲於清心。可謂洞達內經之旨。深窺根本之治者也。

吐血二二要論

繆仲淳著

凡治吐血。宜降氣。不宜降火。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補肝。不宜伐肝。何謂宜降氣。不宜降火也。氣有餘便是火。氣降則火降。火降則氣不上升。血隨氣行。無濫出上竅之患矣。降火必用寒涼之劑。反傷胃氣。胃氣傷則不能統血。血愈不能歸經矣。今之療吐血者。大患有二。一則專用寒涼。如芩、連、山梔、青黛、柿餅灰。四物湯加知、柏之類。往往傷脾作泄。以致不救。一則專用人參。以致肺熱。使肺愈傷。效逆愈甚。亦有用參而獲效者。此是氣虛嗽咳。氣屬陽。不由陰虛火熾所致。然亦百不一二也。宜以白芍、炙甘草制肝。枇杷葉、麥冬、橘紅、貝母、薄荷清肺。米仁、山藥養脾。韭菜、降

香、蘇子下氣。青蒿、鼈甲、銀柴胡、地骨皮補陰清熱。棗仁、茯神養心。地黃、山萸、枸杞、牛膝補腎。此屢試輒驗之方。然陰無驟補之法。非多服不效。病家欲速其功。醫者張皇無主。百藥雜試。以致隕命。覆轍相尋而不悟。悲夫。何謂宜行血不宜止血也。血不循經絡者。氣逆上壅也。夫血得熱則行。得寒則凝。故降氣行血。則血循經絡。不求止而自止矣。若有意止血。則血凝。血凝則必發熱惡食。及胸脅痛。病日沉痼矣。何謂宜補肝不宜伐肝也。經曰。五藏者。藏精氣而不瀉者也。肝爲將軍之官。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職也。養肝則肝氣平。而血有歸。伐之則肝虛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此三者。乃余獨得之要。當爲斯世告之。

諸血病論

朱端生著

經云。榮者。水穀之精氣也。調和於五藏。洒陳於六腑。乃能入於脈也。源源而來。生化於脾。總統於心。藏受於肝。宣布於肺。施泄於腎。灌溉一身。出入升降。皆有所使。故目得之而能視。耳得之而能聽。手得之而能攝。掌得之而能握。足得之而能步。苟調養未周。而內動於相火。外傷於寒熱。則氣血亂其常度。而病生矣。凡陽盛陰虛。

有升無降。血隨氣升。越出上竅。則上見於鼻。故鼻中出者爲衄血。以鼻竅通於腦。火上冲於腦。又肺竅通於鼻。火內炎其金也。口中出者爲吐血。又有嘔血。咯血。咳嗽血之不同焉。吐血者。血雖出而無聲。一吐輒以升計。甚至斗許。而色頓白。舉體懈惰。乃陽明胃經之火上逆。證雖極險。而實易治。以邪淺在府。未動藏陰。又陽明爲氣血俱多之經故也。嘔血者。血每出則先有嘔逆聲。其血必紫黑成塊。脅痛內熱。氣塞煩悶。乃肝厥陰經之火。或盛怒不和所致。急宜降氣清火。以肝爲牝藏。爲納血之海。其氣最宜靜固。一有不寧。則衝脈騰沸。譬如大海生濤。未有不拍天而撼島者。倘遷延不治。必至上湧不止而死矣。咯血者。每血出喉中先癢。癢則所咯皆血。其血或鮮或紫。或兼有痰。口燥咽乾。心虛驚悸。乃手少陰君火太盛。或夏月暑熱傷心所致。宜清心降火。若由於情思者。又宜於自己消息之。苟患是而一任其縱橫。雖瓊漿玉醴。其如心病何哉。咳血者。其證必先病咳嗽。咳之不已。復有鮮血。卽世所謂虛勞之證。或痰內有紅絲。是爲肺痿。皆陰精虧損。陽火亢極。銷鑠肺金所致。患此必十死八九。最爲難治。嗽血者。素未嘗病。欬而又無欬逆聲。但痰嗽則必有血。四肢無力。或兼泄瀉。乃鬱結傷脾。或久坐臥傷氣所致。宜培補真元。

雖人參、煨薑亦可選用。惟忌苦燥。以苦傷陽而燥傷陰也。唾血者。每有鮮血必隨唾而出。骨蒸內熱。乾咳肌瘦。乃腎水枯涸。火反內淫。或入房太甚。陰虛火盛所致。與肺病欬血同爲危候。治此者。必曲盡其術。天始克旋。毋專恃功於知藥也。又血從齒齦出。謂之牙宣。胃與腎之火也。血從汗孔出。謂之肌衄。從舌出。謂之舌衄。心與肝之熱也。此皆血之見於上者也。其病於下。在大便。則有腸風、藏毒、滯下、便紅之殊。在小便。則有赤淋、溺血、帶下、崩中之異。腸風者。其人本腸胃畜熱。熱則生風。或邪氣外入。滲透腸間。其血來色必清淡。藏毒者。喜食膏粱。過耽醇醴。或偏服熱藥。蘊毒臟腑也。其血來必渾濁。滯下之由。多由濕蒸熱瘀。故必膿血相雜。裏急後重。便紅之病。多由脾虛失統。故但有血而無膿。澼澼作聲。赤淋則溺管澀痛。法宜清利。溺血便是溺中見紅。法當涼解。帶下者。經水淋漓。如帶不斷之謂。崩中者。血下崩騰。妄行不止之稱。二者於婦人多有之。此皆血病之見於下者也。其病於內。則熱勝於陰。必發瘡瘍。濕滯於血。必發痛癢癰疹。凝滯皮毛。則爲冷痺。損壞肌肉。則爲破傷。病於外。則跌仆留瘀疼痛。寒冷相搏。必凝聚成瘕。畜於上焦。人必喜妄。畜於下焦。人必如狂。此又血證之見於內外者也。先哲云。血貴寧靜。不喜疏動。疏

動則有泛溢之虞。又云。血宜流通。不當凝滯。凝滯則有瘀著之慮。人苟能善調其營。靜而不至於凝。通而不至於動。則經脈流行。皮膚潤澤。筋骨強勁。關節清利矣。又何有以上數者之病哉。

內傷餘議

王安道著

嘗觀東垣內外篇辨曰。外傷風寒客邪。有餘之病。當瀉不當補。內傷飲食勞役。不足之病。當補不當瀉。自此議一出。而天下後世。知內傷外感之有別。而仲景之法。不可例用。其惠也不亦大哉。然夷考其說。猶或有可疑者。僭用條之。如曰。飲食勞倦傷而內熱者。乃陰火乘其坤土之位。故內熱極乎胸中。又曰。經云。勞者溫之。損者溫之。惟宜溫藥以補元氣而瀉火邪。又云。甘溫能除大熱。又曰。飲者無形之氣。傷之則宜發汗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其濕。食者有形之物。傷之則宜損其穀。其次莫如消導。若此者。皆不能使人無疑者也。謹按調經論曰。帝曰。陰虛生內熱。奈何。岐伯曰。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內熱。嗟乎。此內傷之說之源乎。請釋其義如左。夫人身之陰陽。有以表裏言者。

有以氣血言者。有以藏腑言者。如上下前後升降呼吸之類甚多。不必悉舉。此所謂陰虛之陰。其所指數者皆不同。蓋勞動之過。則陽和之氣亢極而爲火矣。况水穀之味又少入。是故陽愈甚而陰愈衰。此陰虛之陰。蓋指身中之陰氣。與水穀之味耳。或以下焦陰分爲言。或以腎水真陰爲言。皆非也。夫有勞役者。過動皆火也。形氣衰少者。壯火食氣也。穀氣不盛者。勞傷元氣。則食少而氣衰也。上焦不行者。清陽不升也。下脘不通者。濁陰不降也。夫胃受水穀。故清陽升而濁陰降。以傳化出入。滋榮一身。今胃不納穀。而穀氣衰少。則清無升而濁無降矣。故曰。上焦不行。下脘不通。然非謂絕不行不通也。但比之尋常無病時。則謂之不行不通耳。上不行。下不通。則鬱矣。鬱則少火皆成壯火。而胃居上焦下脘之間。故胃氣熱。熱則上炎。故熏胸中而內熱也。東垣固宜引此段經文。以爲內傷發熱之本。乃反不引而謂陰火乘其土位。故內熱及胸中。此不能無疑者也。夫陰火二字。素難未嘗言。而東垣每每言之。素問止有七節之旁。中有小心二句。而守真推其爲命門屬火。不屬水。引仙經心爲君火。腎爲相火。以爲證。然亦不以陰火名之。是則名陰火者。其東垣始歟。竊謂內熱之作。非皆陰火。但氣鬱則成熱耳。雖曰心爲君火。君不主事。

然內經所敘諸病之屬熱者甚衆。豈君火不能爲病。而直欲純歸之陰火乎。至真大要論曰。勞者溫之。損者益之。夫勞則動之大過。而神不寧矣。故溫之。溫之者養也。所謂調其飲食。適其起居。澄心息慮。從容以待其真氣之復也。禮記所謂柔色以溫之。卽是此義。今東垣乃以溫涼之溫。謂宜溫藥以補元氣之虛。而瀉火邪。又易損者益之。爲損者溫之。又以溫能除大熱。爲內經之言。而遍考內經並無此論。此亦不能無疑者也。然溫藥之補元氣。瀉火邪。亦惟氣溫而味甘者。斯可矣。養溫能益氣。甘能助脾而緩火。故元氣復而火邪息也。夫宜用溫藥。以爲內傷不足之治。則可以爲勞者溫之之證。則不可。陰陽應象論所謂形不足者。溫之以氣。其溫字亦是滋養之義。非指藥也。夫形不足。乃陽虛而不充也。氣者藥之氣也。藥有氣厚氣薄。味厚味薄。味厚者屬陰而滋精。氣厚者屬陽而滋形。今以藥氣厚者滋陽。不兼形乎。故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雖以藥溫養之。亦未嘗不兼乎調飲食。適起居。與澄心息慮者也。溫字固具二義。然終不可視爲溫涼之溫。苟以補之除之抑之舉之散之等語。比類而推焉。則其義自著矣。夫五行運於天。則無形質可觀。其麗於地。則有形質矣。金木水土有形有質者矣。火者有形而質不實者也。酒性雖

熱。體同於水。今東垣乃謂飲者無形之氣。此又不能無疑者也。既待發汗利小便以去之。其可謂之無形之氣乎。且勞倦傷。飲食傷二者雖俱爲內傷。然不可混而爲一。難經云。飲食勞倦則傷脾。蓋謂脾主飲食。而四肢亦屬脾。故飲食失節。勞役四肢皆能傷脾。非謂二者同類而無辨也。夫勞倦傷。飲食傷。雖與風寒暑濕有餘之病不同。然飲食傷比之勞倦傷又不同者。誠當於不足之中。更觀其有餘不足也。夫飢渴不飲食者。胃氣空虛。則爲不足。固失節也。以傷言則不足。以停滯言則有餘矣。惟其不足。故補益。惟其有餘。故消導。亦有物滯氣傷。必消補兼行者。亦有物暫滯而氣不甚傷。獨宜消導者。亦有既停滯。不復自化。不須消導。但當補益。或亦不須補益者。潔古枳朮丸。東垣橘皮枳實丸等。雖曰消導。固有補益之意存乎其間。他如木香分氣丸。導氣枳實丸。雖無補益。然施之於物。停滯氣不甚傷者。豈不可哉。但不宜視爲通行之藥耳。且所滯之物。非枳朮之力所能去者。安可泥於消導而不知變乎。故備急丸。感應丸之推逐者。潔古東垣亦未嘗委之而弗用也。故善將兵者。攻亦當。守亦當。不善將兵者。宜攻而守。宜守而攻。其敗也。非兵之罪。用兵者之罪耳。觀乎此。則知消導推逐補益之理矣。若夫勞役傷。則純乎補益。自

不待議。雖東垣丁寧告戒。然世人猶以苦寒之劑。望除勞倦內傷之熱。及其不愈而反甚。自甚而至危。但曰病熱已極。藥不能勝耳。醫者病者。一委之天命。皆不悟其妄治之失。嗚呼。仁人君子。能不痛心哉。夫東垣先哲之出類者也。奚敢輕議。但嫌白壁微瑕。或貽後人毫釐千里之謬。故不得不僭陳耳。知我者其鑒之。

五鬱六鬱解

沈明生著

夫鬱者。閉結凝滯。瘀畜抑遏之總名。內經五鬱。以運氣言也。丹溪六鬱。以病因言也。以五鬱言之。有諸家之釋。然張氏之說。爲得其正。其說曰。天地有五運之鬱。人身有五藏之應。鬱則結聚不行。乃致當升不升。當降不降。當化不化。而鬱作矣。故或鬱於氣。或鬱於血。或鬱於表。或鬱於裏。或因鬱而生病。或因病而生鬱。鬱而太過者。宜裁之抑之。鬱而不及者。宜培之助之。大抵諸病皆兼鬱。爲治有不同。所謂木鬱達之者。達。暢達也。凡木鬱之病。風之屬也。其藏應肝膽。其經在脅肋。其主在筋爪。其傷在脾胃。在血分。其性喜調暢。故在表者。當疏其經。在裏者。當疏其藏。但使氣得通行。皆謂之達。諸家以吐爲達。又安足以盡之。火鬱發之。發。發越也。凡火

鬱之病。爲陽爲熱之屬也。其藏應心。主小腸三焦。其主在經絡。其傷在陰分。火之所居。有結聚斂伏者。不宜蔽遏。當因其勢而解之。散之。升之。揚之。如開其牕。揭其被。皆謂之發。非止於汗也。土鬱奪之。奪直取之也。凡土鬱之病。溫濕之屬也。其藏在脾胃。其主在肌肉四肢。其傷在胸腹。土畏壅滯。凡滯在上者。奪其上。吐之可也。病在中者。奪其中。伐之可也。病在下者。奪其下。瀉之可也。凡此皆謂之奪。非止於下也。金鬱洩之者。洩疏利也。凡金鬱之病。爲斂爲閉。爲燥爲塞之屬也。其藏應肺。與大腸。其主在皮毛聲息。其傷在氣分。或解其表。或破其氣。或通其便。故在表在裏。在上在下。皆可謂之洩也。水鬱折之者。折調制也。凡水鬱之病。爲寒爲水之屬也。水之本在腎。水之標在肺。其傷在陽分。其反尅在脾胃。水性喜流。宜防汎濫。折之之法。如養氣可以化水。治在肺也。實土可以制水。治在脾也。壯火可以勝水。治在命門也。自強可以帥水。治在腎也。分利可以洩水。治在膀胱也。凡此皆謂之折。豈獨抑之而已哉。鬱有五法。亦有五鬱。去則氣調矣。又以六鬱言之。如氣鬱者。必胸腹滿痛。其脈沉澹。濕鬱者。身體重著。或關節疼痛。遇陰寒卽發。其脈沉緩。痰鬱者。動則喘息。起臥怠惰。其脈沉滑。血鬱者。四肢無力。能食便紅。其脈沉芤。食鬱者。

噯酸惡食。痞塊腹脹。其脈氣口沉緊。熱鬱者。脅悶口乾。小便淋赤。其脈沉數。六鬱不言風寒者。蓋風寒鬱則爲熱故也。然丹溪又云。氣鬱而濕滯。濕滯而成熱。熱鬱而生痰。痰滯而血不行。血滯而食不消化。是鬱雖有六。又皆相因爲病者也。夫治六鬱者。以越鞠丸爲主方。固爲盡善。但鬱者至久。元氣未有不傷。尅伐屢投。隨散而隨鬱者。比比然也。於此當顧慮根本。權其重輕。或攻補兼施。使邪衰而正勝。或專行於補益。俾養正以除邪。然鬱在氣血者。當以有形之藥。分氣血以療之。醫者之責也。若鬱在情志者。卽當以情志解散。此無形之氣藥。病者所自具也。知乎此而立五六之治。思過半矣。

諸氣不當作寒治論

劉宗厚著

捍衛沖和不息之謂氣。擾亂妄動變常之謂火。當其和平之時。外護其表。復行於裏。周流一身。循環無端。出入升降。繼而有常。原出中焦。總統於肺氣。曷常病於人也。及其七情之變。攻五志之間發。乖戾失常。清者遽變爲濁。行者遏抑而反止。表失外護而不知裏失健捍而少降。營運漸遠。肺失主持。妄動不已。五志厥陽之火。

起焉。上熾於肺。氣乃爲病。何者。氣本爲陽。反勝則爲火矣。河間有曰。五志過極。皆爲火也。何後世不本此議。而以香辛燥熱之劑。概作寒治。所據何理。且言指迷七氣湯。用青皮、稜、朮、益、桂之屬。可以通七情。混同一義。不按某藥治某病。以下諸方。尤有甚焉者。茲不具論。不知經言九氣之治。各有分別。如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云云。何嘗混作寒論。而以燥熱之劑。通治諸氣。若用燥熱之劑。不過暫却滯氣。沖快於一時耳。滯氣暫開。久而復鬱。鬱至久而生熱。熱積久而生痰。痰飲下隔。升降不行。濁氣混濛。清虛耗竭。此習俗相沿之誤。莫能救挽者。又有腎虛不能攝氣歸元。用黑錫丹、養氣丹。以有形金石鎮無形之氣。譬以石投水。水固未嘗沉也。豈不殆歟。丹溪云。上升之氣。自肝而出。中挾相火。其熱爲甚。自覺冷者。非真冷也。火極以水。陽亢陰微。故有此證。認假於真。可勝道哉。大抵七情傷氣。鬱結不舒。痞悶壅塞。發爲諸病。當詳所起之因。滯於何經。始則用辛溫以散之。稍久。即以辛平和之。辛寒折之。然藥中有行散者。有損洩者。用之能却氣之標。而不能制氣之本。豈可久佐以燥熱之藥。以火濟火。混同爲治。使之常服多服可乎。氣之與火。一理而已。動靜之變。反化爲二。氣作火論。與病情相得。丹溪局方發揮云。

冷生氣者。出於高陽生之謬言也。是非身受寒氣。口食寒物而遽論寒者。吾恐千不得其一二也。

腫脹引經別證辨

張會卿著

腫脹一證。經云。五藏六腑。無不有之。再考全經。如脈要論曰。胃脈實。氣有餘則脹。病形篇曰。胃病者。腹腫脹。胃脘當心而痛。本神篇曰。脾氣實則腹脹。經洩不利。應象論曰。濁氣在上。則生腹脹。此皆實脹也。太陰陽明論曰。飲食起居失節。入五藏則腹滿閉塞。師傳篇曰。足太陰之別。公孫虛則鼓脹。此皆虛脹也。經脈篇曰。胃中寒則脹滿。方宜論曰。藏寒生滿病。風論曰。氣隔塞不通則善脹。失衣則腹脹。皆寒脹也。陰陽別論曰。二陰一陽發病。善脹心滿。診要經終篇曰。手少陰終者。腹脹閉。足太陰終者。腹脹閉。此心脾受傷之脹也。此外如六元正紀至真大要等論曰。太陰所至爲跗腫。及土鬱之發。太陰之初氣。太陰之勝復。皆濕勝之腫脹也。或曰。水運太過。寒勝則浮。或曰。太陰司天。太陽勝復。皆寒勝之腫脹也。或曰。少陰司天。少陰勝復。少陽司天。少陽勝復。熱勝則腫。皆火勝之腫脹也。或曰。厥陰司天在泉。厥

陰之復。或曰陽明之復。皆水邪之侮土。及金氣反勝之腫脹也。由是觀之。則不惟五藏六府。卽五運六氣。亦各有腫脹矣。然經有提其綱者。曰諸濕腫滿。皆屬於脾。又曰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聚水也。又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可見諸經雖皆有腫脹。無不由於脾肺腎者。蓋脾土主運行。肺金主氣化。腎水主五液。凡五氣所行之液。悉屬於腎。五液所行之氣。悉屬於肺。轉二藏以制水生金者。悉屬於脾。故腫脹不外乎三經也。但陰陽虛實。不可不辨。大抵陽證多熱。熱者必實。陰證必寒。寒者多虛。先脹於內。而後及於外者多實。先腫於外。而後及乎裏者多虛。小便黃赤。大便秘結者多實。小便清白。大便溏泄者多虛。脈滑數有力者多實。弦浮微細者多虛。形色紅黃。氣息長者多實。容顏憔悴者。聲短促者多虛。凡諸實證。必以六淫有餘傷其外。飲食怒氣傷其內。故致氣逆不行。三焦壅閉。此則多在氣分。無處不到。故不分部位。而多通身浮腫。又或氣實於中。又爲單腹脹急。然陽邪急速。其至必暴。每成於數日之間。此惟少壯者多有之。但破其急氣。利其壅滯。則病無不愈。此治實之道也。若是虛證。必以五志積勞。酒色過度。傷其脾腎。日積月累。其來有漸。每成於經月之後。此多成於中年之外。其形證脈氣。

必有虛寒之候。顯然可見。非若實證之暴至。而邪熱壅結。肝氣悍逆之有因也。則治實恆易。理虛頗難耳。然虛有在氣者。有在水者。在氣者。以脾氣虛寒。不能運化。所謂氣滿中虛者也。在水者。以脾虛不能制水。則寒水反侮脾土。汎濫為邪。其始也。必從陰分漸次而升。按肉如泥。腫有界分。所謂水膨水脹者也。然水雖制於脾。實則統於腎。蓋腎本水藏。而元陽生氣所由出。若腎中陽虛。則命門火衰。既不能自制陰寒。又不能溫養脾土。陰陽不得其正。則化而為邪矣。夫氣即火也。精即水也。氣之與水。本為同類。但在化與不化耳。故陽旺則化精而為氣。陽衰則不化而為水。即為邪。凡火盛水虧。則病燥。水盛火虧。則病濕。故火不能化。則精不從陽而精化為水。所以水腫之證。多屬陽虛。故曰寒脹多。熱脹少也。然觀丹溪之治腫脹云。清濁相混。隧壅閉而為熱。熱留為濕。濕熱相生。遂成腫滿。治宜補其肝。又須養肺。金以制木。使脾無邪賊之患。滋腎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權。夫制火可以保金。獨不慮其害土乎。若以此法施於陽實而熱者。則可。若以治陽虛而氣弱者。豈不反助陰邪而益其病哉。更有不明虛實。專執下則脹已之一法。雖得少寬於一時。真氣愈衰。未幾而腫脹再作。遂至不救。殊可嘆也。余於此證。察其實者。直清陽

明。反掌收功。苟涉虛者。溫補肝腎。漸次康復。或虛實混淆。陰陽疑似者。寧先以治不足之法。探治有餘。若不投而病反加者。不宜補也。不妨易轍。自無大害。若誤以治有餘之法。治不足。而曾經峻攻者。真氣復傷。雖神丹不能療矣。其有不大虛不大實者。先以清利見攻。繼以補中調攝。此治虛之道也。又有標實而本虛者。瀉之不可。攻之無功。極爲危險。在病名有鼓脹與蠱脹之殊。鼓脹者。中空無物。皮膚細急。多屬於氣。蠱脹者。中實有物。腹形充大。非蠱卽血也。在女科有氣分血分之殊。氣分者。心胸堅大。而病發於上。先病水腫而後經斷。血分者。血結胞門。而病發於下。先因經斷而後水腫。在治法有理肺理脾之殊。先喘而後脹。治在肺。先脹而後喘。治在脾。以上諸治。其大略也。貴在神而明之。庶可免於虛虛實實之害矣。

腹脹禁用攻瀉論

喻嘉言著

從來腫病。遍身頭面俱腫。尙易治。若只單單腹腫。則爲難治。此其間有所以然之故。不可不辨也。蓋傳世諸方。皆是悍毒急攻之法。耗損真元。虧傷脾胃。可一而不可再用。藥縱取效於一時。倘再腹腫。則更無法可用矣。且遍身俱腫者。五藏六府

各有現證。故瀉肝瀉肺瀉膀胱大小腸之藥。間有取效之時。而單單腹脹。則中州之地久窒其四運之軸。而清者不升。濁者不降。互相聚結。牢不可破。實因脾氣衰微所致。而瀉脾之藥。尙敢漫用乎。且腫病之可瀉者。但可施之西北盛壯之人。及田野農夫之流。豈膏粱老少之所能受。設謂腫病概可用之。大滿大實。必從乎瀉。而病後腫與產後腫。亦將瀉之耶。且古方原載腫病五不治。脣黑傷肝。缺盆平傷心。臍突傷脾。背平傷肺。足底平傷腎。此五者不可治矣。是其立方之意。非皆爲不可治之證而設。後人不察。概從攻瀉者何耶。所以凡用劫奪之藥者。其始非不遽消。其後攻之不消矣。其後再攻之如鐵石矣。不知者觀之。方謂何物邪氣。若此之盛。自明者觀之。不過爲猛藥所攻而致。覺此身之元氣。轉於此身爲難者。直有驅良民爲寇之弊。所謂赤子盜兵。弄於潢池。亶其然乎。明乎此。則有培養一法。補益元氣是也。則有招納一法。升陽舉氣是也。則有解散一法。開鬼門潔淨府是也。三法俱不言瀉。而瀉在其中矣。無餘蘊矣。

喘脹標本論

王汝言著

喘脹二因。皆小便不利。喘則必生脹。脹則必生喘。但證有先後之殊。而復有標本之異。可得而辨焉。何則。先喘而後脹者。生於肺。先脹而後喘者。生於脾。蓋肺金司降。外主皮毛。經曰。肺朝百脈。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是小便之行。由於肺氣之降下。而輪化也。若肺受邪而上喘。則失降下之令。故小便漸短。以致水溢皮膚而生腫滿焉。此則喘爲本而脹爲標也。脾土惡濕。外主肌肉。土能尅水。若脾土受傷。不能制水。則水濕妄行。漫漬肌肉。水既上溢。則邪反侵肺。氣不得降而生喘矣。此則脹爲本而喘爲標也。屬肺者。當清金降氣而行水。次之。屬脾者。當實脾行水。而清金次之。苟肺證而用燥脾之藥。則金得燥而喘愈加。脾病而用清金之藥。則脾得寒而脹愈甚矣。治喘脹者。但知實脾行水。不知分別脾肺先後之證。故爲發明之。

喘哮短氣氣逆息賁辨

梅公瘦著

經云。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又云。一息不運則機絨窮。一毫不續則穹壤判。此言人生之氣出入升降。貴乎往來不窮。乃成生生之妙用。若外爲六淫所傷。內爲七情所結。則喘哮短氣。少氣。氣逆。息賁之證。種種作矣。然何以辨

之喘者。促促氣急。喝喝痰聲。張口擡肩。搖身擗肚。由於肺氣感邪。肺葉張舉。或虛而挾寒。或實而挾熱。或水氣上乘。虛火上炎。或氣鬱所感。脾胃不足。皆有此候。風寒必有冷痰如冰之證。實熱必有壅盛燥渴之證。水氣必脅下脹滿有聲。四肢浮腫。虛火必得食即減。食已即發。乍進乍退。氣鬱必鼻息引張。煩悶胸滿。胃虛必氣道奔急。喘甚不休。治者隨證而施。使浮遊之火下降。清肅之令下行。自不復有火矣。哮者與喘相類。但不似喘開口出氣之多。聖濟總錄名爲呬嗽是也。以胸中多痰結於喉間。與氣相繫。隨其呼吸有呀呬之聲。得之鹹酸太過。積熱膠痰。痰去則聲少息。倘不節口。而胸中未盡之痰。得新味相結。哮又作矣。治之以吐痰爲主。若遇冷而發者。因中外皆寒。宜溫其肺金。若寒包其熱者。宜清肺藥中兼加發散。則自然愈也。短氣者。呼吸雖急而不接續。似喘無痰聲。亦不擡肩呬吟。而無痛禁。雖若氣上沖。實非氣上沖也。凡氣食阻者。宜瀉之。元氣虛者。宜補之。少氣者。氣少不足以言。卽經所謂言而微。終日復言。爲奪氣之候。皆因中氣不足所致。故短氣猶有屬實。少氣惟有補虛而已。逆氣者。但氣上奔急。肺壅而不下。若有不能呼吸之狀。實於哮喘短氣不同。息賁者。五積中之肺積也。喘息奔急。亦名息積。右脅下必

有積塊以別之。人之五藏。皆有上氣。而肺爲之總司。其體清虛。有升有降。卽出入皆利。其用健運。少氣少血。卽升降無資。故喘哮諸證。皆在肺。金分野。治之亦宜在肺。然屬實者。毋庸更論。屬虛者。又應變通。如土虛而不能生金者。則治在脾。而中樞能運。或腎虛而不能納氣者。治在腎。而北門有鎖。皆以氣味厚藥。實其中。下二焦之間。不得泥夫壅逆之候。而束手逡巡也。

噦逆欬逆乾嘔嘔吐五證辨

闡要編

噦逆者。噦而氣逆也。俗所謂發呃。吃逆。吃忒。總當名噦是也。欬逆者。欬而氣逆也。欬嗽之欬也。乾嘔者。空嘔也。聲出而物不出也。嘔者。聲物兼出也。吐者。物出而聲不出也。此數者。方書每混論無別。何以辨之。靈樞曰。胃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素問曰。病深者其聲噦。傷寒論有食穀者噦。有飲水。火劫失下。妄下諸逆治。至病深者噦。蓋指俗論發呃而吃吃。然有聲者爲噦也。千金方謂欬逆爲噦逆之名非矣。素問云。歲金太過。有病欬逆。少陽司天。初之氣。二之氣。俱有病欬逆。又金鬱之發。民病欬逆。蓋皆論肺金。

及火爲病。分明指欬嗽之欬。因氣逆者而名爲欬耳。烏得與噦逆紊乎。仲景傷寒論欬逆者。僅見於辨脈平脈二篇。至金匱要略稱咳逆者疊出。可略舉而證也。曰。病欬逆脈之。何以知爲肺癰。寸口脈微而數。微則多風。數則爲熱。且云。風傷皮毛。合於肺則欬。又曰。欬逆上氣。時時吐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又肺癰胸滿。一身微腫。欬逆上氣。喘鳴迫塞。瀉肺湯主之。又曰。欬逆倚息不得臥。小青龍湯主之。此皆欬而氣逆爲病也。須知論欬而或曰欬。或曰欬逆。同一欬證而已。兼以逆字言者。不過因欬而氣上逆耳。是卽喘吐噦嘔。有曰喘逆。吐逆。噦逆。嘔逆之類耳。明理論以辨脈篇欬逆脈散者。入於欬冷之條。而與噦目爲一類。謂噦則吃吃然有聲者。斯皆合仲景之旨矣。奈何論聲則是。論名則非。故又曰。噦者。欬逆是也。附和千金之說。強合二證爲一名矣。由是後世以吃逆忒逆爲欬逆者紛紛。王安道既知欬嗽爲欬逆。又認有吃忒之欬逆。故亦蹈俗呼之弊。良由昧於噦耳。謂乾嘔乃噦之微。噦乃乾嘔之甚。乾嘔者。其聲輕小而短。噦者。其聲重大而長。夫二者雖有微甚之分。蓋一證也。安道此說。強分一證爲二名矣。乾嘔雖甚。可變爲噦哉。若視乾嘔爲病輕。斷爲病重。遂斷聲有輕重大小長短。以乾嘔甚爲噦。因引素問病深

者其聲噦之句。以證噦病重於乾嘔。不思人病重時。每有作噦忒聲者。非病深而噦者乎。反以乾嘔之甚者名噦。未免以吃忒之當名噦者爲欬逆矣。欲辨昔人之非。得毋轉相紊亂乎。或曰。子以安道爲非。然要略有云。乾嘔噦。若手足厥者。橘皮湯主之。豈非乾嘔噦乃同類之一證。故合言之耶。余曰。此正乾嘔且噦二證互見。故並言之也。然則所謂乾嘔吐逆吐涎沫。用半夏乾薑散者。亦乾嘔與吐逆並言也。亦可視爲同類之一證哉。安道之論噦與欬逆。余雖未能從。若夫乾嘔與吐之辨。則信乎千古定論也。其曰。嘔兼聲物。故無物而聲空鳴者。謂之乾。乾猶空也。至於吐則必有物矣。其可謂之乾乎。仲景於嘔字加一乾字。所以別。夫嘔爲聲物俱去也。又仲景嘗言欲嘔矣。未嘗言欲乾嘔欲噦也。夫欲之爲義。將出未出而預覺之者。惟有形之物則然。無形之聲則不然也。嘔與吐。主物言。故可謂之欲。乾嘔與噦。主聲。故不可謂之欲。發明聲物兼出爲嘔。物之獨出爲吐。聲之獨出爲乾嘔。聲獨出而吃忒作聲爲噦逆。欬嗽上逆爲欬逆。孰能易其言哉。

噎膈反胃本於陰枯陽結論

噎膈反胃。多因於內傷。憂鬱失志。及恣意酒食。縱情勞役。以致陽^氣內結。陰血內枯而成也。經云。三陽結謂之膈。三陽。手太陽小腸。手陽明大腸。足太陽膀胱也。蓋小腸熱結。則小水短少。而火氣不泄。大腸熱結。則大解不利。而鬱熱難除。膀胱熱結。則津液不充。而道路蹇澀。三陽並結。則前後之氣不行。下既不行。則火邪上逆。氣火上逆。則痰涎愈生。痰涎生則往來之氣愈阻。而嘔逆噎膈之證起矣。且也重傷之以七情。更感之以六氣。或不戒炙博肥膩之物。或妄投辛香燥熱之劑。遂使火邪愈熾。津液愈枯。痰涎愈結。病情愈深。豈易療哉。須分上中下三焦以治之。夫咽噎梗塞。氣不順行。水飲可行。食物難入。其槁在吸門。名之曰膈。其或食下則胃脘作痛。煩悶不安。須臾吐出。食出而安。其槁在賁門。名之曰噎。噎者屬上焦。其或食雖可下。良久復出。槁在幽門。名曰反胃。亦曰胃反。此屬中焦。其或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所出完穀。小便赤。大便鞭。或如羊矢。其槁在闌門。亦名反胃。此屬下焦。然壯者猶或可治。當用透膈疏氣。化痰清火。健胃和脾之劑。經又曰。噎膈多生於血乾。反胃亦生於脾弱。東垣曰。脾。陰也。血亦陰也。陰主靜。內外兩靜。則藏府之火何由而生。金水二藏有養。陰血自生。腸胃津液傳化合宜。何噎膈反胃之有哉。

二消證治論

張景岳著

夫三消者。卽內經之所云消癰消中也。多飲而渴不止爲上消。如氣厥論云。肺消。膈消。奇病論云。消渴是也。消穀善飢爲中消。如脈要精微論云。癰成爲消中。師傳篇云。胃中熱則消穀是也。溲便頻膏濁不禁爲下消。如病形篇云。肝腎脈微小爲消癰。肝腎在下是也。何柏齋曰。造化之機。水火而已。宜平不宜偏。宜交不宜分水。爲寒濕。火爲燥熱。火性炎上。水性潤下。惟火在下。水在上。方爲旣濟。而坎離相交。若水偏盛不交。則爲腫脹。火偏盛不交。則爲消渴。惟制其偏而使之交。斯爲善治者矣。袖珍云。人生之有腎。猶水之有根。故腎藏受病。必先形容憔悴。雖加滋養。不能光澤。凡患此證。皆腎經爲病。由壯盛之時不能保攝。恣情快慾。或飲酒無度。或嗜炙煇過多。或久服丹石之藥。遂致腎水枯竭。心火燔灼。三焦猛烈。五藏煎熬。而消渴生焉。治當補腎水。瀉心火。除腸胃燥熱之盛。濟身中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結。津液生而不枯。血氣和平。其病自已。此治消渴者。但察其虛實。清火壯水。或滋瀉。隨所宜而用之法也。然內經陰陽別論曰。二陽之病發心脾。其傳爲風消。此

以陽明爲十二經之海。土衰而木氣乘之。故爲肌肉消也。氣厥論曰。心移寒於肺。爲肺消。飲一溲二。死不治。此言元陽之衰。而金寒水冷。則爲肺腎之消也。病形篇曰。五藏之脈微小者。皆爲肺癰。此言寸口之脈弱見於外。以氣血之衰而消於內也。又氣交變大論曰。歲水太過。上臨太陽。民病渴而妄冒。五常大論曰。太陽司天。寒淫所勝。民病嗌乾。渴而欲飲。是皆以陰抑陽。以水制火。必以溫劑散去寒邪。其病自愈也。由是觀之。又烏得概作熱治哉。余嘗治一縉紳。年逾四旬。因案牘積勞。致神困食減。時多恐懼。上焦無渴。不嗜湯水。或少飲則沃而不行。每至夜必去溺三十餘合。半皆津液。最後延余診視。因相告曰。自病以來。通宵不寐者。已半載餘。間或朦朧睡去。必夢見亡人凶喪等事。又與鬼魅相親。余謂之曰。此思慮積勞。損傷心腎。元氣既虧。則陰邪勝之。故多陰夢。陽衰則氣虛。陽不帥陰。則水不化氣。故飲雖少而陰濁多也。此正素問飲一溲二之疾。幸脈猶帶緩。肉尙未脫。胃氣尙行。可以無慮。必俟陽氣漸回。則陰邪自漸退矣。乃用歸脾去木香。八味去丹澤。一以養陽。一以養陰。至三百餘劑。人參二十餘斤而後愈。此正肺消於上。精消於下之證。可見消亦有陰陽。醫斷不可執滯而不通也。知我罪我。其鑒予言。

二消從火斷論

張戴人著

八卦之中。離爲烜物。五行之中。火能焚物。六氣之中。火能消物。故火之爲用。燔木則消而爲炭。焚土則消而爲磚。煉金則消而爲汁。煨石則消而爲灰。煮水則消而爲湯。煎海則消而爲鹽。煉汞則消而爲粉。熬錫則消而爲丹。故澤中之潦。涸於炎暉。鼎中之水。涸於壯火。蓋五藏心爲君火。正化。腎爲君火。對化。三焦爲相火。正化。膽爲相火。對化。得其平。則烹煉飲食。糟粕去焉。不得其平。則燔灼藏府。而津液竭焉。故入水之物。無物不長。入火之物。無物不消。夫一身之心火。甚於上。爲膈膜之消。甚於中。爲腸胃之消。甚於下。爲膏液之消。甚於外。爲肌肉之消。上甚不已。則消及於肺。中甚不已。則消及於脾。下甚不已。則消及於肝腎。外甚不已。則消及於筋骨。四藏皆消盡。則心始自焚而死矣。故素問有消瘴。消中。消渴。風消。膈消。肺消之說。消之證不同。歸之於火。則一也。故消瘴者。衆消之總名。消中者。善飢之通稱。消渴者。善飲之通謂。惟風消。膈消。肺消三說。不可不分。風消者。二陽之疾。多風邪所鼓。格拒貴門。消鑠腸胃。水不能咽。口乾善渴。經曰。二陽結。爲之消。善食而瘦者。名

曰食飲是也。膈消者。金受火邪。善飲數溲。變爲水腫。經曰。心移熱於肺。爲膈消是也。肺消者。肺外爲寒邪所搏。陽氣不施。內爲火所燥。元極水復。故皮膚索澤而癢著。溲溺積濕而頻下。上飲半升。下行十合。經曰。心移寒於肺。爲肺消。飲一溲二。死不治是也。膈消不爲寒所薄。陽氣得以散於外。爲可治。肺消爲寒所薄。陽氣自潰於中。爲不可治。夫消者必渴。渴亦有別。膏粱之人。多肥甘之渴。與藥石之渴。藜藿之人。則惟燥熱之渴而已。故火在上者善渴。火在中者善飢。火在下者善渴。多飲而數溲。火在中下者。不渴而溲白液。火遍上中下者。飲多而數溲。此其判也。後人斷消爲腎虛。水不勝火之故。其用藥則又非是。何也。以八味丸治消水。不能生而火反助也。惟河間制方立法。甚得內經之旨。而世俗不知。故消渴一證。調之而不下。則水潤少濡。不能殺炎上之勢。下之而不調。亦旋飲旋消。不能沃膈膜之乾。下之調之。而不戒嗜慾。不節喜怒。不減滋味。則病已而復作。能知此者。消渴不足憂也。

消渴亦有屬寒辨

朱端生著

按消渴之證。雖由火熱。然亦有屬虛寒者。如內經所云。心移寒於肺。為肺消。飲一溲二。死不治之證是也。蓋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其肺所受之津液。俱賴心火以熏蒸之。故能上及耳。設心火既衰。則上下不交。陰陽失偶。津液何由熏蒸上達哉。故肺燥則求救於水。究無火以熏蒸。則愈飲愈渴。上飲半升。下行十合。譬之釜底有火。則釜中水沸。自然煖氣升騰。其蓋有汗。若火滅水寒。則氣不上行。釜蓋自無以潤。此理之必然也。今之醫者。不達其故。謂內為熱所傷。外為寒所隔。其亦不思之甚矣。其心火者。君火也。雖不可以妄動。而亦不可消滅。今內經言移寒於肺。明是火衰之候。與下文心移熱於肺。為膈消。火甚鑠金之病。二證迥然各別。何得一概作熱治之乎。若果然。則能消水矣。何反飲一溲二乎。昔人以八味治渴。正為此證。倘不明陰陽虛實。概用寒涼之劑。未免增其病耳。故辨及之。

首痰論

梅公變
增改

王損菴著

方書多分頭痛頭風為二門。然一病也。但有新久去留之分耳。淺而近者。名頭痛。

卒然而至。易於解散。深而遠者。名頭風。作止不常。愈後仍發。皆當驗邪所從來。乃世俗不作風醫。即從寒治。安知內經有不一之邪乎。如云風從外入。振寒汗出。頭痛。新沐中風。則爲首風。大寒內至骨髓。髓以腦爲主。腦逆故頭痛。傷寒一日。巨陽受之。頭項痛。少陽司天。初之氣候。乃大溫。病氣發於上。頭痛。二之氣候。熱鬱於上。頭痛。又火淫所勝。民病頭痛。濕淫所勝。頭痛時眩。凡此皆六淫相侵。與清陽真氣上薄而痛者也。有云頭痛甚。則腦盡痛。手足寒至節死。頭痛顛疾。下虛上實。心熱甚。頭痛面赤。肺熱病。頭痛汗出。腎熱病。頭痛貞貞。淡然而厥。頭痛面若腫。起而煩心。益悲泣。貞貞頭痛。頭半寒痛。膀胱足太陽所主。頭顛頂腦戶中痛。膽足少陽所主。凡此皆藏府經脈之氣。逆亂於清道。壅遏經隧而痛也。蓋頭象天。天府清陽之氣。皆會於此。五藏清華之血。亦注於此。於是天氣所發六淫之邪。人氣所變五賊之逆。皆能相害。或蔽覆其清明。或瘀塞其經絡。因邪氣相薄。鬱而成熱。脈滿則痛。若邪氣稽留。脈滿而氣血亂。則痛甚。是實痛也。若寒濕所侵。真氣虛弱。雖不相薄。成熱。然邪客於脈外。則血泣脈寒。寒則縮卷筋急。外引小絡而痛。得溫則止。是虛痛也。因風痛者。抽掣惡風。或無汗。因熱痛者。煩心惡熱。或有汗。因濕痛者。頭痛而遇。

天陰更甚。因痰痛者。頭昏而憤憤欲痛。因寒痛者。結急而惡寒戰慄。氣虛而痛。遇勞則甚。其脈大。血虛而痛。善生驚惕。其脈芤。傷食頭痛。痞塞咽酸而惡食。傷酒頭痛。惡心眩暈而吐酒。更有偏頭風者。在左屬風與血虛。在右屬痰與氣熱。雷頭風者。或因風邪所客。起塊起核。或因痰火上逆。如蟬如雷。真頭痛者。上引泥丸。死於旦夕。大頭痛者。腫大如斗。疫氣時行。眉稜骨痛者。風寒痰熱皆得干之。頭風白屑者。木旺凌脾。金來報復。頭癢者。溼也。痰也。二者皆能鬱。頭搖者。風也。火也。二者皆能動。用是分別施治。無不得矣。

心胸胃脘脇腹諸痛辨

李念菴著

內經之論心痛。未有不兼五藏爲痛者。獨詳於心而略於胸腹。舉一以例其餘也。心爲君主。義不受邪。受邪則本經自病。名真心痛。必死不治。然經有云。邪在心則病心痛。喜悲眩仆。此言包絡受邪。在府不在藏也。又云。手少陰之脈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此言別絡受邪。在絡不在經也。其絡與府之受邪。皆因怵惕思慮。傷神涸血。是以受如持虛。而分論九種。曰飲。曰食。曰熱。曰冷。曰氣。曰血。曰悸。曰蟲。

曰疰。苟不能遍識病形。將何以爲治耶。胃屬剛土。列處中焦。爲水穀之海。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受氣於此。壯者邪不能干。怯者著而爲病。偏熱偏寒。水停食積。皆與真氣相薄而痛。肝木相乘爲賊邪。腎寒厥逆爲微邪。挾他藏而見證。當與心痛相同。但或瀉或脹。或嘔吐。或不能食。或吞酸。或大便難。或瀉利面浮而黃。本病與客邪必參雜而見也。胸痛卽膈痛。其與心痛別者。心痛在歧骨陷處。胸痛則橫滿胸間也。其與胃脘痛別者。胃脘在心之下。胸痛在心之上也。經曰。南風生於夏。病在心。膺在胸脇。此以脇屬心也。肝虛則胸痛引背脇。肝實則胸痛不能轉側。此又以胸屬肝也。夫胸中實肺家之分野。其言心者。以心之脈從心系却上肺也。其言肝者。以肝之脈貫膈上注於肺也。脇痛舊從肝治。不知肝固內舍肱脇。何以異於心肺。內舍膈哉。若謂肝經所過而痛。何以異於足少陽心主所過而痛哉。若謂經脈挾邪而痛。何以異於經脈所過而痛哉。故非察色按脈。細審各經氣變。卒不能萬舉萬當也。且左右肝肫氣血陰陽。亦有不可盡拘。而臨證者可無詳察耶。腹痛分爲三部。臍以上痛者爲太陰脾。當臍而痛者爲少陰腎。少腹痛者爲厥陰肝。及大小腸衝任四經。每部各有五賊之變。七情之發。六氣之苦。五運之邪。至紛至

博。苟能辨氣血虛實。內傷外感而爲之調劑。未有不中痛情者矣。

心痛解

李念莪著

夫心者。君主之官。一身之所聽命焉。故五藏失治。皆爲心痛之病。經中刺治分經。理甚明悉。若是金鍼用藥。尤宜詳察。腎心痛者。多由陰邪上沖。故善癢。如從後觸其心。胃心痛者。多由停滯。故胸腹脹滿。脾心痛者。多當寒逆中焦。故其病甚。肝心痛者。多由木火之鬱。病在血分。故色蒼蒼如死狀。肺心痛者。多由上焦不清。病在氣分。故動作則痛益甚。若知在氣則順之。在血則行之。鬱則開之。滯則通之。火多實則清之。散之。寒多虛則溫之。補之。必隨手取效也。凡諸經心痛。心與背相引。心痛徹背。背痛徹心。宜急溫其經。諸府心痛。難以俯仰。小腹上沖。卒不知人。嘔吐泄瀉。其勢甚銳。急宜溫其府。至藏邪乘心。名真心痛。手足青至節。不可救藥者。多宜急溫其心包。并注邪別脈。然心痛甚者。脈必伏。以心主脈。不勝其痛。其脈自伏也。切不可因其脈伏神亂。駭爲心虛。而用地黃、白朮補之。蓋邪得溫藥則散。得寒膩藥則不散。不可不慎之也。溫散之後。方可陰陽平補之。

痛無補法辨

張景岳著

後世治痛之法。有曰痛無補法者。有曰通則不痛。痛則不通者。有曰痛隨利減者。人皆傳誦。以此爲不易之法。凡是痛證。無不執而用之。不知痛而閉者。固可通之。如經云。熱結小腸。閉而不通之類是也。痛而泄者。不可通也。如經云。寒客小腸。後泄腹痛之類是也。觀王荊公解痛利二字最妙。曰治實法云。諸痛爲寒。痛隨利減。後世以利爲下也。假令痛在表者。實也。痛在裏者。實也。痛在血與氣者。亦實也。故在表者。汗之即愈。在裏者。下之即愈。或在氣血者。散之行之即愈。豈可以利爲下乎。宜作通字訓則可。此說甚善。得治實之法矣。然痛證亦有虛實。治法亦有補瀉。其辨之之法。不可不詳。凡痛而脹閉者。多實。不脹不閉者。多虛。痛而拒按者。爲實。可按者。爲虛。喜寒者。多實。愛熱者。多虛。飽而甚者。多實。飢而甚者。多虛。脈實氣粗者。多實。脈虛氣少者。多虛。新病壯年者。多實。愈攻愈劇者。多虛。痛在經者。脈多弦大。痛在藏者。脈多沉微。必兼脈證而察之。則虛實自有明。辨實者可利。虛者亦可利乎。不當利而利之。爲害不淺。凡治表虛而痛者。陽不足也。非溫經不可。裏虛而

痛者。陰不足也。非養營不可。上虛而痛者。心脾實傷也。非補中不可。下虛而痛者。脫泄亡陽也。非速救脾腎溫補命門不可。夫以溫補而治痛者。非不多也。奈何醫者專執痛不可補氣之說。豈良法哉。

痼癖等七種釋名論

虞花谿著

或問痞與痼癖積聚癥瘕。病雖相似。而名各不同。請逐一條陳其說。以曉後學可乎。曰。痞者否也。如天地不交之否。內柔外剛。萬物不通之義也。物不可以終否。故痞久則成脹滿。而莫能療焉。痼癖者。懸絕隱僻。又元妙莫測之名也。積者迹也。挾痰血以成其迹。亦鬱久積至之謂耳。聚者緒也。依元氣以爲端緒。亦聚散不常之意耳。癥者徵也。又積也。以其有所徵驗。及久而成積聚也。瘕者假也。又遐也。以其假借氣血成形。及歷年遐遠之謂也。大抵痞與痼癖。乃胸膈之候。積與聚。乃肚腹間之病。因屬上中二焦之病。故多見於男子。其癥與瘕。獨見於臍下。是爲下焦之病。故常見於婦人。大抵腹中有塊。不問積聚癥瘕。俱爲惡候。切不可視爲尋常。而不求醫早治。若待脹滿已成。胸脇膨擊。雖倉扁復生。亦莫能救。遵此疾者。可不慎。

乎。

治積按初中末法論

李念菴著

積之成也。正氣不足。而後邪氣踞之。如小人在朝。由君子衰也。正氣與邪氣。勢不兩立。若低昂然。一勝則一負。邪氣日甚。正氣日消。不攻去之。喪亡無及矣。然攻之太急。正氣轉傷。初中末之三法。不可不講也。初者。病邪初起。正氣尙強。邪氣尙淺。則任受攻中者。受病漸久。邪氣較深。正氣較弱。任受且攻且補。末者。病魔經久。邪氣侵凌。正氣消殘。則任受補。蓋積之爲義。日積月累。匪伊朝夕。所以去之者。亦當有漸。太急則傷正氣。正氣傷則不能運化。而邪反固矣。余嘗制陰陽二積之劑。藥品稍峻。用之有度。補中數日。然後攻伐。不問其積之多少。又與補中待其神旺。則復攻之。屢攻屢補。以平爲期。此余獨得之訣。百發百中者也。經曰。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故去積及半。純與甘溫調養。會脾土健運。則破殘之餘積。不攻而自走。必欲攻之。無餘不遺。其人之不夭殃者。亦鮮矣。經曰。壯者氣行即愈。怯者著而爲病。潔古云。壯盛人無積。虛人則有之。故當養正。則邪自除。譬如滿座皆

君子。一二小人。自無容身之地。雖然。此謂輕淺者言爾。若大積大聚。不搜而逐之。日進補湯無益也。審知何經受病。何物成積。見之既確。發直入之。兵以討之。何患其不愈。兵法之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是亦醫中之良將也夫。

蟲積論

杜銅峰著

蟲由濕熱鬱蒸而生。觀之日中有雨。則禾節生蟲。其理明矣。古分九蟲三尸等論。余謂自積成蟲。難以定名。若盜食人之氣血。得其清者。謂之靈蟲。久能移害於人。即勞蟲、傳尸、尸注之類是也。若採人之飲食。得其濁者。謂之物蟲。久而能變異。即寸白、虵蟲、魚鱉、癥瘕之類是也。故物蟲者。多因自積而成。乃有形可驗之物。治宜以有形相制相畏之藥。如雷丸、蕪荑、使君、川椒、黃連、苦楝之屬。靈蟲者。多因自虛而致。乃變化莫測之物。治宜以氣類相感之藥。如桃仁、川椒、天靈蓋、蘇合香、麝香、硃砂之屬。外有鬼氣中惡。亦靈蟲之類也。因飲食蟲蛭。及果中毒蟲。亦物蟲之類也。治宜格其物理。考其所畏以制之。又有久患勞瘵。氣亢血熱之人。勿用辛烈等藥。大抵人面萎黃。四肢無力。飲食不爲肌膚。乃血氣虛損。起伏作痛。聚散不定。皆

有蟲害。宜急攻之。若待成靈。傷殘藏府。不可救矣。服蟲藥宜前半月上半日。蟲頭向上時。忌妄言預洩。蓋蟲既有靈。能拒避湯藥故也。

黃疸證毋拘五證宜別三焦論

王損菴著

丹溪云。疸證不必分五。同是濕熱。如蠶醬相似。斯言已得大義。然考之內經。有上中下之分。有曰目黃曰黃疸者。有曰黃痺。暴病久逆之所生也。少陰厥陰司天。四之氣溽暑。皆發黃疸者。悉是上焦濕熱病也。有云食已如飢曰胃疸者。與脾風發痺。腹中熱出黃者。又脾脈搏堅而長。其色黃者。靈樞所謂脾所生病黃疸。皆中焦濕熱病也。有謂溺黃赤安臥者黃疸。及腎脈搏堅而長。其色黃。靈樞所謂腎所生病黃疸。皆下焦濕熱病也。獨仲景妙得其義。詳於傷寒證中。有曰邪熱入裏。與脾經相交。則發黃。或內熱已甚。復被火熱。兩陽相灼。亦發黃。或陽明熱甚。無汗。小便不利。濕熱不洩。亦發黃。或發汗已。身面目俱黃者。爲寒濕在裏不解。故發黃。是知非特濕熱發黃。而寒濕亦發黃也。但寒濕之黃。黑暗不明。熱甚之黃。明如橘色。大抵黃家屬太陰。太陰者脾也。爲濕熱所蒸。則土之本色外現。或脈沉小。腹硬。小便

自利。其人如狂者。又爲血在下而發黃也。治疸須分新久。新疸濕熱少張。卽當消導滲利。如茵陳五苓散、茯苓滲濕湯之類。無不效者。久病脾胃受傷。血氣必弱。宜用補劑。如參朮健脾湯、當歸、秦艽之類。使正氣盛則邪氣自退。庶可收功。若口淡怔忡、耳鳴脚軟、或微寒熱、小便赤白濁。又當作虛治。宜養榮湯、或八味丸、四君子皆可用。不可過用涼劑。強通小便。恐腎水枯竭。久而面黑黃色。不可治矣。

陰黃說

王損菴著

先哲云。水火卽人身熟腐水穀之氣。得其平謂之水火。失其宜謂之濕熱。濕熱相搏。氣不得達而生黃。是固然矣。然王海藏云。傷寒病遇太陽太陰司天。若下之太過。往往變成陰黃。一則寒水太過。水來犯土。一則土氣不及。水來侵之。用茵陳湯次第加薑附、茱萸治之。夫傷寒熱病而有陰黃。則雜病黃疸亦有陰黃矣。故身冷畏寒。陰黃也。濕勝脾虛。陰黃也。二便清利。陰黃也。脈沉而微。陰黃也。凡遇此等。非溫補不愈。設以黃色爲土邪有餘。而過行誅伐。飲食必減。胃氣必虧。由脾傳腎。變爲黑疸而不可治。良可悲矣。

七疝解

吳山甫著

疝、隱疾也。古稱七疝。寒、水、筋、血、氣、狐、癰也。寒疝者。腰痛牽引。舉丸。屈而不伸。其脈沉遲。得此之由。必是寒客下體。如坐於卑濕。涉於寒水之所起也。寒氣自外入內。束其少火。鬱其肝氣。故令腰痛。痛而牽引。舉丸者。肝之經絡環陰器故也。寒主收引。故令屈而不伸。尺內主腰。脈沉遲。皆陰象也。宜吳茱萸加附子湯主之。水疝者。腎囊腫大。陰汗不絕。得之飲水。醉後勞於使內。蓋飲水醉酒。則濕氣勝。勞於使內。則腎氣虛。腎虛則濕勝而流攻者。勢也。故令陰囊腫大如水晶。陰汗不絕。如罅漏也。經云。下者舉之。又云。風能勝濕。宜升陽除濕湯主之。筋疝者。莖筋掣痛。挺脹不堪。此得之房勞邪術。所使春方。多熱毒之劑。故令脹滿不堪。宜甘草梢黑豆湯主之。血疝者。外腎因撲損而傷。舉丸偏大。有時疼痛者。中有瘀血。名曰血疝。宜於夜分之時。自以一手托其下。一手按其上。由輕至重。揉摩百遍。彌月之間。瘀血盡散。陳氣皆行。誠妙法也。氣疝者。遇有拂鬱。則舉丸腫大。遇有悲哀。則不藥而消。蓋邪之所湊。常垂其虛。拂鬱而舉丸腫大者。肝氣垂腎之虛也。悲哀則不藥而消者。氣

有所泄也。先哲云。肝腎之病同一法。治宜虎潛丸主之。或曰。何以不用橘核、川棟、枳實、青皮之類。余曰。皆破氣之藥。昔人多用之。然治標云爾。况蹈重虛之戒乎。氣實用之可也。狐疝者。晝則氣出而腎囊腫大。令人不堪。夜則氣入而腫脹皆消。如無其疾。狐之爲物。晝則出穴而溺。夜則入穴而不溺。以斯證肖之。故名狐疝。晝陽也。夜陰也。晝病而夜否。氣病而血不病也。宜補中益氣湯。升舉下陷之陽。加黃柏、知母。以益夫不足之坎。或曰。何不用子和辛香流氣之品。余曰。此氣虛所致。若更流藏。非惟無益。而又害之也。癰疝者。頽大也。舉丸雖大而無疾。此係父子相傳。得於有生之初。非有生以後。外因所致之疾也。故不必主治。或先有癰疝。後來疼痛疾苦者。必兼前六證之法治之。

淋閉證治論

杜銅峰著

小便不通之謂閉。滴瀝作痛之謂淋。二者因心腎不交。蘊積熱毒。或酒後房勞。或飲食燥熱。七情鬱結所致。皆一類也。自嚴氏有五淋之分。氣淋者。小腹滿悶。便澀。常有餘瀝。砂淋者。莖中痛。尿難卒出。膏淋者。尿如脂膏。勞淋者。勞倦卽發。痛引氣。

衝。血淋者。遇熱即發。甚則溺血。候其鼻色黃者。小便難也。至東垣論肺爲生水之上源。腎爲主液之元氣。若淋而口渴。身熱脈數者。爲肺受肝邪熱。失其降水之令。爲氣分證。宜以輕清淡滲藥瀉熱。若無身熱口渴。爲血分之候。宜以滋陰厚味藥助腎。愚按嚴氏之意。乃以腎與膀胱本病論之。東垣之辨。是兼他證而言也。何也。以其論中肺受熱邪之證。及肺患喘嗽。與夫脾病脹滿。淋閉水泄。小便濇少。皆他病致淋。不因腎與膀胱也。是知淋閉之證。主乎心腎。而實關乎脾肺矣。丹溪則又謂膀胱之府。有上口而無下口。得引升騰之氣。乃施滲泄之令。氣化則能出。苟氣血偏濁。或正虛下陷。遂鬱成淋。譬之滴水之器。上竅不通。則下竅不出。宜加柴胡。升麻等藥提之。若中氣弱。不能運化清濁而淋者。宜加補氣之藥。若因血虛而氣不能升提者。蓋氣爲血配。血虛則氣亦虛。而滲泄之令不行。宜補血加升提。若酒食過度。濕痰積於胸膈。脈見弦滑。證見痞悶者。宜二陳湯加香附。木香探吐。次加山梔。木通調之。此亦一法也。愚按造化之理。陽無陰不化。陰無陽不行。非升不能降。非降不能升。故吐者。升之法也。滲利者。降之法也。利濕清熱等劑者。陽分氣藥也。瀉火滋陰等劑者。陰分血藥也。或升降同用。或氣血兼加。但血分之病不用。偏

施滲泄。恐反耗其精液。以致虛而愈燥。惟少用肺。引通子母相生之情。氣分之病。不可純用沉寒。恐更泥滯其化生。以致鬱愈而淋。惟少用辛潤行氣。令氣化則滲泄而出。今人見用溫藥。遂疑淋有冷證。不知此氣鬱從治之法耳。外有挾寒淋瀝。先寒戰而後溲便。因寒氣與正氣爭。邪氣盛。則寒戰成淋。正氣盛。則寒戰解而便利。有汗過多。小便當赤澀如淋。因五內枯燥。慎勿用利小便之劑。亦有小便艱難。莖中不痛而癢者。乃積虛所致。非淋也。又有跌仆損傷。及服溫藥燥瀉太過。致血污留并。婦人經水不通。血積成瘕。並能作淋閉。則必小腹滿痛。或手不可近。宜用紅花、桃仁等破血。更有難產爲收生者損胞。致小便淋瀝不斷。其證必無痛瀉。但滴而不自覺。或覺而不痛。別當大補氣血。若大小便皆閉。上爲嘔吐者。世稱關格。最難調治。經云。不得盡期而死也。

精濁論

王損菴著

溺與精所出之道不同。淋病在溺道。故綱目列之肝膽部。濁病在精道。故綱目列之腎膀胱部。今患濁者。雖便時莖中如刀割火灼。而濁自清。惟竅端時有穢物。如

瘡之有膿。目之有眵。淋瀝不斷。初與便溺不相混濫。如河中之清也。至易辨之。每見時醫以淋法治之。五苓八正。雜投不已。因而增劇者。不可勝數。余每正之。其餘當難以臆說也。蓋由敗精腐者什九。由濕熱流注而虛者什一。或曰。昔人以赤濁爲心虛有熱。由思慮而得之。白濁爲腎虛有寒。由嗜慾而得之。何原病式以二濁俱屬於熱。丹溪亦云。濕熱有痰。子能與我折衷乎。曰。辨古今之得失。必以內經正之。自巢氏病源論言白濁由勞傷腎虛冷。歷代宗其說有異詞。不惟白濁之理未明。卽治濁之法亦誤。不思內經本無白濁之名。惟言思想無窮。入房太甚。發爲白淫。與脾移熱與腎出白。少陰在泉。洩白。此白濁之源也。原病式因內經諸病。水液混濁。皆屬於熱。言天氣熱則水渾濁。寒則清潔。又言水體清。火體濁。正如清水爲湯。自然白濁也。可謂發聖人之旨。正千秋之誤。而不讀其書者。猶未盡知也。丹溪則以濕熱痰虛並言。然虛寒者。不可謂盡無。但熱多寒少耳。故靈樞有中氣不足。便洩爲變之語。是當先補中氣以升舉之。而後分其氣血施治。設腎虛甚。或火邪亢極者。不宜峻用苦寒。必反佐治之。更在權衡輕重而已。

精滑便濁分別辨

王損菴著

精滑與便濁不同。便濁是便溺渾濁。卽五淋之膏淋也。乃是胃中濕熱滲入膀胱。與腎經絕無干涉。精滑則牽引粘膩。雖不便溺。亦時有之。此是腎水不足。淫火易動。精離其位。故令漸積而出耳。治之者。宜滋腎清心。健脾固脫。蓋精濁雖腎之液。而所以精濁者。心爲之主也。夫君火一動。真精自失。能止其心。乃我身之大丹也。又考千金方。治精遺便濁凡九方。而用韭子者居其半。夫韭子辛熱。何思邈取之深也。蓋用以治便濁者。取其辛熱之氣。能燔土濕。使蒸熱上行而不下。乃釜底加薪之法。益火之源以消陰翳也。用以治遺精者。取其辛熱之氣。以壯真陽。使之涵畜陰精而不漏。乃益土防水之法。衛外而爲固也。凡此不傳之秘。可與知者道耳。

遺精白濁皆由心腎兩虛辨

杜銅峰
吳菱山著

遺精者。不交而自泄也。夢遺者。夢交而泄也。二者皆從精道而出。夫精雖藏於腎。而實主於心。雖有邪術所使。夢與人交。及嬾人鬼胎夜感之甚。未必不由心腎兩虛。邪乘虛入者。何也。蓋心之所藏者神。腎之所藏者精。心腎者。精神之根蒂也。凡男子思慮過度。則水火不交。快情恣慾。則元精失守。所以心動者神馳。神馳者精

散。因晝之所思。故夜有所夢。今人多用龍骨、牡蠣等瀉精之劑。隨止隨發。惟知固腎。不知治心。殊不知神不歸舍。則元精無主。安能自守哉。濁者從小便竅中而出。如油如膏。或有五色光彩。或赤或白。或澄根渾濁。或如精狀。名曰白淫。雖與遺精所出各異。所感則一。亦心血虧少。相火內熾。中焦濕熱。淫氣不清。譬如井中取水。至清烹之爲白湯。澄之則有脚。豈非濕熱渾濁者乎。醫者但當分其虛實輕重。濕熱多少而治。如有虛損諸證者。則從虛治。因於心者。養心以收神。因於腎者。因腎以瀉精。正虛者主濕勝。宜溫補心腎之劑。偏虛者主熱勝。宜清補心腎之劑。濕熱從丹溪治法。若患久者。宜升舉之藥。其外更有思慾不遂而精洩。有氣盛久無色慾。精漏遺洩者。非病也。

老年人耳聾與少年人異治法論 喻嘉言著

人身有九竅。陽七竅。眼耳口鼻是也。陰二竅。前後便溺所出是也。清陽走上竅。而下入於陰位。則有溺洩腹鳴之候。濁陰走下竅。而上入於陽位。則有窒塞耳鳴之候。故人年五十以外。腎氣漸衰於下。每每從陽上逆。而耳之竅職失聰。耳之聰司

於腎。腎主閉藏。不欲外泄。因肝木爲子。疎泄母氣而散於外。是以謀慮鬱怒之火一動。陰氣從之上逆。耳竅窒塞不清。故能近聽不礙。而聽遠不無少礙。高年之體。大率類然。較之聾病。一天一淵。聾病者。其竅中另有一膜遮蔽。外氣不得內入。故以開竅爲主。而方所用石菖蒲、麝香等藥。及外填內攻等法者。皆爲此而設。至於高年不自收攝陰氣。致越出上竅之理。從無一人言及。反以治少壯耳聾藥。及發表散氣藥。兼帶陰虛爲治。是以百無一效。不知陰氣至於上竅。亦隔一膜。不能超出竅外。止於竅中。汨汨有聲。如蛙鼓蚊雷。鼓吹不已。以故外入之聲。爲其內聲所混。聽之不清。若氣少不逆上。則聽少清。氣全不逆上。則聽全清矣。故凡治高年逆上之氣。大法宜以磁石爲主。取其重能達下。性主下吸。又能制肝木之上吸。故也。次用地黃、龜膠。羣陰之藥。以補之。更用五味、山萸之酸。以收之。令陰氣自至於本宮。不上觸於陽竅。由是空曠無塞。耳之於聲。似谷之受響。萬籟之音。尙可細聆。豈更與人聲相混。艱於遠聽耶。此實至理所在。但醫術淺薄之輩。不能知之。試觀人之收視而視益明。反聽而聽愈聰者。亦可恍然悟矣。

自汗盜汗論

沈尊水著

經云。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此言陰陽和而雨澤降。非病也。惟無因而汗。斯爲病矣。或謂汗出於心。或出於脾。或謂心脾二藏爲汗之總司。實不知五藏皆能令人汗出也。夫在內爲血。在外爲汗。而心實主血。此汗之主於心。西南坤土。在人爲脾。人之汗。猶土氣濕熱蒸爲雨露。此汗之出於脾。金藏主氣。又主皮毛。氣虛則腠理不固。而津液泄。此汗之出於肺。木藏主風。又主疎泄。故傷風必自汗。此汗之出於肝。腎主五液。又主閉藏。陰虛則陽垂之。故虛勞多盜汗。此汗之出於腎。又如經云。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動搖勞苦。汗出於脾。飲食飽甚。汗出於胃。由是觀之。不惟五藏有汗。而六腑亦有汗矣。然約言之。自汗盜汗。無不由於心腎兩虛而得之者。蓋津與汗同類。隨其陽氣所在之處而生。亦隨其火擾之處而泄爲汗。自汗者。不因發散。不因勞動。不分寤寐。溱溱然自汗出。由陰蒸於陽分也。玉屏風散主之。盜汗者。眠熟則出。醒則倏然而收。卽內經之寢汗。陽蒸於陰分也。當歸六黃湯主之。蓋腎虛卽陰虛。陰虛陽必湊。不能內營而退藏。則盜汗而發熱。多屬內傷也。心虛卽陽虛。陽虛陰必垂。不能衛外而爲固。則自汗而發熱。多屬外傷也。又汗孔謂之鬼門。盜汗甚則令人喪魄。陰陽之道。

陽密乃固。自汗甚則令人亡陽。二汗之義。大概如斯。然傷寒邪在半表半裏。似盜汗者。則非陰虛之比。又爲小柴胡湯之證矣。火氣上蒸。胃濕而自汗。則非陽虛之比。又爲涼膈散之證矣。學者詳之。

癲癇狂辨

沈明生著

癲。癇。狂。三證不同。而方書或言癲癇。或言風癲。或言風狂。每致混淆無別。蓋癇歸於五藏。癲狂屬於心。故立言之家。癲狂可以合論者。以癲爲陰而狂爲陽。則對待立名。互相闡發也。癇證則自有陰陽之分。迥與二證不同。所宜特立一門也。姑撮其要言之。癲者。或悲或笑。或歌或泣。如醉如癡。言語不分次序。處境不分穢淨。積年愈難。此志願不遂者多有之。狂者。猖狂剛暴。妄見妄言。罵詈不避親疎。抵觸不畏水火。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踰牆上屋。非力所能。如有邪附。此傷寒陽明內實者多有之。蓋心熱甚則多喜而爲癲。笑語失序。癲倒錯亂之謂也。肝熱甚則多怒而爲狂。躁擾奔越。狂妄不禁之謂也。二者俱屬痰熱內實之證。信乎河間之卓識。然以難經重陰重陽之說爲非理。又不然矣。如內經云。暴怒傷肝。以

肝氣逆而血亂也。暴喜傷陽。以心氣緩而神逸也。又云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是以難經亦以喜怒分陰陽。而未嘗以寒熱分陰陽也。癲狂之證。皆名失心。心主不明。則十二官危。故視聽言動。皆失其職。初病者宜瀉其實。久病者宜安其神。此治法之大概也。癇者。皆以風熱痰而得之。在表而淺名陽癇。故言易治。在裏而深名陰癇。故云難治。此又以表裏淺深名陰陽。亦非以寒熱分陰陽也。其證發即仆地。悶亂無知。嚼舌吐沫。背反張。目上視。手足搐搦。或作六畜聲。一月數發者易治。經年一發者難治。吳山甫云。風陽氣也。內經云。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故其發也暴。然所以令人仆地者。厥氣并於上。上實下虛。清濁倒置。令人悶亂無知者。濁邪干乎天君。而神明壅窒也。舌者心之苗。而脾之經絡連於舌本。陽明之經絡入上下齒縫中。故風邪入於心脾。則舌自挺。風邪入於陽明。則口自噤。一挺一噤。故令人嚼舌吐沫。風熱入於內也。此風來潮湧之象。背反張。目上視者。風在太陽經也。足太陽經起於睛明。挾脊而下。風邪干之。則實而勁急。故目上視而背反張。手足搐搦者。風屬肝木。肝木主筋。風熱甚於肝。則一身之筋牽搐。故令手足搐搦也。搐者。四肢屈曲之名。搦者。十指開握之義。或作六畜聲者。風痰鼓其氣竅。而聲

自變也。譬之弄笛焉。六孔閉塞不同。而宮商別異是也。治法宜疎風豁痰。清熱安魂。實者即攻。虛者先補。其純因情志者。從內經五志相勝法解之。

驚悸恐心辨

王損菴著

或問驚悸怔忡恐怖之別。曰。悸即怔忡也。怔忡者。本無驚恐。動而不寧。驚者。因外有所觸而卒動。子和云。驚爲不自知。恐爲自知是也。蓋驚者聞響即驚。恐者自知。如人將捕之狀。與夫不能獨處。必須伴侶。方不恐懼。或夜無燈燭。亦生恐懼之類。怖與恐。於義相同。內經無有稱驚怖者。始於金匱要略。有云驚怖。繼云驚恐。由是而見。爲驚恐即驚怖也。大凡連稱其名。以爲提綱者。多是一陰一陽對待而言。如喜怒並稱者。喜出於心。心居於陽。怒出於肝。肝居於陰。志意並稱者。志是靜而不移。意是動而不定。靜則陰也。動則陽也。驚恐並稱者。驚因觸於外事。內動其心。心動則神搖。恐因感於外事。內歉其志。志歉則神却。是故內經謂驚則心無所依。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恐則神却。却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又謂嘗貴後賤。嘗富後貧。恐憂內結。至於脫營失精。病深無氣。則洒然而

驚。此類皆是病從外致。而動內之心神者也。若夫在身之陰陽盛衰而致驚恐者。驚是火熱鑠動其心。心動則神亂。神動無力。故驚之變態亦不一狀。隨其所之。與五神相應而動。肝藏魂。魂不安則爲驚駭。爲驚妄。肺藏魄。魄不安則驚躁。脾藏意。意不專則驚惑。腎藏志。志歉則驚恐。心惕惕然。胃雖無神。然爲五藏之海。諸熱歸之。則發驚狂。若聞木音。亦惕然心欲動也。恐者。則是熱傷其腎。腎傷則精虛。精虛則志不足。志本一定而不移。故恐亦無他狀。內經於驚之病邪者。有火熱。熱淫司天在泉。勝復之氣。有各經熱病所致。有三陽積并。有氣并於陽。皆爲驚疾。故病機統而言曰。諸病驚駭。皆屬於火也。於恐之病邪者。有精并於腎。則恐。有血不足則恐。有陰少陽入。陰陽相搏。則恐。有胃氣熱。腎氣微弱。則恐。有腎是動。病氣不足。則恐。然於肝之驚恐。互相作者。以其藏屬陽居陰。納血藏魂。魂不安則神動。神動則驚。血不足則志歉。志歉則恐。皆因人之陰陽所動而內生者也。爲治之法。驚則安其神。恐則定其志。神屬陽。陽則氣也。火也。志屬陰。陰則精也。水也。水火既濟。全在陰精上奉以安其神。陽氣下藏以定其志。神安則散亂之氣可斂。氣斂則陽道行矣。志定然後走失之精可固。精固則陰氣用矣。若爲外事驚者。子和謂驚者平之。

平、常也。使病者時時聞之。習熟而不驚。固是良法。余謂不若使其平心易氣以先之。而後安其神。定其志爲得也。

驚風論

喻嘉言著

驚風一證。從來謬認。蓋小兒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藏府血脈。俱未充長。陽則有餘。陰則不足。不比七尺之軀。陰陽交盛也。惟陰不足。陽有餘。故身內易至於生熱。熱甚則生痰。生風。生驚。亦所恆有。設當日直以四字立名。曰熱痰風驚。則後人不炫。因四字不便立名。乃節去二字。以驚字領頭。風字煞尾。使後人不能解。遂以爲奇特之病。且謂此病有八候。以其頭搖手瘳也。而立抽掣之名。以其卒口噤脚攣急也。而立目斜心亂搐搦之名。以其脊強背反也。而立角弓反張之名。相傳既久。不知其妄造。遇見此等證出。無不以爲奇特。不知小兒之腠理未密。易於感冒風寒。風寒中人。必先入太陽經。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夾脊抵腰中。是以病則經脈強。因經脈牽強。則生抽掣搐搦角弓反張種種名目。而用金石藥鎮墜。外邪深入藏府。千中千死。萬中萬死。間有體堅證輕得愈。

者。又詫爲再造奇功。遂至各守專門。雖日殺數兒。不知其罪。如方書有云。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此等糊語。竟出自高明。偏足爲驚風之說。樹幟。曾不思小兒肌肉柔脆。不耐風寒。初傳入太陽一經。早已身強多汗。筋脈牽動。人事昏沉。勢已極於本經。湯藥亂投。死亡踵接。何由見其傳經耶。此所以誤言小兒無傷寒也。不知小兒易於外感。易於發熱。傷寒爲獨多。世稱爲驚風者。卽是也。小兒傷寒。要在三日內卽愈爲貴。若待經盡方解。必不能耐矣。又剛瘳無汗。柔瘳有汗。小兒剛瘳少。柔瘳多。世醫見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往往以慢驚風證爲名。而用參附耆朮等藥。閉其腠理。熱邪不得外越。亦爲大害。所以凡治小兒之熱。但當徹其出表。不肯引其入裏也。仲景原有桂枝湯。若舍而不用。從事東垣內傷爲治。毫釐千里。最宜詳慎。又新產婦人。去血過多。陰虛陽盛。其感冒發熱。原與小兒無別。醫者相傳。稱爲產後驚風。尤堪笑破口吻。然小兒亦非無驚風病也。一二歲時。氣怯神弱。凡遇異形異聲。驟然跌仆。皆生驚畏。其候面青糞青。多煩多哭。略有所觸。則洒洒然。時恐懼不寧。不比熱邪塞竅。神識昏迷。對面撞鐘放銃。全然不聞者。斟酌細勘。自識從來混治之誤矣。

七情考

張會卿著

世之所謂七情者。卽內經之五志也。五志之外。尙餘者二。總之曰喜、怒、憂、思、悲、恐、驚。然情有七。無非出於五藏。如陰陽應象論曰。心在志爲喜。肝在志爲怒。脾在志爲思。肺在志爲憂。腎在志爲恐。此五藏五志之分屬也。至若五志有互通之病者。如喜本屬心。而有曰肺喜。樂無極則傷魄。蓋心肺皆主喜也。夫喜傷於陽。而心肺皆爲陽藏。故喜出於心。而移於肺。所謂多陽者多喜也。又若怒本屬肝。而有曰膽爲怒者。以肝膽爲表裏。肝氣雖強盛。而取決於膽也。有曰血并於上。氣并於下。心煩惋。善怒者。以陽爲陰勝。故病及於心也。有曰腎盛怒不止。則傷志。有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無故喜怒者。以怒發於陽。而侵乎腎也。是以肝、膽、心、腎四藏。皆能病怒。所謂多陰則怒。亦曰陰出之陽則怒。又若思本屬脾。而有曰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蓋心爲脾之母。母氣不行。則病及其子。所謂心脾皆病於思也。又若憂本屬肺。而有曰心之變動爲憂者。有曰心小則易以傷憂者。蓋憂則傷神。故傷心也。有曰精氣并於肝。則憂者。肝勝侮脾也。有曰憂愁而

不解則傷意者。脾主中氣。中氣受抑。則生意不申。故鬱而爲憂。是心、肺、肝、脾四藏。皆能病於憂也。又若恐本屬腎。而有曰恐懼則傷心者。神傷則恐也。有曰血不足則恐。有曰肝虛則恐者。以肝爲將軍之官。肝氣不足。則怯而恐也。有曰恐則脾氣乘矣。有曰精并於脾則畏。畏卽是恐。以腎虛而脾勝之也。有曰胃爲氣逆爲噦爲恐者。以陽明土勝。亦傷腎也。是心、肝、脾、肺、腎五藏皆主於恐。而恐則氣下也。五志五病之辨。旣詳如右。其外尙有悲病者。有曰肝悲哀動中則傷魂。是悲傷於肝也。有曰精氣并於肺則悲。有曰悲則肺氣乘矣。亦金氣傷肝也。有曰心虛則悲。有曰神不足則悲。有曰悲哀太甚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發心下崩。致洩血者。皆悲傷於心矣。此肝、肺、心三藏皆病於悲。而氣爲之消也。有病爲驚者。曰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其病發驚駭。以肝應風木。風主震動而連乎膽之。有曰陽明所謂甚則驚厥。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者。肝邪乘胃也。有曰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者。心神散失也。此肝、膽、胃、心四藏皆病於驚。而氣爲之亂也。由此言之。是情志之傷。雖五藏各有所屬。然求其所由。則無不從心所發。故本神篇曰。憂愁恐懼則傷心。病形篇曰。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口問篇曰。悲哀憂愁則心動。心動則

五藏六腑皆搖。可見心爲五藏六腑之大主。而總統魂魄。兼該志意。故憂動於心。則肺虛。思動於心。則脾虛。怒動於心。則肝虛。恐動於心。則腎虛。所謂五志惟心所使。設能善養此心。而居處安靜。無爲懼懼。無爲欣欣。婉然從物而不爭。與時變化而無我。則志意和精神定。悔怒不起。魂魄不散。五藏俱安。邪亦安從。奈我哉。

寢食說

梅公燮著

經云。調寢食在醫藥之先。卽聖人治未病之說。夫色聲旣受。非安穀不能生精與氣。非安枕不能養血與神。是以百病阨危。必首論云。漿粥能進否。驗其胃氣之敗與不敗。寤寐如常否。察其神思之寧與不寧。不食少臥病也。多食嗜臥亦病也。衛生却病者。能不諦當於寢食間哉。不能食之證。有傷食而痞滿嘔惡。有氣滯而痛楚妨食者。有痰聚而不能容食者。有能食而食入反出者。有憂恐太過鬱結而不思食者。有孕婦胎成而惡阻者。有脾胃熱而胃脘寒。雖飢不嗜食者。有脾胃自虛而不能健運者。有火不生土。無由熟腐者。有大病後中氣虛。惡聞食氣者。有胃脘乾槁而勺粒不入者。大抵因多食而頓不能食者爲實。從少食而漸不能

食者爲虛。多食之證。有火伏陰分。胃熱善消穀。或大腸移熱於胃。胃移熱於膽。善食而瘦。謂之食休。亦名息中者。有傷寒入藏。厥冷下利。當不食而反能食。名曰除中者。有中風風木自盛。尅脾。脾土受尅。求助而多食者。有一藏之虛。必偏嗜一味。如懷孕之肝虛嗜酸者。有蟲積爲患。好食茶葉、生米、泥炭、草紙之類者。有病後胃虛之極。而飽食易飢者。大抵多食易化。貴在陽明之火。少食難化。貴在太陰之虛。不得臥之證。若勞神殫慮。耗其陰血。惺惺不寐。病在心也。若神氣衰微。疑神疑鬼。怔忡悸怯。獨處無睡。病在肝膽也。若水氣上逆。喘嗽有音。不能仰臥。病在肺也。若因有驚恐。神出舍空。痰乘虛入。則譫妄不寐。病在心胞絡也。若氣血不足。病後虛煩。則略睡而醒。病在脾也。若傷寒陽明府病。內有燥屎。則熱甚而臥不安。病在胃也。若年高之人。氣虛血減。肌肉漸瀦。晝不精而夜不瞑。病在營衛也。故心、脾、肝、膽、營、衛之不臥。多屬不足。肺、胃、胞、絡之不臥。多屬有餘也。嗜臥之證。若肝氣受熱。或濁火亂其神明。多睡少醒。由於熱也。若脈緩怠惰。四肢不收。體重泄瀉而嗜臥。由於濕也。若頭重身熱而昏憤不醒。屬於風也。若勞役之餘。及脫血下痢之後。精神未復而酣然沉困。屬於虛也。若其人天稟有餘。腸胃大而皮膚瀦大者。衛氣留於

陰分者久。潛者。衛氣行於陽分者遲。既久且遲。衛氣不達而多眠臥。屬於陽不勝陰也。若飲食纔入。輒生困倦。精神昏冒。呵欠欲睡者。由於脾倦。或兼濕熱也。然傷寒邪入少陰。則脈微細。但欲寐也。故神間而甘寢者。人之常。神憊而嗜臥者。人之病。以上諸條。寢食不調之候。可謂略具。別證既明。則治法可從而推廣。然此皆爲已病而設也。若未病豫調之說。在養生家說述甚夥。吾有取於侗初張氏之言曰。凡飲食之節。減滿受虛。故當飢而食。節其滿。未飽先止。留其虛。睡臥之法。先睡心。後睡眠。睡心是止法。睡眠是觀法。能斯二者。始可與言養生。然世復有寢食無節之流。顧不食而縱酒。不寐而魚色。是又疾不干人。人來求疾。是以莊生云。人之可畏者。在衽席飲食之際。信矣。

〔清〕 徐大椿 著

醫學源流論

中國醫學大成

醫學源流論提要

清徐大椿著。大椿字靈胎。吳江人。是書大綱凡七。曰經絡藏府、曰脈、曰病、曰藥、曰治法、曰書論。曰古今。分子目九十有三。持論多精鑿有據。如謂病之名有萬。而脈之象不過數十種。是必以望聞問三者參之。又如病同人異之辨。兼證兼病之別。亡陰亡陽之分。病有不愈不死。有雖愈必死。又有藥誤不即死。藥性有今古變遷。內經司天運氣之說不可泥。針灸之法失傳。其說皆可取。而人參論一篇。涉獵醫書論一篇。尤深切著明。至於有欲救俗醫之弊。而矯過直者。有求勝古人之心。而大言失實者。故其論病則自歧黃以外。秦越人亦不免詆排。其論方則自張機金匱要略傷寒論之外。孫思邈、劉守真、李杲、朱震亨皆遭駁詰。於醫學中殆同毛奇齡之說經。然其切中庸醫之弊者。不可廢也。今爲圈點重校印行。俾知古今人之得失異同也。

醫學源流論提要

自敘

醫小道也。精義也。重任也。賤工也。古者大人之學。將以治天下國家。使無一夫不被其澤。甚者天地位而萬物育。斯學者之極功也。若夫日救一人。月治數病。顧此則失彼。雖數十里之近。不能兼及。况乎不可治者。又非能起死者而使之生。其道不已小乎。雖然。古聖人之治病也。通於天地之故。究乎性命之原。經絡臟腑氣血骨脈。洞然如見。然後察其受病之由。用藥以驅除而調劑之。其中自有玄機妙悟。不可得而言喻者。蓋與造化相維。其義不亦精乎。道小則有志之士有所不屑爲。義精則無識之徒有所不能窺也。人之所係。莫大乎生死。王公大人。聖賢豪傑。可以旋轉乾坤。而不能保無疾病之患。一有疾病。不得不聽之醫者。而生殺唯命矣。夫一人係天下之重。而天下所係之人。其命又懸於醫者。下而一國一家所係之人。更無論矣。其任不亦重乎。而獨是其人者。又非有爵祿道德之尊。父兄師保之重。既非世之所隆。而其人之自視。亦不過爲衣服口食之計。雖以一介之微。呼之而立至。其業不甚賤乎。任重則託之者必得偉人。工賤則業之者必無奇士。所以

勢出於相違。而道因之易墜也。余少時頗有志於窮經。而骨肉數人疾病連年。死亡略盡。於是博覽方書。寢食俱廢。如是數年。雖無生死肉骨之方。實有尋本溯源之學。九折臂而成醫。至今尤信。而竊慨唐宋以來。無儒者爲之振興。視爲下業。遂巡失傳。至理已失。良法併亡。惄然傷懷。恐自今以往。不復有生人之術。不揣庸妄。用敷厥言。倘有所補所全者。或不僅一人一世已乎。

乾隆丁丑秋七月洄溪徐大椿書於吳山之半松書屋

醫學源流論目錄

卷上

經絡臟腑

| | |
|-----------------|---|
| 元氣存亡論····· | 一 |
| 軀殼經絡臟腑論····· | 三 |
| 表裏上下論····· | 四 |
| 陰陽升降論····· | 五 |
| 治病必分經絡臟腑論····· | 六 |
| 治病不必分經絡臟腑論····· | 六 |
| 腎臟精論····· | 八 |
| 一臟一腑先絕論····· | 九 |

脈

| | |
|------------|---|
| 君火相火論····· | 九 |
|------------|---|

病

| | |
|--------------|----|
| 診脈決死生論····· | 一〇 |
| 症脈輕重論····· | 一二 |
| 脈症與病相反論····· | 一三 |
| 中風論····· | 一四 |
| 胸膈論····· | 一五 |
| 寒熱虛實真假論····· | 一六 |
| 內傷外感論····· | 一七 |
| 病情傳變論····· | 一八 |
| 病同人異論····· | 一九 |

| | |
|-------------|----|
| 病症不同論 | 一九 |
| 病同因別論 | 二〇 |
| 亡陰亡陽論 | 二一 |
| 病有不愈不死雖愈必死論 | 二二 |
| 卒死論 | 二三 |
| 病有鬼神論 | 二四 |
| 腎虛非陰症論 | 二五 |
| 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論 | 二六 |
| 胎產論 | 二七 |
| 病有不必要服藥論 | 二九 |
| 方藥 | |
| 方藥離合論 | 二九 |
| 古方加減論 | 三〇 |

| | |
|---------|----|
| 方劑古今論 | 三二 |
| 單方論 | 三三 |
| 禁方論 | 三四 |
| 古今方劑大小論 | 三五 |
| 藥誤不即死論 | 三六 |
| 藥石性同用異論 | 三七 |
| 劫劑論 | 三八 |
| 製藥論 | 三九 |
| 人參論 | 四〇 |
| 用藥如用兵論 | 四二 |
| 執方治病論 | 四三 |
| 湯藥不足盡病論 | 四四 |
| 本草古今論 | 四四 |
| 藥性變遷論 | 四六 |

卷下

治法

| | |
|---------|----|
| 藥性專長論 | 四七 |
| 煎藥法論 | 四八 |
| 服藥法論 | 四九 |
| 醫必備藥論 | 四九 |
| 比方論 | 五一 |
| 熱藥誤人最烈論 | 五二 |
| 薄貼論 | 五三 |
| 貌似古方欺人論 | 五四 |
| 司天運氣論 | 一 |
| 醫道通治道論 | 三 |
| 五方異治論 | 四 |

| | |
|----------|----|
| 病隨國運論 | 五 |
| 針灸失傳論 | 六 |
| 水病針法論 | 九 |
| 出奇制病論 | 一〇 |
| 治病緩急論 | 一〇 |
| 治病分合論 | 一一 |
| 發汗不用燥藥論 | 一二 |
| 病不可輕汗論 | 一四 |
| 傷風難治論 | 一五 |
| 攻補寒熱同用論 | 一六 |
| 臨病人問所便論 | 一七 |
| 治病不必顧忌論 | 一八 |
| 病深非淺藥能治論 | 一九 |
| 愈病有日期論 | 二〇 |

| | |
|----------|----|
| 治病必考其驗否論 | 二二 |
| 防微論 | 二三 |
| 知病必先知症論 | 二四 |
| 補藥可通融論 | 二五 |
| 輕藥愈病論 | 二六 |
| 腹內癰論 | 二七 |
| 圍藥論 | 二九 |
| 書論 | |
| 難經論 | 三〇 |
| 傷寒論論 | 三〇 |
| 金匱論 | 三一 |
| 脈經論 | 三二 |
| 千金方外臺論 | 三三 |
| 活人書論 | 三五 |

| | |
|---------|----|
| 太素脈論 | 三五 |
| 婦科論 | 三六 |
| 痘科論 | 三七 |
| 附種痘說 | 三九 |
| 幼科論 | 三九 |
| 瘍科論 | 四一 |
| 祝由科論 | 四二 |
| 獸醫論 | 四三 |
| 古今 | |
| 四大家論 | 四三 |
| 醫家論 | 四四 |
| 醫學淵源論 | 四五 |
| 考試醫學論 | 四七 |
| 醫非人人可學論 | 四八 |

| | |
|--------------|----|
| 名醫不可爲論····· | 四九 |
| 邪說陷溺論····· | 五〇 |
| 涉獵醫書誤人論····· | 五二 |
| 病家論····· | 五三 |
| 醫者誤人無罪論····· | 五五 |

醫學源流論 目錄

醫學源流論

清

吳江
鄞縣



溪著撰
草圈點

卷上

元氣存亡論

養生者之言曰。天下之人。皆可以無死。斯言妄也。何則。人生自免乳哺以後。始而孩。既而長。既而壯。日勝一日。何以四十以後。飲食奉養如昔。而日且就衰。或者曰。嗜慾戕之也。則絕嗜慾。可以無死乎。或者曰。勞動賊之也。則戒勞動。可以無死乎。或者曰。思慮擾之也。則屏思慮。可以無死乎。果能絕嗜慾。戒勞動。減思慮。免於疾病夭札。則有之。其老而眊。眊而死。猶然也。况乎四十以前。未嘗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生日長。四十以後。雖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減日消。此其故何歟。蓋人之生也。顧夏蟲而却笑。以爲是物之生死。何其促也。而不知我實猶是耳。當其受

生之時。已有定分焉。所謂定分者。元氣也。視之不見。求之不得。附於氣血之內。宰乎氣血之先。其成形之時。已有定數。譬如置薪於火。始然尙微。漸久則烈。薪力既盡。而火熄矣。其有久暫之殊者。則薪之堅脆異質也。故終身無病者。待元氣之自盡而死。此所謂終其天年者也。至於疾病之人。若元氣不傷。雖病甚不死。元氣或傷。雖病輕亦死。而其中又有辨焉。有先傷元氣而病者。此不可治者也。有因病而傷元氣者。此不可不預防者也。亦有因誤治而傷及元氣者。亦有元氣雖傷未甚。尙可保全之者。其等不一。故診病決死生者。不視病之輕重。而視元氣之存亡。則百不失一矣。至所謂元氣者。何所寄耶。五臟有五臟之真精。此元氣之分體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卽道經所謂丹田。難經所謂命門。內經所謂七節之旁。中有小心。陰陽闔闢存乎此。呼吸出入係乎此。無火而能令百體皆溫。無水而能令五臟皆潤。此中一線未絕。則生氣一線未亡。皆賴此也。若夫有疾病而保全之法何如。蓋元氣雖自有所在。然實與臟腑相連屬者也。寒熱攻補不得其道。則實其實而虛其虛。必有一臟大受其害。邪入於中。而精不能續。則元氣無所附而傷矣。故人之身。無處不宜謹護。而藥不可輕試也。若夫預防之道。惟上工能慮在病前。不使

其勢已橫而莫救。使元氣克全。則自能托邪於外。若邪盛爲害。則乘元氣未動。與之背城而一決。勿使後事生悔。此神而明之之術也。若欲與造化爭權。而令天下之人終不死。則無是理矣。

軀殼經絡臟腑論

凡致病必有因。而受病之處則各有部位。今之醫者曰。病必分經絡而後治之。似矣。然亦知病固非經絡之所能盡者乎。夫人有皮肉筋骨以成形。所謂軀殼也。而虛其中。則有臟腑以實之。其連續貫通者。則有經有絡。貫乎臟腑之內。運乎軀殼之中。爲之道路。以傳變周流者也。故邪之傷人。或在皮肉。或在筋骨。或在臟腑。或在經絡。有相傳者。有不相傳者。有久而相傳者。有久而終不傳者。其大端則中於經絡者易傳。其初不在經絡。或病甚而流於經絡者亦易傳。經絡之病。深入臟腑。則以生尅相傳。惟皮肉筋骨之病。不歸經絡者。則不傳。所謂軀殼之病也。故識病之人。當直指其病在何臟。何腑。何筋。何骨。何經。何絡。或傳或不傳。其傳以何經始。以何經終。其言歷歷可驗。則醫之明者矣。今人不問何病。謬舉一經以藉口。以見

其頗識內經。實與內經全然不解也。至治之難易。則在經絡者易治。在臟腑者難治。且多死。在皮肉筋骨者。難治。亦不易死。其大端如此。至於軀殼臟腑之屬於某經絡。以審其針灸用藥之法。則內經明言之。深求自得也。

表裏上下論

欲知病之難易。先知病之淺深。欲知病之淺深。先知病之部位。夫人身一也。實有表裏上下之別焉。何謂表。皮肉筋骨是也。何謂裏。臟腑精神是也。而經絡則貫乎其間。表之病。易治而難死。裏之病。難治而易死。此其大略也。而在表在裏者。又各有難易。此不可執一而論也。若夫病本在表而傳於裏。病本在裏而并及於表。是爲內外兼病。尤不易治。身半已上之病。往往近於熱。身半已下之病。往往近於寒。此其大略也。而在上在下。又各有寒熱。此亦不可執一而論也。若夫病本在上而傳於下。病本在下而傳於上。是之謂上下兼病。亦不易治。所以然者。無病之處多。有病之處少。則精力猶可維持。使正氣漸充。而邪氣亦去。若夫一人之身。無處不病。則以何者爲驅病之本。而復其元氣乎。故善醫者。知病勢之盛而必傳也。豫爲

之防。無使結聚。無使泛濫。無使併合。此上工治未病之說也。若其已至於傳。則必先求其本。後求其標。相其緩急而施治之。此又桑榆之收也。以此決病之生死難易。思過半矣。

陰陽升降論

人身象天地。天之陽藏於地之中者。謂之元陽。元陽之外護者。謂之浮陽。浮陽則與時升降。若人之陽氣。則藏於腎中。而四布於周身。惟元陽則固守於中而不離其位。故太極圖中心白圈。即元陽也。始終不動。其分陰分陽。皆在白圈之外。故發汗之藥。皆鼓動其浮陽。出於營衛之中。以洩其氣耳。若元陽一動。則元氣漓矣。是以發汗太甚。動其元陽。即有亡陽之患。病深之人。發喘呃逆。即有陽越之虞。其危皆在頃刻。必用參附及重鎮之藥。以墜安之。所以治元氣虛弱之人。用升提發散之藥。最防陽氣散越。此第一關也。至於陰氣。則不患其升。而患其竭。竭則精液不布。乾枯燥烈。廉泉玉英。毫無滋潤。舌燥唇焦。皮膚粗槁。所謂天氣不降。地氣不升。孤陽無附。害不旋踵。內經云。陰精所奉。其人壽。故陰氣有餘。則上溉。陽氣有餘。則

下固。其人無病。病亦易愈。反此則危。故醫人者。慎毋發其陽而竭其陰也。

治病必分經絡臟腑論

病之從內出者。必由於臟腑。病之從外入者。必由於經絡。其病之情狀。必有鑿鑿可徵者。如怔忡驚悸爲心之病。洩瀉膨脹爲腸胃之病。此易知者。又有同一寒熱而六經各殊。同一疼痛而筋骨皮肉各別。又有臟腑有病而反現於肢節。肢節有病而反現於臟腑。若不究其病根所在。而漫然治之。則此之寒熱。非彼之寒熱。此之痛癢。非彼之痛癢。病之所在。全不關著。無病之處。反以藥攻之。內經所謂誅伐無過。則故病未已。新病復起。醫者以其反增他病。又復治其所增之病。復不知病之所從來。雜藥亂投。愈治而病愈深矣。故治病者。必先分經絡臟腑之所在。而又知其七情六淫所受何因。然後擇何經何臟對病之藥。本於古聖何方之法。分毫不爽。而後治之。自然一劑而卽見效矣。今之治病不效者。不咎己藥之不當。而反咎病之不應藥。此理終身不悟也。

治病不必分經絡臟腑論

病之分經絡臟腑。夫人知之。於是天下遂有因經絡臟腑之說。而拘泥附會。又或誤認穿鑿。并有借此神其說以欺人者。蓋治病之法多端。有必求經絡臟腑者。有不必求經絡臟腑者。蓋人之氣血無所不通。而藥性之寒熱溫涼有毒無毒。其性亦一定不移。入於人身。其功能亦無所不到。豈有其藥止入某經之理。即如參耆之類。無所不補。砒鴆之類。無所不毒。並不專於一處也。所以古人有現成通治之方。如紫金錠、至寶丹之類。所治之病甚多。皆有奇效。蓋通氣者無氣不通。解毒者無毒不解。消痰者無痰不消。其中不過略有專宜耳。至張潔古輩。則每藥註定云。獨入某經。皆屬附會之談。不足徵也。曰。然則用藥竟不必分經絡臟腑耶。曰。此不然也。蓋人之病。各有所現之處。而藥之治病。必有專長之功。如柴胡治寒熱往來。能愈少陽之病。桂枝治畏寒發熱。能愈太陽之病。葛根治肢體大熱。能愈陽明之病。蓋其止寒熱。已畏寒。除大熱。此乃柴胡、桂枝、葛根專長之事。因其能治何經之病。後人即指爲何經之藥。孰知其功能實不僅入少陽、太陽、陽明也。顯然者尙如此。餘則更無影響矣。故以某藥爲能治某經之病。則可以某藥爲獨治某經。則不可。謂某經之病當用某藥。則可。謂某藥不復入他經。則不可。故不知經絡而用藥。

其失也泛。必無捷效。執經絡而用藥。其失也泥。反能致害。總之。變化不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腎藏精論

精藏於腎。人盡知之。至精何以生。何以藏。何以出。則人不知也。夫精即腎中之脂膏也。有長存者。有日生者。腎中有藏精之處。充滿不缺。如井中之水。日夜充盈。此長存者也。其慾動交媾所出之精。及有病而滑脫之精。乃日生者也。其精旋去旋生。不去亦不生。猶井中之水。日日汲之。不見其虧。終年不汲。不見其溢。易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其理然也。曰。然則縱慾可無害乎。曰。是又不然。蓋天下之理。總歸自然。有腎氣盛者。多慾無傷。腎氣衰者。自當節養。左傳云。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若縱慾不節。如淺狹之井。汲之無度。則枯竭矣。曰。然則強壯之人而絕慾。則何如。曰。此亦無咎。無譽。惟腎氣略堅實耳。但必浮火不動。陰陽相守。則可耳。若浮火日動而強制之。則反有害。蓋精因火動而離其位。則必有頭眩目赤。身痒腰疼。遺洩偏墜等症。甚者或發癰疽。此強制之害也。故精之爲物。慾動則生。不動則

不生。能自然不動則有益。強制則有害。過用則衰竭。任其自然而無所勉強。則保精之法也。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道。乃長生之訣也。

一臟一腑先絕論

人之死。大約因元氣存亡而決。故患病者。元氣已傷。卽變危殆。蓋元氣脫。則五臟六腑皆無氣矣。竟有元氣深固。其根不搖。而內中有一臟一腑先絕者。如心絕則昏昧不知世事。肝絕則喜怒無節。腎絕則陽道痿縮。脾絕則食入不化。肺絕則氣促聲啞。六腑之絕。而失其所司亦然。其絕之象。亦必有顯然可見之處。大約其氣尙存。而神志精華不用事耳。必明醫乃能決之。又諸臟腑之中。惟肺絕則死期尤促。蓋肺爲臟腑之華。蓋臟腑賴其氣以養。故此臟絕。則臟腑皆無稟受矣。其餘則視其絕之甚與不甚。又觀其別臟之盛衰何如。更觀其後天之飲食何如。以此定其吉凶。則修短之期可決矣。然大段亦無過一年者。此皆得之目覩。非臆說也。

君火相火論

近世之論心火謂之君火。腎火謂之相火。此說未安。蓋心屬火而位居於上。又純陽而爲一身之主。名曰君火。無異議也。若腎中之火。則與心相遠。乃水中之火也。與心火不類。名爲相火。似屬非宜。蓋陰陽互藏其宅。心固有火。而腎中亦有火。心火爲火中之火。腎火爲水中之火。腎火守於下。心火守於上。而三焦爲火之道路。能引二火相交。心火動而腎中之浮火亦隨之。腎火動而心中之浮火亦隨之。亦有心火動而腎火不動。其患獨在心。亦有腎火動而心火不動。其害獨在腎。故治火之法。必先審其何火。而後用藥有定品。治心火以苦寒。治腎火以鹹寒。若二臟之陰不足以配火。則又宜取二臟之陰藥補之。若腎火飛越。又有回陽之法。反宜用溫熱。與治心火迥然不同。故五臟皆有火。而心腎二臟爲易動。故治法宜詳究也。若夫相火之說。則心胞之火能令人怔忡。面赤煩躁眩暈。此則在君火之旁。名爲相火。似爲確切。試以內經參之。自有真見也。

診脈決死生論

生死於人大矣。而能於兩手方寸之地微末之動。卽能決其生死。何其近於誣也。

然古人往往百不失一者何哉。其大要則以胃氣爲本。蓋人之所以生。本乎飲食。靈樞云。穀入於胃。乃傳之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寸口屬肺經。爲百脈之所會。故其來也。有生氣以行乎其間。融和調暢。得中土之精英。此爲有胃氣得者生。失者死。其大較也。其次則推天運之順逆。人氣與天氣相應。如春氣屬木。脈宜弦。夏氣屬火。脈宜洪之類。反是則與天氣不應。又其次則審臟氣之生尅。如脾病畏弦。木尅土也。肺病畏洪。火尅金也。反是則與臟氣無害。又其次則辨病脈之從違。病之與脈。各有宜與不宜。如脫血之後。脈宜靜細。而反洪大。則氣亦外脫矣。熱寒之症。脈宜洪數。而反細弱。則真元將陷矣。至於真臟之脈。乃因胃氣已絕。不營五臟。所以何臟有病。則何臟之脈獨現。凡此皆內經難經等書言之。明白詳盡。學者苟潛心觀玩。洞然易曉。此其可決者也。至云診脈卽可以知何病。又云人之死生。無不能先知。則又非也。蓋脈之變遷無定。或有卒中邪。未卽通於經絡。而脈一時未變者。或病輕而不能現於脈者。或有沉痼之疾。久而與氣血相併。一時難辨其輕重者。或有依經傳變。流動無常。不可執一時之脈而定其是非者。况病之名有萬。而脈之象不過數十種。且一病而數十種之脈無不可見。何能診脈而卽知其何

病。此皆推測偶中。以此欺人也。若夫真臟之脈。臨死而終不現者。則何以決之。是必以望聞問三者。合而參觀之。亦百不失一矣。故以脈爲可憑。而脈亦有時不足。憑以脈爲不可憑。而又鑿鑿乎其可憑。總在醫者熟通經學。更深思自得。則無所不驗矣。若世俗無稽之說。皆不足聽也。

症脈輕重論

人之患病。不外七情六淫。其輕重死生之別。醫者何由知之。皆必問其症。切其脈。而後知之。然症脈各有不同。有現症極明。而脈中不見者。有脈中甚明。而症中不見者。其中有宜從症者。有宜從脈者。必有一定之故。審之既真。則病情不能逃。否則不爲症所誤。必爲脈所誤矣。故宜從症者。雖脈極順。而症危。亦斷其必死。宜從脈者。雖症極險。而脈和。亦決其必生。如脫血之人。形如死狀。危在頃刻。而六脈有根。則不死。此宜從脈不從症也。如痰厥之人。六脈或促或絕。痰降則愈。此宜從症不從脈也。陰虛咳嗽。飲食起居如常。而六脈細數。久則必死。此宜從脈不宜從症也。噎膈反胃。脈如常人。久則胃絕。而脈驟變。百無一生。此又宜從症不從脈也。如

此之類甚多。不可枚舉。總之。脈與症分觀之。則吉凶兩不可憑。合觀之。則某症忌某脈。某脈忌某症。其吉凶乃可定矣。又如肺病忌脈數。肺屬金。數爲火。火刑金也。餘可類推。皆不外五行生尅之理。今人不按其症。而徒講乎脈。則講之愈密。失之愈遠。若脈之全體。則內經諸書詳言之矣。

脈症與病相反論

症者病之發現者也。病熱則症熱。病寒則症寒。此一定之理。然症竟有與病相反者。最易誤治。此不可不知者也。如冒寒之病。反身熱而惡熱。傷暑之病。反身寒而惡寒。本傷食也。而反易飢能食。本傷飲也。而反大渴口乾。此等之病。尤當細考。一或有誤。而從症用藥。卽死生判矣。此其中蓋有故焉。或一時病勢未定。如傷寒本當發熱。其時尚未發熱。將來必至於發熱。此先後之不同也。或內外異情。如外雖寒而內仍熱是也。或有名無實。如欲食好飲。及至少進卽止。飲食之後又不易化是也。或有別症相雜。誤認此症爲彼症是也。或此人舊有他病。新病方發。舊病亦現是也。至於脈之相反。亦各不同。或其人本體之脈與常人不同。或輕病未現於

脈。或痰氣阻塞。營氣不利。脈象乖其所之。或一時爲邪所閉。脈似危險。氣通卽復。或其人本有他症。仍其舊症之脈。凡此之類。非一端所能盡。總宜潛心體認。審其真實。然後不爲脈症所惑。否則徒執一端之見。用藥愈真而愈誤矣。然苟非辨症極精。脈理素明。鮮有不惑者也。

中風論

今之患中風偏痺等病者。百無一愈。十死其九。非其症俱不治。皆醫者誤之也。凡古聖定病之名。必指其實。名曰中風。則其病屬風可知。旣爲風病。則主病之方。必以治風爲本。故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防己地黃湯。及唐人大小續命等方。皆多用風藥。而因症增減。蓋以風入經絡。則內風與外風相煽。以致痰火一時壅塞。惟宜先驅其風。繼清痰火。而後調其氣血。則經脈可以漸通。今人一見中風等症。卽用人參熟地附子肉桂等純補溫熱之品。將風火痰氣盡行補住。輕者變重。重者卽死。或有元氣未傷。而感邪淺者。亦必遷延時日。以成偏枯永廢之人。此非醫者誤之耶。或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補正卽所以驅邪。此大謬也。惟其正虛而邪

湊。尤當急驅其邪以衛其正。若更補其邪氣。則正氣益不能支矣。即使正氣全虛。不能托邪於外。亦宜於驅風藥中。少加扶正之品。以助驅邪之力。從未有純用溫補者。譬之盜賊入室。定當先驅盜賊。而後固其墻垣。未有盜賊未去。而先固其墻垣者。或云補藥托邪。猶之增家人以御盜也。是又不然。蓋服純補之藥。斷無專補正不補邪之理。非若家人之專於禦盜賊也。是不但不驅盜。并助盜矣。况治病之法。凡久病屬虛。驟病屬實。所謂虛者。謂正虛也。所謂實者。謂邪實也。中風乃急暴之症。其爲實邪無疑。天下未有行動如常。忽然大虛而昏仆者。豈可不以實邪治之哉。其中或有屬陰虛陽虛。感熱感寒之別。則於治風方中。隨所現之症加減之。漢唐諸法具在。可取而觀也。故凡中風之類。苟無中臟之絕症。未有不可治者。余友人患此症者。遵余法治病。一二十年而今尙無恙者甚多。惟服熱補者。無一存者矣。

臧膈論

臧膈同爲極大之病。然臧可治而膈不可治。蓋臧者有物積中。其症屬實。膈者不

能納物。其症屬虛。實者可治。虛者不可治。此其常也。臟之爲病。因腸胃衰弱不能運化。或痰或血。或氣或食。凝結於中。以致膨脹脹滿。治之當先下其結聚。然後補養其中氣。則腸胃漸能尅化矣。內經有雞矢醴方。卽治法也。後世治臟之方。亦多見效。惟臟氣已絕。臂細臍凸。手心及背平滿。青筋繞腹。種種惡症齊現。則不治。若膈症乃肝火犯胃。木來侮土。謂之賊邪。胃脘枯槁。不復用事。惟留一線細竅。又爲痰涎瘀血閉塞。飲食不能下達。卽勉強納食。仍復吐出。蓋人生全在飲食。經云。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今食既不入。則五臟六腑皆竭矣。所以得此症者。能少納穀。則不出一年而死。全不納穀。則不出半年而死。凡春得病者。死於秋。秋得病者。死於春。蓋金木相尅之時也。又有卒然嘔吐。或嘔吐而時止時發。又或年當少壯。是名反胃。非膈也。此亦可治。至於類臟之症。如浮腫水腫之類。或宜針灸。或宜洩瀉。病象各殊。治亦萬變。醫者亦宜廣求諸法。而隨宜施用也。

寒熱虛實真假論

病之大端。不外乎寒熱虛實。然必辨其真假而後治之無誤。假寒者。寒在外而熱

在內也。雖大寒而惡熱飲。假熱者。熱在外而寒在內也。雖大熱而惡寒飲。此其大較也。假實者。形實而神衰。其脈浮洪。訖散也。假虛者。形衰而神全。其脈靜小。堅實也。其中又有人之虛實。症之虛實。如怯弱之人而傷寒傷食。此人虛而症實也。強壯之人而失血勞倦。此人實而症虛也。或宜正治。或宜從治。或宜分治。或宜合治。或宜從本。或宜從標。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上下異方。煎丸異法。補中兼攻。攻中兼補。精思妙術。隨變生機。病勢千端。立法萬變。則真假不能惑我之心。亦不能窮我之術。是在博求古法而神明之。稍執己見。或學力不至。其不爲病所惑者。幾希矣。

內傷外感論

七情所病。謂之內傷。六淫所侵。謂之外感。自內經、難經以及唐宋諸書。無不言之。深切著明矣。二者之病。有病形同而病因異者。亦有病因同而病形異者。又有全乎外感。全乎內傷者。更有內傷兼外感。外感兼內傷者。則因與病又互相出入。參錯雜亂。治法迥殊。蓋內傷由於神志。外感起於經絡。輕重淺深。先後緩急。或分或合。一或有誤。爲害非輕。能熟於內經及仲景諸書。細心體認。則雖其病萬殊。其中

條理井然。毫無疑似。出入變化。無有不效。否則徬徨疑慮。雜藥亂投。全無法紀。屢試不驗。更無把握。不咎己之審病不明。反咎藥之治病不應。如此死者。醫殺之耳。

病情傳變論

病有一定之傳變。有無定之傳變。一定之傳變。如傷寒太陽傳陽明。及金匱見肝之病。知肝傳脾之類。又如痞病變臌。血虛變浮腫之類。醫者可豫知而防之也。無定之傳變。或其人本體先有受傷之處。或天時不和。又感時行之氣。或調理失宜。更生他病。則無病不可變。醫者不能豫知而為防者也。總之人有一病。皆當加意謹慎。否則病後增病。則正虛而感益重。輕病亦變危矣。至於既傳之後。則標本緩急。先後分合。用藥必兩處兼顧。而又不雜不亂。則諸病亦可漸次平復。否則新病日增。無所底止矣。至於藥誤之傳變。又復多端。或過於寒涼而成寒中之病。或過服溫燥而成熱中之病。或過於攻伐而元氣大虛。或過於滋潤而脾氣不實。不可勝舉。近日害人最深者。大病之後。邪未全退。又不察病氣所傷何處。即用附子、肉桂、熟地、麥冬、人參、白朮、五味、萸肉之類。將邪火盡行補瀆。始若相安。久之氣逆痰

升。脹滿昏沉。如中風之狀。邪氣與元氣相併。諸藥無效而死。醫家病家。猶以爲病後大虛所致。而不知乃邪氣固結而然也。余見甚多。不可不深戒。

病同人異論

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則效。治彼則不效。且不惟無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則以病同而人異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氣體有強弱。質性有陰陽。生長有南北。性情有剛柔。筋骨有堅脆。肢體有勞逸。年力有老少。奉養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憂勞和樂之別。更加天時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淺之各異。一概施治。則病情雖中。而於人之氣體迥乎相反。則利害亦相反矣。故醫者必細審其人之種種不同。而後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之法。因之而定。內經言之極詳。卽針灸及外科之治法盡然。故凡治病者。皆當如是審察也。

病症不同論

凡病之總者。謂之病。而一病必有數症。如太陽傷風。是病也。其惡風身熱自汗頭

痛。是症也。合之而成其爲太陽病。此乃太陽病之本症也。若太陽病而又兼泄瀉。不寐心煩痞悶。則又爲太陽病之兼症矣。如瘧病也。往來寒熱嘔吐畏風口苦。是症也。合之而成爲瘧。此乃瘧之本症也。若瘧而兼頭痛脹滿噉逆便閉。則又爲瘧疾之兼症矣。若瘧而又下痢數十行。則又不得謂之兼症。謂之兼病。蓋瘧爲一病。痢又爲一病。而二病又各有本症。各有兼症。不可勝舉。以此類推。則病之與症。其分併何啻千萬。不可不求其端而分其緒也。而治之法。或當合治。或當分治。或當先治。或當後治。或當專治。或當不治。尤在視其輕重緩急。而次第奏功。一或倒行逆施。雜亂無紀。則病變百出。雖良工不能挽回矣。

病同因別論

凡人之所苦。謂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謂之因。如同一身熱也。有風有寒有痰有食。有陰虛火升。有鬱怒憂思。勞怯蟲疰。此謂之因。知其因。則不得專以寒涼治熱病矣。蓋熱同而所以致熱者不同。則藥亦迥異。凡病之因不同。而治各別者。盡然。則一病而治法多端矣。而病又非止一症。必有兼症焉。如身熱而腹痛。則腹痛又爲

一症。而腹痛之因。又復不同。有與身熱相合者。有與身熱各別者。如感寒而身熱。其腹亦因寒而痛。此相合者也。如身熱爲寒。其腹痛又爲傷食。則各別者也。又必審其食爲何食。則以何藥消之。其立方之法。必切中二者之病源。而後定方。則一藥而兩病俱安矣。若不問其本病之何因。及兼病之何因。而徒曰某病以某方治之。其偶中者。則投之或愈。再以治他人。則不但不愈。而反增病。必自疑曰。何以治彼效。而治此不效。并前此之何以愈。亦不知之。則倖中者甚少。而誤治者甚多。終身治病而終身不悟。歷症愈多而愈惑矣。

亡陰亡陽論

經云。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血屬陰。是汗多乃亡陰也。故止汗之法。必用涼心斂肺之藥。何也。心主血。汗爲心之液。故當清心火。汗必從皮毛出。肺主皮毛。故又當斂肺氣。此正治也。惟汗出太甚。則陰氣上竭。而腎中龍雷之火。隨水而上。若以寒涼折之。其火愈熾。惟用大劑參附。佐以鹹降之品。如童便、牡蠣之類。冷飲一碗。直達下焦。引其真陽下降。則龍雷之火反乎其位。而汗隨止。此與亡陰之汗。真大

相懸絕。故亡陰亡陽。其治法截然。而轉機在頃刻。當陽氣之未動也。以陰藥止汗。及陽氣之既動也。以陽藥止汗。而龍骨牡蠣黃耆五味收澀之藥。則兩方皆可隨宜用之。醫者能於亡陰亡陽之交。分其界限。則用藥無誤矣。其亡陰亡陽之辦法。何如。亡陰之汗。身畏熱。手足溫。肌熱。汗亦熱。而味鹹。口渴喜涼飲。氣粗。脈洪實。此其驗也。亡陽之汗。身反惡寒。手足冷。肌涼。汗冷。而味淡微粘。口不渴而喜熱飲。氣微。脈浮數而空。此其驗也。至於尋常之正汗。熱汗。邪汗。自汗。又不在二者之列。此理知者絕少。即此汗之一端。而聚訟紛紛。毫無定見。誤治甚多也。

病有不愈不死雖愈必死論

能愈病之非難。知病之必愈。必不愈爲難。夫人之得病。非皆死症也。庸醫治之。非必皆與病相反也。外感內傷。皆有現症。約略治之。自能向愈。况病情輕者。雖不服藥。亦能漸痊。即病勢危迫。醫者苟無大誤。邪氣漸退。亦自能向安。故愈病非醫者之能事也。惟不論輕重之疾。一見即能決其死生難易。百無一失。此則學問之極功。而非淺嘗者所能知也。夫病輕而預知其愈。病重而預知其死。此猶爲易知者。

惟病象甚輕。而能決其必死。病勢甚重。而能斷其必生。乃爲難耳。更有病已愈而不久必死者。蓋邪氣雖去。而其人之元氣與病俱亡。一時雖若粗安。真氣不可復續。如兩虎相角。其一雖勝。而力已脫盡。雖良工亦不能救也。又有病必不愈。而人亦不死者。蓋邪氣盛而元氣堅固。邪氣與元氣相併。大攻則恐傷其正。小攻則病不爲動。如油入麵。一合則不可復分。而又不至於傷生。此二者。皆人之所不知者也。其大端則病氣入臟腑者。病與人俱盡者爲多。病在經絡骨脈者。病與人俱存者爲多。此乃內外輕重之別也。斯二者。方其病之始形。必有可徵之端。良工知之。自有防微之法。既不使之與病俱亡。亦不使之終身不愈。此非深通經義之人。必不能窮源極流。挽回於人所不見之地也。

卒死論

天下卒死之人甚多。其故不一。內中可救者。十之七八。不可救者。僅十之二三。惟一時不得良醫。故皆枉死耳。夫人內外無病。飲食行動如常。而忽然死者。其臟腑經絡本無受病之處。卒然感犯外邪。如惡風穢氣。鬼邪毒厲等物。閉塞氣道。一時

不能轉動。則大氣阻絕。昏悶迷惑。久而不通。則氣愈聚愈塞。如繫繩於頸。氣絕則死矣。若醫者能知其所犯何故。以法治之。通其氣。驅其邪。則立愈矣。又有痰涎壅盛。阻遏氣道而卒死者。通氣降痰則甦。所謂痰厥之類是也。以前諸項。良醫皆能治之。惟臟絕之症。則不治。其人或勞心思慮。或酒食不節。或房慾過度。或惱怒非常。五臟之內。精竭神衰。惟一線真元未斷。行動如常。偶有感觸。其元氣一時斷絕。氣脫神離。頃刻而死。既不可救。又不及救。此則卒死之最急。而不可治者也。至於暴遇神鬼。適逢冤讎。此又怪異之事。不在疾病之類矣。

病有鬼神論

人之受邪也。必有受之之處。有以召之。則應者斯至矣。夫人精神完固。則外邪不敢犯。惟其所以禦之之具有虧。則侮之者斯集。凡疾病有爲鬼神所憑者。其愚魯者。以爲鬼神實能禍人。其明理者。以爲病情如此。必無鬼神。二者皆非也。夫鬼神猶風寒暑濕之邪耳。衛氣虛則受寒。榮氣虛則受熱。神氣虛則受鬼。蓋人之神屬陽。陽衰則鬼憑之。內經有五臟之病。則現五色之鬼。難經云。脫陽者見鬼。故經穴

中有鬼牀、鬼室等穴。此諸穴者。皆賴神氣以充塞之。若神氣有虧。則鬼神得而憑之。猶之風寒之能傷人也。故治寒者壯其陽。治熱者養其陰。治鬼者充其神而已。其或有因痰因思因驚者。則當求其本而治之。故明理之士。必事事窮其故。乃能無所惑而有據。否則執一端之見。而昧事理之實。均屬憤憤矣。其外更有觸犯鬼神之病。則祈禱可愈。至於冤讎之鬼。則有數端。有自作之孽。深仇不可解者。有祖宗貽累者。有過誤害人者。其事皆鑿鑿可徵。似儒者所不道。然見於經史。如公子彭生。伯有之類。甚多。目覩者亦不少。此則非藥石祈禱所能免矣。

腎虛非陰症論

今之醫者。以其人房勞之後。或遺精之後。感冒覺寒而發熱者。謂之陰症。病者遇此。亦自謂之陰症。不問其現症何如。總用參、朮、附、桂、乾薑、地黃等溫熱峻補之藥。此可稱絕倒者也。夫所謂陰症者。寒邪中於三陰經也。房後感風。豈風寒必中腎經。即使中之。亦不過散少陰之風寒。如傷寒論中少陰發熱。仍用麻黃。細辛發表而已。豈有用辛熱溫補之法耶。若用溫補。則補其風寒於腎中矣。况陰虛之人而

感風寒。亦必由太陽入。仍屬陽邪。其熱必甚。兼以燥悶煩渴。尤宜清熱散邪。豈可反用熱藥。若果直中三陰。則斷無壯熱之理。必有惡寒。倦臥厥冷。喜熱等症。方可用溫散。然亦終無用滋補之法。即如傷寒差後房事不慎。又發寒熱。謂之女勞復。此乃久虛之人。復患大症。依今人之見。尤宜峻補者也。而古人治之。用竹皮一升煎湯服。然則無病而房後感風。更不宜用熱補矣。故凡治病之法。總視目前之現證現脈。如果六脈沉遲。表裏皆畏寒。的係三陰之寒證。即使其本領強壯。又絕慾十年。亦從陰治。若使所現脈證的係陽邪。發熱煩渴。並無三陰之症。即使其人本體虛弱。又復房勞過度。亦從陽治。如傷寒論中陽明大熱之證。宜用葛根、白虎等方者。瞬息之間。轉入三陰。即改用溫補。若陰症轉陽症。亦即用涼散。此一定之法也。近世惟喻嘉言先生能知此義。有寓意草中黃長人之傷寒案可見。餘人皆不知之。其殺人可勝道哉。

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論

今之醫者。謂吐血爲虛勞之病。此大謬也。夫吐血有數種。大概咳者成勞。不咳者

不成勞。間有吐時偶咳者。當其吐血之時。狼狽頗甚。吐止即痊。皆不成勞何也。其吐血一止。則週身無病。飲食如故。而精神生矣。即使亡血之後。或陰虛內熱。或筋骨疼痛。皆可服藥而痊。若咳嗽則血止而病仍在。日嗽夜嗽。痰壅氣升。多則三年。少則一年而死矣。蓋咳嗽不止。則腎中之元氣震蕩不寧。肺爲腎之母。母病則子亦病故也。又肺爲五臟之華蓋。經云。穀氣入胃以傳於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是則臟腑皆取精於肺。肺病則不能輸精於臟腑。一年而臟腑皆枯。三年而臟腑竭矣。故咳嗽爲真勞不治之疾也。然亦有咳嗽而不死者。其嗽亦有時稍緩。其飲食起居不甚變。又其人善於調攝。延經三年之後。起居如舊。間或一發。靜養即愈。此乃百中難得一者也。更有不咳之人。血症屢發。肝竭肺傷。亦變咳嗽。久而亦死。此則不善調攝。以輕變重也。執此以決血症之死生。百不一失矣。

胎產論

婦科之最重者二端。墮胎與難產耳。世之治墮胎者。往往純用滋補。治難產者。往

往專於攻下。二者皆非也。蓋半產之故非一端。由於虛滑者十之一二。由於內熱者十之八九。蓋胎惟賴血以養。故得胎之後。經事不行者。因衝任之血皆爲胎所吸。無餘血下行也。苟血或不足。則胎枯竭而下墮矣。其血所以不足之故。皆由內熱火盛。陽旺而陰虧也。故古人養胎之方。專以黃芩爲主。又血之生。必由於脾胃。經云。榮衛之道。納穀爲寶。故又以白朮佐之。乃世之人。專以參耆補氣。熟地滯胃。氣旺則火盛。胃濕則不運。生化之源衰。而血益少矣。至於產育之事。乃天地化育之常。本無危險之理。險者千不得一世之遭厄難者。乃人事之未工也。其法在乎產婦。不可令早用力。蓋胎必轉而後下。早用力則胎先下墜。斷難舒轉。於是橫生倒產之害生。又用力則胞漿驟下。胎已枯澀。何由能產。此病不但產子之家不知。卽收生穩婦亦有不知者。至於用藥之法。則交骨不開。胎元不轉。種種諸症。各有專方。其外或宜潤。或宜降。或宜溫。或宜涼。亦當隨症施治。其大端以養血爲主。蓋血足則諸症自退也。至於易產強健之產婦。最多卒死。蓋大脫血之後。衝任空虛。經脈嬌脆。健婦不以爲意。輕舉妄動。用力稍重。衝脈斷裂。氣冒血崩。死在頃刻。尤忌舉手上頭。如是死者。吾見極多。不知者以爲奇異。實理之常。生產之家不可不

知也。

病有不必服藥論

天下之病。竟有不宜服藥者。如黃疸之類是也。黃疸之症。仲景原有煎方。然輕者用之俱效。而重者俱不效何也。蓋疸之重者。其脇中有囊。以裹黃水。其囊並無出路。藥祇在囊外。不入囊中。所服之藥。非補邪即傷正。故反有害。若輕病則囊尙未成。服藥有效。至囊成之後。則百無一效。必須用輕透之方。或破其囊。或消其水。另有秘方傳授。非泛然煎丸之所能治也。痰飲之病。亦有囊。常藥亦不能愈。外此如吐血久痞等疾。得藥之益者甚少。受藥誤者甚多。如無至穩必效之方。不過以身試藥。則寧以不服藥爲中醫矣。

方藥離合論

方之與藥。似合而實離也。得天地之氣。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可以變易血氣。以除疾病。此藥之力也。然草木之性。與人殊體。入人腸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

其效。聖人爲之製方以調劑之。或用以專攻。或用以兼治。或相輔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藥各全其性。亦能使藥各失其性。操縱之法。有大權焉。此方之妙也。若夫按病用藥。藥雖切中。而立方無法。謂之有藥無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雖良善。而其藥有一二味與病不相關者。謂之有方無藥。譬之作書之法。用筆已工。而配合顛倒。與夫字形俱備。而點畫不成者。皆不得謂之能書。故善醫者。分觀之。而無藥弗切於病情。合觀之。而無方不本於古法。然後用而弗效。則病之故也。非醫之罪也。而不然者。卽偶或取效。隱害必多。則亦同於殺人而已矣。至於方之大小奇偶之法。則內經詳言之。茲不復贅云。

古方加減論

古人製方之義。微妙精詳。不可思議。蓋其審察病情。辨別經絡。參考藥性。斟酌輕重。其於所治之病。不爽毫髮。故不必有奇品異術。而沈痼艱險之疾。投之輒有神效。此漢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勝窮。若必每病製一方。是曷有盡期乎。故古人卽有加減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現之症或不同。則不必更立一方。卽

於是方之內。因其現症之異而爲之加減。如傷寒論中治太陽病用桂枝湯。若見項背強者。則用桂枝加葛根湯。喘者則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白芍湯。更惡寒者。去白芍加附子湯。此猶以藥爲加減者也。若桂枝麻黃各半湯。則以兩方爲加減矣。若發奔豚者。用桂枝爲加桂枝湯。則又以藥之輕重爲加減矣。然一二味加減。雖不易本方之名。而必明著其加減之藥。若桂枝湯倍用芍藥而加飴糖。則又不名桂枝加飴糖湯。而爲建中湯。其藥雖同。而義已別。則立名亦異。古法之嚴如此。後之醫者不識此義。而又欲託名用古。取古方中一二味。則卽以某方目之。如用柴胡。則卽曰小柴胡湯。不知小柴胡之力。全在人參也。用猪苓。澤瀉。卽曰五苓散。不知五苓之妙。專在桂枝也。去其要藥。雜以他藥。而仍以某方目之。用而不效。不知自咎。或則歸咎於病。或則歸咎於藥。以爲古方不可治今病。嗟乎。卽使果識其病而用古方。支離零亂。豈有效乎。遂相戒以爲古方難用。不知全失古方之精義。故與病毫無益而反有害也。然則當何如。曰。能識病情與古方合者。則全用之。有別症。則據古法加減之。如不盡合。則依古方之法。將古方所用之藥而去取損益之。必使無一藥之不對症。自然不倍於古人之法。而所

投必有神效矣。

方劑古今論

後世之方。已不知幾億萬矣。此皆不足以名方者也。昔者聖人之製方也。推藥理之本原。識藥性之專能。察氣味之從逆。審臟腑之好惡。合君臣之配耦。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經絡。其思遠。其義精。味不過三四。而其用變化不窮。聖人之智。真與天地同體。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上古至今。千聖相傳。無敢失墜。至張仲景先生。復申明用法。設爲問難。註明主治之症。其傷寒論金匱要略。集千聖之大成。以承先而啓後。萬世不能出其範圍。此之謂古方。與內經並垂不朽者。其前後名家。如倉公、扁鵲、華陀、孫思邈諸人。各有師承。而淵源又與仲景微別。然猶自成一家。但不能與靈素本草一線相傳。爲宗枝正脈耳。旣而積習相仍。每著一書。必自撰方千百。唐時諸公。用藥雖博。已乏化機。至於宋人。并不知藥。其方亦板實膚淺。元時號稱極盛。各立門庭。徒騁私見。迨乎有明。蹈襲元人緒餘而已。今之醫者。動云古方。不知古方之稱。其指不一。若謂上古之方。則自仲景先生流傳以外。無幾也。如謂

宋元所製之方。則其可法可傳者絕少。不合法而荒謬者甚多。豈可奉爲典章。若謂自明人以前。皆稱古方。則其方不下數百萬。夫常用之藥。不過數百品。而爲方數百萬。隨拈幾味。皆已成方。何必定云某方也。嗟嗟。古之方。何其嚴。今之方。何其易。其間亦有奇巧之法。用藥之妙。未必不能補古人之所未及。可備參考者。然其大經大法。則萬不能及。其中更有違經背法之方。反足貽害。安得有學之士。爲之擇而存之。集其大成。刪其無當。實千古之盛舉。余蓋有志而未遑矣。

單方論

單方者。藥不過一二味。治不過一二症。而其效則甚捷。用而不中。亦能害人。卽世所謂海上方者是也。其原起於本草。蓋古之聖人。辨藥物之性。則必著其功用。如逐風、逐寒、解毒、定痛之類。凡人所患之症。止一二端。則以一藥治之。藥專則力厚。自有奇效。若病兼數症。則必合數藥而成方。至後世藥品日增。單方日多。有效有不效矣。若夫內外之感。其中自有傳變之道。虛實之殊。久暫之別。深淺之分。及夫人性各殊。天時各異。此非守經達權者不能治。若皆以單方治之。則藥性專而無

製偏而不醇。有利必有害。故醫者不可以此嘗試。此經方之所以爲貴也。然參考以廣識見。且爲急救之備。或爲專攻之法。是亦不可不知者也。

禁方論

天地有好生之德。聖人大公之心。立方以治病。使天下共知之。豈非天地聖人之至願哉。然而方之有禁則何也。其故有二。一則懼天下之輕視夫道也。夫經方之治病。視其人學問之高下以爲效驗。故或用之而愈。或用之而反害。變化無定。此大公之法也。若禁方者。義有所不解。機有所莫測。其傳也。往往出於奇人。隱士。仙佛鬼神。其遇之也甚難。則愛護之必至。若輕以授人。必生輕易之心。所以方家往往愛惜。此乃人之情也。一則恐發天地之機也。禁方之藥。其製法必奇。其配合必巧。窮陰陽之柄。窺造化之機。其修合必虔誠敬慎。少犯禁忌。則藥無驗。若輕以示人。則氣洩而用不神。此又陰陽之理也。靈樞禁服篇。黃帝謂雷公曰。此先師之所禁。割臂插血之盟也。故黃帝有蘭臺之藏。長桑君有無泄之戒。古聖皆然。若夫詭詐之人。專欲圖利。託名禁方。欺世惑衆。更有修煉熱藥。長慾道淫。名爲養生。實

速其死。此乃江河惡習。聖人之所必誅也。又有古之禁方。傳之已廣。載入醫書中。與經方並垂。有識者。自能擇之也。

古今方劑大小論

今人以古人氣體充實。故方劑分兩甚重。此無稽之說也。自三代至漢晉。升斗權衡。雖有異同。以今較之。不過十分之二。余親見漢時一升有六升銅。量容今之一升二合。如桂枝湯傷寒大劑也。桂枝爲藥各三兩。甘草二兩。共八兩爲一劑。在今只一兩八錢。又分三服。則一服不過五錢三分零。他方有藥品多者。亦不過倍之而已。況古時之藥。醫者自備。俱用鮮者。分兩以鮮者爲準。乾則折算。如半夏、麥冬之類。皆生大而乾小。至附子則野生者甚小。後人種之乃肥大。皆有確證。今人每方必十餘味。每味三四錢。則一劑重二三兩矣。更有熟地用至四兩一劑者。尤屬可怪。古丸藥如烏梅丸。每服如桐子大十丸。今秤不過二三分。今則用三四錢至七八錢矣。古末藥用方寸匕。不過今之六七分。今服三四錢矣。古人用藥分兩。未嘗從重。周禮遺人凡萬民之食。則每日食八升有餘矣。蓋一升只二合也。二十年來。時醫誤閱古方。增重

分兩。此風日熾。即使對病。元氣不勝藥力。亦必有害。况更與病相反。害不尤速乎。既不考古。又無師授。無怪乎其動成笑柄也。

藥誤不即死論

古人治法。無一方不對病。無一藥不對症。如是而病猶不愈。此乃病本不可愈。非醫之咎也。後世醫失其傳。病之名亦不能知。宜其胸中毫無所主也。凡一病有一病之名。如中風總名也。其類有偏枯、痿痺、風痺、歷節之殊。而諸症之中。又各有數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又如水腫總名也。其類有皮水、正水、石水、風水之殊。而諸症又各有數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凡病盡然。醫者必能實指其何名。遵古人所主何方。加減何藥。自有法度可循。乃不論何病。總以陰虛陽虛等籠統之談。概之。而試以籠統不切之藥。然亦竟有愈者。或其病本輕。適欲自愈。或偶有一二對症之藥。亦奏小效。皆屬誤治。其得免於殺人之名者何也。蓋殺人之藥。必大毒如砒、鴆之類。或大熱大寒峻厲之品。又適與病相反。服後立見其危。若尋常之品。不過不能愈病。或反增他病耳。不即死也。久而病氣自退。正氣自復。無不愈者。間有遷

延日久。或隱受其害而死。更或屢換庸醫。徧試諸藥。久而病氣益深。元氣竭亦死。又有初因誤治。變成他病。輾轉而死。又有始服有小效。久服太過。反增他病而死。蓋日日診視。小效則以爲可愈。小劇又以爲難治。並無誤治之形。確有誤治之實。病家以爲病久不痊。自然不起。非醫之咎。因其不卽死而不之罪。其實則真殺之而不覺也。若夫誤投峻厲相反之藥。服後顯然爲害。此其殺人。人人能知之矣。惟誤服參附峻補之藥。而卽死者。則病家之所甘心。必不歸咎於醫。故醫者雖自知其誤。必不以此爲戒。而易其術也。

藥石性同用異論

一藥有一藥之性情功效。其藥能治某病。古方中用之以治某病。此顯而易見者。然一藥不止一方用之。他方用之亦效何也。蓋藥之功用不止一端。在此方則取其此長。在彼方則取其彼長。真知其功效之實。自能曲中病情而得其力。迨至後世。一藥所治之病愈多。而亦效者。蓋古人尙未盡知之。後人屢試而後知。所以歷代本草所註藥性。較之神農本經所註功用。增益數倍。蓋以此也。但其中有當有

不當。不若神農本草字字精切耳。又同一熱藥。而附子之熱與乾薑之熱。迥乎不同。同一寒藥。而石膏之寒與黃連之寒。迥乎不同。一或誤用。禍害立至。蓋古人用藥之法。並不專取其寒熱溫涼補瀉之性也。或取其氣。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所生之方。或取嗜好之偏。其藥似與病情之寒熱溫涼補瀉若不相關。而投之反有神效。古方中如此者。不可枚舉。學者必將神農本草字字求其精義之所在。而參以仲景諸方。則聖人之精理。自能洞曉。而已之立方。亦必有奇思妙想。深入病機。而天下無難治之症也。

劫劑論

世有奸醫。利人之財。取效於一時。不顧人之生死者。謂之劫劑。劫劑者。以重藥奪截邪氣也。夫邪之中人。不能使之一時即出。必漸消漸托而後盡焉。今欲一日見效。勢必用猛厲之藥。與邪相爭。或用峻補之藥。遏抑邪氣。藥猛厲則邪氣暫伏。而正亦傷。藥峻補則正氣驟發。而邪內陷。一時似乎有效。及至藥力盡而邪復來。元氣已大壞矣。如病者身熱甚。不散其熱。而以沉寒之藥遏之。腹痛甚。不求其因。而

以香燥禦之。瀉痢甚不去其積。而以收斂之藥塞之之類。此峻厲之法也。若邪盛而投以大劑參附。一時陽氣大旺。病氣必潛藏。自然神氣略定。越一二日。元氣與邪氣相併。反助邪而肆其毒。爲禍尤烈。此峻補之法也。此等害人之術。奸醫以此欺人而騙財者。十之五。庸醫不知而效尤以害人者。亦十之五。爲醫者可不自省。病家亦不可不察也。

製藥論

製藥之法。古方甚少。而最詳於宋之雷斅。今世所傳雷公炮炙論是也。後世製藥之法。日多一日。內中亦有至無理者。固不可從。若其微妙之處。實有精義存焉。凡物氣厚力大者。無有不偏。偏則有利必有害。欲取其利而去其害。則用法以製之。則藥性之偏者醇矣。其製之義。又各不同。或以相反爲製。或以相資爲製。或以相惡爲製。或以相畏爲製。或以相喜爲製。而製法又復不同。或製其形。或製其性。或製其味。或製其質。此皆巧於用藥之法也。古方製藥無多。其立方之法。配合氣性。如桂枝湯中用白芍。亦卽有相製之理。故不必每藥製之也。若後世好奇眩異之

人。必求貴重怪僻之物。其製法大費工本。以神其說。此乃好奇尙異之人。造作以欺誑富貴人之法。不足憑也。惟平和而有理者。爲可從耳。

人參論

天下之害人者。殺其身未必破其家。破其家未必殺其身。先破人之家而後殺其身者。人參也。夫人參用之而當。實能補養元氣。拯救危險。然不可謂天下之死人皆能生之也。其爲物氣盛而力厚。不論風寒暑濕痰火鬱結。皆能補塞。故病人如果邪去正衰。用之固宜。或邪微而正亦憊。或邪深而正氣怯弱。不能逐之於外。則於除邪藥中投之。以爲驅邪之助。然又必審其輕重而後用之。自然有扶危定傾之功。乃不察其有邪無邪。是虛是實。又佐以純補溫熱之品。將邪氣盡行補住。輕者邪氣永不復出。重者卽死矣。夫醫者之所以遇疾卽用。而病家服之死而無悔者何也。蓋愚人之心。皆以價貴爲良藥。價賤爲劣藥。而常人之情。無不好補而惡攻。故服參而死。卽使明知其誤。然以爲服人參而死。則醫者之力已竭。而人子之心已盡。此命數使然。可以無恨矣。若服攻削之藥而死。卽使用藥不誤。病實難治。

而醫者之罪已不可勝誅矣。故人參者。乃醫家邀功避罪之聖藥也。病家如此。醫家如此。而害人無窮矣。更有駭者。或以用人參爲冠冕。或以用人參爲有力量。又因其貴重。深信以爲必能挽回造化。故毅然用之。孰知人參一用。凡病之有邪者。卽死。其不死者。亦終身不得愈乎。其破家之故何也。蓋向日之人參。不過一二換。多者三四換。今則其價十倍。其所服又非一錢二錢而止。小康之家。服二三兩而家已蕩然矣。夫人情於死生之際。何求不得。寧恤破家乎。醫者全不一念。輕將人參立方。用而不遵。在父爲不慈。在子爲不孝。在夫婦昆弟爲忍心害理。并有親戚朋友。責罰痛罵。卽使明知無益。姑以此塞責。又有孝子慈父。倖其或生。竭力以謀之。遂使貧窶之家。病或稍愈。一家終身凍餒。若仍不救。棺殮俱無。賣妻鬻子。全家覆敗。醫者誤治。殺人可恕。而逞己之意。日日害人破家。其惡甚於盜賊。可不慎哉。吾願天下之人。斷不可以人參爲起死回生之藥。而必服之。醫者必審其病。實係純虛。非參不治。服必萬全。然後用之。又必量其家業。尙可以支持。不至用參之後。死生無靠。然後節省用之。一以惜物力。一以全人之命。一以保人之家。如此存心。自然天降之福。若如近日之醫。殺命破家於人不知之地。恐天之降禍。亦在人不知。

知之地也。可不慎哉。

用藥如用兵論

聖人之所以全民生也。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而毒藥則以之攻邪。故雖甘草人參。誤用致害。皆毒藥之類也。古人好服食者。必生奇疾。猶之好戰勝者。必有奇殃。是故兵之設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後興。藥之設也。以攻疾。亦不得已而後用。其道同也。故病之爲患也。小則耗精。大則傷命。隱然一敵國也。以草木偏性。攻臟腑之偏勝。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後無喪身殞命之憂。是故傳經之邪。而先奪其未至。則所以斷敵之要道也。橫暴之疾。而急保其未病。則所以守我之巖疆也。挾宿食而病者。先除其食。則敵之資糧已焚。合舊疾而發者。必防其併。則敵之內應既絕。辨經絡而無泛用之藥。此之謂向導之師。因寒熱而有反用之方。此之謂行間之術。一病而分治之。則用寡可以勝衆。使前後不相救。而勢自衰。數病而合治之。則併力搗其中堅。使離散無所統。而衆悉潰。病方進。則不治其太甚。固守元氣。所以老其師。病方衰。則必窮其所之。更益精銳。所以搗其穴。

若夫虛邪之體。攻不可過。本和平之藥。而以峻藥補之。衰敝之日。不可窮民力也。實邪之傷。攻不可緩。用峻厲之藥。而以常藥和之。富強之國。可以振威武也。然而選材必當。器械必良。尅期不愆。布陣有方。此又不可更僕數也。孫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盡之矣。

執方治病論

古人用藥立方。先陳列病症。然後云某方主之。若其症少有出入。則有加減之法。附於方後。可知方中之藥。必與所現之症。纖悉皆合。無一味虛設。乃用此方。毫無通融也。又有一病而云某方亦主之者。其方或稍有異同。或竟不同。可知一病并不止一方所能治。今乃病名稍似。而其中之現症全然不同。乃亦以此方施治。則其藥皆不對症矣。并有病名雖一。病形相反。亦用此方。則其中盡屬相反之藥矣。總之欲用古方。必先審病者所患之症。悉與古方前所陳列之症皆合。更檢方中所用之藥。無一不與所現之症相合。然後施用。否則必須加減。無可加減。則另擇一方。斷不可道聽塗說。聞某方可以治某病。不論其因之異同。症之出入。而冒昧

施治。雖所用悉本於古方。而害益大矣。

湯藥不足盡病論

內經治病之法。針灸爲本。而佐之以砭石、熨浴、導引、按摩、酒醴等法。病各有宜。缺一不可。蓋服藥之功。入腸胃而氣四達。未嘗不能行於臟腑經絡。若邪在筋骨肌肉之中。則病屬有形。藥之氣味。不能奏功也。故必用針灸等法。即從病之所在。調其血氣。逐其風寒。爲實而可據也。况即以服藥論。止用湯劑。亦不能盡病。蓋湯者盪也。其行速。其質輕。其力易過而不留。惟病在榮衛腸胃者。其效更速。其餘諸病。有宜丸宜散宜膏者。必醫者豫備。以待一時急用。視其病之所在。而委曲施治。則病無遁形。故天下無難治之症。而所投輒有神效。扁鵲、倉公所謂禁方者是也。若今之醫者。祇以一煎方爲治。惟病後調理。則用滋補丸散。盡廢聖人之良法。即使用藥不誤。而與病不相入。則終難取效。故扁鵲云。人之所患。患病多。醫之所患。患道少。近日病變愈多。而醫家之道愈少。此痼疾之所以日多也。

本草古今論

本草之始。昉於神農。藥止三百六十品。此乃開天之聖人。與天地爲一體。實能探造化之精。窮萬物之理。字字精確。非若後人推測而知之者。故對症施治。其應若響。仲景諸方之藥。悉本此書。藥品不多。而神明變化。已無病不治矣。迨其後藥味日多。至陶弘景倍之。而爲七百二十品。後世日增一日。凡華夷之奇草逸品。試而有效。醫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書。至明李時珍。增益唐慎微證類本草爲綱目。考其異同。辨其真僞。原其生產。集諸家之說。而本草更大備。此藥味由少而多之故也。至其功用。則亦後人試驗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廣。然皆不若神農本草之純正真確。故宋人有云。用神農之品無不效。而弘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後世所增之藥。則尤有不足憑者。至其詮釋。大半皆視古方用此藥醫某病。則增註之。或古方治某病。其藥不止一品。而誤以方中此藥爲專治此病者有之。更有以己意推測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實非此藥之功。而強著其效者。種種難信。至張潔古李東垣輩。以某藥專派入某經。則更穿鑿矣。其詳在治病不必分經絡臟腑篇。故論本草必以神農爲本。而他說則必審擇而從之。更必驗之於病而後信。又必考古人方中所曾用者。乃可採取。餘則止可於單方外治之法用之。又有後世所增之

奇藥。或出於深山窮谷。或出於殊方異域。前世所未嘗有者。後人用之。往往有奇效。此乃偏方異氣之所鍾。造物之機。久而愈洩。能治古方所不能治之奇病。博物君子。亦宜識之。以廣見聞。此又在本草之外者矣。

藥性變遷論

古方所用之藥。當時效驗顯著。而本草載其功用鑿鑿者。今依方施用。竟有應有不應。其故何哉。蓋有數端焉。一則地氣之殊也。當時初用之始。必有所產之地。此乃其本生之土。故氣厚而力全。以後傳種他方。則地氣移而力薄矣。一則種類之異也。凡物之種類不一。古人所採。必至貴之種。後世相傳。必擇其易於繁衍者而種之。未必皆種之至貴者。物雖非偽。而種則殊矣。一則天生與人力之異也。當時所採。皆生於山谷之中。元氣未洩。故得氣獨厚。今皆人功種植。既非山谷之真氣。又加灌溉之功。則性平淡而薄劣矣。一則名實之訛也。當時藥不市賣。皆醫者自取而備之。迨其後有不常用之品。後人欲得而用之。尋求採訪。或誤以他物充之。或以別種代之。又肆中未備。以近似者欺人取利。此藥遂失其真矣。其變遷之因。

實非一端。藥性既殊。卽審病極真。處方極當。奈其藥非當時之藥。則效亦不可必矣。今之醫者。惟知定方。其藥則惟病家取之肆中。所以真假莫辨。雖有神醫。不能以假藥治真病也。

藥性專長論

藥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如性熱能治寒。性燥能治濕。芳香則通氣。滋潤則生津。此可解者也。如同一發散也。而桂枝則散太陽之邪。柴胡則散少陽之邪。同一滋陰也。而麥冬則滋肺之陰。生地則滋腎之陰。同一解毒也。而雄黃則解蛇蟲之毒。甘草則解飲食之毒。已有不可盡解者。至如鱉甲之消痞塊。史君子之殺蛔蟲。赤小豆之消膚腫。蕤仁生服不眠。熟服多睡。白鶴花之不腐肉而腐骨。則尤不可解者。此乃藥性之專長。卽所謂單方秘方也。然人止知不可解者之爲專長。而不知常用藥之中。亦各有專長之功。後人或不知之而不能用。或日用而忽焉。皆不能盡收藥之功效者也。故醫者當廣集奇方。深明藥理。然後奇症當前。皆有治法。變化不窮。當年神農著本草之時。旣不能睹形而卽識其性。又不可每藥歷

試而知。竟能深識其功能。而所投必效。豈非與造化相爲默契。而非後人思慮之所能及者乎。

煎藥法論

煎藥之法。最宜深講。藥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飪禽魚羊豕。失其調度。尙能損人。况藥專以之治病而可不講乎。其法載於古方之末者。種種各殊。如麻黃湯先煮麻黃去沫。然後加餘藥同煎。此主藥當先煎之法也。而桂枝湯又不必先煎桂枝。服藥後須啜熱粥以助藥力。又一法也。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則以甘瀾水先煎茯苓。如五苓散則以白飲和服。服後又當多飲煖水。小建中湯則先煎五味去渣。而後納飴糖。大柴胡湯則煎減半。去渣再煎。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則煎藥成而後納大黃。其煎之多寡。或煎水減半。或十分煎去二三分。或止煎一二十沸。煎藥之法。不可勝數。皆各有意義。大都發散之藥及芳香之藥。不宜多煎。取其生而疎盪。補益滋膩之藥。宜多煎。取其熟而停蓄。此其總訣也。故方藥雖中病。而煎法失度。其藥必無效。蓋病家之常服藥者。或尙能依法爲之。其粗魯貧苦之家。安能

如法制度。所以病難愈也。若今之醫者。亦不能知之矣。况病家乎。

服藥法論

病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方雖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則非特無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如發散之劑。欲驅風寒出之於外。必熱服而煖覆其體。令藥氣行於榮衛。熱氣周徧。挾風寒而從汗解。若半溫而飲之。仍當風坐立。或僅寂然安臥。則藥留腸胃。不能得汗。風寒無暗消之理。而榮氣反爲風藥所傷矣。通利之藥。欲其化積滯而達之於下也。必空腹頓服。使藥性鼓動。推其垢濁從大便解。若與飲食雜投。則新舊混雜。而藥氣與食物相亂。則氣性不專。而食積愈頑矣。故傷寒論等書服藥之法。宜熱宜溫宜涼宜冷宜緩宜急宜多宜少宜早宜晚宜飽宜飢。更有宜湯不宜散。宜散不宜丸。宜膏不宜圓。其輕重大小上下表裏。治法各有當。此皆一定之至理。深思其義。必有得於心也。

醫必備藥論

古之醫者。所用之藥。皆自備之。內經云。司氣備物。則無遺主矣。當時韓康賣藥。非賣藥也。卽治病也。韓文公進學解云。牛溲馬渤。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醫師之良也。今北方人稱醫者爲賣藥先生。則醫者之自備藥可知。自宋以後。漸有寫方不備藥之醫。其藥皆取之肆中。今則舉世皆然。夫賣藥者不知醫。猶之可也。乃行醫者竟不知藥。則藥之是非真僞。全然不問。醫者與藥不相謀。方卽不誤。而藥之誤多矣。又古聖人之治病。惟感冒之疾。則以煎劑爲主。餘者皆用丸散爲多。其丸散有非一時所能合者。倘有急迫之疾。必須丸散。俟丸散合就而人已死矣。又有一病止須一丸而愈。合藥不可止合一丸。若使病家爲一人而合一料。則一丸之外。皆爲無用。惟醫家合之。留待當用者用之。不終棄也。又有不常用。不易得之藥。儲之數年。難遇一用。藥肆之中。因無人問。則亦不備。惟醫者自蓄之。乃可待不時之需耳。至於外科所用之煎方。不過通散榮衛耳。若護心托毒。全賴各種丸散之力。其藥皆貴重難得及鍛煉之物。修合非一二日之功。而所費又大。亦不得爲一人止合一二丸。若外治之圍藥。塗藥。昇藥。降藥。護肌腐肉。止血行瘀。定痛煞痒。提膿呼毒。生肉生皮。續筋連骨。又有熏蒸。烙灸。吊洗。點漏等藥。種種各異。更復

每症不同。皆非一時所能備。尤必須平時豫合。乃今之醫者。既不知其方。亦不講其法。又無資本以蓄藥料。偶遇一大症。內科則一煎方之外。更無別方。外科則膏藥之外。更無餘藥。卽有之。亦惟取極賤極易得之一二味。以爲應酬之具。則安能使極危極險極奇極惡之症。令起死回生乎。故藥者醫家不可不全備者也。

此方論

世有書符請仙而求方者。其所書之方。固有極淺極陋極不典。而不能治病且誤人者。亦有極高極古極奇極穩以之治病而神效者。其仙或託名呂純陽。或託名張仲景。其方亦宛然純陽仲景之遺法。此其事甚奇。然亦有理焉。夫此者機也。人心之感召。無所不通。旣誠心於求治。則必有能治病之鬼神應之。雖非真純陽仲景。必先世之明於醫理。不遇於時而死者。其精靈一時不散。遊行於天地之間。因感而至。以顯其能。而其人病適當愈。則獲遇之。此亦有其理也。其方未必盡效。然皆必有意義。反不若世之時醫用相反之藥以害人。惟決死生之處。不肯鑿鑿言之。此則天機不輕洩之故也。至於不通不典之方。則必持此之術不工。或病家之

心不誠。非真此方也。

熱藥誤人最烈論

凡藥之誤人。雖不中病。非與病相反者。不能殺人。即與病相反。藥性平和者。不能殺人。與病相反。性又不平和。而用藥甚輕。不能殺人性。既相反。藥劑又重。其方中有幾味中病者。或有幾味能解此藥性者。亦不能殺人。兼此數害。或其人病甚輕。或其人精力壯盛。亦不能殺人。蓋誤藥殺人。如此之難也。所以世之醫者。大半皆誤。亦不見其日殺數人也。即使殺之。乃輾轉因循。以至於死。死者不覺也。其有幸而不死。或漸自愈者。反指所誤用之藥。以爲此方之功效。又轉以之誤治他人矣。所以終身誤人而不自知其咎也。惟大熱大燥之藥。則殺人爲最烈。蓋熱性之藥。往往有毒。又陽性急暴。一入臟腑。則血湧氣升。若其人之陰氣本虛。或當天時酷暑。或其人傷暑傷熱。一投熱劑。兩火相爭。目赤便閉。舌燥齒乾。口渴心煩。肌裂神躁。種種惡候。一時俱發。醫者及病家俱不察。或云更宜引火歸元。或云此是陰症。當加重其熱藥。而佐以大補之品。其人七竅皆血。呼號宛轉。狀如服毒而死。病家

全不以爲咎。醫者亦洋洋自得。以爲病勢當然。總之。愚人喜服補熱。雖死不悔。我目中所見不一。垂涕泣而道之。而醫者與病家無一能聽從者。豈非所謂命哉。夫大寒之藥亦能殺人。其勢必緩。猶爲可救。不若大熱之藥斷斷不可救也。至於極輕淡之藥。誤用亦能殺人。此乃其人之本領甚薄。或勢已危殆。故小誤即能生變。此又不可全歸咎於醫殺之也。

薄貼論

今所用之膏藥。古人謂之薄貼。其用大端有二。一以治表。一以治裏。治表者。如呼膿去腐。止痛生肌。并撫風護肉之類。其膏宜輕薄而日換。此理人所易知。治裏者。或驅風寒。或和氣血。或消痰痞。或壯筋骨。其方甚多。藥亦隨病加減。其膏宜重厚而久貼。此理人所難知。何也。蓋人之疾病。由外以入內。其流行於經絡臟腑者。必服藥乃能驅之。若其病既有定所。在於皮膚筋骨之間。可按而得者。用膏貼之。閉塞其氣。使藥性從毛孔而入。其腠理通經貫絡。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較之服藥尤有力。此至妙之法也。故凡病之氣聚血結而有形者。薄貼之法爲良。但製膏

之法。取藥必真。心志必誠。火候必到。方能有效。否則不能奏功。至於數熨吊溺。種種雜法。義亦相同。在善醫者通變之而已。

貌似古方欺人論

古聖人之立方。不過四五味而止。其審藥性。至精至當。其察病情。至真至確。方中所用之藥。必準對其病。而無毫髮之差。無一味泛用之藥。且能以一藥兼治數症。故其藥味雖少。而無症不該。後世之人。果能審其人之病。與古方所治之病無少異。則全用古方治之。無不立效。其如天下之風氣各殊。人之氣稟各異。則不得不依古人所製主病之方。略爲增減。則藥味增矣。又或病同而症甚雜。未免欲兼顧。則隨症增一二味。而藥又增矣。故後世之方。藥味增多。非其好爲雜亂也。乃學不如古人。不能以一藥該數症。故變簡而爲繁耳。此猶不失周詳之意。且古方之設。原有加減之法。病症雜出。亦有多品之劑。藥味至十餘種。自唐以後之方。用藥漸多。皆此義也。乃近世之醫。動云效法漢方。藥止四五味。其四五味之藥。有用浮泛輕淡之品者。雖不中病。猶無大害。若趨時之輩。竟以人參、附子、乾薑、蒼朮、鹿茸、熟

地等峻補辛熱之品。不論傷寒暑濕。惟此數種輪流轉換。以成一方。種種與病相反。每試必殺人。毫不自悔。既不辨病。又不審藥性。更不記方書。以爲此乃漢人之法。嗚呼。今之所學漢人之方。何其害人如此之毒也。其端起於近日之時醫。好爲高論以欺人。又人情樂於溫補。而富貴之家尤甚。不如是則道不行。所以人爭效尤。以致貽害不息。安有讀書考古深思體驗之君子。出而挽回之。亦世道生民之大幸也。

醫學源流論 卷上 貌似古方欺人論

醫學源流論

清

吳江

鄞縣



撰著
早圈點

卷下

司天運氣論

邪說之外。有欺人之學。有耳食之學。何謂欺人之學。好爲高談奇論。以駭人聽聞。或勦襲前人之語。以示淵博。彼亦自知其爲全然不解。但量他人亦莫之能深考也。此爲欺人之學。何謂耳食之學。或竊聽他人之說。或偶閱先古之書。略記數語。自信爲已得其秘。大言不慚。以此動衆。所謂道聽塗說是也。如近人所談司天運氣之類是矣。彼所謂司天運氣者。以爲何氣司天。則是年民當何病。假如厥陰司天。風氣主之。則是年之病。皆當作風治。此等議論。所謂耳食也。蓋司天運氣之說。黃帝不過言天人相應之理如此。其應驗先候於脈。凡遇少陰司天。則兩手寸口

不應。厥陰司天。則右寸不應。太陰司天。則左寸不應。若在泉則尺脈不應亦如之。若脈不當其位。則病相反者死。此診脈之一法也。至於病則必觀是年歲氣勝與不勝。如厥陰司天。風淫所勝。民病心痛脇滿等症。倘是年風淫雖勝。而民另生他病。則不得亦指爲風淫之病也。若是年風淫不勝。則又不當從風治矣。經又云。相火之下。水氣乘之。水位之下。火氣承之。五氣之勝皆然。此乃亢則害。承乃制之理。即使果勝。亦有相尅者乘之。更與司天之氣相反矣。又云。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則歲半以前屬司天。歲半以後又屬在泉。其中又有勝不勝之殊。其病更無定矣。又云。厥陰司天。左少陰。右太陽。謂之左間右間。六氣皆有左右間。每間主六十日。是一歲之中復有六氣循環作主矣。其外又有南政北政之反其位。天符歲會三合之不齊。太過不及之異氣。欲辨明分晰。終年不能盡其蘊。當時聖人。不過言天地之氣運行旋轉如此耳。至於人之得病。則豈能一一與之盡合。一歲之中。不許有一人生他病乎。故內經治歲氣勝復。亦不分所以得病之因。總之。見病治病。如風淫於內。則治以辛涼。六氣皆有簡便易守之法。又云。治諸勝復。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

清者溫之。無問其數。以平爲期。何等劃一。凡運氣之道。言其深者。聖人有所不能知。及施之實用。則平正通達。人人易曉。但不若今之醫者所云。何氣司天。則生何病。正與內經圓機活法相背耳。

醫道通治道論

治身猶治天下也。天下之亂。有由乎天者。有由乎人者。由乎天者。如夏商水旱之災是也。由乎人者。如歷代季世之變是也。而人之病。有由乎先天者。有由乎後天者。由乎先天者。其人生而虛弱柔脆是也。由乎後天者。六淫之害。七情之感是也。先天之病。非其人之善養與服大藥。不能免於夭折。猶之天生之亂。非大聖大賢。不能平也。後天之病。乃風寒暑溼燥火之疾。所謂外患也。喜怒憂思悲驚恐之害。所謂內憂也。治外患者。以攻勝。四郊不靖。而選將出師。速驅除之可也。臨辟雍而講禮樂。則敵在門矣。故邪氣未盡。而輕用補者。使邪氣內入而亡。治內傷者。以養勝。綱紀不正。而崇儒講道。徐化導之可也。若任刑罰而嚴誅戮。則禍益深矣。故正氣不足。而輕用攻者。使其正氣消盡而亡。然而大盛之世。不無玩民。故刑罰不廢。

則補中之攻也。然使以小寇而遽起戎兵。是擾民矣。故補中之攻不可過也。征誅之年。亦修內政。故教養不弛。則攻中之補也。然以戎首而稍存姑息。則養寇矣。故攻中之補不可誤也。天下大事。以天下全力爲之。則事不墮。天下小事。以一人從容處之。則事不擾。患大病以大藥制之。則病氣無餘。患小病以小方處之。則正氣不傷。然而施治有時。先後有序。大小有方。輕重有度。疏密有數。純而不雜。整而不亂。所用之藥。各得其性。則器使之道。所處之方。各得其理。則調度之法。能卽小以喻大。誰謂良醫之法。不可通於良相也。

五方異治論

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故其氣體隨地不同。西北之人氣深而厚。凡受風寒。難於透。出。宜用疏通重劑。東南之人氣浮而薄。凡遇風寒。易於疏洩。宜用疏通輕劑。又西北地寒。當用溫熱之藥。然或有邪蘊於中而內反甚熱。則用辛寒爲宜。東南地溫。當用清涼之品。然或有氣隨邪散。則易於亡陽。又當用辛溫爲宜。至交廣之地。則汗出無度。亡陽尤易。附桂爲常用之品。若中州之卑濕。山陝之高燥。皆當隨地制

宜。故入其境。必問水土風俗而細調之。不但名府各別。卽一縣之中。風氣亦有迥殊者。并有所產之物。所出之泉。皆能致病。土人皆有極效之方。皆宜詳審訪察。若恃己之能。執己之見。治竟無功。反爲土人所笑矣。

湖州長興縣有合溪。小兒飲此水則腹中生痞。土人治法。用線掛頭。以兩頭按乳頭上剪斷。卽將此線掛轉。將兩頭向背脊上一併拽齊。線頭盡處。將黑雞記脊上用艾灸之。或三壯。或七壯。卽消。永不再發。服藥無效。

病隨國運論

天地之氣運。數百年一更易。而國家之氣運亦應之。上古無論。卽以近代言。如宋之末造。中原失陷。主弱臣弛。張潔古、李東垣輩。立方皆以補中宮、健脾胃、用剛燥扶陽之藥爲主。局方亦然。至於明季。主暗臣專。膏澤不下於民。故丹溪以下諸醫。皆以補陰益下爲主。至我本朝。運當極隆之會。聖聖相承。大權獨攬。朝綱整肅。惠澤旁流。此陽盛於上之明徵也。又冠飾朱纓。口燔煙草。五行惟火獨旺。故其爲病。皆屬盛陽上越之症。數十年前。雲間老醫知此義者。往往專以芩連、知柏挽回。誤

投溫補之人。應手奇效。此實與運氣相符。近人不知此理。非惟不能隨症施治。并執寧過溫熱。毋過寒冷之說。偏於溫熱。又多矯枉過正之論。如中暑一症。或有伏陽在內者。當用大順散。理中湯。此乃千中之一。今則不論何人。凡屬中暑。皆用理中等湯。我目覩七竅皆裂而死者。不可勝數。至於託言祖述東垣用蒼朮等燥藥者。舉國皆然。此等惡習。皆由不知天時國運之理。誤引舊說以害人也。故古人云。不知天地人者。不可以爲醫。

針灸失傳論

靈素兩經。其詳論藏府經穴疾病等說。爲針法言者。十之七八。爲方藥言者。十之二三。上古之重針法如此。然針道難而方藥易。病者亦樂於服藥而苦於針。所以後世方藥盛行。而針法不講。今之爲針者。其顯然之失有十。而精微尙不與焉。兩經所言十二經之出入起止淺深左右交錯不齊。其穴隨經上下亦參差無定。今人祇執同身寸依左右一直豎量。並不依經曲折。則經非經而穴非穴。此一失也。兩經治病云。某病取某穴者固多。其餘則指經而不指穴。如靈樞終始篇云。人迎

一盛。寫足少陽。補足太陰。厥病篇云。厥頭痛。或取足陽明太陰。或取手少陽足少陰。耳聾。取手陽明。啞乾。取足少陰。皆不言某穴。其中又有瀉子補母等義。今則每病指定幾穴。此二失也。兩經論治并營輪經合最重。冬刺井。春刺營。夏刺輪。長夏刺經。秋刺合。凡只言某經而不言某穴者。大都皆指并營五者爲言。今則皆不講矣。此三失也。補瀉之法。內經云。吸則內針。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針。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針。呼盡乃去。大氣皆出。爲瀉。呼盡內針。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爲補。又必迎其經氣。疾內而徐出。不按其痛。爲瀉。隨其經氣。徐內而疾出。卽按其痛。爲補。其法多端。今則轉針之時。以大指推出爲瀉。搓入爲補。此四失也。納針之後。必候其氣。刺實者。陰氣隆至。乃去針。刺虛者。陽氣隆至。乃出針。氣不至。無問其數。氣至卽去之。勿復針。難經云。先以左手壓按所針之處。彈而努之。爪而下之。其氣來如動脈之狀。順而刺之。得氣因而推內之。是謂補。動而伸之。是謂瀉。今則時時轉動。俟針下寬轉。而後出針。不問氣之至與不至。此五失也。凡針之深淺。隨時不同。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肌肉。冬氣在筋骨。故春夏刺淺。秋冬刺深。反此有害。今則

不論四時。分寸各有定數。此六失也。古之用針。凡瘧疾傷寒寒熱咳嗽。一切藏府七竅等病。無所不治。今則止治經脈形體痿痺屈伸等病而已。此七失也。古人刺法。取血甚多。靈樞血絡論言之最詳。而頭痛腰痛。尤必大瀉其血。凡血絡有邪者。必盡去之。若血射出而黑。必令變色。見赤血而止。否則病不除而反有害。今人則偶爾見血病者。醫者已惶恐失據。病何由除。此八失也。內經刺法有九變十二節。九變者。輪刺、遠道刺、經刺、絡刺、分刺、大瀉刺、毛刺、巨刺、燔刺。十二節者。偶刺、報刺、恢刺、齊刺、揚刺、直刺、刺、輪刺、短刺、浮刺、陰刺、傍刺、贊刺。以上二十一法。視病所宜。不可更易。一法不備。則一病不愈。今則祇直刺一法。此九失也。古之針制有九。鑱針、員針、鍤針、鋒針、鈹針、員利針、毫針、長針、大針。亦隨病所宜而用。一失其制。則病不應。今則大者如員針。小者如毫針而已。豈能治痼疾暴氣。此十失也。其大端之失已如此。而其尤要者。更在神志專一。手法精嚴。經云。神在秋毫。屬意病者。審視血脈。刺之無殆。又云。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又云。伏如橫弩。起如發機。其專精敏妙如此。今之醫者。隨手下針。漫不經意。即使針法如古。志不凝而機不達。猶恐無效。況乎全與古法相背乎。

其外更有先後之序。迎隨之異。貴賤之殊。勞逸之分。肥瘦之度。多少之數。更僕難窮。果能潛心體察。以合聖度。必有神功。其如人之畏難就易。盡違古法。所以世之視針甚輕。而其術亦不甚行也。若灸之一法。則較之針所治之病。不過十之一二。知針之理。則灸又易易耳。

水病針法論

凡刺之法。不過補瀉經絡。祛邪納氣而已。其取穴甚少。惟水病風疔膚脹。必刺五十七穴。又云。皮膚之血盡取之何也。蓋水旺必尅脾土。脾土衰則偏身皮肉皆腫。不特一經之中有水氣矣。若僅刺一經。則一經所過之地水自漸消。而他經之水不消。則四面會聚。并一經已瀉之水亦仍滿矣。故必周身腫滿之處皆刺而瀉之。然後其水不復聚耳。此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陰絡水之所客也。此與大禹治洪水之法同。蓋洪水泛濫。必有江淮河濟各引其所近之衆流以入海。必不能使天下之水祇歸一河以入海也。又出水之後。更必調其飲食。經云。方飲無食。方食無飲。使飲食不從食。以至於脾。無食他食百三十五日。此症之難愈如此。余往時治此病輕者。土受濕之處也。

多愈。重者必復腫。蓋由五十七穴未能全刺。而病人亦不能守戒一百三十五日也。此等大症。少違法度。即無愈理。可不慎哉。

出奇制病論

病有經有緯。有常有變。有純有雜。有正有反。有整有亂。并有從古醫書所無之病。歷來無治法者。而其病又實可愈。既無陳法可守。是必熟尋內經難經等書。審其經絡藏府受病之處。及七情六氣相感之因。與夫內外分合。氣血聚散之形。必有鑿鑿可徵者。而後立爲治法。或先或後。或併或分。或上或下。或前或後。取藥極當。立方極正。而寓以巧思奇法。深入病機。不使扞格。如庖丁之解牛。雖筋骨關節之間。亦游刃有餘。然後天下之病。千緒萬端。而我之設法。亦千變萬化。全在平時於極難極險之處。參悟通澈。而後能臨事不眩。否則一遇疑難。即束手無措。冒昧施治。動輒得咎。誤人不少矣。

治病緩急論

病有當急治者。有不當急治者。外感之邪。猛悍剽疾。內犯藏府。則元氣受傷。無以托疾於外。必乘其方起之時。邪入尙淺。與氣血不相亂。急驅而出之於外。則易而且速。若俟邪氣已深。與氣血相亂。然後施治。則元氣大傷。此當急治者也。若夫病機未定。無所歸者。急用峻攻。則邪氣益橫。如人之傷食。方在胃中。則必先用化食之藥。使其食漸消。由中焦而達下焦。變成渣穢而出。自然漸愈。若卽以硝黃峻藥下之。則食尙在上焦。卽使隨藥而下。乃皆未化之物。腸胃中脂膜與之全下。而人已大疲。病必生變。此不當急治者也。以此類推。餘病可知。至於虛人與老少之疾。尤宜分別調護。使其元氣漸轉。則正復而邪退。醫者不明此理。而求速效。則補其所不當補。攻其所不當攻。所服之藥不驗。又轉求他法。無非誅伐無過。至當愈之時。其人已爲藥所傷。而不能與天地之生氣相應矣。故雖有良藥。用之非時。反能致害。緩急之理。可不講哉。

治病分合論

一病而當分治者。如痢疾、腹痛、脹滿。則或先治脹滿。或先治腹痛。卽脹滿之中亦

不同。或因食。或因氣。或先治食。或先治氣。腹痛之中亦不同。或因積。或因寒。或先去積。或先散寒。種種不同。皆當視其輕重而審察之。以此類推。則分治之法可知矣。有當合治者。如寒熱、腹痛、頭疼、泄瀉、厥冒、胸滿。內外上下無一不病。則當求其因何而起。先於諸症中擇最甚者為主。而其餘症。每症加專治之藥一二味以成方。則一劑而諸症皆備。以此類推。則合治之法可知矣。藥亦有分合焉。有一病而合數藥以治之者。閱古聖人製方之法。自知有數病而一藥治之者。閱本草之主治。自知爲醫者。無一病不窮究其因。無一方不洞悉其理。無一藥不精通其性。庶幾可以自信。而不枉殺人矣。

發汗不用燥藥論

驅邪之法。惟發表。攻裏二端而已。發表所以開其毛孔。令邪從汗出也。當用至輕至淡芳香清冽之品。使邪氣緩緩從皮毛透出。無犯中焦。無傷津液。仲景麻黃桂枝等湯是也。然猶恐其榮中陰氣。爲風火所煽而銷耗於內。不能滋潤和澤。以托邪於外。於是又啜薄粥以助胃氣。以益津液。此服桂枝湯之良法。凡發汗之方。皆

可類推。汗之必資於津液如此。後世不知。凡用發汗之方。每專用厚朴、葛根、羌活、白芷、蒼朮、豆蔻等溫燥之藥。即使其人津液不虧。內既爲風火所熬。又復爲燥藥所燦。則汗從何生。汗不能生。則邪無所附而出。不但不出。邪氣反爲燥藥鼓動。益復橫肆。與正氣相亂。邪火四布。津液益傷。而舌焦、唇乾、便閉、目赤。種種火象自生。則身愈熱。神漸昏。惡症百出。若再發汗。則陽火盛極。動其真陰。腎水來救。元陽從之。大汗上洩。亡陽之危症生矣。輕者亦成痙症。遂屬壞病難治。故用燥藥發汗而殺人者。不知凡幾也。此其端開於李東垣。其所著書立方。皆治溼邪之法。與傷寒雜感無涉。而後人宗其說。以治一切外感之症。其害至今益甚。况治溼邪之法。亦以淡滲爲主。如豬苓、五苓之類。亦無以燥勝之者。蓋溼亦外感之邪。總宜驅之外出。而兼以燥濕之品。斷不可專用勝濕之藥。使之內攻。致邪與正爭而傷元氣也。至於中寒之證。亦先以發表爲主。無竟用熱藥以勝寒之理。必其寒氣乘虛陷入。而無出路。然后以薑附回其陽。此仲景用理中之法也。今乃以燥藥發雜感之汗。不但非古聖之法。并誤用東垣之法。醫道失傳。只此淺近之理。尙不知。何況深微者乎。

病不可輕汗論

治病之法。不外汗下二端而已。下之害人。其危立見。故醫者病者皆不敢輕投。至於汗多亡陽而死者。十有三二。雖死而人不覺也。何則。凡人患風寒之疾。必相戒。以爲寧暖無涼。病者亦重加覆護。醫者亦云服藥必須汗出而解。故病人之求得汗。人人以爲當然也。秋冬之時。過暖尙無大害。至於盛夏初秋。天時暑燥。衛氣開而易洩。更加閉戶重衾。復投發散之劑。必至大汗不止而陽亡矣。又外感之疾。汗未出之時。必煩悶惡熱。及汗大出之後。衛氣盡洩。必陽衰而畏寒。始之暖覆。猶屬勉強。至此時。雖欲不覆而不能。愈覆愈汗。愈汗愈寒。直至汗出如油。手足厥冷。而病不可爲矣。其死也。神氣甚清。亦無痛苦。病者醫者。及旁觀之人。皆不解其何故而忽死。惟有相顧噩然而已。我見甚多。不可不察也。總之。有病之人。不可過涼。亦不宜太暖。無事不可令汗出。惟服藥之時。宜令小汗。仲景服桂枝湯法云。服湯已溫覆令微似汗。不可如水淋漓。此其法也。至於亡陽未劇。尤可挽回。傷寒論中真武理中四逆等法可考。若已脫盡。無可補救矣。又盛夏之時。病者或居樓上。或臥

近灶之所。無病之人。一立其處。汗出如雨。患病者必至時時出汗。即不亡陽。亦必陰竭而死。雖無移徙之處。必擇一席稍涼之地而處之。否則神丹不救也。

傷風難治論

凡人偶感風寒。頭痛發熱。咳嗽涕出。俗語謂之傷風。非傷寒論中所云之傷風。乃時行之雜感也。人皆忽之。不知此乃至難治之疾。生死之所關也。蓋傷風之疾。由皮毛以入於肺。肺爲嬌藏。寒熱皆所不宜。太寒則邪氣凝而不出。太熱則火燥金而動血。太潤則生痰飲。太燥則耗精液。太洩則汗出而陽虛。太澀則氣閉而邪結。并有視爲微疾。不避風寒。不慎飲食。經年累月。病機日深。或成血證。或成肺痿。或成哮喘。或成怯弱。比比皆然。誤治之害。不可勝數。諺云。傷風不醒。變成勞。至言也。然則治之何如。一驅風。蘇葉、荊芥之類。二消痰。半夏、象貝之類。三降氣。蘇子、前胡之類。四和榮衛。桂枝、白芍之類。五潤津液。蔓仁、元參之類。六養血。當歸、阿膠之類。七清火。黃芩、山梔之類。八理肺。桑皮、大力子之類。八者隨其症之輕重而加減之。更加以避風寒。戒辛酸。則庶幾漸愈。否則必成大病。醫者又加以升提辛燥之品。

如桔梗、乾薑之類。不效。卽加以酸收。如五味子之類。則必見血。旣見血。隨用熟地、麥冬。以實其肺。卽成勞而死。四十年以來。我見以千計矣。傷哉。

攻補寒熱同用論

虛症宜補。實症宜瀉。盡人而知之者。然或人虛而症實。如弱體之人。冒風傷食之類。或人實而症虛。如強壯之人。勞倦亡陽之類。或有人本不虛。而邪深難出。又有入已極虛。而外邪尙伏。種種不同。若純用補。則邪氣益固。純用攻。則正氣隨脫。此病未愈。彼病益深。古方所以有攻補同用之法。疑之者曰。兩藥異性。一水同煎。便其相制。則攻者不攻。補者不補。不如勿服。若或兩藥不相制。今途而往。則或反補其所當攻。攻其所當補。則不惟無益。而反有害。是不可不慮也。此正不然。蓋藥之性。各盡其能。攻者必攻強。補者必補弱。猶掘坎於地。水從高處流下。必先盈坎而後進。必不反向高處流也。如大黃與人參同用。大黃自能逐去堅積。決不反傷正氣。人參自能充益正氣。決不反補邪氣。蓋古人製方之法。分經別藏。有神明之道焉。如瘧疾之小柴胡湯。瘧之寒熱往來。乃邪在少陽。木邪侮土。中宮無主。故寒熱

無定。於是用柴胡以驅少陽之邪。柴胡必不犯脾胃。用人參以健中宮之氣。人參必不入肝膽。則少陽之邪自去。而中土之氣自旺。二藥各歸本經也。如桂枝湯。桂枝走衛以祛風。白芍走榮以止汗。亦各歸本經也。以是而推。無不盡然。試以神農本草諸藥主治之說細求之。自無不得矣。凡寒熱兼用之法。亦同此義。故天下無難治之症。後世醫者不明此理。藥惟一途。若遇病情稍異。非顧此失彼。即游移浮泛。無往而非棘手之病矣。但此必本於古人製方成法而神明之。若竟私心自用。攻補寒熱雜亂不倫。是又殺人之術也。

臨病人問所便論

病者之愛惡苦樂。即病情虛實寒熱之徵。醫者望色切脈而知之。不如其自言之為尤真也。惟病者不能言之處。即言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則賴醫者推求其理耳。今乃病者所自知之病。明明為醫者言之。則醫者正可因其言而知其病之所在以治之。乃不以病人自知之真對症施治。反執己之偏見。強制病人。未有不誤人者。如傷寒論中云。能食者為中風。不能食者為中寒。則傷寒內中風之症。未嘗

禁其食也。乃醫者見爲傷寒之症。斷不許食。凡屬感症。皆不許其食。甚有病已半愈。胃虛求食。而亦禁之。以至因餓而死者。又傷寒論云。欲飲水者。稍稍與之。蓋實火煩渴。得水則解。未嘗禁冷水也。乃醫家凡遇欲冷飲之人。一概禁止。并有伏暑之病。得西瓜而即愈者。病人哀求飲食。亦斷絕不與。至煩渴而死。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蓋病者之性情氣體。有能受溫熱者。有能受寒涼者。有不受補者。有不禁攻者。各有不同。乃必強而從我意見。况醫者之意見。亦各人不同。於是治病之法。無一中肯者矣。內經云。臨病人問所便。蓋病人之所便。即病情真實之所在。如身大熱而反欲熱飲。則假熱而真寒也。身寒戰而反欲寒飲。是假寒而真熱也。以此類推。百不失一。而世之醫者。偏欲與病人相背。何也。惟病人有所嗜好。而與病相害者。則醫者宜開導之。如其人本喜酸。或得嗽症。則酸宜忌。如病人本喜酒。得溼病。則酒宜忌之類。此則不可縱欲以益其疾。若與病症無礙。而病人之所喜。則從病人之便。即所以治其病也。此內經辨症之精義也。

治病不必顧忌論

凡病人或體虛而患實邪。或舊有他病與新病相反。或一人兼患二病。其因又相反。或內外上下各有所病。醫者躊躇束手。不敢下藥。此乃不知古人制方之道者也。古人用藥。惟病是求。藥所以制病。有一病則有一藥以制之。其人是有是病。則其藥專至于病所而驅其邪。決不反至無病之處以爲禍也。若留其病不使去。雖強壯之人。遷延日久。亦必精神耗竭而死。此理甚易明也。如怯弱之人。本無攻伐之理。若或傷寒而邪入陽明。則仍用硝黃下藥。邪去而精氣自復。如或懷妊之婦。忽患癰疽。必用桃仁、大黃以下其瘀。瘀去而胎自安。或老年及久病之人。或宜發散。或宜攻伐。皆不可因其血氣之衰而兼用補益。如傷寒之後。食復、女勞復、仲景皆治其食。清其火。並不因病後而用溫補。惟視病之所在而攻之。中病即止。不復有所顧慮。故天下無棘手之病。惟不能中病。或偏或誤。或太過。則不病之處亦傷。而人危矣。俗所謂有病病當之。此歷古相傳之法也。故醫者當疑難之際。多所顧忌。不敢對症用藥者。皆視病不明。辨症不的。審方不真。不知古聖之精義者也。

病深非淺藥能治論

天下有治法不誤。而始終無效者。此乃病氣深痼。非泛然之方藥所能愈也。凡病在皮毛榮衛之間。即使病勢極重。而所感之位甚淺。邪氣易出。至於藏府筋骨之痼疾。如勞怯、痞隔、風痺、痿厥之類。其感非一日。其邪在藏府筋骨。如油之入麵。與正氣相併。病家不知。屢易醫家。醫者見其不效。雜藥亂投。病日深而元氣日敗。遂至不救。不知此病非一二尋常之方所能愈也。今之集方書者。如風痺大症之類。前錄古方數首。後附以通治之方數首。如此而已。此等治法。豈有愈期。必當徧考此病之種類。與夫致病之根源。及變遷之情狀。并詢其歷來服藥之誤否。然後廣求古今以來治此症之方。選擇其內外種種治法。次第施之。又時時消息其效否。而神明變通之。則痼疾或有可愈之理。若徒執數首通治之方。屢試不效。其計遂窮。未有不誤者也。故治大症。必學問深博。心思精敏。又專心久治。乃能奏效。世又有極重極久之病。諸藥罔效。忽服極輕淡之方而愈。此乃其病本有專治之方。從前皆係誤治。忽遇對症之藥。自然應手而痊也。

愈病有日期論

治病之法。自當欲其速愈。世之論者。皆以爲治早而藥中病則愈速。治緩而藥不中病則愈遲。此常理也。然亦有不治之遲早而愈期有一定者。內經藏氣法時論云。夫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甚至其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其他言病愈之期不一。傷寒論云。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又云。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此皆宜靜養調攝以待之。不可亂投藥石。若以其不愈。或多方以取效。或更用重劑以希功。即使不誤。藥力勝而元氣反傷。更或有不對症之藥。不惟無益。反有大害。此所宜知也。況本原之病。必待其精神漸復。精神豈有驟長之理。至於外科。則起發成膿。生肌收口。亦如痘症。有一定之日期。治之而誤。固有遷延生變者。若欲強之有速效。則如揠苗助長。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乃病家醫家皆不知之。醫者投藥不效。自疑爲未當。又以別方試之。不知前方實無所害。特時未至耳。乃反誤試諸藥。愈換而病愈重。病家以醫者久而不效。更換他醫。他醫徧閱前方。知其不效。亦復更換他藥。愈治愈遠。由是斷斷不死之病。亦不救矣。此皆由不知病愈有日期之故也。夫病家不足責。爲醫者豈可不知。而輕以人嘗試乎。若醫者審知之。而病家必責我以近效。則當明告

之。故決定所愈之期。倘或不信。必欲醫者另立良方。則以和平輕淡之藥。姑以應病者之求。待其自愈。如更不信。則力辭之。斷不可徇人情。而至於誤人。如此則病家一時或反怨謗。以後其言果驗。則亦知我識高而品崇矣。

治病必考其驗否論

天下之事。惟以口舌爭而無從考其信否者。則是非難定。若夫醫則有效驗之可徵。知之最易。而爲醫者。自審其工拙亦最易。然而世之擇醫者。與爲醫者。皆憤憤而莫之辨。何也。古人用藥。苟非宿病痼疾。其效甚速。內經云。一劑知。二劑已。又云。覆杯而臥。傷寒論云。一服愈者。不必盡劑。可見古人審病精而用藥當。未有一二劑而效者。故治病之法。必宜先立醫案。指爲何病。所本何方。方中用某藥專治某症。其論說本之何書。服此藥後於何時減去。所患之何症。倘或不驗。必求所以不驗之故。而更思必效之法。或所期之效不應。反有他效。必求其所以致他效之故。又或反增他症。或病反重。則必求所以致害之故。而自痛懲焉。更復博考醫書。期於必愈而止。若其病本不能速效。或其病祇可小效。或竟不可治。亦必豫立醫

案。明著其說。然後立方。不得冒昧施治。如此自考。自然有過必知。加以潛心好學。其道日進矣。今之醫者。事事反此。惟記方數首。擇時尙之藥數種。不論何病何症。總以此塞責。偶爾得效。自以爲功。其或無效。或至於死。亦諉於病勢之常。病家亦相循爲固然。全不一怪。間有病家於未服藥之前。問醫者服此藥之後。效驗若何。醫者答云。且看服後何如。豈有預期之理。病家亦唯唯自以爲失言。何其愚也。若醫者能以此法自考。必成良醫。病家以此法考醫者。必不爲庸醫之所誤。兩有所益也。

防微論

病之始生。淺則易治。久而深入。則難治。內經云。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藥之。譬猶渴而穿井。鬪而鑄兵。不亦晚乎。傷寒論序云。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時治之。罕有不愈。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臟。則難可制。昔扁鵲見齊桓公云。病在腠理。三見之後。則已入臟。不可治療而逃矣。歷聖相傳。如同一轍。蓋病之始入。風寒既淺。氣血臟府未傷。自然治之甚易。至於邪氣深入。

則邪氣與正氣相亂。欲攻邪則礙正。欲扶正則助邪。即使邪漸去。而正氣已不支矣。若夫得病之後。更或勞動感風傷氣傷食。謂之病後加病。尤極危殆。所以人之患病。在客館道途得者。往往難治。非所得之病獨重也。乃既病之後。不能如在家之安適。而及早治之。又復勞動感冒致病。深入而難治也。故凡人少有不適。必當即時調治。斷不可忽爲小病。以致漸深。更不可勉強支持。使病更增。以貽無窮之害。此則凡人所當深省。而醫者亦必詢明其得病之故。更加意體察也。

知病必先知症論

凡一病必有數症。有病同症異者。有症同病異者。有症與病相因者。有症與病不相因者。蓋合之則曰病。分之則曰症。古方以一藥治一症。合數症而成病。即合數藥而成方。其中亦有以一藥治幾症者。有合幾藥而治一症者。又有同此一症。因不同用藥亦異。變化無窮。其淺近易知者。如吐逆用黃連。半夏。不寐用棗仁。茯神之類。人皆知之。至於零雜之症。如內經所載喘惋噫語。吞欠噎嘔。笑泣目瞑。啞乾心懸善恐。涎下涕出。齧唇齧舌。善忘善怒。喜握多夢。嘔酸魄汗等症。不可勝計。或

由司天運氣。或由臟府生尅。或由邪氣傳變。內經言之最詳。後之醫者。病之總名亦不能知。安能於一病之中。辨明衆症之淵源。即使病者身受其苦。備細言之。而彼實茫然不知。古人以何藥爲治。仍以泛常不切之品應命。并有相反之藥。以益其疾者。此病者之所以無門可告也。學醫者當熟讀內經。每症究其緣由。詳其情狀。辨其異同。審其真僞。然後徧考方書本草。詳求古人治法。一遇其症。應手輒愈。不知者以爲神奇。其實古聖皆有成法也。

補藥可通融論

古人病愈之後。卽令食五穀以養之。則元氣自復。無所謂補藥也。神農、仲景之書。豈有補益之方哉。間有別載他書者。皆託名也。自唐千金翼等方出。始以養性補益等各立一門。遂開後世補養服食之法。以後醫家凡屬體虛病後之人。必立補方以爲調理善後之計。若富貴之人。則必常服補藥。以供勞心縱欲之資。而醫家必百計取媚。以順其意。其藥專取貴重辛熱爲主。無非參、朮、地黃、桂附、鹿茸之類。託名秘方異傳。其氣體合宜者。一時取效。久之必得風痺陰涸等疾。隱受其害。雖

死不悔。此等害人之說。固不足論。至體虛病後補藥之方。自當因人而施。視藏府之所偏而損益之。其藥亦不外陰陽氣血。擇和平之藥數十種。相爲出入。不必如治病之法。一味不可移易也。故立方只問其陰陽藏府何者專重而已。況膏丸合就。必經月經時而後服完。若也每日視脈察色而後服藥。則必須一日換一丸方矣。故凡服補藥。皆可通融者也。其有神其說。過爲艱難慎重。取貴僻之藥。以爲可以却病長生者。非其人本愚昧。卽欲以之欺人耳。

輕藥愈病論

古諺有不服藥爲中醫之說。自宋以前已有之。蓋因醫道失傳。治人多誤。病者又不能辨醫之高下。故不服藥。雖不能愈病。亦不至爲藥所殺。况病苟非死症。外感漸退。內傷漸復。亦能自愈。故云中醫。此過於小心之法也。而我以爲病之在人。有不治自愈者。有不治難愈者。有不治竟不愈而死者。其自愈之疾。誠不必服藥。若難愈及不愈之疾。固當服藥。乃不能知醫之高下。藥之當否。不敢以身嘗試。則莫若擇平易輕淺有益無損之方。以備酌用。小誤亦無害。對病有奇功。此則不止於

中醫矣。如偶感風寒。則用葱白蘇葉湯取微汗。偶傷飲食。則用山楂、麥芽等湯消食。偶感暑氣。則用六一散、廣藿湯清暑。偶傷風熱。則用燈心竹葉湯清火。偶患腹瀉。則用陳茶佛手湯和腸胃。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即使少誤。必無大害。又有其藥似平常。而竟有大誤者。不可不知。如腹痛嘔逆之症。寒亦有之。熱亦有之。暑氣觸穢亦有之。或見此症而飲以生薑湯。如果屬寒。不散寒而用生薑熱性之藥。至寒氣相關。已非正治。然猶有得效之理。其餘三症。飲之必危。曾見有人中暑而服濃薑湯一碗。覆杯即死。若服紫蘇湯。寒即立散。暑熱亦無害。蓋紫蘇性發散。不拘何症。皆能散也。故雖極淺之藥。而亦有深義存焉。此又所宜慎也。凡人偶有小疾。能擇藥性之最輕淡者。隨症飲之。則服藥而無服藥之誤。不服藥而有服藥之功。亦養生者所當深考也。

腹內癰論

古之醫者。無分內外。又學有根柢。故能無病不識。後世內外科既分。則顯然爲內症者。內科治之。顯然爲外症者。外科治之。其有病在腹中。內外未顯然者。則各執

一說。各擬一方。歷試諸藥。皆無效驗。輕者變重。重者即殞矣。此等症。不特外科當知之。即內科亦不可不辨明真確。知非己責。即勿施治。毋至臨危束手。而後委他人也。腹內之癰。有數症。有肺癰。有肝癰。有胃脘癰。有小腸癰。有大腸癰。有膀胱癰。惟肺癰。咳吐腥痰。人猶易辨。餘者或以爲痞結。或以爲瘀血。或以爲寒痰。或以爲食積。醫藥雜投。及至成膿。治已無及。并有不及成膿而死者。病者醫者。始終不知。何以致死。比比然也。今先辨明痞結瘀血寒痰食積之狀。凡痞結瘀血。必有所因。且由漸而成寒痰。則痛止無定。又必另現痰症。食積則必有受傷之日。且三五日後大便通。即散。惟外症則痛有常所。而遷延益甚。金匱云。諸脈浮數。應當發熱。而反淅淅惡寒。若有痛處。當發其癰。以手按腫上熱者有膿。不熱者無膿。此數句乃內癰真諦也。又云。腸癰之爲病。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是也。若肝癰。則脅內隱隱痛。日久亦吐膿血。小腸癰與大腸相似。而位略高。膀胱癰則痛在少腹之下。近毛際。着皮即痛。小便亦艱而痛。胃脘癰則有虛實二種。其實者易消。若成膿。必大吐膿血而愈。惟虛症則多不治。先胃中痛脹。久而心下漸高。其堅如石。或有寒熱。飲食不進。按之尤痛。形體枯瘦。此乃思慮傷脾之症。不待

癰成卽死。故凡腹中有一定痛處。惡寒倦臥不能食者。皆當審察。防成內癰。甚毋因循求治於不明之人。以至久而膿潰。自傷其生也。

圍藥論

外科之法。最重外治。而外治之中。尤重圍藥。凡毒之所最忌者。散大而頂不高。蓋人之一身。豈能無七情六慾之伏火。風寒暑溼之留邪。食飲痰涎之積毒。身無所病。皆散處退藏。氣血一聚而成癰腫。則諸邪四面皆會。惟圍藥能截之。使不併合。則周身之火毒不至矣。其已聚之毒。不能透出皮膚。勢必四布爲害。惟圍藥能束之。使不散漫。則氣聚而外洩矣。如此則形小頂高。易膿易潰矣。故外治中之圍藥。較之他藥爲特重。不但初起爲然。卽成膿收口。始終賴之。一日不可缺。若世醫之圍藥。不過三黃散之類。每試不效。所以皆云圍藥無用。如有旣破之後。而仍用圍藥者。則羣然笑之。故極輕之毒。往往至於散起而不可收拾者。皆不用圍藥之故也。至於圍藥之方。亦甚廣博。大段以消痰拔毒。束肌收火爲主。而寒熱攻提和平猛厲。則當隨症去取。世人不深求至理。而反輕議圍藥之非。安望其術之能工也。

難經論

難經非經也。以經文之難解者。設爲問難以明之。故曰難經。言以經文爲難而釋之也。是書之旨。蓋欲推本經旨。發揮至道。剖晰疑義。垂示後學。真讀內經之津梁也。但其中亦有未盡善者。其問答之詞。有卽引經文以釋之者。經文本自明顯。引之或反遺其要。以至經語反晦。或則無所發明。或則與兩經相背。或則以此誤彼。此其所短也。其中有自出機杼。發揮妙道。未嘗見於內經。而實能顯內經之奧義。補內經之所未發。此蓋別有師承。足與內經並垂千古。不知創自越人乎。抑上古亦有此書。而越人引以爲證乎。自隋唐以來。其書盛著尊崇之者固多。而無能駁正之者。蓋業醫之輩。讀難經而識其大義。已爲醫道中傑出之流。安能更深考內經。求其異同得失乎。古今流傳之載籍。凡有舛誤。後人無敢議者。比比然也。獨難經乎哉。餘詳余所著難經經釋中。

傷寒論論

仲景傷寒論編次者。不下數十家。因致聚訟紛紜。此皆不知仲景作書之旨故也。觀傷寒敘所述。乃爲庸醫誤治而設。所以正治之法。一經不過三四條。餘皆救誤之法。故其文亦變動不居。讀傷寒論者。知此書皆設想懸擬之書。則無往不得其義矣。今人必改叔和之次序。或以此條在前。或以此條在後。或以此症因彼症而生。或以此經因彼經而變。互相詬厲。孰知病變萬端。傳經無定。古人因病以施方。無編方以待病。其原本次序既已散亡。庶幾叔和所定爲可信。何則。叔和序例云。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症候診脈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則此書乃叔和所搜集。而世人輒加辨駁。以爲原本不如此。抑思苟無叔和。安有此書。且諸人所編。果能合仲景原文否耶。夫六經現症。有異有同。後人見陽經一症。雜於陰經之中。以爲宜改入陽經之內。不知陰經亦有此症也。人各是其私。反致古人圓機活法。泯沒不可問矣。凡讀書能得書中之精義要訣。歷歷分明。則任其顛倒錯亂。而我心自能融會貫通。否則徒以古書紛更互異。愈改愈晦矣。

金匱論

今醫要略。乃仲景治雜病之書也。其中缺略處頗多。而上古聖人以湯液治病之法。惟賴此書之存。乃方書之祖也。其論病皆本於內經。而神明變化之。其用藥悉本於神農本草。而融會貫通之。其方則皆上古聖人歷代相傳之經方。仲景間有隨症加減之法。其脈法亦皆內經及歷代相傳之真訣。其治病無不精切周到。無一毫遊移參錯之處。實能洞見本源。審察毫末。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應。真乃醫方之經也。惜其所載諸病。未能全備。未知有殘缺與否。然諸大症之綱領。亦已粗備。後之學者。以此爲經。而參考推廣之。已思過半矣。自此以後之書。皆非古聖相傳之真訣。僅自成一家。不可與金匱並別也。

脈經論

王叔和著脈經。分門別類。條分縷晰。其原亦本內經。而漢以後之說。一無所遺。其中旨趣。亦不能盡一。使人有所執持。然其匯集羣言。使後世有所考見。亦不可少之作也。愚按脈之爲道。不過驗其血氣之盛衰寒熱。及邪氣之流在何經何藏。與所現之症參觀互考。以究其生尅順逆之理。而後吉凶可憑。所以內經、難經及仲

景之論脈。其立論反若甚疏。而應驗如神。若執脈經之說。以爲某病當見某脈。某脈當得某病。雖內經亦間有之。不如是之拘泥繁瑣也。試而不驗。於是或咎脈之不準。或咎病之非真。或咎方藥之不對症。而不知皆非也。蓋病有與脈相合者。有與脈不相合者。兼有與脈相反者。同一脈也。見於此症爲宜。見於彼症爲不宜。同一症也。見某脈爲宜。見某脈爲不宜。一病可見數十脈。一脈可現數百症。變動不拘。若泥定一說。則從脈而症不合。從症而脈又不合。反令人徬徨無所適從。所以古今論脈之家。彼此互異。是非各別。人持一論。得失相半。總由不知變通之精義。所以愈密而愈疏也。讀脈經者。知古來談脈之詳密如此。因以考其異同。辨其得失。審其真僞。窮其變通。則自有心得。若欲泥脈以治病。必至全無把握。學者必當先參於內經難經。及仲景之說。而貫通之。則胸中先有定見。後人之論。皆足以廣我之見聞。而識力愈真。此讀脈經之法也。

千金方外臺論

仲景之學。至唐而一變。仲景之治病。其論臟府經絡病情傳變。悉本內經。而其所

用之方。皆古聖相傳之經方。並非私心自造。間有加減。必有所本。其分兩輕重。皆有法度。其藥悉本於神農本草。無一味游移假借之處。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藥不能成此方。精微深妙。不可思議。藥味不過五六品。而功用無不周。此乃天地之化機。聖人之妙用。與天地同不朽者也。千金方則不然。其所論病。未嘗不依內經。而不無雜以後世臆度之說。其所用方。亦皆採擇古方。不無兼取後世偏雜之法。其所用藥。未必全本於神農。兼取雜方單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數方。亦有一方而治數病。其藥品有多至數十味者。其中對症者固多。不對症者亦不少。故治病亦有效有不效。大抵所重專在於藥。而古聖製方之法不傳矣。此醫道之一大變也。然其用意之奇。用藥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滅之處。至唐王焘所集外臺一書。則纂集自漢以來諸方。匯萃成書。而歷代之方。於焉大備。但其人本非專家之學。故無所審擇。以爲指歸。乃醫方之類書也。然唐以前之方。賴此書以存。其功亦不可泯。但讀之者。苟胸中無成竹。則衆說紛紜。羣方淆雜。反茫然失其所據。故讀千金外臺者。必精通於內經。仲景本草等書。胸中先有成見。而後取其長而舍其短。則可資我博採之益。否則反亂人意。而無所適從。嗟乎。千金外臺

且然。況後世偏駁雜亂之書。能不惑人之心志哉。等而下之。更有無稽杜撰之邪書。尤不足道矣。

活人書論

宋人之書。能發明傷寒論。使人有所執持而易曉。大有功於仲景者。活人書爲第一。蓋傷寒論不過隨舉六經所現之症以施治。有一症而六經皆現者。並有一症而治法迥別者。則讀者茫無把握矣。此書以經絡病因傳變疑似。條分縷晰。而後附以諸方治法。使人一覽了然。豈非後學之津梁乎。其書獨出機杼。又能全本經文。無一字混入己意。豈非好學深思。述而不作。足以繼往開來者乎。後世之述傷寒論者。唐宋以來。已有將經文刪改移易。不明不貫。至近代前條辨尙論編等書。又復顛倒錯亂。各逞意見。互相辨駁。總由分症不清。欲其強合。所以日就支離。若能參究此書。則任病情之錯綜反覆。而治法仍歸一定。何必聚訟紛紜。致古人之書愈講而愈晦也。

太素脈論

診脈以之治病。其血氣之盛衰。及風寒暑濕之中人。可驗而知也。乃相傳有太素脈之說。以候人之壽夭。窮通智愚。善惡。纖悉皆備。夫脈乃氣血之見端。其長而堅厚者。爲壽之徵。其短小而薄弱者。爲夭之徵。清而有神。爲智之徵。濁而無神。爲愚之徵。理或宜然。若善惡已不可知。窮通則與脈何與。然或得壽之脈。而其人或不謹於風寒勞倦。患病而死。得夭之脈。而其人愛護調攝。得以永年。又有血氣甚清。而神志昏濁者。形質甚濁。而神志清明者。卽壽夭智愚。亦不能皆驗。况其他乎。又書中更神其說。以爲能知某年得某官。某年得財若干。父母何人。子孫何若。則更荒唐矣。天下或有習此術而言多驗者。此必別有他術。以推測而倖中。借此以神其說耳。若盡於脈見之。斷斷無是理也。

婦科論

婦人之疾。與男子無異。惟經期胎產之病不同。且多癥瘕之疾。其所以多癥瘕之故。亦以經帶胎產之血。易於凝滯。故較之男子爲多。故古人名婦科謂之帶下醫。以其病總屬於帶下也。凡治婦人。必先明衝任之脈。衝脈起於氣街。在毛際並少

陰之經。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任脈起於中極之下。臍旁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又云。衝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脈之海。此皆血之所從生。而胎之所由繫。明於衝任之故。則本原洞悉。而後其所生之病。千條萬緒。可以知其所從起。更參合古人所用之方。而神明變化之。則每症必有傳受。不概治以男子泛用之藥。自能所治輒效矣。至如世俗相傳之邪說。如胎前宜涼。產後宜溫等論。夫胎前宜涼。理或有之。若產後宜溫。則脫血之後。陰氣大傷。孤陽獨熾。又瘀血未淨。結爲蘊熱。乃反用薑桂等藥。我見時醫以此殺人無數。觀仲景先生於產後之疾。以石膏、白薇、竹茹等藥治之。無不神效。或云產後瘀血得寒則凝。得熱則行。此大謬也。凡瘀血凝結。因熱而凝者。得寒降而解。因寒而凝者。得熱降而解。如桃仁承氣湯。非寒散而何。未聞此湯能凝血也。蓋產後瘀血熱結爲多。熱瘀成塊。更益以熱。則煉成乾血。永無解散之日。其重者。陰涸而卽死。輕者。成堅痞。褥勞等疾。惟實見其真屬寒氣所結之瘀。則宜用溫散。故凡治病之法。不本於古聖。而反宗後人之邪說。皆足以害人。諸科皆然。不獨婦科也。

痘科論

今天下之醫法失傳者。莫如痘疹。痘之源藏於臟府骨脈。而發於天時。所謂本於臟府骨脈者。凡人受生之初。陰陽二氣交感成形。其始因火而動。則必有渣滓未融之處。伏於臟府骨脈之中。此痘之本源也。然外無感召。則伏而不出。及天地寒暑陰陽之氣。沴戾日積。與人身之臟府氣血相應。則其毒隨之而越。此發於天時者也。而天時有五運六氣之殊。標本勝復之異。氣體既稟受不同。感發又隨時各別。則治法必能通乎造化之理而補救之。此至精至微之術也。奈何以寒涼伐之。毒藥劫之哉。夫痘之源。不外乎火。固也。然內經云。火鬱則發之。其遇天時炎熱。火甚易發者。清解固宜。若冬春之際。氣爲寒束。則不起發。發而精血不充。則無漿漿而精血不繼。卽不靨。則溫散提托補養之法。缺一不可。豈得概用寒涼。至其用蚯蚓、桑蟲、全蠍等毒藥。爲禍尤烈。夫以毒攻毒者。謂毒氣內陷。一時不能托出。則借其力以透發之。此皆危篤之症。千百中不得一者。乃視爲常用之藥。則無毒者反益其毒矣。病家因其能知死期。故死而不怨。孰知服彼之藥。無有不死。非其識見之高。乃其用藥之靈也。故症之生死。全賴氣血。當清火解毒者。則清火解毒。當培養氣血者。則溫托滋補。百不失一矣。嗚呼。謬說流傳。起於明季。至今尤甚。惟以寒

藥數品。按日定方。不效。則繼以毒藥。如此而已。夫以至變至微之病。而立至定至粗之法。於是羣以爲痘科最易。不知殺人亦最多也。

附種痘說

種痘之法。此仙傳也。有九善焉。凡物欲其聚。惟痘不欲其聚。痘未出而強之出。則毒不聚一也。凡物欲其多。痘欲其少。強之出必少二也。凡物欲其大。痘欲其小。強之出必小三也。不感時痘之戾氣四也。擇天地溫和之日五也。擇小兒無他病之時六也。其痘苗皆取種出無毒之善種七也。凡痘必漿成十分而後毒不陷。種痘之漿五分以上即無害八也。凡痘必十二朝成靨。并有延至一月者。種痘則九朝已同九也。其有種而死者。深用悔恨。不知種而死者。則自出斷無不死之理。不必悔也。至於種出危險之痘。或生痘毒。此則醫家不能用藥之故。種痘之人。更能略知治痘之法。則尤爲十全矣。

幼科論

幼科古人謂之啞科。以其不能言。而不知病之所在也。此特其一端耳。幼科之病。如變蒸胎驚之類。與成人異者。不可勝舉。非若婦人之與男子異者。止經產數端耳。古人所以另立專科。其說精詳明備。自初生以至成童。其病名不啻以百計。其治法立方。種種各別。又婦人之與男子病相同者。治亦相同。若小兒之與成人。即病相同者。治亦迥異。如傷食之症。反有用巴豆礪砂。其餘諸症。多用金石峻厲之藥。特分兩極少耳。此古人真傳也。後世不敢用。而以草木和平之藥治之。往往遷延而死。此醫者失傳之故。至於調攝之法。病家能知之者。千不得一。蓋小兒純陽之體。最宜清涼。今人非太煖。即太飽。而其尤害者。則在於有病之後。而數與之乳。乳之爲物。得熱則堅。靱如棉絮。況兒有病。則食乳甚稀。乳久不食。則愈充滿。一與之吮。則迅疾湧出。較平日之下咽更多。前乳未消。新乳復充。填積胃口。化爲頑痰。痰火相結。諸脈皆閉而死矣。譬如常人平日食飯幾何。當病危之時。其食與平時不減。安有不死者哉。然囑病家云。乳不可食。則羣相詬曰。乳猶水也。食之何害。況兒虛如此。全賴乳養。若復禁乳。則餓死矣。不但不肯信。反將醫者詬罵。其餘之不當食而食。與當食而反不與之食。種種失宜。不可枚舉。醫者豈能坐守之。使事事

合節耶。況明理之醫能知調養之法者。亦百不得一。故小兒之所以難治者。非盡不能言之故也。

瘍科論

瘍科之法。全在外治。其手法必有傳授。凡辨形察色以知吉凶。及先後施治。皆有成法。必讀書臨症二者皆到。然後無誤。其升降圍點。去腐生肌。呼膿止血。膏塗洗。熨等方。皆必純正和平。屢試屢驗者。乃能應手而愈。至於內服之方。護心托毒。化膿長肉。亦有真傳。非尋常經方所能奏效也。惟煎方則必視其人之強弱陰陽。而爲加減。此則必通於內科之理。全在學問根柢。然又與內科不同。蓋煎方之道相同。而其藥則有某毒主某藥。某症主某方。非此不效。亦另有傳授焉。故外科總以傳授爲主。徒恃學問之宏博無益也。有傳授則較之內科爲尤易。惟外科而兼內科之症。或其人本有宿疾。或患外症之時。復感他氣。或因外症重極。內傷藏府。則不得不兼內科之法治之。此必平日講於內科之道。而通其理。然後能兩全而無失。若不能治其內症。則并外症亦不可救。此則全在學問深博矣。若爲外科者不

能兼。則當另請名理內科爲之定方。而爲外科者。參議於其間。使其藥與外症無害。而後斟酌施治。則庶幾兩有所益。若其所現內症。本因外症而生。如痛極而昏。暈。膿欲成而生寒熱。毒內陷而脹滿。此則內症皆由外症而生。只治其外症。而內症已愈。此又不必商之外科也。但其道甚微。其方甚衆。亦非淺學者所能知也。故外科之道。淺言之。則惟記煎方數百。合膏圍藥幾料。已可以自名一家。若深言之。則經絡藏府氣血骨脈之理。及奇病怪疾。千態萬狀。無不盡識。其方亦無病不全。其珍奇貴重難得之藥。亦無所不備。雖遇極奇極險之症。亦了然無疑。此則較之內科爲更難。故外科之等級高下懸殊。而人之能識其高下者。亦不易也。

祝由科論

祝由之法。內經賊風篇岐伯曰。先巫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又移精變氣論岐伯云。古恬澹之世。邪不能深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人虛邪賊風。內著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由此觀之。則祝由之法。亦不過因其病情之所由。而宣意導氣以釋疑而解惑。

此亦必病之輕者。或有感應之理。若果病機深重。亦不能有效也。古法今已不傳。近所傳符咒之術。間有小效。而病之大者。全不見功。蓋岐伯之時已然。況後世哉。存而不論可也。

獸醫論

禽獸之病。由於七情者少。由於風寒飲食者多。故治法較之人為猶易。夫禽獸之藏府經絡。雖與人殊。其受天地之血氣。不甚相遠。故其用藥亦與人大略相同。但其氣粗血濁。其所飲食。非人之飲食。則藥亦當別有主治。不得盡以治人者治之矣。如牛馬之食。則當用消草之藥。犬豕之食。則當用消糠豆之藥是也。又有專屬之品。如貓宜烏藥。馬宜黃藥之類。而其病亦一獸有一獸獨患之病。此則另有專方主治。餘則與人大段相同。但必劑大而力厚之方。取效為易。其中又有天運時氣之不同。變化多端。亦必隨症加減。此理亦廣博深奧。與治人之術不相上下。今則醫人之醫。尚絕傳。況獸醫乎。

四大家論

醫道之晦久矣。明人有四大家之說。指張仲景、劉河間、李東垣、朱丹溪四人。謂爲千古醫宗。此真無知妄談也。夫仲景先生乃千古集大成之聖人。猶儒宗之孔子。河間、東垣乃一偏之學。丹溪不過斟酌諸家之言。而調停去取。以開學者便易之門。此乃世俗之所謂名醫也。三子之於仲景。未能望見萬一。乃躋而與之並稱。豈非絕倒。如扁鵲、倉公、王叔和、孫思邈輩。則實有師承。各操絕技。然亦僅成一家之言。如儒家漢唐諸子之流。亦斷斷不可與孔子並列。況三人哉。至三人之高下。劉則專崇內經。而實不能得其精義。朱則平易淺近。未覩本原。至於東垣。執專理脾胃之說。純用升提香燥。意見偏而方法亂。貽誤後人。與仲景正相反。後世頗宗其說。皆由世人之於醫理。全未夢見。所以爲所惑也。更可駭者。以仲景有傷寒論一書。則以爲專明傷寒。金匱要略。則以爲不可依以治病。其說荒唐更甚。吾非故欲輕三子也。蓋此說行。則天下惟知竊三子之緒餘。而不深求仲景之學。則仲景延續先聖之法。從此日衰。而天下萬世夭扎載途。其害不小。故當亟正之也。

醫家論

醫之高下不齊。此不可勉強者也。然果能盡智竭謀。小心謹慎。猶不至於殺人。更加以詐僞萬端。其害不可窮矣。或立奇方以取異。或用僻藥以惑衆。或用參茸補熱之藥以媚富貴之人。或假託仙佛之方。以欺愚魯之輩。或立高談怪論。驚世盜名。或造假經僞說。瞞人駭俗。或明知此病易曉。僞說彼病以示奇。如冬月傷寒。強加香薷於傷寒方內而愈。以爲此暑病也。不知香薷乃其惑人之法也。如本係熱症。強加乾薑於涼藥之內而愈。以爲此真寒也。不知彼之乾薑。乃泡過百次而無味者也。於外科則多用現成之藥。尤不可辨。其立心尤險。先使其瘡極大。令人驚惶而後治之。并有能發不能收以至斃者。又有偶得一方。如五灰膏。三品一條鎗之類。不顧人之極痛。一概用之。哀號欲死。全無憐憫之心。此等之人。不過欲欺人圖利。即使能知一二。亦爲私欲所汨沒。安能奏功。故醫者能正其心術。雖學不足。猶不至於害人。況果能虛心篤學。則學日進。學日進則每治必愈。而聲名日起。自然求之者衆。而利亦隨之。若專於求利。則名利必兩失。醫者何苦舍此而蹈彼也。

醫學淵源論

醫書之最古者內經。則醫之祖乃岐黃也。然本草起於神農。則又在黃帝之前矣。可知醫之起。起於藥也。至黃帝則講夫經絡藏府之原。內傷外感之異。與夫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神明夫用藥之理。醫學從此大備。然其書講人身藏府之形。七情六淫之感。與針灸雜法爲多。而製方尙少。至伊尹有湯液治病之法。然亦得之傳聞。無成書可考。至扁鵲倉公。而湯藥之用漸廣。張仲景先生出。而雜病傷寒。專以方藥爲治。遂爲千古用方之祖。而其方亦俱原本神農黃帝之精義。皆從古相傳之方。仲景不過集其成耳。自是之後。醫者以方藥爲重。其於天地陰陽經絡藏府之道。及針灸雜術。往往不甚考求。而治病之法。從此一變。唐宋以後。相尋彌甚。至元之劉河間。張潔古等出。未嘗不重內經之學。凡論病必先敍經文。而後採取諸家之說。繼乃附以治法。似爲得旨。然其人皆非通儒。不能深通經義。而於仲景制方之義。又不能深考其源。故其說非影響。卽支離。各任其偏。而不歸於中道。其尤偏駁者。李東垣爲甚。惟以溫燥脾胃爲主。其方亦毫無法度。因當時無真實之學。盜竊虛名。故其教至今不絕。至明之薛立齋。尤浮泛荒謬。猶聖賢之學。變而爲腐爛時文。何嘗不曰我明經學古者也。然以施之治天下。果能如唐虞三代者。

乎。既不知神農、黃帝之精義，則藥性及藏府經絡之源不明也。又不知仲景制方之法度，則病變及施治之法不審也。惟曰某病則用某方，如不效，改用某方，更有一方服至二三十劑，令病者遷延自愈者。胸中毫無把握，惟以簡易爲主。自此以降，流弊日甚，而在死載途矣。安得有參本草、窮內經、熟金匱、傷寒者出而挽救其弊，以全民命乎？其害總由於習醫者皆貧苦不學之人，專以此求衣食，故祇記數方，遂以之治天下之病，不復更求他法，故其禍遂至於此也。

考試醫學論

醫爲人命所關，故周禮醫師之屬，掌於冢宰，歲終必稽其事而制其食。至宋神宗時，設內外醫學，置教授及諸生，皆分科考察陞補，元亦仿而行之。其考試之文，皆有程式，未知當時得人何如。然其慎重醫道之意，未嘗異也。故當時立方治病，猶有法度。後世醫者，大概皆讀書不就，商賈無資，不得已而爲衣食之計，或偶涉獵肆中，勦襲醫書，或託名近地時醫門下，始則欲以欺人，久之亦自以爲醫術，不過如此，其誤相仍，其害無盡。岐黃之精義，幾絕矣。若欲斟酌古今考試之法，必訪求

世之實有師承。學問淵博。品行端方之醫。如宋之教授。令其嚴考諸醫。取其許掛牌行道。既行之後。亦復每月嚴課。或有學問荒疏。治法謬誤者。小則撤牌讀書。大則飭使改業。教授以上。亦如周禮醫師之有等。其有學問出衆。治效神妙者。候補教授。其考試之法。分爲六科。曰針灸。曰大方。曰婦科。曰幼科。兼痘科。曰眼科。曰外科。其能諸科皆通者。曰全科。通一二科者。曰兼科。通一科者。曰專科。其試題之體。有三。一曰論題。出靈樞素問。發明經絡藏府。五運六氣。寒熱虛實。補瀉逆從之理。二曰解題。出神農本草。傷寒論。金匱要略。考訂藥性病變製方之法。三曰案。自述平日治病之驗否。及其所以用此方治此病之意。如此考察。自然言必本於聖經。治必遵乎古法。學有淵源。而師承不絕矣。豈可聽涉獵杜撰。全無根柢之人。以人命爲兒戲乎。

醫非人人可學論

今之學醫者。皆無聊之甚。習此業以爲衣食之計耳。孰知醫之爲道。乃古聖人以洩天地之秘。奪造化之權。以救人之死。其理精妙入神。非聰明敏哲之人不可。

學也。黃帝、神農、越人、仲景之書。文詞古奧。搜羅廣遠。非淵博通達之人不可學也。凡病之情。傳變在於頃刻。真偽一時難辨。一或執滯。生死立判。非虛懷靈變之人不可學也。病名以千計。病症以萬計。藏府經絡。內服外治。方藥之書。數年不能竟其說。非勤讀善記之人不可學也。又內經以後。支分派別。人自爲師。不無偏駁。更有怪僻之論。鄙俚之說。紛陳錯立。淆惑百端。一或誤信。終身不返。非精鑒確識之人不可學也。故爲此道者。必具過人之資。通人之識。又能屏去俗事。專心數年。更得師之傳授。方能與古聖人之心。潛通默契。若今之學醫者。與前數端事事相反。以通儒畢世不能工之事。乃以全無文理之人。欲頃刻而能之。宜道之所以日喪。而枉死者徧天下也。

名醫不可爲論

爲醫固難。而爲名醫尤難。何則。名醫者。聲價甚高。敦請不易。即使有力可延。又恐往而不遇。卽或可遇。其居必非近地。不能旦夕可至。故病家凡屬輕小之疾。不卽延治。必病勢危篤。近醫束手。舉家以爲危。然後求之。夫病勢而人人以爲危。則真

危矣。又其病必遷延日久。屢易醫家。廣試藥石。一誤再誤。病情數變。已成壞症。爲名醫者。豈真有起死回生之術哉。病家不明此理。以爲如此大名。必有回天之力。若亦如他醫之束手。亦何以異於人哉。於是望之甚切。責之甚重。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權者。則當之者難爲情矣。若此病斷然必死。則明示以不治之故。定之死期。飄然而去。猶可免責。倘此症萬死之中。猶有生機一線。若用輕劑以塞責。致病人萬無生理。則於心不安。若用重劑。以背城一戰。萬一有變。則謗議蜂起。前人誤治之責。盡歸一人。雖當定方之時。未嘗不明白言之。然人情總以成敗爲是非。旣含我之藥而死。其咎不容諉矣。又或大病差後。元氣虛而餘邪尙伏。善後之圖。尤宜深講。病家不知失於調理。愈後復發。仍有歸咎於醫之未善者。此類甚多。故名醫之治病。較之常醫倍難也。知其難。則醫者固宜慎之又慎。而病家及傍觀之人。亦宜曲諒也。然世又有獲虛名之時。醫到處誤人。而病家反云此人治之而不愈。是亦命也。有殺人之實。無殺人之名。此必其人別有巧術。以致之。不在常情之內矣。

邪說陷溺論

古聖相傳之說。揆之於情有至理。驗之於疾有奇效。然天下之人反甚疑焉。而獨於無稽之談。義所難通。害又立見者。人人奉以爲典訓。守之不敢失者何也。其所由來久矣。時醫之言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嗟乎。天地之風寒暑濕燥火猶是也。生人七情六慾猶是也。而何以古人用之則生。今人用之則死。不知古人之以某方治某病者。先審其病之確然。然後以其方治之。若今人之所謂某病。非古人之所謂某病也。如風火雜感。症類傷寒。實非傷寒也。乃亦以大劑桂枝湯汗之。重者吐血狂躁。輕者身熱悶亂。於是罪及仲景。以爲桂枝湯不可用。不自咎其辨病之。不的。而咎古方之誤人。豈不謬乎。所謂無稽之邪說。如深秋不可用白虎。白虎乃傷寒陽明之藥。傷寒皆在冬至以後。尙且用之。何以深秋已不可用。又謂痢疾血症皆無止法。夫痢血之病。屬實邪有瘀者。誠不可以遽止。至於滑脫空竭。非止不爲功。但不可塞其火邪耳。又謂餓不死之傷寒。吃不死之痢疾。夫傷寒論中以能食不能食。驗中寒中風之別。其中以食不食。辨症之法。不一而足。況邪方退。非扶其胃氣。則病變必多。宿飲欲行。非新穀入胃。則腸中之氣必不下達。但不可過用耳。執餓不死之說。而傷寒之禁其食而餓死者多矣。謂痢疾爲吃不殺者。乃指人

之患痢。非噤口而能食者。則其胃氣尙強。其病不死。故云。然非謂痢疾之人。無物不可食。執吃不殺之說。而痢疾之過食而死者多矣。此皆無稽之談。不可枚舉。又有近理之說。而謬解之者。亦足爲害。故凡讀書議論。必審其所以然之故。而更精思歷試。方不爲邪說所誤。故聖人深惡夫道聽塗說之人也。

涉獵醫書誤人論

人之死。誤於醫家者十之三。誤於病家者十之三。誤於旁人涉獵醫書者。亦十之三。蓋醫之爲道。乃通天徹地之學。必全體明而後可以治一病。若全體不明。而偶得一知半解。舉以試人。輕淺之病。或能得效。至於重大疑難之症。亦以一偏之見。妄議用藥。一或有誤。生死立判矣。間或偶然倖中。自以爲如此大病。猶能見功。益復自信。以後不拘何病。輒妄加議論。至殺人之後。猶以爲病自不治。非我之過。於是終身害人而不悔矣。然病家往往多信之者。則有故焉。蓋病家皆不知醫之人。而醫者寫方即去。見有稍知醫理者。議論鑿鑿。又關切異常。情面甚重。自然聽信。誰如彼乃偶然繙閱。及道聽塗說之談。彼亦未嘗審度。從我之說病者。如何究竟。

而病家已從之矣。又有文人墨客。及富貴之人。文理本優。偶爾檢點醫書。自以爲已有心得。傍人因其平日稍有學問品望。倍加信從。而世之醫人。因自己全無根柢。辨難反出其下。於是深加佩服。彼以爲某乃名醫。尙不如我。遂肆然爲人治病。愈則爲功。死則無罪。更有執一偏之見。恃其文理之長。更著書立說。貽害後世。此等之人。不可勝數。嗟乎。古之爲醫者。皆有師承。而又無病不講。無方不通。一有邪說異論。則引經據典以折之。又能實有把持。所治必中。故餘人不得而參其末議。今之醫者。皆全無本領。一書不讀。故涉獵醫書之人。反出而臨乎其下。致病家亦鄙薄醫者。而反信夫涉獵之人。以致害人如此。此其咎。全在醫中之無人。故人人得而操其長短也。然涉獵之人。久而自信益真。始誤他人。繼誤骨肉。終則自誤其身。我見甚多。不可不深省也。

病家論

天下之病。誤於醫家者固多。誤於病家者尤多。醫家而誤。易良醫可也。病家而誤。其弊不可勝窮。有不問醫之高下。卽延以治病。其誤一也。有以耳爲目。聞人譽某

醫。卽信爲真。不考其實。其誤二也。有平日相熟之人。務取其便。又慮別延他人。覺情面有虧。而其人又叨任不辭。希圖酬謝。古人所謂以性命當人情。其誤三也。有遠方邪人。假稱名醫。高談闊論。欺騙愚人。遂不復詳察。信其欺妄。其誤四也。有因至親密友。或勢位之人。薦引一人。情分難却。勉強延請。其誤五也。更有病家戚友。偶閱醫書。自以爲醫理頗通。每見立方。必妄生議論。私改藥味。善則歸己。過則歸人。或各薦一醫。互相毀謗。遂成黨援。甚者各立門戶。如不從己。反幸災樂禍。以期必勝。不顧病者之死生。其誤七也。又或病勢方轉。未收全功。病者正疑見效太遲。忽而讒言蜂起。中道變更。又換他醫。遂至危篤。反咎前人。其誤八也。又有病變不常。朝當桂附。暮當芩連。又有純虛之體。其症反宜用硝黃。大實之人。其症反宜用參朮。病家不知。以爲怪僻。不從其說。反信庸醫。其誤九也。又有吝惜錢財。惟賤是取。況名醫皆自作主張。不肯從我。反不若某某等和易近人。柔順受商。酬謝可略。扁鵲云。輕身重財不治。其誤十也。此猶其大端耳。其中更有用參附則喜。用攻劑則懼。服參附而死。則委之命。服攻伐而死。則咎在醫。使醫者不敢對症用藥。更有製藥不如法。煎藥不合度。服藥非其時。更或飲食起居。寒暖勞逸。喜怒語言。不時

不節。難以枚舉。小病無害。若大病則有一不合。皆足以傷生。然則爲病家者。當何如。在謹擇名醫而信任之。如人君之用宰相。擇賢相而專任之。其理一也。然則擇賢之法若何。曰。必擇其人品端方。心術純正。又復詢其學有根柢。術有淵源。歷考所治。果能十全八九。而後延請施治。然醫各有所長。或今所患非其所長。則又有誤。必細聽其所論。切中病情。和平正大。又用藥必能命中。然後託之。所謂命中者。其立方之時。先論定此方所以然之故。服藥之後。如何效驗。或云必得幾劑而後有效。其言無一不驗。此所謂命中也。如此試醫。思過半矣。若其人本無足取。而其說又怪僻不經。或游移恍惚。用藥之後。與其所言全不相應。則即當另覓名家。不得以性命輕試。此則擇醫之法也。

醫者誤人無罪論

人命所關亦大矣。凡害人之命者。無不立有報應。乃今之爲名醫者。既無學問。又無師授。兼以心術不正。欺世盜名。害人無算。宜有天罰。以彰其罪。然往往壽考富厚。子孫繁昌。全無殃咎。我始甚不解焉。以後日與病者相周旋。而後知人之誤藥。

而死。半由於天命。半由於病家。醫者不過依違順命。以成其死。並非造謀之人。故殺人之罪。醫者不受也。何以言之。夫醫之良否。有一定之高下。而病家則於醫之良者。彼偏不信。醫之劣者。反信而不疑。言補益者。以爲良醫。言攻散者。以爲庸醫。言溫熱者。以爲有益。言清涼者。以爲傷生。或旁人互生議論。或病人自改方藥。而醫者欲其術之行。勢必曲從病家之意。病家深喜其和順。偶然或愈。醫者自矜其功。如其或死。醫者不任其咎。病家因自作主張。隱諱其非。不復咎及醫人。故醫者之曲從病家。乃邀功避罪之良法也。既死之後。聞者亦相傳以爲某人之病。因誤服某人之藥而死。宜以爲戒矣。及至自己得病。亦復如此。更有平昔最佩服之良醫。忽然自生疾病。反信平日所最鄙薄之庸醫。而傷其生者。是必有鬼神使之。此乃所謂命也。蓋人生死有定數。若必待人之老而自死。則天下皆壽考之人。而命無權。故必生疾病。使之不以壽而死。然疾病之輕重不齊。或其人善自保護。則六淫七情之所感甚輕。命本當死。而病淺不能令其死。則命又無權。於是天生此等之醫。分布於天下。凡當死者。少得微疾。醫者必能令其輕者重。重者死。而命之權。於是獨重。則醫之殺人。乃隱然奉天之令。以行其罪。不但無罰。且有微功。故無報。

也。惟世又有立心欺詐。買弄聰明。造捏假藥。以欺嚇人。而取其財者。此乃有心之惡。與前所論之人不同。其禍無不立至。我見亦多矣。願天下之人細思之。真鑿鑿可徵。非狂談也。

醫學源流論終

醫學源流論 卷下 醫者誤人無罪論

〔清〕徐大椿 著

慎疾芻言

中國醫學大成

慎疾芻言提要

清徐靈胎著。靈胎號大椿。吳縣人。先生憫世之醫者。不讀古書。隨心自造。以致人多枉死。目擊心傷。爰作芻言。首論誤用補劑。次論用藥治病之理。次論中風用藥之誤。次論欬嗽初投膩補之非。次論吐血誤用熟地。麥冬之誤。中暑霍亂分寒熱之治論。痢疾用薑附之誤論。陰症傷寒之治。老人婦人小兒之病。各有不同之治。外科始終治法。丸散膏丹鍼灸砭鐮浸洗熨搨蒸提按摩等法。當因病施治。製劑古今銖兩之別。煎藥服藥各法。延醫治病之試驗。欺人之秘方。藥品之詭誕。醫家之宗傳等論。樞心挖骨。剖解原因。更爲痛快。願讀者諒其苦心。虛懷體察。以之治人。則謹慎可以寡過。以之治己。則明哲可以保身。冀遇信從之有人。庶綿斯道於一綫。醫家病家。皆當知之。

慎疾芻言提要

自序

余弱冠時。家多疾病。先世所藏醫書頗多。因隨時翻閱。不過欲稍識方藥而已。循習漸久。乃上追靈素根源。下沿漢唐支脈。如是者十餘年。乃注難經。又十餘年而注本草。又十餘年而作醫學源流論。又五年而著傷寒類方。五十年中批閱之書。約千餘卷。泛覽之書。約萬餘卷。每過幾時。必悔從前疎漏。蓋學以年進也。乃世之醫者。全廢古書。隨心自造。以致人多枉死。目擊心傷。數年前曾作芻言一冊。欲以醒世而鮮克聽從。竊思生長聖朝。毫無益於此世。而半生攻苦。雖有著述幾種。皆統談醫學。無驚心動魄之語。足令人豁然開悟。因復捫心挖骨。卽芻言原本。更加痛快剖悉。實因悲憫填胸。不能自己。願覽者諒其苦心。虛懷體察。以之治人。則敬慎可以寡過。以之治己。則明哲可以保身。冀遇信從之有人。庶綿斯道於一綫。乾隆丁亥秋七月巧日洄溪徐靈胎識

慎疾芻言目錄

| | |
|----|----|
| 補劑 | 一 |
| 用藥 | 三 |
| 中風 | 四 |
| 咳嗽 | 五 |
| 吐血 | 六 |
| 中暑 | 七 |
| 痢疾 | 八 |
| 陰症 | 九 |
| 老人 | 一〇 |
| 婦人 | 一一 |
| 小兒 | 一二 |
| 外科 | 一三 |

| | |
|-------|----|
| 治法 | 一四 |
| 製劑 | 一五 |
| 煎藥服藥法 | 一六 |
| 延醫 | 一七 |
| 秘方 | 一八 |
| 詭誕 | 一九 |
| 宗傳 | 二一 |

慎疾芻言

清 平江 徐大椿靈胎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補劑

學問之道。必由淺入深。從未有淺近不知。而專求怪僻者。况醫法一誤。必至傷生害命。尤不可不慎也。夫所謂淺近者。如傷風則防風。荊芥。感寒則蘇葉。葱頭。咳嗽則蘇子。杏仁。傷食則山楂。神麴。傷暑則香薷。廣藿。瘧疾則柴胡。湯加減。痢疾則黃芩。湯加減。婦人則四物湯加減。小兒則異功散加減。此皆歷聖相傳之定法。千古不能易也。至於危險疑難之症。則非此等藥所能愈。必博考羣方。深明經絡。實指此病何名。古人以何方主治。而隨症加減。今則以古聖之法。爲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陽虛。陰虛。肝氣。腎弱等套語概之。專用溫補。以致外邪入裏。遂至不救。間有稍馴謹之人。起病時仍用切近之藥一二劑。未即有效。即轉而改用

溫補。不思病之中人。愈必有漸。不可因無速效而卽換方也。况所服之方。或未盡善。不思卽於前方損益萬妥。而據求變法。又不肯先用輕淡之劑。探測病情。專取性雄力厚之品。大反前轍。必至害不旋踵。總由胸無定見之故。當思人之有病。不外風寒暑濕燥火爲外因。喜怒憂思悲驚恐爲內因。此十三因。試問何因是當補者。大凡人非老死卽病死。其無病而虛死者。千不得一。况病去則虛者亦生。病留則實者亦死。若果元氣欲脫。雖浸其身於參附之中。亦何所用。乃謬舉內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氣虛固當補矣。所湊之邪不當去耶。蓋邪氣補住。則永不復出。重則卽死。輕則遷延變病。或有幸而愈者。乃病輕而元氣漸復。非藥之功也。余少時見問疾者。聞醫家已用補藥。則相慶病者已愈。今則病勢方張。正羣然議進參附。熟地。豈不可駭。其始也。醫者先以虛脫嚇人。而後以補藥媚人。浙江則六味。八味湯。加入參。麥冬等藥。江南則理中湯。加附。桂。熟地。鹿茸等藥。於是人人習聞。以爲我等不怕病死。只怕虛死。所以服補而死。猶恨補之不早。補之不重。并自恨服人參無力。以致不救。醫者虛脫之言。真有先見之明。毫無疑悔。若服他藥而死。則親戚朋友。羣詬病家之重財不重命。死者亦目不能瞑。醫者之罪。竟不勝誅矣。所

以病人向醫者述病。必自謂極虛。而旁人代爲述病。亦共指爲極虛。惟恐醫者稍用攻削之劑。以致不起。或有稍識病之醫。卽欲對症擬方。迫於此等危言。亦戰戰兢兢。擇至補之藥。以順其意。既可取容。更可免謗。勢使然也。此風之起。不過三十餘年。今則更甚。不知何時而可挽回也。

用藥

醫道起於神農之著本草。以一藥治一病。但一病有數症。統名爲病如瘧疾之類熱脹痛瀉而寒後之聖人。取藥之對症者。合幾味而成方。故治病必先有藥而後有方。方成之後。再審其配合之法。與古何方相似。則云以某方加減。竝非醫者先有六味八味。理中等湯橫於胸中。而硬派人服之也。至其辨症用藥之法。如有人風寒痰食合而成病。必審其風居幾分。寒居幾分。痰食居幾分。而藥則隨其邪之多寡以爲增減。或一方不能兼治。則先治其最急者。所以無一味虛設之藥。無一分不斟酌之分兩也。况醫之爲道。全在自考。如服我之藥而病情不減。或反增重。則必深自痛懲。廣求必效之法而後已。則學問自能日進。若不論何病。總以幾味

溫補投之。愈則以爲己功。死則以爲病本不治。毫無轉機。此則誤盡天下而終身不自知也。又其所名陳方者。用柴胡一味。卽名柴胡湯。用大黃一味。卽名承氣湯。於古人制方之義。全然不知。隨其口之所指而已。其醫案則襲幾句陰陽虛實五行生尅籠統套語。以爲用溫補之地。而文人學士。又最易欺。見有陰陽五行等說。卽以爲有本之學。深信不疑。其人亦自詡爲得醫學之捷徑。將千古聖人窮思極想。所製對症之方數千首。皆不必問。而已稱名醫矣。夫醫者欲行其道。相習成風。猶無足怪。獨是閒居涉獵之人。亦俱蹈襲此等謬說。與醫者同聲合氣。知親友有病。卽往幫助醫者。用危言拿住本家。使之不得不用溫補貴重之藥。以明關切。因而致死。死則以爲用此等藥。原來嘗云病者服之必效。不過如此門第之家。於理不該服價賤之藥耳。若己生疾。又有人亦以此法斃之。真屬可憫。數十年前亦有涉獵醫學者。頗能辨爲藥性。博覽經方。今乃相率而入於魔道。其始起於趙養揆。張景岳輩。全不知古聖製方之義。私心自用。著書成家。彼亦不知流弊至於此極也。我知天心仁愛。其轉移必不久矣。

中風。北人多屬寒。宜散寒。南人多屬火。宜清火。而祛風消痰。則南北盡同。古方自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而外。則續命湯爲主方。續命湯共有數首。不外驅風。其隨症加減。皆有精義。從未有純用溫熱滋補。不放風寒痰火一毫外出。以致重病必死。輕病則使之不死不生。惟日服人參以破其家而戀其命。最可傷也。又有稍變其說者。用地黃飲子。以爲得陰陽兼補之法。亦大謬也。此方乃治少陰氣厥不至。舌瘖足痿。名曰痺症。乃純虛無邪。有似中風。與風寒痰火之中風正相反。劉河間之書可考也。乃以此方治有邪之中風。其害相等。余每年見中風之症。不下數十人。遵古治法。十愈八九。服溫補之藥者。百無一愈。未甚服補藥者。尙可挽回。其不能全愈。或真不治者。不過十之一二耳。奈何一患此症。遂甘心永爲廢人。旁人亦視爲必不起之症。醫者亦惟令多服重價之藥。使之直得一死而可無遺憾。豈不怪哉。願天下之中風者。斷勿以可愈之身。自投於必死之地也。

咳嗽

咳嗽由於風寒入肺。肺爲嬌臟。一味誤投。卽能受害。若用熟地、麥冬、黃肉、五味等

滋膩酸斂之品。補住外邪。必至咯血、失音、喉癰、肛癰、喘急、寒熱。近者半年。遠者三年。無有不死。蓋其服此等藥之日。卽其絕命之日也。間有見機而停藥者。或能多延歲月。我見以千計。故今之吐血而成癆者。大半皆因咳嗽而誤服補藥所致也。或云五味子乃仲景治嗽必用之藥。不知古方之用五味。必合乾薑一散一收。以治寒嗽之症。非治風火之嗽也。况加以熟地、麥冬。則受禍尤烈。又嗽藥中多用桔梗。桔梗升提。甘桔湯中用之。以載甘草上行。治少陰之喉痛。與治嗽宜清降之法。非宜。服者往往令人氣逆痰升。不得著枕。凡用藥當深知其性。而屢試屢驗。方可對病。施治得無冒昧也。

吐血

五十年前。吐血者絕少。今則年多一年。其症本皆可愈。而多不治者。藥誤之也。蓋血症因傷風咳嗽而起者。十之七八。因虛勞憂急而起者。十之一二。乃醫者概以熟地、人參、麥冬、五味等。滋補酸斂之藥。將風火痰瘀俱收拾肺管。令其咳嗽不止。元氣震動。津液化痰。不死何待。凡風寒補住。必成癆病。無人不知。今竟無一人知。

之矣。蓋吐血而嗽者。當清肺降氣。略進補陰之品。其不嗽者。乃喉中之絡破。故血從絡出。井不必服藥。其甚者。祇取補絡之藥。以填損處。自可除根。即不服藥。亦能自愈。歷試不爽。乃病者進以不服藥之說。則雖或面從。背後必非笑隨之。進以熟地、麥冬、人參、五味等藥。則甘心就死。前者死矣。後者復然。豈非命乎。

中暑

暑字之名義。與寒字相反。乃天行熱毒之病也。其症脈微、少氣、煩渴、燥熱。甚則手足反冷。若汗出不止。用人參白虎湯主之。如或身熱、腹痛、脹滿、嘔吐、瀉痢、厥冷。則名熱霍亂。人參斷不可用。當用香薷飲。藿香正氣散主之。皆治暑之正法也。若傷寒論中。又有寒霍亂一症。此乃寒邪入陰。用理中湯主之。此治寒霍亂之法也。與暑熱之霍亂。絕不相干。乃後之醫書。於熱霍亂門中。附入寒霍亂一方。名大順散。用肉桂、乾薑。即理中湯之變法。其方下亦注明治夏月傷冷飲之症。其說甚明。乃昏昧之人。耳聞有此方。竟以之治暑熱之霍亂。以示奇異。其死也。宛轉呼號。唇焦目裂。七竅見血。熱歸於內。則手足反冷而脈微欲絕。所謂熱深厥亦深也。謂之厥。

厥者乃病者醫者。不知此理。以爲服熱藥而更冷。其爲陰症無疑。故目覩其慘死而無所悔。以後復治他人。熱藥更加重矣。與治暑熱痢者之用四逆湯。其害正同。舉世盡以爲必當如此。雖言不信也。

痢疾

痢有數種。誤治則生死立判。凡脾氣不實。飲食不化。晝夜無度。無紅白積者。此爲脾瀉。其方不一。當隨症施治。若傷寒轉入陰經。下利清穀。脈微厥冷。此爲純陰之危症。非參附乾薑不治。患此者絕少。若夫夏秋之月。暑邪入腑。膿血無度。此名滯下。全屬暑熱之毒。蒸腸爛胃。與陰寒之痢判若水火。仲景以黃芩湯爲主。而因症加減。此千古不易之法。今乃以暑毒熱痢俱用附桂薑茸。始則目赤舌焦。號痛欲絕。其色或變如豆汁。或如敗肝。熱深厥深。手足逆冷。不知其爲熱厥。反信爲真寒。益加薑附。以至胃爛腸裂。哀號宛轉。如受炮烙之刑而死。我見甚多。惟有對之流涕。更有用六味湯。及參耆等補藥者。於久痢虛乏之人。或有倖中。若邪氣未清。非成痼疾。卽至不救。蓋治痢之方甚多。博考古書。自能窮其變化。何得以不入痢症。

之藥。每投必誤也。

陰症

六淫之邪。不但暑燥火屬熱。卽風寒濕亦變爲熱。經云。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故外感總以散熱爲治。惟直中陰經之傷寒。必現脈緊便青。畏寒倦臥。不喜飲。舌無胎。種種寒象。當用溫散。此千不得一者也。何近日之醫。舉天下寒熱雜感。病勢稍重者。皆指爲陰症。卽用參、附、薑、桂。服後而熱更甚。竝不疑爲熱藥之故。卽用熟地、麥冬等。以爲補陰配陽之法。竟忘其爲外感矣。要知陰症無發熱之理。間有寒極似陽。而外現熱症者。其內症必現種種寒象。然亦當驅散其寒。如麻黃、附子、細辛湯之類。亦竝無補寒之法也。乃以溫熱之邪。硬派作陰症。而全用溫補。真千古之奇聞也。又有以夢洩房勞之後。而得外感者。爲陰症。更屬笑談。夫邪果入陰經。卽無房勞等事。亦屬陰症。如邪不入陰經。則自有本症治法。與陰何干。若云外邪乘虛入腎。則尤當急驅腎中之邪。豈可留邪燦腎。又有用熱藥之後。其熱勢益增。忽轉而改用大寒。乃是以藥試病矣。要知一病有一

病之方。豈無對病和平之藥。乃始投之火。卽轉而投之水何也。然其死也。病家不咎熱藥之誤。而咎寒藥之誤。何也。蓋人之死也。必漸冷。服熱藥而反冷。則信以爲非藥之故。若服寒藥而冷。則明明以藥使之冷矣。故熱藥之殺人不覺。而寒藥之殺人顯然。所以醫者寧可用補用熱。雖死而猶可免咎也。

老人

能長年者。必有獨盛之處。陽獨盛者。當補其陰。陰獨盛者。當益其陽。然陰盛者十之一二。陽盛者十之八九。而陽之大盛者。不獨當補陰。並宜清火以保其陰。故老人無不頭熱耳聾。面赤便燥。現種種陽症。乃醫者爲老人立方。不論有病無病。總以補陽爲上。熱盛生風。必生類中等病。是召疾也。若偶有風寒痰濕等因。尤當急逐其邪。蓋老年氣血不甚流利。豈堪補住其邪。以與氣血爲難。故治老人之有外感者。總與壯年一例。或實見其有虛弱之處。則用輕淡之品。而量爲補托。若無病而調養。則當審其陰陽之偏勝。而損益使平。蓋千年之木。往往自焚。陰盡火炎。萬物盡然也。故治老人者。斷勿用辛熱之藥。竭其陰氣。助其亢陽。使之面紅目赤。氣

塞痰壅。脈洪膚燥。當耆艾之年而加以焚如之慘也。

婦人

婦人懷孕。胞中一點真陽。日吸母血以養。故陽日旺而陰日衰。凡半產滑胎。皆火盛陰衰。不能全其形體故也。近人有胎前宜涼之說。頗爲近理。至於產後則陰血盡脫。孤陽獨立。臟腑如焚。經脈如沸。故仲景專以養血消瘀爲主。而石膏、竹茹亦不禁用。余每遵之。無不立效。及近人造爲產後宜溫之邪說。以薑、桂爲主藥。夫果陰陽俱脫。脈遲畏寒。血水淋漓。面青舌白。薑、桂亦有用時。乃血乾火燥。純現熱症。亦用熱藥。則經枯脈絕。頃刻而斃。我見以百計。更有惡露未淨。身熱氣塞。煩躁不寐。心煩腹痛。皆由敗血爲患。亦用薑、桂助其火而堅其瘀。重則卽死。輕則變成蓐勞。世之所謂女科名家。一例如此。蓋胎產乃天地生育之機。絕少死症。其死皆藥誤也。造爲此等邪說者。九死不足以蔽其事。

又胎產藥中不用生地而用熟地亦同失用藥之理不可不思也

小兒

小兒之疾。熱與痰二端而已。蓋純陽之體。日抱懷中。衣服加煖。又襁褓之類。皆用火烘。內外俱熱。熱則生風。風火相煽。乳食不歇。則必生痰。痰得火燥。則堅如膠漆。而乳仍不斷。則新舊之痰日積。必至脹悶啼哭。又強之食乳以止其啼。從此胸高氣塞。目瞪手搐。即指爲驚風。其實非驚。乃飽脹欲死耳。此時告其父母。令減衣停乳。則必大慍。謂虛羸若此。反令其凍餒。無不唾罵。醫者亦不明此理。非用剛燥之藥。即用參耆滋補。至痰結氣凝之後。則無可救療。余見極多。教之適其寒溫。停其乳食。以清米飲養其胃氣。稍用消痰順氣之藥調之。能聽從者。十愈八九。其有不明此理。反目爲狂言者。百無一生。至於痘科。尤屬怪誕。痘爲小兒之所必不免。非惡疾也。當天氣溫和之時。死者絕少。若大寒大暑。其元氣虛而稠密者。間有不治。其始欲透發。其後欲漿滿。皆賴精血爲之。乃未發以前。即用大黃石膏數兩。以遏其生發之機。而敗其元氣。既而即用蚯蚓數十。蟬蟪數個。及一切大寒毒之品。如蜈蚣、蠍子、鷄頭、猪尾之類。又將地丁、銀花等粗糲之品數兩。煎汁而灌之。增其毒而倒其胃。此等惡物。即令醫者自服之。亦必胃絕脹裂而死。况孩提乎。凡用此等藥者。必豫決此兒死於何日。十不失一。其父母翻盛稱其眼力不爽。孰知其即死。

於彼所用之藥也。或有元氣充實幸而不死者。遂以爲非此等大藥不能挽回。而人人傳布奉爲神方矣。更可異者。強壯之年。醫者黃芩、麥芽俱不敢用。以爲剋伐。孩提之子。則石膏、大黃成兩成斤。毫不顧慮。忍心害理。至此而極。無奈呼天搶地。以告人。而人不信也。又有造爲螳螂子之說者。割開頤肉。取出血痰。此法起於明末海濱妖婦騙財之法。惟蘇松二處盛行。割死者甚衆。蓋小兒有痰火者。吃乳數日。必有一二日頤腫厭食。名曰妬乳。用薄荷、朴硝爲末。搽一二次即愈。即不治亦愈。至所割出之痰塊。或大或小。人因信之。不知頤內空虛之處。人人有此。割則復生。並非病也。不然何以普天下之小兒。從未有患螳螂子而死者。獨蘇松有此病耶。此亦一害。故并及之。

外科

治外症。始起欲其不大。將成欲其不痛。大則傷肌爛膚。腐骨穿筋。難於收口。痛則冲心犯胃。耗血亡津。惡症叢生矣。故始起之時。最重圍藥。束其根盤。截其餘毒。則頂自高而膿易成。繼則護心托毒治其內。化腐提膿治其外。自然輕危爲安。乃始

則不能束毒使小。又無護心定痛之方。惟外用五灰三品。內服附桂熱毒等藥。必至腐腸爛肉。更輕用刀鍼。割肉斷筋。以致呼號。腎亂神散。魂飛宛轉求死。仁人之所不忍見也。况癰疽用刀太早。最難生肌收口。凡毒藥刀鍼。只宜施於頑肉老皮。餘者自有提頭呼膿之法。至於惡肉。自有消腐化水之方。故能使患者絕無痛苦。收功速而精神易復。乃此等良法。一切不問。豈傳授之不真。抑或別有他念也。更可駭者。瘡瘍之症。最重忌口。一切鮮毒。毫不可犯。無書不載。乃近人反令病者專服毒物。以爲以毒攻毒。夫解毒尙恐無效。豈可反增其毒。種種謬誤。不可殫述。間有患外症之人。若用安穩治法。全不以爲妙。用毒藥刀鍼者。血肉淋漓。痛死復活。反以爲手段高強。佩服深摯。而徧處薦引。因知疾病生死。皆有定數。非人所能自主。而醫者與病人以苦楚。亦病者有以召之也。

治法

凡病。祇服煎藥而愈者。惟外感之症爲然。其餘諸症。則必用丸散膏丹。鍼灸砭鐮。浸洗熨溺。蒸提按摩等法。因病施治。乃今之醫者。既乏資本。又惜功夫。古方不考。

手法無傳。寫一通治煎方。其技已畢。而病家不辭遠涉。不惜重聘。亦祇求得一煎方。已大滿其願。古昔聖人窮思極想。製造治病諸法。全不一問。如此而欲愈大症痼疾。無是理也。所以今人患輕淺之病。猶有服煎藥而愈者。若久病大症。不過遷延歲月。必無愈理也。故爲醫者。必廣求治法。以應病者之求。至嘗用之藥。一時不能卽合者。亦當豫爲修製。以待急用。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奈何欲施救人之術。而全無救人之具也。

製劑

古時權量甚輕。古一兩。今二錢零。古一升。今二合。古一劑。今之三服。又古之醫者。皆自採鮮藥。如生地。半夏之類。其重比乾者數倍。故古方雖重。其實無過今之一兩左右者。惟千金外臺。見有重劑。此乃治強實大症。亦不輕用也。若宋元以來。每總製一劑。方下必注云。每服或三錢。或五錢。亦無過一兩外者。此煎劑之法也。末藥則用一錢匕。丸藥則如桐子大者十丸。加至二三十丸。試將古方細細考之。有如今日二三兩至七八兩之煎劑乎。皆由醫者不明古制。以爲權量與今無異。又

自疑爲太重。爲之說曰。今人氣薄。當略爲減輕。不知已重於古方數倍矣。所以藥價日貴。而受害愈速也。又有方中熟地用三四兩。餘藥只用一二錢者。亦從無此輕重懸殊之法。要知藥氣入胃。不過借此調和氣血。非藥入口。卽變爲氣血。所以不在多也。又有病人粒米不入。反用膩膈酸苦腥臭之藥。大碗濃煎灌之。卽使中病。尙難運化。况與病相反之藥。填塞胃中。卽不藥死。亦必灌死。小兒尤甚。又不論人之貧富。人參總爲不挑之品。人情無不貪生。必竭蹶措處。孰知反以此而喪身。其貧者送終無具。妻子飄零。是殺其身而并破其家也。吾少時見前輩老醫。必審貧富而後用藥。尤見居心長厚。况是時參價猶賤於今日二十倍。尙如此謹慎。卽此等存心。今人已不逮昔人遠矣。

煎藥服藥法

煎藥之法各殊。有先煎主藥一味。後入餘藥者。有先煎衆味。後煎一味者。有用一味煎湯以煎藥者。有先分煎。後併煎者。有宜多煎者。補藥有宜少煎者。散藥有宜水多者。有宜水少者。有不煎而泡漬者。有煎而露一宿者。有宜用猛火者。有宜用

緩火者。各有妙義。不可移易。今則不論何藥。惟知猛火多煎。將芳香之氣散盡。僅存濃厚之質。如煎燒酒者。將糟久煮。則酒氣全無矣。豈能和營達衛乎。須將古人三定煎法。細細推究。而各當其宜。則取效尤捷。其服藥亦有益。古方一劑。必分三次。一日服三次。并有日服三次。夜服三次者。蓋藥味入口。即行於經絡。驅邪養正。性過即已。豈容間斷。今人則每日服一次。病久藥暫。此一暴十寒之道也。又有寒熱不得其宜。早暮不合其時。或與飲食相雜。或服藥時即勞動冒風。不惟無益。反能有害。至於傷寒及外症痘症。病勢一日屢變。今早用一劑。明晚更用一劑。中間隔兩晝一夜。經絡已傳。病勢益增矣。又發散之劑。必煖覆令汗出。使邪從汗散。若不使出汗。則外邪豈能內消。此皆淺易之理。醫家病家皆所宜知也。又惡毒之藥。不宜輕用。昔神農徧嘗諸藥。而成本草。故能深知其性。今之醫者。於不當用之藥。亦宜細辨其氣味。方不至於誤用。若耳聞有此藥。並未一嘗。又不細審古人用法。而輒以大劑灌之。病者服之。苦楚萬狀。并有因而死者。而已亦茫然不知其何故。若能每味親嘗。斷不敢冒昧試人矣。此亦不可不知也。

延醫

疾病爲生死相關。一或有誤。追悔無及。故延醫治病。乃以性命相托也。何可不加意慎擇。如無的確可信之人。寧可不服藥以待命。乃世人獨忽於此。惟以耳爲目。不考其實學何如。治效何若。聞人稱說。卽延請施治。服藥無效。毫不轉念。甚而日重一日。惟咎己病之難痊。不咎醫者之貽悞。孰知藥果中病。卽不能速愈。必無不見效之理。不但服後奏功。當服時已有可徵者。如熱病服涼藥。寒病服熱藥之類。聞其氣已馨香可愛。入於口卽和順安適。如不中病之藥。則聞其氣必厭惡。入於腸必懊懣。內經云。臨病人問所便。此真訣也。今人則信任一人。卽至死不悔。其故莫解。想必冥冥之中有定數也。又有與此相反者。偏聽人言。卽求一試。藥未盡劑。又易一醫。或一日而請數人。各自立說。茫無主張。此時卽有高明之人。豈能違衆力爭。以遭謗忌。亦惟隨人唯諾而已。要知病之傳變。各有定期。方之更換。各有次第。藥石亂投。終歸不治。二者事異而害同。惟能不務虛名。專求實效。審察精詳。見機明訣。庶幾不以性命爲兒戲矣。

秘方

古聖設立方藥。專以治病。凡中病而效者。卽爲祕方。並無別有奇藥也。若無病而服藥。久則必有偏勝之害。或有氣血衰弱。藉藥滋補。亦必擇和平純粹之品。審體氣之所偏而稍爲資助。如世所爲祕方奇術。大熱大補之劑。乃昔人所造以欺人者。若其方偶與其人相合。或有小效。終歸大害。其不相合者。無不傷生。更有一等怪方。乃富貴人賄醫所造者。余曾遇一貴公子。向余求長生方。余應之曰。公試覓一長生之人示我。我乃能造長生之方。若長生者無一人。則天下無長生之方矣。其人有慍色。是時適有老醫在其家。因復向老醫求得之。乃傲余曰。長生方某先生已與我矣。公何獨吝也。余視其方。乃聚天下血肉溫補之藥。故難其製法。使耳目一新者。余私謂老醫曰。先生之長生方從何傳授。老醫曰。子無見哂。子非入世行道之人耳。凡富貴之人。何求不得。惟懼不能長生。縱慾耳。故每遇名醫。必求此方。若長生方不知。何以得行其道。我非有意欺彼。其如欲應酬於世。自不得不然耳。後果得厚酬。余因知天下所傳祕方。皆此類也。此卽文成五利之餘術。萬勿以爲真可長生也。速死則有之耳。識此以醒世之求長生而覓祕方者。

詭誕

醫藥爲人命所關。較他事尤宜敬慎。今乃眩奇立異。竟視爲兒戲矣。其創始之人。不過欲駭愚人之耳目。繼而互相效尤。竟以爲行道之捷徑。而病家則以爲名醫異人之處在此。將古人精思妙法。反全然不考。其弊何所底止。今略舉數端於左。

人中黃。腸胃熱毒。偶有用入丸散者。今人入人中白。是以淨入末。藥若煎服。鹿茸。糜茸。俱入丸藥。外症。症偶入煎藥。又古方以治血寒久痢。今人以治熱毒時痢。腐腸而死。治河車。臍帶。腥穢不堪。藥偶用。今入煎劑。條肆中。以羊蚌水。今人寒傷胃。前人有用一二匙。治陽明熱毒。蚯蚓。症用一二條。今用三四條。大蜈蚣。蟻。蟻。桑。蝎子。胡蜂。死間有毒。死者多。耳石。決明。眼科。毒大寒服者。多死。蜈蚣。蟻。桑。蝎子。胡蜂。死間有毒。死者多。耳石。決明。眼科。法入末。藥今亦以此。白螺殼。煎此收濕。藥亦入。鷄子黃。此少陰。不寐。引經。燕窩。海參。淡菜。鹿筋。牛筋。魚肚。鹿尾。皆可入口。今與藥劑。必須洗淨。加薑。葱。酒。醋。炒半夏。醋煨赭石。麻油炒半夏。人皆能傷肺。令橘白。橘內筋。荷葉邊。枇杷核。查核。扁豆殼。偏取之。以示異。今更有宜炒者。反用生。宜切者。反用圓。此類不可枚舉。以上各種。其性之和平者。服之雖無大害。亦有小損。至諸不常用。及腥毒之物。病家皆不能炮製。必至臭穢惡劣。試使立方之人。取而自嘗之。亦必伸舌攢眉。嘔吐噦逆。入腹之後。必至脹痛。脅亂。求死不得。然後深悔。從前服我藥之人。不知如何能耐。

此苦楚。恨嘗之不早。枉令人受此荼毒也。抑思人之求治。不過欲全其命耳。若以從未經驗之方。任意試之。服後又不考其人之生死而屢用之。則終身無改悔之日矣。嗟乎。死者已矣。孰知其父母妻子之悲號慘戚。有令人不忍見者乎。念及此能不讀書考古。以求萬穩萬全之法者。非人情也。以上所指。皆近時之疾。若後世此風漸改。必不信世間有如此醫法。反以我言爲太過者。豈知竝無一語虛妄者乎。又有疑我爲專用寒涼攻伐者。不知此乃爲誤用溫補者戒。非謂溫補概不可用也。願世之爲醫者。真誠敬慎。勿用非法之方。世之求治者。明察知幾。勿服怪誕之藥。則兩得之矣。

宗傳

一切道術。必有本源。未有目不睹漢唐以前之書。徒記時尙之藥數種。而可爲醫者。今將學醫必讀之書。并讀法開列於左。果能專心體察。則胸有定見。然後將後世之書。徧觀博覽。自能辨其是非。取其長而去其短矣。

靈樞經 此明經絡臟腑之所以生成。疾病之所由侵犯。鍼灸家不可不詳考。方

脈家略明大義可也。

素問 此明受病之源。及治病之法。千變萬化。無能出其範圍。如不能全讀。擇其精要切實者。熟記可也。

傷寒論 此一切外感之總訣。非獨治傷寒也。明於此則六淫之病。無不通貫矣。金匱 此一切雜病之祖方。其諸大症。已無不備。能通其理。天下無難治之病矣。神農本草 神農本草經。止三百六十種。自陶弘景以後。藥味日增。用法益廣。至明李時珍綱目而大備。其書以本經為主。而以諸家之說附之。讀者字字考驗。則能知古人製方之妙義。而用之不窮矣。

外臺祕要 千金方 二書匯集唐以前之經方祕方。及婦科兒科外科。無所不備。博大深微。必明乎靈素。仲景之書。方能知所審擇。不至泛濫而無所適從矣。婦科 兒科 婦人除經帶胎產之外。與男子同。小兒除驚癇痧痘而外。與老壯同。所以古人並無專科。後人不能通貫醫理。只習經產驚痘等方藥。乃有專科。若讀前所列之書。則已無所不能。更取後世所著婦人良方。幼幼新書等參觀可也。

外科。其方亦具千金、外臺。後世方愈多而法愈備。如寶氏全書、瘍科選粹。俱可採取。惟惡毒之藥。及輕用刀鍼。斷宜切戒。

御纂醫宗金鑑。源本靈素。推崇傷寒論。金匱要略。以爲宗旨。後乃博採衆論。嚴其去取。不尙新奇。全無偏執。又無科不備。真能闡明聖學。垂訓後人。足徵聖朝仁民之術。無所不周。習醫者卽不能全讀古書。祇研究此書。足以名世。何乃不此崇信。而反從事於近世杜撰無稽之說也。

慎疾芻言終

慎疾芻言宗傳

〔清〕程林輯

醫暇卮言

中國醫學大成

醫暇卮言提要

清程林著。林字雲來。新安人。是編康熙丙辰刊成。先生著作甚富。其聖濟總錄纂要。已刊本集第四類。其他如卽得方正續編、金匱集註、難經註疏、醫學雜著等書。皆能獨出手眼。闡發奧旨。若其卮言。籠天地。羅萬物。洗滌縱恣于堅白同異之談。雖不言醫。醫道寓焉。陸定圃云。新安程雲來博究羣書。所著醫暇卮言。乃深於格致之學者。余尤美其論夜臥一則。有裨於養生錄之。夜臥能使氣降。晝臥能使氣升。人至暮勞極。眼白昏而帶赤。靜卧一宵。詰朝對鏡。清澈如故。此氣降之驗也。晝倦當靜坐片時。或散步玩物。睡愁自解。若因而沉寢。則初覺之時。目白必赤。此因臥而氣反升之驗也。蓋晝當與陽俱開。乃逆其候而閉之。譬如夜當與陰俱閉。乃故狂呼豪飲。皆傷壽源。古人云。夙興夜寐。出作入息。天之命人之紀也。愚一生勸

人夙興。不勸人夜坐。在斯意也云。此其一例也。其他論氣化、論物理。深得天人一理之旨。

吳序

余友程子雲來。學裕雕龍。品高立鶴。少有班揚之譽。未展其才。長聞莊老之言。獨知其義。所由望隆江左。萃拔汝南者矣。爾乃有術如歧。息流含氣。得經於扁。名動諸侯。通金匱之秘文。著銀丸之妙諦。疾無常異。煮一枕而咸瘥。人有寒溫。試五爐而胥効。又仰通於鴻術。將大拯夫駢生。暇而後醫也。醫安得暇乎。及觀其卮言一書。包舉二儀。周羅萬彙。用河間之博識。杼稷下之雄譚。道自顯而知微。理由窮以得變。事分鉅細。以曠覽而不遺。類極洪纖。惟靜觀而自得。昔茂先辯物。僅著洽聞。輔嗣譚玄。唯多妙緒。粵稽斯集。實兼有之。以此去疑。譬金鑑之刮目。以此析理。如鐵鏡之照心。豈止王氏名流。辨異聞於砭石。秦山道士。傳靈冊於瓠瓢而已哉。蓋一人之身。各具天地。萬物之族。咸有性情。不揆其通。則無以詳其變化。不知所合。

則無以得其異同。既揆其通。復知其合。故呪樹能徙縛芻可鍼。病女或以出蛇。邪鬼於焉走獺。道之所至。技亦神焉。而眇彼蔑夫。矜其陋術。未飲上池之水。徒求靈海之方。亦烏足窺祕義於巫咸。測玄機於秦緩耶。嗟乎。聖人無位。嘗居醫卜之間。大道有恆。聊存施濟之事。吾於程子是編。重有感矣。年家弟豐南吳綺拜書。

尤序

新安程雲來先生。嘗輯卽得方。予旣序而行之矣。居久之。復出醫暇卮言示予。予讀而笑曰。嘻。夫醫安得暇乎哉。世所謂名醫。吾知之矣。旦起而納謁者。履滿戶焉。入其室。問其疾。各投以藥而去。其士大夫以折簡邀者。則登名於版。日中而食。肩輿而出。望門而止。候主人之顏色。酬酢未畢。索筆定案。以授使者。歸而謀諸弟子。俾參劑焉。抵暮而返。則藥囊果然矣。其爲小兒醫者。晝居不出。昏夜叩人之門戶。秉燭一視。疾趨而去。若驛傳之速。漏盡始休。或要於路。或候於門。咸喜其來而恨其晚也。其下醫竊慕之。雖病者之有無多寡。未可知。往往乘車從僕。招搖過市。窮日之力而後已。見者詫之曰。夫夫也忙甚。必名醫也。醫安得暇乎哉。先生曰。唯唯否否。醫而不暇。何以爲醫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是故以志一之。以氣輔之。以理

持之。以神守之。寂而通之。息而游之。此豈汲汲遑遑所能治乎。夫治病猶治兵也。藥鍼之稱。晉師曰。好以暇。金鼓方急。使攝飲焉。鄢陵所以勝也。諸葛之羽扇。謝艾之胡床。祭遵之投壺。安石之賭墅。皆暇也。余之治病。亦如是矣。或謂先生既暇。當註金匱之書。何取乎卮言。蓋聞之許子。醫者意也。意之所解。不可言傳。故先生卽得方。述而不作也。若其卮言。籠天地。羅萬物。洸洋縱恣於堅白同異之談。雖不言醫。醫道寓焉。斲輪之說。通於讀古。解牛之旨。進於養生。觀卮言。則問難思過半矣。周禮醫事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三次之。十失四爲下。未有卽得者。先生之卽得。先生之暇爲之也夫。

康熙丙辰中春朔日。吳門年家弟尤 侗拜譔。

薛序

余稔程雲來先生名久矣。前年自西陵移來。比屋而居。益悉其學術之淵博。讀金匱玉函註曰。是探河於宿海。尋山於崑丘岷嶓者也。又讀卽得方曰。是引九曲之流於溝澮畎畝。使禾黍資茂而蠡勺可挹者也。以澤天下沛如矣。旣又以醫暇卮言二卷。索序於余。尋繹久之。而知先生於性命物理之學。孰炙已深。而後寓意於醫。無往不臻其妙。茲則其見一端者也。世人等醫於巫史卜祝。以爲與儒者分路而馳。不知不通天地人之理。未可與言咬咀鍼石之事。况揲荒爪幕乎。且寧獨醫。卽巫史卜祝亦然。堯夫不爐不扇。於百泉者數十年。而後成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世人徒知其精數學耳。丹溪研心理學。得白雲許先生之傳。因師有疾。而後學醫。人亦止以醫稱之。而元史列之道學傳。則知雲來先生他日傳之不朽者。不僅

以醫。以有卮言在也。美哉展成先生之序也。曰。醫安得有暇。夫天下事。何者不以暇成耶。綸巾緩帶毋論矣。陽明先生當矢石交馳之日。講學不輟。卽戰小却。出頒賞罰。入與諸生理前說。一言不亂。非以其暇乎。故能收平亂之功。然非績學知道。又安能於倥偬造次之頃。安閒如無事乎。程先生知道者也。而寓於醫。性命物理之學。於是乎見。卮言云乎哉。且其家藏有宋徽宗聖濟總錄一書。元大德年間。耶律楚材重刊。盈二百卷。世所未見。日夕津涉於此。自然出人意表。乃又索言於愚。豈以道在秕稗。在瓦礫耶。聊以塞先生之請。終不能以蒙俱而效麗封人之子之步也。時

康熙丁巳歲清明日。鴛水同學弟薛珩拜撰。

醫暇卮言

清 新安 程 林雲來鈔輯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上

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天始惟一氣耳。莊子所謂溟滓是也。計其所先。莫先於水。水中滓濁。歷歲既久。積而成土。水土震蕩。漸加凝聚。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有波浪之勢焉。於是

土之剛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生木而火生焉。五行既具。迺生萬物。萬物化生。而變化無窮焉。

邵康節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自斯言一出。宋儒標榜而互贊之。附聲而妄衍之。朱子遂云。天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其氣也。天豈有軀殼乎。誰曾見之乎。既自撰爲此說。他日遂因而實之曰。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似曾親見天殼矣。自古論天文者。宣夜周髀渾天之書。甘石洛下閎之流。皆未嘗言。非不言也。實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人所不問。亦不必問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此乃切要之言。孰謂莊子爲虛無異端乎。元人趙緣督始稍正邵子之誕。而今之俗儒已交口議之。又丘長春世之所謂神仙也。其言曰。世間之事。尙不能究。况天外之事乎。由此言之。則莊子長春乃異端之正論。而康節

晦翁之言。則吾儒之異端矣。明朝劉伯溫亦古甘石洛下之流。其言曰。天有極乎。極之外何謂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是聖人所不能知耳。非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歷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之以算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耳。今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嗚呼。伯溫此言。其確論乎。其曰好勝者。蓋指宋儒之論天者。予嘗言東坡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蓋處於物之外。方見物之真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地之真面目歟。且聖賢之學。切問近思。亦何必求天外之事耶。

南北二極。所以定子午之位。曆家因二極而立赤道。所以定卯酉之位。北極瓜之蒂也。南極瓜之攢花處也。赤道瓜之腰圍也。指南鍼所以通二極之氣也。

赤道爲天之腰圍。正當天之闊處。黃道自是日行之道。月之九道。又自月行之道。

也。

天如勁風旋轉。局大塊於中。吾恐日月星辰之上。則愈高。愈清。愈勁。愈光明而無窮矣。或人見天裂處。見其霞光閃爍。於此足以知之矣。

天以氣言。故無窮。地以形言。故有盡。

空卽天也。自地而上。無非空也。卽天也。地間亦有動時。亦氣動之耳。

天道不以理言。則歸於幻妄耳。

天爲陽宗。故風火在上。地爲陰統。故水土在下。

地爲陰。故火隱而不見。擊石而火至。剛而后生也。兩木恆摩則火至。動而后生也。列星之爲象也。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野象物。各因其變而占焉。

日月星辰。天之四象。水火土石。地之四象。康節言土石而不言木金。蓋木乃土之華。金乃石之精也。是知康節皆以體數言也。

風雨雲霧雷。天之用也。吹噴噓呵呼。人之用也。天人一理也。但有小大之差耳。風露能生物。亦能殺物。順陰陽之氣也。

風陽也。故其氣清通而無形。雲陰也。故其氣昏濁而可見。

論晝夜之長短。由於日之出入。日出入之舒縮。由於南北極出地之高下。故普天之下。時時曉。時時午。時時日晡。時時黃昏。時時夜半。各於其地作如是觀。

雪寒在上。故高山多雪。霜寒在下。故平地多霜。

地居天之中。地平不當天之半。地上天多。地下天少。是以日出落時。見日大。近人也。日中天時。見日小。遠人也。

日初出時。見日大。宜當熱而尙寒涼者。陰凝而陽未勝也。日中天時。見日小。宜寒涼。而反漸煖漸熱者。陽積盛而陰已消也。申未熱愈於午者。陽尤積盛故也。世間特一陽氣之周流耳。陽氣不及之處。則爲陰。觀之姤復之理可見。

斗一南而萬物生。一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一南而萬物死。斗日互行。而成歲功也。

或問日生月落。古今異乎。曰。同也。雲白山青。古今異乎。曰。同也。夏葛冬裘。古今異乎。曰。同也。曰。天同也。地同也。人同也。人寓形於天壤之間。特須臾爾。宜流浪大化之中。以順其同焉可也。

浮世乃生老病死之洪都。憂愁若惱之窟宅。雲雷雨雪。皆至半空。風則薄乎天。愈高愈勁。霖雨旣霽。閑雲在天。皆神化之糟粕矣。

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非謂月行速於日也。周天度數。每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凡月初生明時。行南陸。如冬至時之日。及生魄時。行中天。如夏至時之日。故月行一月。抵日行一歲也。

易澤中有火。素問曰。澤中有陽燄。注。陽燄如火。煙騰騰而起於水面是也。蓋澤有陽燄。乃山氣通澤。山有陰靄。乃澤氣通山。

水者。五行之首也。萬物之宗也。浮天而載地也。載形而浮氣也。始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於東風解凍。終於水澤腹堅。天地之始終。亦若是而已矣。

天以五氣育萬物。故雨露霜雪。自天降者。皆無味。地以五味養萬物。故自地生者。皆具五味焉。

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知外見者。樸之散也。故曰。聖人以洗心退藏於密。

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剋者。相生爲正色。相剋爲間色。正色。青赤黃白黑也。間色。綠紅碧紫流黃也。木色青。故青者東方也。木生火。其色赤。故赤者南方也。火生土。其色黃。故黃者中央也。土生金。其色白。故白者西方也。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此五行之正色也。甲己合而爲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剋土故

也。乙庚合而爲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剋木故也。丁壬合而爲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剋火故也。此五行之間色也。作疏黃一

素問樞式曰。水自西而東流也。西。金位也。故曰金生水。亦一說也。

素問又曰。根於內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故植物去皮則死。氣在外也。動物傷內則死。神在中也。

太虛聚而有炁。炁聚則爲精。炁聚神結包之於土。兆生之理啓矣。經云。男女媾精。胞胎始榮。乘其宿命。然後生人。故曰包命。當其元炁初包。狀如垂囊。附脾作種。脾爲真土。物所憑生。中黃太乙。爲人已命。其炁流演不窮。故云元一黃演之氣。魚在水中不知水。人在心中不知心。如魚能知水。人能知心。魚果魚乎。人果人乎。是以滴水可爲六合之雲。微塵可爲萬方之剎者。非龍非聖人。孰能爲之哉。吾以是知爲龍不難。魚知水難。爲聖人不難。人悟心難。故曰。日用而不知者。衆人

也。

王符稱世俗畫龍。馬首蛇尾。又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者。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然龍之見也。皆爲雷電雲霧擁護其體。得見其全形者罕矣。

鹿角。牛耳。駝首。鬼目。蛇項。蜃腹。魚鱗。虎掌。鷹爪。龍之狀也。鴻前。麋後。蛇頸。魚尾。鸛額。鶩腮。龍文。龜背。燕頤。鷄喙。五色備舉。鳳之狀也。麇首。半尾。狼頭。馬足。圓蹄。肉角。鱗之狀也。有角爲虬。龍。無角爲螭。龍。有鱗爲蛟。龍。有翼爲應。龍。鳳之青曰鶡。赤曰鶡。黃曰鶡。白曰鶡。紫曰鶡。麟之青曰聳。孤。赤曰炎。駒。白曰素。冥。黑曰角端。黃曰麒麟。

龍之鱗八十有一。鯉之鱗三十有六。鱗肉角而不觸。鳳肉喙而不啄。鱣骨脆。獾骨實。蛟骨青。鳳骨黑。龍珠在頤。蛟珠在皮。蛇之珠在口。魚之珠在目。蚌之珠在腹。

鼈之珠在足。鱗目圓。蛟眉連。蜃鱗逆。蝮鼻反。狼腸直。鸛喙曲。獬羊之角重於肉。斲木之舌長於喙。犀體兼五種肉。象體具十二肖肉。或云有百獸肉。

莫靈於龍。人得而豢之。莫猛於虎。人得而檻之。有欲故也。故人而無欲。名利不能羈矣。

諸獸中獨獬豸不見經。史亦無聞。一云卽神羊也。

春之風自下而升上。紙鳶因之以起。夏之風橫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冬之風着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

秦淮海易解曰。內經云。南方生熱。熱生火。北方生寒。寒生水。西方生燥。燥生金。東方生溫。溫生木。中央生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水之於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妻從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於淵。故

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於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能召陽。故風從虎。

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媿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爲陰。地數也。凡雨露之點亦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陰玄精石皆六稜。是其證也。

程子曰。素問五運六氣。須是堯舜時。風雨調和。陰陽變理。始可用。此必待上如堯舜之化。下之人體氣和平如童子。而後施劑焉。則闔棺無用素問之日矣。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知此可以言死生之理矣。可以生順死安矣。

飛昇有乎。曰。此必有術。不可得而測也。必也至人能之乎。然天上實無着處。

陳希夷詩。倏爾火輪煎地脈。愕然神漢湧山椒。神漢。出列子。卽易所謂山澤通氣。參同契所謂山澤氣相蒸。興雲而爲雨是也。地理書。沃焦尾閭。皆此理耳。神漢臭過椒蘭。味過醪醴。

人欲求道。須於功名上鬧一鬧。方心死。

莊子曰。道在秕稗。在瓦礫。在尿溺。每况愈下。蓋以道無乎不在也。

觀物者。所以玩心於其物之意也。是故於草木觀生。於魚觀自得。於雲觀閑。於山觀靜。於水觀無息。

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

古今分於一息。人物同於一原。

三茆真君云。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山腹中空虛是謂洞庭。人頭中空虛是謂洞房。

邊讓章華臺賦。歸乎生風之廣廈兮。脩黃軒之要道。攜西子之弱腕。援毛嬙之素肘。注云。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素女。握固吸氣。還精補腦。留年益齡。長生忘老。張平子詩。明燈巾粉卸。設圖衾枕張。素女爲我師。天姥教軒皇。祕辛嘉禮也。剛卯佩玉也。

萬物中皆有元氣。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虛。與氣通。故得久生也。

楚詞云。毋滑爾魂。紀也。今彼將自然。一氣也。孔神兮。於中夜也。時存。虛以待時至之兮。毋爲之先。參同悟真之括盡由來達矣。見前此莊子云。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心者。心齋也。又云。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夫不先不後。乃勿助勿忘之謂也。故心園春云。煉已待時。青華祕文云。守已待癸生時。虛待二字之義。淵矣哉。

常人之息以喉者。謂其出多入少。膻中卽回。不能至呼吸互換之根故也。真人之息以踵者。謂其呼吸相稱。水火兩弦均平。上接天根。下接地根。與腎中祖炁混合。故名真息。

桃君乃腎神。蓋宜懲忿窒慾。惜精愛炁。爲一身之主。性命之根也。色念動時。當存思桃君在心內。

神光寶光。卽靈光也。蓋無形可捉。發秀暉采於長空青冥之表。在人則精神光彩。秀發於雙目。故大洞經云。烟回太暉間。神光秀空峰。空峰。頭面也。

人有一百八十靈關。三百六十骨節。一千二百形骸。一萬二千精光。三萬六千根源本始。八萬四千毛竅關鍵。中咸生津液。人無津液。則枯槁云亡。天地得水而覆載。萬物得水而生成。其實一也。

楞嚴經曰。汝體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

鬼神有性無命。草木有命無性。禽獸性少命多。惟人能全之。

歸去來辭曰。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識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其曰悟。曰知。曰識。曰覺。四字極爲分曉。此淵明所以爲聞道也。

人之寐也。魂自雷門出入爲夢。雷門者耳也。

脩行人。行如風。立如松。坐如鐘。臥如弓。

白玉蟾曰。神則火也。氣則藥也。以火鍊藥而成丹。卽以神御氣而成道也。今夫蠟蟪之蟲。孕螟蛉之子。以混其氣者。藥也。以和其神者。火也。若龜之相顧。神交也。神交而氣未始不交。火中有藥也。鶴之相唳。氣交也。氣交而神未始不交。藥中有火也。至於不根而生芝蘭。不母而生螭螭。陰陽相搏。燥濕相育。亦有神火氣藥。爲之根與母焉。以成其變化之用。而遂其生息之機矣。

白玉蟾曰。梧桐秋風。升也。蕉花春雨。降也。青山暮雲。浮也。碧潭秋月。沉也。不過形

容升降之景象耳。

赤子頂門未合。能通宿命。純一無念。頂門既合。神附肉團心中。念想無窮。久而衰矣。

蜣螂轉丸。丸中空處一點虛白。乃是蜣螂精神聚會處。但假糞丸爲之地耳。虛白成形。而蜣螂化去。心死神活。所謂脫胎也。

一氣萬物之母也。一靈天地之始也。

唇之上何以曰人中。若以爲人身之中。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目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及二便皆單竅。上三畫陰。下三畫陽。合成泰卦也。

體一真機云。父母交媾。情慾正熾。陰陽參會。兩情和合。不可名狀。一施一合。化爲神水。在母子宮。卽有欲神主於中。所謂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凡人性命之蒂。在此係焉。古云。未有此身。先有此竅。方有此身。要窮此竅。乃不竅之竅。所謂

中也。試取鷄子熟而割之。近殼必有些小空隙。卽未熟時正中虛處也。人身之中亦猶是也。

人身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府也。下有靈谷關元。藏精之府也。聖人則天地之要。知造化之源。神守於元宮。氣騰於牝府。神交氣感。自然成真。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爲虛。虛復化爲神。神復化爲氣。氣復化爲物。化化不間。由環之無窮。夫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氣靈。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水至清

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冰泮返清。形散返明。能知真死者。可以游太上之京。

手陽也。故指長。足陰也。故指短。上陽下陰。人也。猿猴四手皆陽也。故輕捷而在上。猪狗四足皆陰也。故奔突而在下。

莊子曰。百昌皆生於土。皆歸於土。此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

華佗有五禽戲。道經又有熊經、鳥伸、鳧浴、猿躩、鴈視、虎顧、鵠息、龜縮。謂之八禽。

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此處不得放過。

神不明謂之魍。精不明謂之魍。

有形無聲。木石也。有聲無形。雷霆也。有形有聲。人物也。無聲無形。鬼神也。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

世界內衆。如一器中貯百蚊蚋。啾啾亂鳴。於分寸中鼓發狂內。

常言魚不見水。人不見氣。故人終日在氣中游。未嘗得見。惟於屋漏日光之中。始視塵埃滾滾奔忙。集暗室之內。若有疾風驅之者。此等境界。可以悟道。可以閱世。可以息心。可以參禪。漆園齊物之論。首發此義。亦可謂通天人之故者矣。

或問浩然之氣。答曰。一片花飛減却春。蓋言浩然是無虧欠時也。

壺隱子曰。禍從口出。病從口入。有味乎其言也。口之出入。禍福存亡。罔不由之。口之所繫於人也亦大矣。然必何如而後可。宣尼有言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其良方也歟哉。

禮。春夏教以禮樂。秋冬教以詩書。亦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之法也。蓋春生夏長。乃陽氣發泄之時。教以禮樂者。歌咏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脈。亦養陽之道也。秋冬收藏。乃陰氣收斂之時。教以詩書者。優游以求之。涵詠以體之。亦養陰之道也。

舉天下之山無不虛也。舉天下之水無不實也。山惟虛而易崩。水惟實而不腐。金者。石中之津液。水出石中。故曰金生水也。

萬漚起而復破。水之性未嘗亡也。萬燈明而復滅。火之性未嘗亡也。漚。燈。情也。水。火。性也。情與性。魂與魄也。

相法出於黃帝。觀靈樞經五閱五使五色諸篇。可知此術不始於左傳也。

相冢書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

相隨心變。變從何始。必從目始。孟子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蓋五藏之精華所聚也。如馳騫之人。變爲沉靜。其目必去昏而清。暴戾之人。變爲慈祥。其目必去殺而和。非但是也。其面之清濁慈戾。亦從而變。蓋肉色從氣。血氣從心。無足致疑。非但是也。詞氣動容亦從心變。故凡內相無不變。外相之不可變者。獨骨格耳。執相定人非也。荀卿不知心相之合面相。非又非也。但相人者。心不平正。則目

不清明。我之眸子先眊矣。雖遵孟子之法。而實不能用。

何謂內相。品德居之矣。既富貴貧賤。亦有內相。意思行事是矣。貴人不諂而恭。富人不吝而樸。凡喜於靡費。莫非貧相。凡近於驕蹇。莫非賤相。不於其身。亦於其子孫。噫。子孫之貧賤。現於祖父之身。則內相之所係長矣。

方術到絕頂。無不稍稍通於道。君平卜日。管郭卦課。袁李天文星曆。張果祿命。楊賴堪輿。皆立身頗高。不肯教人以無恥無義之事。只緣窺着本原。略信得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各有分限。欲中傷人。人不可得而傷。欲攫取多財。財不可得而攫。枉壞心術何爲。不如循理安分。所以技術高者。決帶幾分道氣。今術家自負障天。甘心無賴。還是未窺見本原耳。就彼術中更加窮究。當有幡然改心易行之時。

呂氏春秋曰。一雨露也。梧櫝得之以養其柯條。荆棘得之以養其芒刺。造化者何

嘗有心厚梧櫟之材。而稔荆棘之毒與。咸其自養。而未有養之者也。

花之色無有同者。惟黃者必開於土旺四季之月。春季則棠棣。夏季則黃葵。秋季則菊花。冬季則蠟梅。

動物本諸天。所以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所以根順地而升降以津。故動物取氣於天。而乘戴以地。植物取精於地。而生養以天。素問云。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器有小大。數有遠近。蓋謂此也。

楞嚴經以胎卵濕化。推萬物之生生。又以有無色想。推萬類之情識。蓋有色是有牝牡之屬。鳩鵲是也。無色是無雌雄之屬。螺蚌是也。有想是爲蠶爲蛾時也。無想是爲蛹爲蟻時也。非有色想。非無色想。此物又極微極細。其情識在於恍惚渺茫之間。如人身之積蟲。似卵白。似血片。似動非動。似生非生之屬是也。佛氏

論說生類。可謂窮深極微矣。鬼神亦在非有非無之內。

草木一莛之細。一核之微。其色香葩落。相傳而生也。經千年而不變。其根幹有生。死。其神之傳也。未嘗死也。善乎莊生曰。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世間小蟲。如一絲半粟之細。以至目不可辨者。其手足頭目。動靜食息。避就噓吸。無不具足。此可以見天命之流行。無一之或遺。無微之不入。形有大小。而性無大小。

邵子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

木石皆有心也。使木石無心。何兩石相摩。兩木相摩。而火生乎。物之有火。猶人之有心也。

生血皆赤。怒心之所出也。赤火色。其心躁。故象之。二乘四果。其白如乳。出於淨心。而鱉魚血碧。蝦蛤無血。其故何也。

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華華相順。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非塵世所有也。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牛羊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瞑。濕生者眼無胞而不寐。化生者眼無竅而有光。草木有可插而活者。竹以筍生者。胎生類也。以實而產者。卵生類也。荷芡濕生也。芝菌化生也。有雌無雄。龜鱉是也。有雄無雌。蜂蠆是也。龜雖有鼻而息以耳。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龍蜃能飛而無翼。鵝鴨有翼而不飛。陽鳥之飛。頭伸而足縮。陰鳥之飛。頭縮而足伸。馬之臥起自前足。牛之臥起自後足。鹿豕直行。蛇蚓曲行。郭索橫行。夔踵却行。螻蛄倒行。率然兩頭行。蜈蚣屈伸行。木皆中實。而娑羅樹則中

空。竹皆中空。而廣藤竹則中實。沉香木至輕也。而以水浸之則沉。中冷泉亦水也。而錫器盛之則洩。昆吾刀亦金也。而可以切玉。蕭山火至涼也。而可以供爨。生物之不齊類如此。造物者果有窮乎哉。

與之齒者去其角。付之翼者兩其足。甘瓜則抱苦蒂。美棗則生荆棘。荔枝非名花。牡丹無佳實。鷹鷂能搏鳩雁。而反受逐於鵲鴿。崖鷗能搏鷁鷺。而不能得飛鷁。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猶善豫。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而終不免於人之手。物各有能有不能也。

虎之小胃名曰貫。胃中諸肉皆化。而唯爪甲不化。爪甲入胃中。則惡貫滿矣。故圉圉名曰貫城云。

虎威在頸下二肋間。如乙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則無憎疾。虎帶在胸。而通前左右二足。乃大筋也。可爲帶故名。前頸骨三稜。後

頸骨圓直。色皆桃紅而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之少有沫焉。其腸爲馬韉。雖劣者可御。

虎大寒日始交。七月而生。性至猛烈。雖遭逐猶復徘徊顧步。其傷重者。輒咆哮作聲而去。聽其聲之多少。以知去之遠近。率鳴一聲者爲一里。靠岩坐倚木而死。終不僵仆。其搏物不過三躍。不中則捨之。

月暈者。虎必交也。

古者胎教。欲見虎豹勇擊之物。虎子纔生三日。卽有食牛之氣。其不能搏噬者。輒殺之。爲墮武也。

虎豹無事。行步若將不勝其軀。鷹在衆鳥間若睡。然故積怒而全剛生焉。小兒齒生未足。未可與食虎肉。恐齒不生。

邵子曰。形統於首。神統於目。氣統於唇。

動物本諸天而體則溫。植物本諸地而體則冷。陰陽之謂也。

博花接果。當接博之上。則爲是花是果。當接博之下。或有斷折。及其芽蘖再出。則爲元花元果。此見造物之主宰處。物之氣類。萬古不移。此主宰。所以謂之帝也。草木一莖之微。而色香臭味。花實枝葉。無不具於一仁之中。及其再生。一一相肖。此造物所以顯諸仁而藏諸用也。

世間萬物無不生蟲。木水土之中生蟲最多。固其常也。至於火中生蟲。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以爲火浣布。而火南鷄亦火食也。陰山之北。其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醫書著儒門事親。言見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鑊破有一紅蟲。其走如飛。其嘴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蟲也。

邵康節云。魚、水族也。蟲、風族也。故蟲皆由風化。尋常榛栗之類。外殼完固。而蟲已

長於腹中。豈是外物遺種。當由風化使然。

林栖之羽似葉。草宿之毛似草。水生之鱗似波。亦從其類也。

鱗蟲有蟄。龍蛇是也。羽蟲有蟄。鶯燕是也。毛蟲有蟄。黃鼠是也。介蟲有蟄。龜鱉是也。夫蟄物又造物減其半功耳。故其用不能。

琥珀不能呼腐芥。丹砂不能入焦金。磁石不能取燠鐵。元氣不能發陶爐。所以大人善用五行之精。善奪萬物之靈。食天人之祿。駕風馬之榮。其道也。在忘其形。而求其情。

魚有骨在內者。有骨在外者。有多骨者。有少骨者。有無骨者。萬不同也。然其所同者。蓋水也。草木之有葉大者。有小者。有長者。有短者。有厚者。有薄者。有圓者。有扁者。有尖者。有釁者。有花鏤者。亦萬不同也。然其所同者。均含生意也。茲可以求萬物之一原者乎。

有雄而無雌。其名細腰。鋒螫是也。有雌而無雄。其名大腰。龜鱉是也。

妙矣哉。造物之生羣動也。隨大隨小。無不各自取足焉。無所待於外也。是故夔一足也。人兩足也。馬四足也。蜘蛛六足也。螃蟹八足也。蜚蛆四十足也。蚊百足也。帶無足也。無者不資於多而後行。多者不見其多而反遲於行。動其天機。不言而喻。多者不見其爲有。少者不見其爲無。故曰惟蟲能蟲。惟蟲能天。

麋鹿非辰屬。八卦無主。故道家聽許爲脯。

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脣。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腎。鷄無腎。犬無腹。猪無筋。人則無不足也。

蛇蟠向王。鵲巢背太歲。燕伏戊己。虎奮衝破。乾鵲知來。猩猩知往。鸛影抱。蝦蟆聲抱。

鸚鵡能言。衆鳥趾前三後一。唯此四指齊分。凡鳥下臉眨上。獨此鳥兩臉俱動如人。目舌亦如人。

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事外無道。道外無事。故事愈近而道愈切。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誦之令人有生意。

人心思火則體熱。思水則體寒。怒則髮豎。驚則汗滴。懼則肉顫。愧則面赤。悲則淚出。慌則心跳。氣則麻痺。言酸則垂涎。言臭則吐唾。言喜則笑。言哀則哭。笑則貌妍。哭則貌媿。又若日有所見。夜必夢擾。日有所思。夜必譫語。夢交則精泄。氣怒則發狂。此皆因心而生者也。人可於靈君。使令一刻不在絳宮。以統百屬。

道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

凡香品皆產自南方。南離位。離主火。火爲土母。火盛則土得養。故沉水。栴檀。薰陸。

之類。多產自嶺南海表。土氣所鍾也。內經曰。香氣湊脾。火陽也。故氣芬烈。

禽經曰。鵠以怨望。鴟以貪顧。鷄以嗔視。鴨以怒睨。雀以猜懼。燕以狂眈。視也。鶩以喜嘽。烏以悲啼。鴛以饑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鵙以愁嘯。鳴也。

俗以初五、十四、廿三爲月忌。蓋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民庶不敢用。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兔。蜀無鵠。

象體具百獸之肉。惟鼻是其本肉。以爲炙。肥脆甘美。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有髦象之約焉。約卽鼻也。

蠍螫者。忍痛問人曰。吾爲蠍螫奈何。答曰。尋愈矣。便卽豁然。若叫號則愈痛。一晝夜始止。門中有天茄。可治蠍毒。木杯覆蝎

久病者。忽無蟲必死。其氣冷也。

蜻蜓飛好點水。非愛水也。遺卵也。水蠶化爲蜻蜓。蜻蜓相交還於水中。附物散卵。出復爲水蠶。水蠶復爲蜻蜓。交相化禪。無有窮已。淮南子曰。水蠶爲蜋。免齧爲蜚。物之所爲。出於不意。

松爲百木之長。蘭爲百草之長。桂爲百藥之長。梓爲百木之王。牡丹爲百花之王。葵爲百蔬之王。綸組也。紫菜也。海中之草也。珊瑚也。瑯玕也。海中之木也。

棗杏中屬爲核果。梨奈爲膚果。椰胡桃之屬爲殼果。松柏之實爲檜果。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曰秀。榮而不實曰英。竹萌謂之荀。蘆萌謂之蘊。穀稻萌謂之秧。

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六出。朱文公謂地六生水之義。然桂花四出。潘笠江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四乃西方金之生數。故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然薔薇亦六出。

栽花竹。根下須撒穀種升許。蓋欲引其生氣。穀苗出土。則根行矣。

有睡草。亦有却睡之草。有醉草。亦有醒醉之草。有宵明之草。亦有晝暗之草。有夜合之草。亦有夜舒之草。物性相反。有如此者。

重束爲棗。并束爲棘。棘亦棗之類也。埤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棘蓋今酸棗之類。而棗樹之短者。亦蔓延針刺。鈎人衣服。其與荆棘又何別哉。唯脩而長之。接以佳種。遂見珍於天下。此亦君子小人之別也。故藥中諸果皆稱名。於棗獨加大字。明小者不足用也。

迎春也。半夏也。忍冬也。以時名者也。劉寄奴也。徐長卿也。使君子也。杜仲也。王孫也。丁公藤也。蒲公英也。以人名者也。鹿跑草也。淫羊藿也。鹿啣草也。以物名者也。高良。常山。天竺。迦南。以地名者也。虎掌。狗脊。馬鞭。烏喙。狗尾。鴨脚。鶴蟲。鼠耳。以形名者也。預知子。不留行。骨碎補。益母。狼毒。以性名者也。無名異。沒石子。威

靈仙沒藥。景天三七。則無名而強名之也。牝鹿啣草以貽其牡。蜘蛛啣芋以磨其腹。物之微者。猶知藥餌。而人反不知也。可乎。

土鱉。本草謂之鼈蟲。俗呼蚌虎。蚌者。屋蠹也。此物氣能禁蠹。令蠹盡死。故曰蚌虎。或問海錯生鹹鹵。而其味每澹。及獲之。醃浸以鹽。其味卽鹹矣。其理何在。答曰。生氣臨之者常。死氣臨之者變。生。生氣也。死。死氣也。故海錯在海皆澹。及其離海。鹽醃之卽鹹。生則氣血行。故味不入。死則氣血凝。故味能入。

藥中珍蚺蛇膽。而餌之能痿陽。其蛇絕大。以吞鹿爲恆。而南越人徒手取之。或呼紅娘子。或以婦人褻衣投之。則伏不動。惟人之所牽絢屠剝。殆淫夫之後身與。雲南景東府境內有蛇大僅如守宮。常緣樹而棲。見人輒墮地。則碎爲數段。人去復續。以爲藥。可以已大風癰瘍。遠過白花爲蛇之屬。人挾筒而往。見則掇之以入筒。一經人手。則不復能續而死矣。然亦難值。其價與金等。名曰脆蛇。亦曰碎

蛇。

西域有撒法藍。狀如紅藍花。熱之芬馥清潤。至中國價與黃金等。卽所謂鬱金香也。陳藏器云。鬱金香。生大秦國。二月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四月五月採花。卽香也。南州異物志云。鬱金香。出罽賓國。人種之先以供佛。數日萎。然後取之。色正黃。與芙蓉花裏嫩蓮者相似。可以香酒。唐書云。太宗時。伽毘國獻鬱金香。葉似麥門冬。九月花開。狀如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花而不實。欲種者取根。此言花色不同。或不一種。今撒法藍乃作紅黃色。與前書異矣。此中人謂之番紅花。不知紅花元自張騫得之於西城。安得又有番紅花耶。今之所謂鬱金者。惟蜀中有之。佳者亦自難得。惟取薑黃代之。真鬱金雖亦辛香。而氣不馥烈。古之釀酒以降神者此耶。或四彝來賓。重驛而至者。遂爲神廟用耶。或古有之而今無耶。皆不可知也。

巫彭初作醫。

續統訓曰。醫不死之病。庸醫能醫之。何欲於良醫哉。存不危之國。庸人能存之。何欲於君子哉。惟天下必死之人。足以試良醫之技。惟天下至危之國。足以試君子之能。

物理論曰。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原疾疹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微達幽。不失細小。如此乃謂良醫。醫有名而不良者。有無名而良者。必參知而隱括之。

醫以生人。而庸工以之殺人。兵以殺人。而聖賢以之生人。列郡施藥。始於韓魏公。

四月二十八。藥王誕。

祀先醫。春冬仲月上甲日。上祀三皇。配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而附歷代醫師二十八人。歲遣禮部太醫院堂官分獻。東廡饒貸季、歧伯、伯高、鬼臾區、俞跗、少俞、少師、桐君、雷公、馬師皇、伊尹、扁鵲、淳于意、張機。西廡華佗、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真人孫思邈、藥王韋慈藏、啓玄子王珣、錢乙、朱肱、李杲、劉完素、張元素、朱彥脩。

醫書云。燒灰存性。存性二字最妙。可見萬劫成灰。性未嘗不存。今人當陷溺之後。四端時露。卽死枯骨。猶能蔭後。惟業重毒火燒然不留。則性滅。天地聖人無如之何。

明初。四明儒者赴召。見太祖於便殿。對曰。臣業醫。太祖曰。卿爲醫。亦知蜜有苦而膽有甜者乎。對曰。蜂釀黃連花則蜜苦。猿猴食果多則膽甜。太祖曰。是能格物。

者。擢爲太醫院使。鱸魚膾亦甜

方言。殭殭病。半臥半起。

梁帝勸醫文云。更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

恙。說文曰憂也。一曰蟲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今人稱疾爲微恙。貴恙。是又以恙訓疾也。

嬰兒男曰兒。女曰嬰。又兒曰孺。

峻音雖。或作腴。赤子陰也。老子云。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醫家有龍樹王祝由科。乃移精變氣之術。誠可已中寒之病。傳疰之氣。疫厲之災。不可廢也。若五勞六欲之傷。七損八益之病。必有待於藥耳。

男女之無子者。非情不洽。則神不交也。何謂情不洽也。或男情已動。而女情未洽。則玉體方交。瓊漿先吐。陽精雖至。而陰不上從乎陽。謂之孤陽。或女情已動。而

男情未洽。則桃浪雖翻。玉露未滴。陰血雖至。而陽不下從乎陰。謂之寡陰。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故不成胎也。何謂神交也。夫媚其婦。婦依其夫。身雖未合。心已先孚。此神交也。或男子外慕而不專。女子善懷而不怡。事出勉強。中多牴牾。故亦不成胎也。凡若此者。服藥何益。詳天寶秘訣

王宇泰曰。萬曆丙午冬日。過鷺峰寺。訪汪仲嘉。仲嘉留午餐。高原昱法師。王太古。吳翁晉。皆在焉。仲嘉謂余曰。公知王節齋所以死乎。余曰。不知也。仲嘉曰。節齋爲四川參政時。得心腹痛疾。醫療之。百方不衰。日以益甚。聞峨眉有道者善醫。然不可至也。節齋親至山。屏輿從。徒步至其寓。所以示虔。道者望見。卽驚曰。病深矣。旣展拜相讓。坐定。問公於服餌。有生用氣血之物。焙製未徹者乎。曰有之。常服補陰丸數十年矣。中用龜甲。酒炙而入之。曰是矣。宜亟歸。屈其指曰。猶可將及家也。節齋遽投檄歸。至吳閭。輒大下赤色小龜無數。是夕卒於舟中。余諗

於衆曰。公等知其說乎。夫貪戀軀殼者。萬物皆然。而龜爲甚。故最壽而難死。昔有支牀足三十年無恙者。愚癡之效也。道家顧以爲善導引而欲効之。不亦謬乎。先王知之。故用之以卜。謂其有神識在焉。古人用之入藥。必取自死朽敗者。防其得人生氣。則復活也。活則以人之氣血脂膜爲糧。竭卽及五藏六府而死矣。本草稱龜甲所主。大率破癥瘕。已瘧痔陰蝕。漏下赤白。不言補心腎。自丹溪有補陰之說。而後世煎膠製丸。服之無纖毫之益。且有害。若是可不戒乎。旣歸而錄之冊。以告來者。

邵麟武問欲學醫。須識藥性。欲識藥性。須讀本草乎。曰然。讀本草有法。勿看其主治。麟武曰。不看主治。又何以知藥性也。曰。天豈爲病而生藥哉。天非爲病而生藥。則曰何藥可治何病。皆舉一而廢百者耳。草木得氣之偏。人得氣之全。偏則病矣。以彼之偏。輔我之偏。醫藥所繇起也。讀本草者。以藥參驗之。辨其味。察其

氣。觀其色。考其以何時苗。以何時華。以何時實。以何時萎。則知其稟何氣而生。凡見某病爲何氣不足。則可以此療之矣。靈樞經邪客篇。論不得臥者。因厥氣客於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躋滿。不得入於陰。陰氣虛。故目不瞑。治之以半夏湯。夏至而後一陰生。半夏苗其時。則知其稟一陰之氣而生也。所以能通行陰之道。五月陽氣尙盛。故生必三葉。其氣薄。爲陽中之陰。故能引衛氣從陽入陰。又其味辛。能散陽躋之滿。故飲之而陰陽通。其臥立至也。李明之治王善夫小便不通。漸成中滿。是無陰而陽氣不化也。凡利小便之藥。皆淡味滲泄爲陽。止是氣藥。陽中之陰。所以不效。隨處以稟北方寒水所化。大苦寒氣味俱陰者。黃柏知母。桂爲引用。爲丸投之。溺出如湧泉。轉眄成流。蓋此病惟是下焦真陰不足。故純用陰中之陰。不欲干涉陽分。及上中二焦。故爲丸。且服之多也。本草何嘗言半夏治不得

臥。黃柏知母利小便哉。則據主治而覓藥性。亦何異夫鑿舟而求劍者乎。麟武曰善哉。未之前聞也。

面浮跗腫。小便澀滯。未必成水也。服滲利之藥而不已。則水症成矣。胸滿腹彭。邑邑不快。未必成脹也。服破氣之藥而不已。則脹症成矣。咳嗽吐血。時時發熱。未必成瘵也。服四物黃柏知母之藥而不已。則瘵症成矣。氣滯膈塞。飲食不下。未必成膈也。服青陳枳朴寬中之劑而不已。則膈症成矣。成則不可復藥。及陷於危。乃曰病犯條款。雖對症之藥無可奈何也。誤哉。

痰火上壅。喘嗽發熱。足反冷者。服消痰降火藥必死。宜量其輕重而用人參。多至一兩。少則三五錢。佐以桂附煎濃湯。候冷飲之。立愈。韓懋所謂假對假。真對真也。然此症實由腎中真水不足。火不受制而上炎。桂附火類也。下咽之初。得其冷性。暫解鬱熱。及至下焦。熱性始發。從其窟宅而招之。同氣相求。火必下降。自

然之理也。然非人參君之。則不能奏功。

每見時師治中風。初用八味順氣散。多不得效。已而用二陳四物。加膽星天麻之類。自謂穩當之極。可以久而奏功。而有竟無一驗。何也。蓋妄以南星半夏爲化痰之藥。當歸川芎爲生血之劑。而泥於成方。變通無法故也。正不知通血脈。助真元。非大劑人參不可。而有痰者。惟宜竹瀝。少加薑汁佐之。不宜輕用燥劑。至於歸地。甘粘能滯脾氣。使脾精不運。何以能愈癱瘓。豈若人參出陽入陰。少則留。多則宣。無所不達哉。其能通血脈。雖明載本草。人誰信之。里中一老醫。右手足廢。不能起於床者二年矣。人傳其不起。過數月。遇諸塗。訊之曰。吾之病幾危矣。始服順氣行痰之藥。了無應驗。薄暮神志輒昏。度不可支。令家人煎進十全大補湯。卽覺清明。遂日服之。挾數月。能扶策而起。無何。則又能捨策而步矣。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吾治其虛。不理其邪。而邪自去。吾所以獲全也。余曰。有

是哉。使進順氣疎風之藥不輟者。基本拱矣。然此猶拘於成方。不能因病而變通。隨時而消息。故奏功稍遲。使吾爲之。當不止是也。姑書之以俟明者採焉。

治積之法。理氣爲先。氣既升降。津液流暢。積聚何由而生。丹溪乃謂氣無形。而不能作塊成聚。只以消痰破血爲主。誤矣。天地間有形之物。每自無中生。何止積聚也。戴復菴以一味大七氣湯。治一切積聚。知此道歟。肝積肥氣。用前湯煎熟待冷。卻以鐵氣燒通紅。以藥淋之。乘熱服。肺積息賁。用前湯加桑白皮半夏杏仁各半錢。心積伏梁。用前湯加石菖蒲半夏各半錢。脾之積痞氣。用前湯下紅圓子。腎之積奔豚。用前湯倍桂。加茴香炒練子肉各半錢。腦者。髓之海也。髓不足。則腦爲之痛。宜茸珠丹之類治之。若用風藥。久之必死。腹脹多是氣虛不斂。用辛散之藥反甚。宜以酸收之。白芍藥五味子之屬。少佐益智仁。以其能收攝三焦元氣也。朝寬暮急。用當歸爲主。暮寬朝急。用人參爲主。

朝暮俱急。二味並用。按之有痛處。乃瘀血也。加行血藥。經云。濁氣在上。則生腫脹。又云。下之則脹已。謂宜用沉降之藥。引濁氣之在上者而下之。非通利大腑之謂也。凡腫脹初起。痰多發喘。小便不利者。服濟生腎氣丸無不效。

許少微患口糜。余謂非乾薑不能愈。公猶疑之。後竟從余言而愈。從子懋錡亦患此。勢甚危急。熱甚。惟欲飲冷。余令用人參白朮乾薑各二錢。茯苓甘草一錢。煎成冷服。日數服乃已。噫。此詎可與拘方者道也。王宇泰筆麈

問本草五味之補瀉五臟。其義何居。答。天地之氣不交。則造化幾乎息矣。故辛者散也。東方之氣散。宜辛而反酸。是震中有兌也。酸者斂也。西方之氣斂。宜酸而反辛。是兌中有震也。故酸入肝而補肺。辛入肺而補肝。是震兌互也。鹹入腎而補心。苦入心而補腎。是坎離互也。脾不主時。寄旺於四季。則守其本味而已矣。至其瀉也。則又不然。腎肺肝之各以本味爲瀉。易知也。乃心脾獨異何耶。曰。

心。君主之官也。脾。臟腑經絡之所從稟氣者也。故獨異也。君主之官。以所生之甘味爲瀉。惡其泄氣也。脾納水穀。散精於臟腑。新新相因。故以生我之苦味爲瀉。惡其休氣也。我王則生我者休故也。

論曰。胸中結塊。原起於午食後。卽臥用噙化丸。使睡中常有藥氣疏通肺胃之間。彼將欲結。藥往疏之。新結不增。舊結漸解。臥時成病。亦治以臥時。且病在膈上。不用湯之蕩滌。丸之沉下。而用噙化徐徐沁入。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服六七十丸後。膈間漸寬。

聖人發憤忘食。及下筯時又不草草。觀食不厭精一章。何等仔細。此無他。聖心不滯一處。故無所往而不存。王安石專精讀書。每食不辨美惡。但近身者必盡。當其好學時。已先犯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一大病矣。世人無所用心。品題酒饌。此直飲食之人。又得罪於安石。善學道養身者。只是於味無求。臨食不苟。化

元無常。先後天無定。孤藏以溉四旁。則脾者周身之化元也。氣生質。陽生陰。則丹田者。精液肌體之化元也。滋味爲後天。則嬰孩之乳哺爲先天。推之則母懷又爲先天。推之則孕時父母之無疾又爲先天。推之則父母自身之稟氣又爲先天。凡先天皆命也。惟平生之調攝屬性。故康寧疾病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腑表而臟裏。腑病或不及臟。臟病無不及腑。腑易治而臟難療也。傷臟多起於七情。傷腑多因於飲食。聖人於損。致戒曰。懲忿窒慾。於頤。致戒曰。慎言語。節飲食。夫懲忿則木和。窒慾則水滋。慎言則金息。節食則土不勞。四者全。神明亦無不調矣。養德之道。養生亦在其中。離德而言養生。生何繇養。覺則脾能磨食。寢則易停。化之常也。勞極傷脾之後。飯餘微寢。食反易餓。化之變也。然須少食。

滋益之味。骨肉爲重。疏利之氣。草木爲先。

食其氣者。水火宜淺。食其味者。水火宜中。食其質者。水火宜深。

甘草調和諸藥。爲諸藥原有不調處。若所用各味。本皆純和。何所用調。譬諸良友相聚。呼一坊長。立於其前。爲之勸解。所勸何人。所解何事。適妨諸公之歡笑耳。然辛甘發散爲陽。甘草補中發散。固自有用。近時醫者。凡藥皆用以調和。是忘其本力。而謬取其借資。盍審之。

本草言肉苳蓉。驟用之。反動大便。繆仲淳屢用奇效。然觀其疏解。尙昧所以。蓋此藥鹹溫潤下。本走腎經。但以膀胱竅窄。大腸竅寬。峻用則其潤降之力。膀胱不遑領受。而大腸能受之。故藥力不足膀胱。反走大腸。原非動大便之藥也。凡血液枯槁。用此爲宜。倘有腎滑症者。用之則藥本歸腎。腎又熟路善通。徑增滑洩之病。而大便秘結如故矣。不可不察。

問孩童癖積。惟五穀蟲消之。此是何理。曰。鳥獸之糞。不生此蟲。蓋五穀腐後所化。

取腐後化生之氣。潔之以水。焦之以火。消臟腑之所不能消。穀者。脾之五味。其本性能養脾。其變化後。又能助脾消積。

白菜疏利。而菜心有毒。竹葉竹茹竹瀝。皆解熱消痰。而筍有毒。何其反也。物有未伸之氣。先時而折之。雖蒙水火之變。借人氣息。猶能發洩。故患瘡腫之人。食之則增痛增癢。若人身平和。臟腑之氣足以運化物氣。不至爲害。本草云。凡瓜果未熟者有毒。皆此意。非其性真毒也。鬱也。譬如和厚之人。逆阻其方來。亦懷不樂。然此皆天鬱也。酒之有毒。則人力造作之鬱也。夫人之爲鬱異。而鬱之爲毒同。又俗稱羊肉有毒。羊肉大補。功同參芪。毒性何在。然瘡腫增痛如神。蓋大溫大補之故。非關毒也。譬如癰疽早用白朮。則腫潰益甚。痛楚益加。膿窠瘡亦爾。白朮豈有毒耶。

丹溪云。氣有餘卽是火。此語誤人。氣安有有餘之理。據云有餘。是凡火症。宜用剋

氣瀉氣藥也。若對血言氣。則是血之不足。豈氣之有餘。故曰。滋其陰則火自息。第令益彼。不令損此。意至明矣。凡火有二。在臟腑者。升降自如。則爲氣。衝逆上攻。則爲火。在經絡筋肉間者。流行不滯。則爲氣。壅於一處。則爲火。輕則爲痛。爲癢。重則癰腫生焉。兩言以蔽之。氣逆爲火。氣壅爲火。斷不可以有餘爲火也。逆則宜順。壅則宜通。

夜臥能使氣降。晝臥能使氣升。人至暮勞極。眼白昏而帶赤。靜臥一宵。詰朝對鏡。清徹如故。此氣降之驗也。晝倦當靜坐片時。或散步玩物。睡態自解。若因而沉寢。則初覺之時。目白必赤。此因臥而氣反升之驗也。蓋晝當與陽俱開。乃逆其候而閉之。譬如夜當與陰俱閉。乃故狂呼豪飲。皆傷壽源。古人云。夙興夜寐。出入息。天之命也。人之紀也。愚一生勸人夙興。不勸人夜坐。飲後臥宜側左。食後臥宜側右。大腸膀胱。各從其便。

升與逆不同。肝腎俱下宜升。心肺皆上宜降。水火交則無疾也。肝爲風木。木生必升。風起必升。豈得爲病。其太過則口苦頭眩。是逆也。腎氣逆則口作鹹。亦逆也。非水升之謂也。故居下者宜升。不宜逆。居上者宜降。不宜陷。

醫暖后言卷上

醫暇卮言

清 新安 程 林雲來鈔輯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下

子華子曰。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三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割。通二而爲一。離之而爲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端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是以棲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曰太玄。棲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色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爲陰。風。陰也。而其發爲陽。

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夫兩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間故也。中名未立。兩端之不形。是以坎離幹乎中氣。中天地而立。生育萬物。新新而不窮。陽之氣爲火。火勝。故冬至之日燥。陰之氣爲水。水勝。故夏至之日濕。火則上炎。水則下注。鳥飛而上。魚動而下。物類相動。幾本相應。孰究其所以來。誰使其所以然。因其然也。然。不然也。不然。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夫是之謂萬化原。上決而成天。下決而成地。既已決矣。命之曰中。決必有所合也。命之曰和。中和玄同。萬物化生。夫是之謂三三六六。

子華子曰。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實也。冲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

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縱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莫中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

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腑臟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竅之塞也。關鬲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尺者。而加疏淪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

程叔本號子華子晉人程伯符之後林之十六代祖也孔子遇諸郊數日天下之賢士也詳子華子二卷并家乘子書無叔字

老子之言。大抵以無爲無名爲本。至於絕聖棄智。然所云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乃似於用機械而

有心者。微言淵奧。固莫探其旨也。

太上老君十三虛無。

虛、無、清、靜、微、寡、柔、弱、卑、損、時、和、嗇。

- 一曰遺形忘體。恬然若無。謂之虛。
- 二曰損心棄意。廢僞去欲。謂之無。
- 三曰專精積神。不與物雜。謂之清。
- 四曰反神服氣。安而不動。謂之靜。
- 五曰深居閑處。功名不顯。謂之微。
- 六曰去妻離子。獨與道遊。謂之寡。
- 七曰呼吸中和。滑澤細微。謂之柔。
- 八曰緩形縱體。以奉百事。謂之弱。

九曰憎惡尊榮。安貧樂辱。謂之卑。

十曰遁盈逃滿。衣食羸疎。謂之損。

十一曰靜作隨陽。應變却邪。謂之時。

十二曰不飢不渴。不寒不暑。不喜不怒。不哀不樂。不疾不遲。謂之和。

十三曰愛視愛聽。愛言愛慮。堅固不費。精神內守。謂之嗇。

道家有交梨火棗者。蓋梨乃春花秋熟。外蒼內白。有金木交互之義。故曰交梨。棗

味甘而色赤。爲陽。有陽土生物之義。故曰火棗。

爲道者如披乾草避火。愛欲人如執烈炬迎風。

不守庚申。都忘甲子。剪三尸內蠹。享六甲行廚。

名在丹臺玉室。名在瓊簡赤書。

雲笈瓊函。神經怪牒。

仙丘絳露。見山海經。崑崙朱露。見拾遺記。

仙家三寶。有碧瓊杯。紅蕤枕。紫玉函。

仙家上藥。有玄霜。絳雪。

佩五嶽圖。服三尸酒。石榴也。

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

佛有三不能。仙有三不過。

色香臭味。天之所生也。耳目鼻口。人之所具也。目知色。耳知聲。鼻知臭。口知味。此

四者。天人之相交也。使無耳目。則聲色又爲用生之哉。則造化或幾乎熄矣。此

天地之所以善藏其用也。至於心。則又所以具此理而應此事者也。宰制四者

於中。而各聽命焉。此其所以官天地。役萬物者也。故並於兩間而爲三。

夫鹹者。生於火也。火然薪木。旣已成灰。用水淋灌。卽成灰鹵。燥乾之極。遇水卽鹹。

此其驗也。地中得火。既多燥乾。燥乾遇水。卽成鹹味。鹹者之性。尤多下墜。試觀五味。辛甘酸苦。皆寄草木。獨鹹味寄於海水。足徵四味浮輕。鹹性沉重矣。

今蜀道鹽井。先鑿得泉。悉是淡水。以筩隅之。更鑿數丈。乃得鹵焉。又鹽池雨多。水味必淡。作爲斗門。泄其淡水。下乃鹵焉。鹹重淡輕。亦其證也。海於地中。爲最卑下。諸鹹就之。積鹹既多。淡入亦化。非獨水也。海中山島。或悉是鹹。故鹹重歸海。海水爲鹽也。試觀人溺人汗。俱作鹹味。亦由火故。理可類觀。溺處生硝。硝爲火藥。亦一端也。或曰。鹹旣因火。火因於日。日遍大地。大地之下。悉有鹽乎。曰。豈不然乎。蜀道鹽井。三晉鹽池。西國有海。名曰地中。實不通海。亦是鹹水。西戎北狄。多有鹽澤。彼以鹹故。悉名爲海。足徵大地之下。無不有鹽矣。或曰。大地之下。旣皆鹽。緣何鹽井以深。鹽池鹽澤以淺。曰。鹹生於火。火淺鹹淺。火深鹹深也。又鹹能固物。使之不腐。却能斂物。使之不生。火在地中。藉溫煖多所變化。儻居地上。

任其焚燒。有何不滅。若火與鹹俱令在地。動植之物。悉皆泯矣。故日生熱。因熱生火。旋用水土壅閼。恆使在下。助生萬物。有時有處。間一發見。卽歸本所。因火生鹹。亦令性重。歸藏於海。爲人作味。不令侵出地上。以爲物害也。且海益於人。不止作味。鹹水生物。美於淡水。故海中之魚。旨於江河之魚。鹹水厚重。載物則強。故入江河而沉者。或入海而浮也。試以江河之舟。載物入海。載物不減。驗其水痕。頓淺尺許。此理何故。蓋緣燥熱之情。本自堅勁。加有鹹味。比之凡水。稠而密理。故載物獨強也。又海水夜光。江河不光。江河之水滅火。海水入火。如益膏油。反加熾盛。則鹹爲火情彰彰著矣。海鹽

月中有形質微黑者。人以爲山河之影。非也。其實有常。如玉之有瑕也。瞻影

魚生於水。人生於塵。人俯視知爲水。魚不知也。魚仰視知爲塵。人不知也。立於百仞之上。清虛之間而觀之。塵水一也。大凡塵埃之中。皆氣所冲也。人一息不食

氣則不生。魚一息不食水則死。人入水。魚抗塵。死不移時。違其所生之故也。水族入陸而不死者。魚鱉鱸鰻之類。是彼其吭間有辟塵之穴焉。陸族入水而不死者。烏鬼鮫人之類。是彼其吻下有逆水之竅也。人當不語之時。食氣從鼻入。而亦從鼻出。魚當倦游之候。食水從腮入。而亦從腮出。及其食物也。口卽爲政。而鼻腮呼吸未嘗間斷也。魚育於水。必借透塵中之氣而後生。水一息不通塵。謂之水死。而魚隨之。試函水一匱。四隙弭之。經數刻之久而起視其魚。魚死矣。人育於氣。必旁通運旋之氣而後不死。氣一息不四通。謂之氣死。而大命盡焉。試兀坐十笏閣中。周匝封糊。歷三飯之久而視其人。人死矣。是故三日絕粗糲之糧。淹然延命。十刻違正浩之養。溘爾捐軀。然則生人生長於氣。猶魚之於水也。通乎此。而子房辟穀之思。未甚怪誕矣。水塵觀

天地間非形卽氣。非氣卽形。雜於形與氣之間者。水火是也。由氣而化形。形復返

於氣。百姓日習而不知也。氣聚而不復化形者。日月是也。形成而不復化氣者。土石是也。氣從數萬里而墜。經歷埃壙。奇候融結而爲形者。星隕爲石是也。氣從數百仞而墜。化爲形而不能固者。雨雹是也。初由氣化形。人見之。卒由形化氣。人不見者。草木與生人禽獸蟲魚之類是也。氣從地下催騰。一粒種性。小者爲蓬。大者爲蔽牛干霄之材。此一粒原本幾何。其餘則皆氣所化也。當其蓊然於深山。蔚然於田野。人得而見之。卽至斧斤伐之。製爲宮室器用。與充飲食炊爨。人得而見之。及其得火而燃。積爲灰燼。衡以向者之輕重。七十無一焉。量以多寡。五十無一焉。卽枯枝榴莖。落葉凋芒。殞墜漬腐。而爲塗泥者。失其生茂之形。不啻什之九。人猶見以爲草木之形。至灰燼與塗泥而止矣。不復化矣。而不知灰燼枯敗之歸土。與隨流而入壑也。會母烝於黃泉。朝元精於涸穴。經年之後。潛化爲氣。而未嘗爲土與泥。此人所不見也。若灰燼塗泥。究竟積爲土。生人

豈復有卑處之域。滄海不盡爲桑田乎。人身食草木之實。與禽獸之肉。不居然形耶。強飯之人。有日噉豚肩與斗粟。而藏府燥結。甚至三日而通。量其所入而度所出。百無一焉。形之化氣。只在晝夜之間。雖由人身火候。足以攢簇五行。而原其始初。則緣所食之物。皆氣所化。故復返於氣耳。或曰皆氣所化。胡爲不俱化。而猶存一分滓穢耶。此非形耶。曰糞田而後。滓穢安在。其旨與灰燼之潛化。又何以異乎。人身從空來。亦從空化。佛經以皮毛骨肉歸土。精血涕汗歸水。其亦見膚之義。開數百年古墓而視之。石槨而外。有剩土餘骸否。覆載之間。草木之朽燼。與血肉毛骨之委遺。積月而成寸。積歲而成尺。積世而得尋。積運會而不知紀極。非其還返於虛無也。顓頊之丘陵。入土千仞。高辛之城郭。高出泰山之表矣。是故草木之由萌而修暢。人與禽獸蟲魚之自稚而壯強。其長也。無呼吸之候不長。此卽離朱之善察。巧曆之窮推。不能名狀其分數。而況於凡民乎。

故其消化而還虛。亦若是而已。形氣化

譚子曰。蛇化爲龜。雀化爲蛤。彼忽然忘曲屈之狀。而得蹢躅之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斲削不能加其功。繩尺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形無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悲哉。

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爲貞石。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土木金石。皆有情性精魄。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孰爲彼。孰爲我。孰爲有識。孰爲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爪鬚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鬚可截而無痛。蓋榮衛所不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爲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爲之痛。所以知喜怒非我作。哀樂非我動。

我爲形所昧。形爲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蜩笑子曰。水其寒乎。火其炎乎。石其沉乎。羽其浮乎。然驪山有溫泉。蕭丘有寒火。南海有浮石。牂牁有沉羽。名不可紀。而化不可窮。

素問云。霞擁朝陽。雲奔雨府。楚辭云。虹蜺紛其朝霞。夕淫淫而淋雨。唐詩云。朝霞晴作雨。俗諺云。朝霞不出市。

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蜩蝶也。榮枯黃梁也。噫。通晝夜而醒者誰與。

蜀僧湛然。註楞嚴及易。皆有名理。妙於談論。指柳枝云。此物何以易生。蓋柳星在二十八宿中。寄根於天。故栽之輒活。

心宿有男女二形。房宿具雌雄二狀。

斷竹根以辰日。捕魚鰕以亥日。栽種忌焦枯日。

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可見盈虛消息。自有主宰之者。雖天地亦不能違也。然除却天地。更有何物。此處見解。難以語人。亦不得。不以語人也。

聖人之所謂知天者。豈有它哉。亦不過識得盈虛消息之理而已。說天者莫辯乎易。易之一書。千言萬語。總不出此四字。但天之盈虛消息。自然者也。聖人之知存亡進退。而不失其正。亦自然者也。世之高賢。亦有懼盛滿而勇退者矣。亦有薄富貴而高蹈者矣。但以出處之間。未免有心。故又多一番魔障也。

心之虛靈知覺。虛是能包萬事萬物之理。靈是能通萬事萬物之理。知是識其理之所當然。覺是悟其理之所以然。

佛氏以性爲自底。不涉於天。不知於何處求天。以山河大地爲幻妄。有時破壞。不知於何處求地。以四大爲假合。本來非有。不知於何處求人。

佛氏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氏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

梅花道人畫骷髏一軸。其上題云。漏泄陽春。爹娘搬販。至今未休。吐百種鄉談。千般扭扮。一生人我。幾許機謀。有限光陰。無窮活計。汲汲忙忙。作馬牛。何時了。覺來枕上試聽更籌。古今多少風流。想蠅利蝸名。誰到頭。看昨日他非。今朝我是。三迴拜相。兩度封侯。採菊籬邊。種瓜圃內。都只到邛山一土丘。惺惺漢。皮囊扯破。便是骷髏。

目視。太陽也。非日火不能自照。此離明外光也。乃木火之交。肝心之用。神魂之所以受役者也。耳聽。少陰也。非風氣不能自通。此坎暗內景也。乃金木之交。肺腎之用。精魄之所以受役者也。此兩端者。是皆體實而用虛。外感而內應也。鼻息。少陽也。非內氣之出則不能接外氣之入。此雷風相搏也。金木之交。腦髓之

用。氣脈之所以受役者也。乃生死之門乎。口食。太陰也。非己之液。不能滋外物之味。此山澤通氣也。水火之交。脾胃之用。肉血之所以受役者也。乃興敗之基乎。此兩端者。是皆體虛而用實。內感而外應也。

人之目與舌皆有形。而所視者亦有形。鼻惟容氣。故所嗅者亦惟氣。至於耳則中虛者也。而所聽之聲亦無迹。事物各以類應也夫。

血。少陰也。金也。故其氣腥。尿。太陰也。水也。故其氣臊。髓。少陽也。木也。故其氣羶。尿。太陽也。火也。故其氣臭。津。隱於舌。通於脾。故其氣香。

聖濟總錄曰。血氣在人。猶水之津也。髭髮。猶津之多也。津之稿澤。而少隨之。則髭髮本血氣可知矣。

毛髮鬚眉。修直而中空。天地間細入塵微。莫不由理氣所生。故蚊喙能引血。蝴蝶絡緯蟋蟀以鬚交。理可見矣。

童女首經。能回垂絕之陽氣。第一時難得耳。如女子自受胎時。算至十四歲。恰是五千零四八日。歸黃道之數。用法招攝。如法服餌。亦可延齡。最上者。惟於經行時。有真氣先到。溫溫鉛鼎。光透簾幃。而莫可遏。人能得之。名爲大藥。可以還丹。可以接命。有感召之奇。非情想可得。知音者稀也。

抱朴子曰。人在氣中。氣在人中。天地萬物。無不須氣以生。無不假呼吸以養。故太上示人以息。夫人未有此身。先有此息。此身未滅。此息先滅。受生之物。在胞胎內。隨母呼吸。受氣而成。此縷與母聯續。漸次漸開。中空如管。通氣往來。前通於臍。後通於腎。上通夾脊泥丸。至山根而生雙竅。由雙竅下至準頭。而成鼻之兩孔。是以名曰鼻祖。斯時我之氣通母之氣。母之氣通天地之氣。天地之氣通太虛之氣。竅竅相通。無有隔閡。及乎氣數滿足。裂胞而出。剪斷臍帶。因地一聲。一點元陽。落於立命之處。自此後天用事。雖有呼吸往來。不得與元始祖氣相通。

人生自幼至老。未有一息駐於其中。三界凡夫。塵生塵滅。萬死萬生。只爲尋不着來時舊路耳。太上立法。教人修煉而長生者。其能奪天地之正氣。人之所以奪天地之正氣者。由其有兩孔之呼吸也。所呼者。自己之元氣從中而出。所吸者。天地之正氣從外而入。人若根源牢固。呼吸之間。亦可奪天地之正氣。而壽綿長。人若根源不固。精竭氣弱。所吸天地之正氣。隨呼而出。身中元氣。不爲己之所有。反爲天地所奪。何也。蓋爲呼吸不得其門而入耳。一切常人呼吸。皆從咽喉下至膈膜而回。一吸則丹田氣與鼻氣相承。一呼則鼻氣出而丹田氣降。是以不能與祖氣相通。如魚飲水。而口進腮出。卽莊子所謂衆人之息以喉者是也。若至人呼吸。貫明堂而上夾脊。流入命門。得與祖氣相連。如磁吸鐵。而同類相親。卽莊子所謂真人之息以踵是也。踵者。其息深深之義。旣得深深。則我命在我。而不爲大冶陶鑄矣。今人往往謂一吸至丹田。則腹中上下氣滿。一呼

則腹中之氣盡出矣。果能盡出乎。此皆不究根源。不達生身之理耳。至若數息調息。不過清淨其息道。其於煉己築基。去大丹邈乎遠矣。今再直指先天祖竅。夫人立命之初。此竅先凝。就生兩腎。次生其心。其腎喻藕。其心喻蓮。其梗中通外直。柱地撐天。心腎相去八寸四分。中餘一寸二分。謂之腔子裏是也。乃心腎往來之路。水火既濟之鄉。此竅開通。則呼吸之氣。漸次通夾脊透混元。而直達於命府。方纔子母會合。破鏡重圓。漸漸擴充。則根本完固矣。嗟乎。人生如無根之樹。全憑氣息以爲根株。一息不來。命非己有。故欲修長生者。必固其氣。氣固。則身中之元氣。不隨呼而出。天地之正氣。恆隨吸而入。久之胎息定。鄞鄂成。而長生有路矣。有志者毋忽。兩鼻孔是後天腔子裏是先天

夫火有陽火。有陰火。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陽火者。天上日月之光。生於寅而死於酉。陰火者。燈燭之光。生於酉而死於寅。此對待

之火也。水中火者。霹靂火也。卽龍雷之火。無形而有聲。不焚草木。得雨而益熾。見於季春而伏於季秋。原夫龍雷之見者。以五月一陰生。水底冷而天上熱。龍爲陽物。故隨陽而上升。至冬至一陽來復。故龍亦隨陽下伏。雷亦收聲。人身腎中相火。亦猶是也。平居不節慾。以致命門火衰。腎中陰盛。龍火無藏身之位。故游於上而不歸。是以上焦煩熱咳嗽等症。善治者。以溫腎之藥。從其性而引之。歸原。使行秋冬陽伏之令。而龍歸大海。此至理也。

如燈燭火。亦陰火也。須以膏油養之。不得雜一滴寒水。得水卽滅矣。其爐中之火。乃灰土中無焰之火。得木則烟。見濕卽滅。須以灰培。實以濕燼。人身脾土中火。以甘溫養之。其火自退。經曰。甘能除大熱。溫能除大熱。此之謂也。

空中之火。附於木中。以有坎水滋養。故火不外見。惟乾柴生火。燎原不可止遏。力窮方止。人身肝火內熾。鬱悶煩躁。須以辛涼之品發達之。經曰。木鬱達之。火鬱

發之。使之得遂其炎上之性。若以寒藥下之。則愈鬱矣。熱藥投之。則愈熾矣。金中火者。凡山中有金銀之鑛。或五金埋瘞之處。夜必有火光。此金鬱土中而不得越。故有光輝發現於外。人身皮毛空竅中。自覺針刺蚊咬。及巔頂如火炎者。此水乘金虛。而見於皮毛故也。

以水言之。有陽水。有陰水。有火中之水。有土中之水。有金中之水。有木中之水。陽水者。坎水也。氣也。陳希夷消息論曰。坎以一陽陷於二陰。水氣潛行地中。爲萬物受命根本。蓋潤液也。氣之液也。月令於仲秋云。煞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也。於仲冬云。水泉動。是月一陽生。是水之動。地之生也。謂之火中之水可也。謂之土中之水可也。陰水者。兌澤也。形也。一陰上徹於二陽之上。以有形之水。普施萬物。下降爲資生之利澤。在上卽雨露之水。在下卽大溪之水也。金中之水。鑛中之水銀是也。在人身爲骨中之髓。至精至粹。人之寶也。

木中水者。巽木入於坎水而上出。其水卽木中之脂膏。人身足下有湧泉穴。肩上有肩井穴。此暗水潛行之道。凡津液潤布於皮膚之內者。皆井泉水也。夫水有如許之不同。總之歸於大海。天地之水。以海爲宗。人身之水。以腎爲源。而其所以能晝夜不息者。以其有一元之乾氣爲太極耳。經曰。紀於水火。餘氣可推。紫間色。而天垣稱紫微。豈非寓意之精乎。夫紫之爲色。赤與黑相合而成也。水火相交。陰陽相感。而後萬物以之而爲生。萬物以之而爲生。是故爲萬物之主宰矣。

紫色乃水火陰陽相交。旣濟流通之義也。故天垣曰紫宮。又曰紫微者。紫宮微妙之所也。是以天子之居亦曰紫宸。面南拱北之情合矣。太陰之行。與日同宮爲晦朔。對宮爲望。日明晝。月明夜。初一初二。日月同於卯時出卯宮。至酉時日月俱沒於酉位。故月夜行於地下。出地下日稍近。則不

能明也。初三初四。卯時月到寅宮。自寅加卯。遞數至申位逢酉。故月生於申。初五初六。卯時月到丑宮。自丑加卯。遞數至未位逢酉。故月生於未。初七初八初九。卯時月到子宮。自子加卯。遞數至午位逢酉。故月生於午。初十十一。卯時月到亥宮。自亥加卯。遞數至巳位逢酉。故月生於巳。十二十三。卯時月到戌宮。自戌加卯。遞數至辰位逢酉。故月生於辰。十四十五十六。卯時月到酉宮。自酉加卯。遞數至卯位逢酉。故月生於酉。十七十八。卯時月到申宮。自申加卯。遞數至寅位逢酉。故月生於申。十九二十。卯時月到未宮。自未加卯。遞數至丑位逢酉。故月生於未。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卯時月到午宮。自午加卯。遞數至子位逢酉。故月生於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卯時月到巳宮。自巳加卯。遞數至亥位逢酉。故月生於巳。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卯時月到辰宮。自辰加卯。遞數至戌位逢酉。故月生於辰。三十日卯時月到卯宮。自與日近。故月全死。與日會而爲

晦矣。是以初二卯時出。初三辰時出。初五六巳時出。初七八九午時出。初十十一未時出。十二三申時出。十四五六酉時出。十七八戌時出。十九二十亥時出。二十一二三子時出。二十四五六丑時出。二十七八寅時出。三十日亦卯時出也。蓋月出地上則明。卯酉分地平。卯酉上爲出地。卯酉下爲入地。日生於東。月生於西。其此之謂歟。

北斗位北而得七。爲火之成數。南斗位南而得六。爲水之成數。此乃陰陽精神交感之義也。日生於東。乃有西酉之鷄。月生於西。乃有東卯之兔。此陰陽魂魄往來之義也。

日之食也。月輪掩之。故遭食處必虧缺。月之食也。闇虛蔽之。月本無光。借日光以爲明。行當日之正對。值闇虛而爲食。闇虛本氣。故但能蔽其光。遭食之處。光陰而魄露焉。

陽經而陰緯。經之體縱。緯之體橫。故天之度爲經縱。五星之纏爲緯橫。縱爲經而靜。故列宿曰經星。橫爲緯而動。故五星爲緯星也。

潮之說多矣。蓋潮本屬陰。陰極則動。月亦陰也。與之同類。月行過於子午極處則潮起。初一二日。卯時月在卯。自卯順數。一時一位。當時至午位。故午時潮。初三初四日。卯時月在寅。以寅加卯。順數至未時在午位。故未時潮。初五初六日。卯時月在丑。以丑加卯。順數至申時在午位。故申時潮。初七初八初九日。卯時月在子。以子加卯。順數至酉時在午位。故酉時潮。初十十一日。卯時月在亥。以亥加卯。順數至戌時在午位。故戌時潮。十二十三日。卯時月在戌。以戌加卯。順數至亥時在午位。故亥時潮。十四十五十六日。卯時月在酉。以酉加卯。順數至子時在午位。故子時潮。下半月與此同。凡月臨子午。海水必起。但上半月晝爲潮。夜爲汐。下半月夜爲潮。晝爲汐。皆月行於子午之位也。波濤洶湧者。由江勢曲

折。沙潭深淺。激之而使然也。

萬物之生也。本乎天。故其生質也皆圓。父之道也。惟石之生也。或方。方者爲地之骨也。

陽之數一三五七九。陰之數二四六八十。若陽之數有首而無尾。陰之數有尾而無首。是以陽會於首而不至於足。陰會於足而不至於首也。

人爲陽。物爲陰。陽數自一而至九無尾。陰數自二而至十有尾。故人無尾。而物皆有尾也。

人之水溝穴在鼻下口上。一名人中。蓋居人身天地之中也。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天食人以五氣。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穴居其中。故名之曰人中。

較前說
更有理

人與畜。凡動物血皆赤者。血爲陰屬水。坎爲水。中含陽。血色赤。所含者陽也。離中

之交。生氣之動也。去體久卽黑。熟之亦黑。返本之義也。

女人產育。哺養以乳。乳之體居經絡氣血始終之間也。蓋自寅時。氣始於手太陰肺經。出於雲門穴。雲門在乳上。陰陽繼續以行。週十二經。至丑時歸於足厥陰肝經。入於期門穴。期門在乳下。出於上。入於下。肺領氣。肝藏血。乳正居於其間也。

七損八益之說。始於軒岐。前人辨之亦已明矣。然的指不離乎易數。且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乃數之極。極則不生。惟變化爾。八爲少陰。七爲少陽。少則生育。生育之道。交媾存乎其間。故八交七。七交八。八交七。是以女子之生也。七月而齒。七歲而亂。二七而天癸至。七七而天癸絕。七交八。是以男子之生也。八月而齒。八歲而亂。二八而天癸至。八八而天癸絕。蓋男子少陽得七數。其根實在於八。女子少陰得八數。其根實在於七也。

人之目上睫動。下睫靜。爲觀卦之象。有觀見之義。巽風動於上。坤地靜於下。人之口下頻動。上頻靜。爲頤卦之象。有頤養之義。震雷動於下。艮山止於上。目居上。上者動。天氣運於上也。口居下。下者動。地氣運於下也。

或問木色本青。而草木皆綠何也。蓋綠青黃之間色。木非土不養。故青依於黃而綠矣。

草木之花。雖曰五色。然獨無黑色。黑爲水色。母道也。母但陰育於中。故不現也。鷄鵝鴨家畜不能飛。其他野禽皆能飛。或曰家畜皆卵內卽生毛。故不能飛。野禽皆卵外生毛。故能飛。又曰家畜雌抱伏。而雄不抱伏。得陰烝多。故不能飛。野禽則雌雄皆抱伏。故能飛也。二說皆通。

凡卵皆白在外而黃在內。及抱成形。則黃變居外。白變居內矣。何以知其然。觀夫鷄鵝鴨。在殼內生毛者俱黃毛。其飛禽外生毛者。身與吻俱黃可驗。此蓋太極

之前陰包陽。太極之後陽包陰也。

十二肖屬。子爲陰極。幽潛隱晦。以鼠配之。鼠藏迹。午爲極。顯易剛健。以馬配之。馬快行。丑爲陰。俯而慈愛。以牛配之。牛舐犢。未爲陽。仰而秉禮。以羊配之。羊跪乳。寅爲三陽。陽勝則暴。以虎配之。虎性暴。申爲三陰。陰勝則黠。以猴配之。猴性黠。卯酉爲日月二門。二肖皆一竅。兔舐雄毛則孕。感而不交也。鷄合踏而無形。交而不感也。辰巳陽起而變化。龍爲盛。蛇次之。故龍蛇配辰巳。龍蛇者。變化之物也。戌亥陰歛而持守。狗爲盛。猪次之。故狗猪配戌亥。狗猪者。鎮靜之物也。或云皆取不全之物配肖屬者。非也。庶物萬類。豈特十二哉。

畢少董妙於鼎篆。其論水字云。中間一豎。更不須曲。只是畫一坎卦出耳。余因思張有妙於小篆。嘗言心字是一個倒火字。豈知心字畫一離卦三哉。上一點。上一畫也。旁二點。中二畫也。一鈎。下一畫也。

油絹紙。石灰。麥糠。馬矢糞草。皆能出火。

三建雖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然卻但以冬至爲一建。小寒爲二建。大寒爲三建也。何以知其然也。蓋造歷始於冬至。察天氣也。候花信之風。始於小寒。察地氣也。辨人身之氣。始於大寒。以厥陰爲首。察人氣也。豈非三建之氣。只在於立春之前也歟。

風雷在天。有聲而無形。故假乾位戌亥肖屬以配之。是以風伯首像犬。雷公首像豕。雨爲坎。坎中男也。雨師像士子。電。雷光也。對乾配震者巽。巽長女也。電母像婦人。古之鹵簿四神旗皆繪畫也。

梓潼文昌君從者。曰天聾。曰地啞。蓋帝君不欲聰明之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且夫天地豈可聾啞哉。

佛老有地府十王之說。蓋卽十干之義。其五稱閻羅最尊。位配戌土。居中故也。其

有七七之名者。蓋取十干循環。至七則尅制。且如甲子第一。至第七日遇庚尅制。又如庚子第一。至第七日遇丙尅制。更以十二支論之。一日子。至七日遇午爲衝。一日丑。至七日遇未爲衝。倣此。以至易卦以七日來復。則初爻至六爻畢。七日又至於初爻。此亦義也。

或問酒因毒藥爲頭之類。以釀造。故能醉人。客駁之曰。非也。烏頭之類。何嘗醉人乎。蓋酒因米麴相反而成。稻花晝開。麥花夜開。子午相反之義。故酒能醉人。予難之曰。南方作醋。亦多米麥而造。緣何醋不醉乎。况又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棗酒、妳酒。南方有蜜酒、樹汁酒、椰漿酒。皆得醉人。豈米麥相反而然耶。或人與客咸自愧。因謂之曰。酒味辛甘。醞釀米麥之精華而成之者也。至精純陽。故能走經絡而入腠理。酒飲入口。未嘗停胃。徧循百脈。是以醉後氣息必麤。癢痕必赤。能飲者。多至斗石而不辭。使若停留胃中。胃之量豈能容受如許哉。醋不能醉。

人。因其味酸屬陰。性收斂止蓄。不惟不能醉人。亦不能多飲。其他諸物之酒。皆不由米麥。然悉係至精純陽之性。不離乎辛甘之味。故可使人醉也。且葡萄梨棗蜜。不醞釀成酒。則不能醉。馬妳未成酒。亦不能醉。惟椰漿及樹汁。獨不須醞釀。是自然之性也。

孔隙風名爲賊風。何也。曰。平面風如開口之呵。簷下風如開口之吹。呵溫而吹冷。吹已不可不避。況孔隙乎。鐵之爲物。方圓平厚。可坐可凭。惟刀錐不可近。薄與尖故也。縫風如刃。隙風如錐。

丹溪云。醇酒宜涼飲。醇酒謂不濃不淡。氣味之中和者也。涼。謂微涼也。昔司馬公晚年得一侍妾。問其所能。曰能煖酒。卽是此意。蓋胃喜寒而惡熱。脾喜溫而惡寒。醇酒涼飲。初得其涼以養胃。次得其溫以養脾。人之喜飲熱酒者。善病胃脘痛。此熱傷瘀血作痛也。喜飲冷酒者。善腹痛。不嗜食而嘔。寒傷脾也。

孟望湖。淮安人。耳中聞人聲。悉是祖考談其家事。擾擾不休。邀劉春齋醫治。春齋
眇視之曰。暴病謂之火。怪病謂之痰。用滾痰丸下之而痊。

李克齋公在兵部。正坐堂。忽空中飛下一鶴。馴熟不去。對醫人劉春齋云。家曾有
鶴飛來。第二小兒舉進士。今又有鶴飛來。大小兒定中進士矣。未幾而鶴折其
脛。私心殊不喜。因問有人接其脛骨乎。一人對曰。家藏接骨祕方。想人禽一理。
或可接也。急命脩製之。方用土鱉新瓦焙乾。半兩錢醋焙七次。自然銅乳香沒
藥菜瓜子仁各等分。爲細末。每服一分半。酒調灌之。鶴脛如故。但人上體傷。食
後服之。下體傷。空心服之。李公乃以其方傳之劉春齋。

晦翁中烏喙毒。頭岑岑汗漸煩憊。徧體皆黑。幾至危殆。深山中又無醫藥。因思漢
質帝得水可活之言。汲新水連飲之。大嘔而解。

晦翁有足疾。有道人爲行鍼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

相扶藉瘦筇。一鍼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率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鍼時。亟令人尋逐道人。莫知所之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恃此以誤他人耳。

瘧鬼小。不能病巨人。故曰壯士不病瘧。晉人曰。君子不病瘧。蜀人以瘧瘧爲奴婢瘧。

青箱雜記。蜀有亥市。間日而集。如瘧瘧間日而作也。江南惡以瘧稱。故止曰亥。荆

吳俗。有取寅申巳亥日市。故謂亥市。

亥音皆

觀前人治痰。立論頗詳。但混飲於其中。則難於立法施治。予不揣鄙陋。聊爲分析之。痰者。病名也。涎之所變也。涎乃脾之液也。脾包胃脘而掩乎太倉之上。其形宛象馬蹄。其涎無可容之地。而卽注於胃中。胃卽脾之府也。其氣相通。平人無病。其涎但能滋養胃土。澆灌四旁。接順飲食下行而已。如因氣滯不行。或被火

燔灼。或被濕熱熏蒸。即便稠濁凝聚。而化爲痰矣。旣化爲痰。不比涎之尙有真氣也。所以飲食入胃。竟沉於下。而吐痰愈多。儼若浮萍木牌之泛於水面耳。衣服厚暖。則表易招寒。滋味過多。則裏易招熱。

醫羸弱之人。令飲以人乳。或飲以鹿血。皆非至當之理。何也。小兒吮乳。吮則不泄元氣。是活乳也。所以能肥能胖。易長易大。今乃擠而服之。則元氣已去。惟有死質獨存。但能潤腸充腹。久則戀隔生痰。何益之有。

古人有飲鹿巖法。用銀管插入鹿之天突穴中吮之。是與元氣同過。乃活血也。服之大補。鹿亦不死。今則宰而取血飲之。此元氣已去。是死血也。不過充腸破血。服之何益。二者鑒之。

冬月雪花不可點入目內。令目病喪明。

患楊梅瘡者。必服土茯苓。若誤飲茶。必耳聾無聞。終身不能治。

孫思邈之論病也。推人於天。益州父老之言醫也。驗身於國。

韭名草鍾乳。瓜名天生白虎湯。

李獻吉云。道理一橫一直耳。十字是也。數盡十。理亦盡之矣。王字真草篆隸不變。挺三才而獨立也。變之非王也。

人慾心動時。一想惡醜凶怪之事而止。一想身世憂患而止。一想女子穢污皮囊。及其病疾色衰。與其死亡。骸骨骷髏之狀可駭。而慾心可已。

立天下之命存乎農。決天下之疑存乎卜。寄天下之死生存乎醫。夫三者天下之大端也。先王之所不敢後也。

地以海爲腎。故水鹹。人以腎爲海。故溺鹹。

拘儒不可與譚禪。腐儒不可與論道。

納音釋義

新安江源逢其較

納音有至理余嘗問之星卜及形家俱茫然無以置對今以吳草廬所稱述朱光甫者梓之附卮言之後以備博覽其深奧則不能詳載若天台陶氏錢塘王達所釋七修類藁并通書所載俱穿鑿非理陰陽家可不留意

靜觀居士程林雲來識

甲子乙丑海中金。金有五。何者爲海中金。蓋天一生水。必先有金而後有水。水自金生。所以始於海中金。而終於大海水也。此金要知其象則鹽也。遇火成象。遇水復化爲水。故曰海中金者。鹽也。又按子丑北方水旺之地。雖有丑土之制。又被天干甲乙之木所尅。則土虛水旺而爲海也。金爲水母。子旺母必隨子。故丑中有金。此金遇火成象。遇水復化水而從子者。鹽也。鹽出於海。故曰海中金也。壬申癸酉劍鋒金。金之至剛者。鐵也。又臨官於申。旺於酉。則金已成材。至堅至剛。

得位西方申酉之地。假天干壬癸之水以磨礪之。則鋒刃清明。成利器也。非劍鋒而何。

庚戌辛亥釵釧金。金旺于酉。當衰于戌。而病於亥。亥屬乾。乾爲金。况庚辛以臨其上。處剛健之時。雖曰氣衰。則體健而不衰。其潔白之性益壯。金處此時。乾爲天。爲首。爲飾。庚辛既潔而不衰。體堅而不乏。在首飾之上。非釵釧而何。

壬寅癸卯金箔金。蓋金生於巳。而絕於寅。其壬癸水亦病死於寅卯。以垂絕之母。又被病子以竊其氣。肌體薄矣。然壬癸子死於卯。母無所竊。得以復究於卯。不絕於寅矣。况寅爲造化之爐。萬物有生之地。金性至剛。入爐陶冶成器。愈煉愈剛。金體至此。縱薄如箔。繼能復完。受胎爲卯也。故喻以金箔金焉。

甲午乙未沙中金。天元甲乙屬木。支神午火未土。何以曰金。且以沙石爲喻。蓋坤土在於午未。土氣充實。况聚於坤。唯能養金。緣金至午沐浴。又曰暴敗。力懦氣

弱。不能支持。須假母土以長養之。方能冠帶成材。但土氣大厚。能藏其金。意若混於沙石。故曰沙中金也。

庚辰辛巳白蠟金。金絕於寅。復孕於卯。涵養於辰。形於內也。至巳長生。始形見於外。謂庚辛至辰涵養之地。如人在腹。如物在土。至巳方生。如人出腹。如金出土。類嬰孩也。雖稟堅成剛健之性。而體氣尙弱。未能強實。類五金中之鉛錫。言氣剛而體柔。故以爲喻也。

庚寅辛卯松柏木。木臨官於寅。旺於卯。東方震之正位。得時得位。可謂至旺之木矣。况天干受庚辛堅成之氣。體堅性直。凌霜耐雪。堅不可蠹。冬則不凋。故以松柏爲喻也。

壬午癸未楊柳木。木死於午。墓於未。木至午未。失時氣弱。况木假水金。金壬癸水。至午未則竭。火至午未則炎。土火氣燥。其本根不深。蒂不固。體不實。性不堅。有

木之形。無木之實。縱花不果。標幹柔弱。故以楊柳爲喻也。

庚申辛酉石榴木。天元庚辛屬金。又臨申酉。正位兌宮。則金得時得位。當以金名。却以爲木何哉。蓋四時之木。各以其時而旺。以時而實。然石榴受夏火之氣。不榮於春。乃榮於仲夏。故花紅而象火。以受庚辛金。故結實於秋。猶藏火色。若以金氣至旺。木絕於申。則木當終絕於此矣。殊不知此木受火之令。七月流火。則金氣燄而木不可以終窮。是以不絕於申。復孕於酉。酉屬兌。兌者悅也。萬物澤悅之時。木復胎孕。養成於戌。長生於亥。故庚申辛酉以石榴名之。言懷火令。金弱木衆。無任用之材。則應而菓實。亦木之自用。能實而復有金也。立名取義。豈苟然哉。

戊辰己巳大林木。不肯指名。混言木者。何也。蓋天干戊己土也。辰戌未丑。則土維也。土生萬物爲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之德也。故易曰。動萬物者。莫過於震。

卯震。二月也。齊萬物者。莫過於巽。辰巳三月四月也。蓋戊己之土。長養萬物而齊於巽。不過私於一物。則萬俱齊。物齊成林木矣。

戊戌己亥平地木。戊己之土。長養萬物。春夏結實。至秋冬則當收斂。收之與斂。非母而誰。當假土之覆護。復命歸根。聚土之下。戌爲九月。萬物凋零之時。亥爲十月。萬物肅殺之地。母當蔽藏。萬物悉在懷抱。如在其腹。地無私藏。無一不被其藏。則戊己土如地之平。藏木其下。故以平地名之也。

壬子癸丑桑柘木。天干壬水癸水。子水丑土。何以爲木。殊不知子丑兩月。時當盛冬。兼壬癸水聚之時。若納音不以木名。則萬物當絕於此也。所以木生在亥。暴敗於子。冠帶於丑。臨官帝旺於寅卯。萬物之生。無非水土。蓋子爲十一月。丑爲十二月。水土凝聚之時。天寒地凍。陽氣潛藏在下。陰氣凝結在上。水土雖在凝寒之時。萬物歸根復命於此。藏土之下。萌芽於地。故就之以陽也。立春之後。陽

氣上升。萬物甲坼。而榮於上矣。原木所貴。先取有材。可以任重。後取有用。可以濟人。桑柘雖受水土凝寒之氣。體屈而無材。不能以任重。萬物有用。農桑爲首。豈不爲世之有用而濟人者耶。故以桑柘爲喻也。

庚午辛未路傍土者。然坤爲地。居未申之間。午未而處乎坤之上。何以名路傍。蓋天高西北則乾也。地缺東南則巽也。巽乃辰巳之位。坤乃未申之位。坤地重厚。而連巽缺之隅。近陷之側。如路之傍。故取此爲喻也。

戊申己酉大驛土者。蓋坤在申。當澤悅萬物於其酉。寢西北。位向乾。天至此益高。地至此益廣。况寅申巳亥爲四驛馬之神。土旣在坤。大不可測。廣不可量。載人立物。如驛之廣。容人畜物。地之事也。故以大驛爲喻也。

丙戌丁亥屋上土者。蓋戌爲九月。亥爲十月。九月則萬物凋零。歛藏。十月則萬物復命歸根。悉於土也。况土寒則肅殺萬物。土暖則養成萬物。火庫在戌而得丙。

臨官於亥而得丁。土受丙丁和土之氣於其中。則庇覆萬物於其下矣。如人至冬不可露居。當在屋下。如土蓋萬物於下。故以屋爲喻也。

庚子辛丑壁上土者。土於丙戌丁亥己蓋萬物於下。而喻以屋。然子爲十一月。丑爲十二月。天寒地凍。况資以庚辛之金。則風益冷。氣益寒。萬物雖得土以蓋之。然四圍風雨。亦必假土以庇之。故用庚子辛丑土以圍之。如屋復有壁之。人得以居室周密。物得以固本深藏。故丑名壁上土也。

戊寅己卯城頭土者。土自九月十月。庇覆萬物於其下。十一月十二月。圍護萬物於其中。又包裹至寅卯之地。有如城焉。况戊己之土。置寅卯木上。非城而何。萬物得土包藏。見寅正月。東風解凍。物當甲坼。卯爲二月。雷乃動聲。萬物皆奮土而出。物在土內。如人在城中。擁併候門。欲奮城出。故物之與人。俱候其時次第而出。故以城爲喻也。

丙辰丁巳沙中土者。蓋土自路傍。積坤成地。爲驛路。爲城頭。愛覆萬物。至於動雷齊巽。則長成矣。物既長成於巽。各自奮榮。土乃木母。至此氣血枯燥。退居於缺之隅。雖假天干丙丁火以相生。然體終枯燥。不能復生物也。雖有土之名。誠不足以培物。如沙石焉。故以爲喻。

丙午丁未天河水者。蓋午未南方。屬火爲盛夏。午爲離位。則真火也。况丙丁之火。加於午未之上。則陽極矣。陽極陰生。素問故曰熱極生寒。寒極生熱。水化爲火。火化爲水。又曰。地氣上升爲雲。天氣下降爲雨。天地氣交。物窮則變。火者陽也。水者陰也。陽化爲陰。水自火出。非雨而何。且如盛夏天氣鬱蒸。而雨必作。自上而下。甘雨及地。故曰天河水也。自此潤下爲泉源。爲澗。爲溪沼。爲大海。爲長流。濟舟楫。能潤物以及人也。

甲申乙酉井泉水者。自丙午丁未火化爲水。須賴土以容受。土者坤也。而居爲申。

故水生於申。因土而生。此則雨出地氣也。坤土既受天河之水。當潤下爲泉源。然後有江淮河濟。以流行澤萬物。於其酉水在土下。非木鑿土不能以見泉。是用天干甲乙之木。鑿坤之土。始見泉源。所以甲申乙酉。爲井泉水也。

壬戌癸亥大海水者。蓋戌亥爲乾。乾爲天爲屬金。是乾爲出水之源。而連於坎。加之天干壬癸之水。臨於其上。壬癸得位。上則生於乾。下則聚於坎。流蕩無窮。源深浩浩。土不可退。非海而何。故以大海名之。

丙子丁丑澗下水。蓋子爲北坎。丑連乎艮。北坎乃水之正位。坎在艮山之奧。爲水之源。非艮止而聚之。則漂流浩蕩。損物害人。非天干丙丁火以和煖之。上化爲霜雪。下凝爲冰凍。殺物而絕物也。故艮山之奧。習坎之水。止而聚。和而煖。所以能灌物而生物也。山奧積水曰澗。故曰澗下水也。

甲寅乙卯大溪水。蓋水聚艮山之奧。出艮之下曰溪。以天高西北。地缺東南。艮山

漸近於巽。將至缺陷之危。其水則順流而下。水深土陷。流衍於東。可以潤物而濟人也。故天干甲乙臨官於寅卯之位。上下俱木。爲舟楫以濟其流。利人濟物。故以大溪名之。

壬辰癸巳長流水。其水始自雨露。下降爲天河。納於坤地潤土之下。爲泉源。入乾爲海。入坎爲澗。出艮爲溪。爲長流。而納於巽。蓋巽乃百川所聚之地。始自天河終於巽。故曰長流水也。

戊子己丑霹靂火。子爲坎爲水。况屬冬季。雷者陽也。陽者火也。水在雷上。雷在水下。坎於是而旺。而雷當屯。六陰旣窮於亥。而陽當生於子。子爲十一月。丑爲十二月。陽雖欲生。則陰凝結。非擊觸而陽不能復也。故以戊己之土。觸坎之水。陰當迎刃而解。陰陽交攻。陽自陰出。則轟然有聲。所以取喻於霹靂也。是知剝而復。窮則變。變則通。故丙午丁未。火變爲水。戊子己丑。水變爲火也。

丙寅丁卯爐中火。寅爲三陽而遇丙。丙者火也。火者陽也。陽於是而生。日於是而升。至卯而出。寅卯屬木。臨官帝旺。四時之首。萬物至此。而甲坼各見其象。此天地造化之爐也。故以爐爲喻。

丙申丁酉山下火。日出山下。又曰白茆。何哉。天元丙丁真火則太陽也。以歲言之。申酉則七月八月。火氣漸衰。暑氣漸減。以日言之。至申酉之時。則水退火微。日已西矣。故火病於申而死於酉。其火至此。則當沒而無炎上之性。明不能廣。氣不能炎。况坤爲地。日自東北而終於西南艮山之下。故以山下名之。火在東南。有巨木而發生。過巽與離。則炎畢而成灰燼。况火至申酉則衰。木至申酉。則枯槁無力以生火。其喻如草如茆。縱能生火。一闕而去。其力不足以炎上與升明矣。故又喻如茆也。

戊午己未天上火。火屬離。升明高高在上。則當照臨下土。以明爲德。緣戊己屬土。

正位乎坤。坤在地。乃下土也。其火在離。升明則照坤下土。麗光明之德。燭物之功。故曰天上火也。蓋易以火在上。土在下。曰火地晉。火在下。土在上。曰地火明夷。正此謂也。

甲戌乙亥山頭火者。以火當墓絕於戌亥。爲天高西北。火在高高之上。有甲乙木以生。其火在山頭。故以此喻也。

甲辰乙巳覆燈火。蓋辰爲巨陽。己爲六陽。火將升明於離。天干甲乙屬木。復資火以極其明。大則覆照天下。小則遍燭幽隱。無往不照。喻如覆燈。能照人而燭物也。又按以籠燈曰覆燈。燈無草則滅。草亦木也。故籍天干之木以生。又籍木爲籠爲竿。則燈高明而照廣矣。正如六陽升明於離。而照則普也。

納音象釋

出太
卷中

音生於數。先天之體。象別以位。後天之用。

大海朝宗。天河既濟。泉有原。流有委。澗易涸。溪易盈。

日月麗天。霹靂奮地。爐中冶從革之化。山下篝繼晷之膏。覆燈罍中息燭。山頭蒙谷藏光。

大林自旺。平地自生。松柏棟隆。石榴果實。長夏取桑柘之火。生伏釁三春拖楊柳之

金。春令秋色

劍鋒出淵。白鐵在鑛。海金僅有氣。沙金已有質。釵釧破渾而成飾。金箔後素而成色。

高厚固藏。惟屋上。滋疏生旺。有沙中。壁上泥塗。城頭堞壘。皆不能以生物。路傍剪伐。大驛踟蹰。又何足以成功。

合三十象之變通。歸十二辰之消息。

草廬吳澄曰。予嘗謂納甲之五行。猷先天之卦。納音之五行。猷後天之卦也。且

納音始於誰乎。五行之上。曰某水某火某土某金某木者。又始於誰乎。疑末世術家猥瑣之所爲也。予壯歲過朱光甫家。見其所撰甲子釋義。凡幹支之屬五行。及其上所加二字。皆以理論。雖甚精密。而亦不無牽強者。予曰。納音蓋以數起。得木數者木。得金數者金。得土數則水。得水數則火。得火數則土也。先生布算。算之悉合。喜曰。當改而正之。越三十餘年。出所改釋義以示。下之五行概諸數。上之二字析諸理。愈明白而愈精密矣。

靜觀居士雲游疏附后言後

靜觀居士者。姓程名林。字雲來。歙槐塘之元愷也。名家令子。雅好閑靜。行在人間。志在物外。既葬其親。遂慨然有遠游之賦。奕先子觴而送之曰。子固且奚適耶。子以事親禮終而游始於此。其賢於婚嫁畢而爲五嶽之行。者遠矣。而子固且奚適耶。其將游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耶。其將往來茗壺間耶。其將闢九疑。浮於沅湘。涉汶泗。講學鄒魯之都耶。其將過廬山。棲賢谷耶。抑將登華山。落雁峰耶。豈將州有九而游其八耶。不然。抑將游玄關。至蒙轂之上。與汗漫游於九垓之外耶。是皆余所不得而知也。余所可知者。雲來有巧思絕藝。常爲竹根如意。筍簪冠。鹿皮巾。貌叔夜之孟。倣景山之鎗。以示奇服奇器也。雲來素服上池之水。能見垣一方人。必當如仲長子光賣藥自給也。雲來不恨無二王法。但恨二王無其法。有請道者。

必當劍書老易示之也。雲來善畫。必當畫向子平於壁。圖阮藉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觀之。且所游歷皆得圖之也。雲來精於刻篆。必當留題象耳山。投筆峻極中院。皆手自摩崖勒之也。雲來工文章。必當有山水漫游之記也。他日余或遇之於山之陽。水之央。庶幾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爲披其記。發其圖。則所謂俯仰之間。若已再升。撫琴動操。衆山皆響者。古人豈欺我哉。更爲乞碧霞餌刀圭七服之。使尪羸之軀。忽變爲濟勝之具。於是相與道崐崙之墟。題其柱而刻之曰。奕先雲來游此。

順治己亥冬十二月朔後一日。弟光祿拜題。

後記

《葉選醫衡》二卷。清代名醫葉天士輯。葉氏幼承家學，復虛心從師鑽研。學成，懸壺於吳中，門庭若市。名噪江南北。羣望所歸，從游者日衆，因手選各家論述，匯集前人論病論脈論治之篇，洵爲學醫者之楷模。本書當與《臨證指南醫案》合參，自可窺見葉氏之學術淵源。晚清以來，習醫者莫不以此兩書爲研究葉氏學派之典籍。

《醫學源流論》二卷。清代名醫徐靈胎著。內容分經絡藏府、病、脈、方藥、治法、書論、古今七門，共收短論九十九篇，論說精闢，持論有據。內中較爲突出者，如《用藥如用兵論》、《診病決生死論》、《寒熱虛實真假論》、《病同人異論》、《病同因別論》、《亡陰亡陽論》等篇，莫不觀點明晰，論述詳盡，讀來膾炙人口。

《慎疾芻言》一卷。清代醫家徐靈胎撰于公元一七六七年。收載補劑、用藥、中風、咳嗽、老人、婦人、小兒、外科、制劑等論文十九篇，闡述醫德，倡導因病施治，文簡而切要。本書又有王士雄校刊本，經張鴻補輯，易名《醫砭》，收入《潛齋醫學叢書》。

《醫暇卮言》二卷。為清代醫家程林于讀書餘暇鈔輯而成，其內容多為與醫學有關之哲理，誠如尤侗所說：「若其卮言，籠天地，羅萬物，洗洋縱恣于堅白同異之談，雖不言醫，醫道寓焉！」此外，本書亦有醫言之選，則為其從臨診經驗闡明經旨者也。

此次重刊，適加校正，是以為記。

茹小華